亨利希·曼

亨利四世

——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

董问樵译

下册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上海

HEINRICH MANN

DIE VOLLENDUNG DES KÖNIGS HENRI QUATRE

根据 Aufbau-Verlag, Berlin,
1956 年版本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亨利四世——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下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285,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0 册

书号 10188·154 定价 1.40 元

目　次

VI 伟大与占有

VII 转　向

VIII 大 计 划

VI 伟大与占有

河 上 航 行

尊贵的女主人得作一次轻便的旅行。国王带她乘船从南特到奥尔良。这是一次深情缱绻的长途航行。五月的阳光，柔和地照射在卢瓦尔河上，天空中的白云舒卷了一会儿，又消散了。国王的船，顺着和风，缓缓地扬帆溯流而上，河岸是平坦而幽静的。沿河一带，极目望去，都是杂花盛开的草地和绿浪盈畴的麦田，尽头处是一片苍翠青葱的森林。前面现出一幢幢巍峨的第宅，它们的钟楼上都缠绕着玫瑰花。虽然四座钟楼当中只有一座给藤蔓盘绕到顶，但是从水里的倒影来看，这决显不出是荒凉的旧宅，而仿佛是虚无飘渺间的神仙宫阙。

沿途的昂热、图尔和布卢瓦等城，一个个依次把和平的阴影投射在滚滚河流中；这中间还有大大小小的村落，高高低低的草舍，参差历落，散布在辽阔的原野上。只要船一到来，正在游戏的孩子们立刻认出，这不是普通的船。他们站在那儿，空着手，腆着小小的肚子，等候船只靠近，眼睛露出严肃而又注意的表情。

船有布篷，篷上挂着花圈，一直垂到水面上，好象满船都载着鲜花。船的构造十分精巧，内外都有彩绘，布帆鼓得饱饱

的。船头上的镀金雕像吹着喇叭，表示荣誉女神有意无意地在传播消息。船腹是男女人士的寝室；只有国王和博福尔公爵夫人住在甲板上。乘客们用餐都在船篷下绿荫深处。在这幸福的河流上，国王再也不肯一个人坐在高座上进餐。他坐在其他的人当中，大伙儿都不拘形式，随便就座，往往一个快活的男人挨着一个粗鲁的男人，一个骄傲的女士面对一个虔诚的女士。

他们心里都明白，彼此是在作一次幸福的航行，而且看出来了，为了使得航行幸福，他们本身就必须幸福。国王的尊贵女主人，简直给人捧上了天。凡是对她说话的人，都把自己的声音说得尽量悦耳。平常桀骜不驯的皮隆元帅也这么作。不错，就连铁面无情的洛尼，在说话和表情上也柔和了。他的夫人更超过了他，她勉强压制着自己的本性，变得和蔼可亲。其实洛尼夫人比她的丈夫更憎恨甘蓓莉，因为他的憎恨在她的身上得到了滋长。她完全不知道他暗中对甘蓓莉的认可，也丝毫不了解女敌人的劳绩，她的丈夫也没有告诉她。妇人这种盲目的憎恨，更增加了他的勇气，可是他并不是一个糊涂人。

她是再醮给他的，原是一个富孀，长着一只长鼻子，眼睛闪动不停，稀眉毛，高额头，嘴巴小得只有一条缝。这位半老徐娘要是故作微笑，特别叫人难受，甘蓓莉居然被她感动了。公爵夫人请求她亲爱的女友——御妹公主，让洛尼夫人把座位挪到她们两人中间来。这天浮云飘过时，向船篷上洒了一阵雨点。河岸附近的农家妇女，穿着齐肩的长裙，蹲在地上干活，男子们用布袋遮着头，以便找机会躲避。

洛尼夫人奉承道："公爵夫人，我真幸福呀。我们大伙儿对于您的幸福都感到幸福。请您自己瞧吧，农人们都跑来了，向您致敬，您的美丽、仁慈和智慧，早就传到这儿来了。"

"夫人，难道您还看不出来，那些人不过是因为下雨在跑吗？"甘蓓莉问。没有用，说什么也阻止不住对方的花言巧语。她那对近视眼，除了看到自己盘算的东西而外，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

"在您那蒙果公园里，固然也有牧羊男女，不过这儿是在大自然中瞧见他们。所有的人都这么清洁和愉快，就象您所希望的那样。这都是您的功劳啊，"口是心非的妇人说。

甘蓓莉简单地回答：

"夫人，您的印象这么好，使我满意了。您想的也和您说的一样。不过事情是这样：国王瞧见生活在这儿的穷人，就觉得牧场太丰饶，农田太肥沃，森林太茂密了。第宅也太豪华了。他希望他的农人不再象他秉政以前那样，常常挨饥受饿。他最后非要办到每个人星期日的罐子里都有只鸡吃，才肯罢手。"

"唉，你这条聪明的蛇，把一切事情都推在他身上，"口是心非的妇人在想。她跟着就推托自己在经济问题上毫无经验，其实她是个吝啬不过的女主人，手下的人过得坏透了。甘蓓莉听人说起过；于是她更加赞扬洛尼先生和他的工作。人民的福利，尤其是农业的福利，没有他是不行的。"国王绝对少不了他，"她强调声明，其实这对她自己大大不利。洛尼夫人听见这么说，大吃一惊，据她的了解，国王最心爱的人，等到一有机会，就要排斥大臣。她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丈

夫;她再说几句恭维奉承的话,就离开座位走了。她对甘蓓莉的憎恨,原本是丈夫感染上她的,可是她又连本加利向人发泄。

然而这位妇人感到意外的惊讶,洛尼用冷酷的目光盯着她,说:

"咱们有一位伟大的国王。咱们国王的幸福决定不会毁灭。"

洛尼先生最清楚不过,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没有多久,就有一群骑马的人笔直地朝着河流奔驰而来,他们停在河边,手里挥舞着帽子。国王命令把船靠岸。

"马提翁元帅,"他朝着河边大声说。"您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他的声音是坚定的,可是他的心情十分紧张,仿佛听到消息以前快要晕过去了。

马提翁用他的帽子挥舞了一圈,朗声宣布道:

"陛下!和平条约在卫尔文订立了。西班牙的使臣把一切都签了字。他们启程到巴黎去,恭候御驾光临。王国获得永久的和平,因为伟大的国王胜利了。"

最后一句话,马提翁是向着田间大声说的,有意让农人们听见。最初,他们还不懂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由于好奇心的驱使,离开了田地和茅屋。不错,这会儿他们跑来了。通到河岸去的小路上,人群非常拥挤,后面的人站在手推车上,孩子们爬到果树上去,最小的孩子被他们的父亲用手举起来。大伙儿都怀着期待的心情静默着,只瞧见国王的嘴唇在动,但是听不清他说的什么。最后才听出来了。

“和平！和平！”

这是用兵士的口气说的。接着又轻轻地说：

“孩子们，你们得到和平了。”

一部分人听见第一句话，用眼睛打量国王的身材，但是另一部分人听见第二句话，就悄悄地瞧他的眼睛。他们等了一会儿，仔细对着他瞧，慢慢地一齐跪下去。开始只有几个人，等到大伙儿都跪下去的时候，有一个精强力壮的农人，站在他们中间；他说：

“主人！您是我们的国王。要是您遇到什么危险，就来召唤我们吧！”

国王会遇到危险的这种说法，只博得船上乘客们宽恕的微笑。但是甘蓓莉·德丝特蕾大吃一惊，伸手去抓他的臂。要不是他的臂支持着她，她早就摔下去了。那个身材结实的农人，又大声朝着船上说话，在一些人听来，简直含有恫吓的意味：

“主人！您的王后也会象您一样，得到我们的保护。”

现在船上的人，倒认真地严肃起来，有的觉得挨了当头一棒，一动也不敢动。幸亏这时送来了白面包和红葡萄酒。孩子们把东西呈献给国王，但是国王分赐了刚才说话的农人。他们每人各吃半个面包，又从同一个大酒杯里喝酒。

船继续航行，然而和平的好消息总是跑在它的前面。凡是到了有人烟的地方，就有人争着挽船缆，让船停泊下来。许多只手相互握着，来回摆动。船一经过人们的面前，许多只手尽量把花朵抛到船上。绅士们接过抛来的花朵，把它们放在女士们的膝盖上。船就这样时而靠近这边的河岸，时而靠近

那边的河岸，接受人们的祝福和鲜花；常常有低垂的花树，在甲板上撒下一阵缤纷花雨。

外国的使臣都等候在图尔城里，他们从南特乘马车赶来这儿，比船快些，船缓缓地浮游在卢瓦尔河上，常常被热情的群众拦住，非得一关又一关地冲破不可。那些友好的公使都说，他们的宫廷和国家，知道不少有关国王的光荣事迹：他毅然对他的基督教徒颁布敕令，同时并不妨碍西班牙天主教国王接受他所规定的和平。正是这点，他开始显示出自己的意志，用命令贯彻信仰自由。这表示自己有充分的魄力，无论敌人和朋友，都得承认他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王。

荷兰、瑞士、德意志公侯、英国女王以及其他远方国家的使臣，陪同国王到达图尔城，他显得又神气，又快活，仿佛他素来就是这样。当然少不了宏亮的钟声和城门口的欢迎，他穿过张灯结彩的市街，听到高呼万岁，然后就在行宫里进餐。从前这座王宫是前朝国王逃开敌人毒手的最后避难所。当时多亏亨利·那瓦拉解救了他的困难，对于前王来说，亨利当时已经是胜利者，不过前王最后还是被人刺死了。

在人语嘈杂的筵席上，一位名叫德特朗格的先生说："那时我在他临终的床边托着他的下巴。将来我又该托着谁的下巴，以免它合不拢来呢？"

约汝士红衣主教说："一个人的胜利，也同样是对他的探试。这位国王知道这点。他凡事都小心在意，是个最好的基督徒。不过我对他的笑声，也跟对他的眼泪一样，不敢相信。"

在筵席的另一头，御妹公主说："我高贵的王兄，一生都走直路。所以成就了他的伟大。他对畏惧人众这种事情是挺不

喜欢的，他的恩宠，总是落在性情坚定的人的身上。”

马提翁元帅说：“对呀，就是这条路！从不幸到世界光荣——究竟他是怎么走的呢？我今天可以毫不费力地说：我常常瞧见他累得浑身是汗。然而我也可以说，是歌声的翅膀载着他飞翔，我自己就是一个用拉丁文和本国语言写诗的人。”

“要是能够持久就好了，”隔着几个座位的布荣公爵杜锐兰喃喃地说。

“因为这是伟大的，所以它会持久，”洛尼夫人故意大声吹嘘，好让甘蓓莉听见。甘蓓莉立即俯身向她心爱的主人。

“陛下！人们断言，伟大是不朽的东西。”

“可是，一个人的生命或许是短促的瞬间，自己却不知道，”亨利附在甘蓓莉的耳边说。“咱们可能失去一切，”他对她耳语，“但是不会失去咱们的爱情。”

黄昏来临了，大伙儿都到河边去，以便搭上幸福的船继续航行。等一等，瞧那儿来的是什么？有一批武装人员，押解着一个被俘的人走来：原来是桑伐尔先生，他居然落网了。摩尔内！摩尔内在哪儿？

人们到处找他，后来在城墙下面一个隐匿的地方找到了。他根本就不想和仇人见面，不过许多个月以来，他就这样梦想过，追求过，呻吟过和语无伦次地说过。这时他们面对面地站着，挨打的人和打人的人，两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变了脸色，浑身发抖。第二个人看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跪下去，依照命令，逐字逐句地请求原谅，他还故意咬牙切齿，表示悔恨，其实每个人都看出他是假装的。不错，如果有人要在这儿泄忿，是

不能对桑伐尔先生的态度表示满意的，摩尔内却不想泄忿。

他回头看国王，请求单独谈几句话。他们走到一边去，让桑伐尔双膝跪在地上，等候发落。

“陛下！”菲利普说。“我的理性恢复了。您知道，我是为他而来的。请您赏我的恩典，释放桑伐尔先生，别把他关进监狱。”

“摩尔内先生，依法他得坐监。一位贵族和他的国王，两人都受到了侮辱。”

“复仇在我，主这样说。”

“菲利普，你早应当听主的话才是。”

因为那个被俘的人再一次表示后悔，于是亨利就决定由菲利普亲自把凶手从地上搀起来，这么一来，就可以从宽处理。摩尔内真的走上前去。“先生，您站起来吧，国王宽恕您了。”

“您自己，”桑伐尔回答，他对敌人那种苍白的脸色和红红的鼻尖，反而露出厚颜无耻的得意神情，“您自己，先生，不会宽恕我。我没有办法，只好为我的行为忏悔。”

摩尔内说：

“您不配我搀您起来。但是我得到我应得的东西了。”他边说边伸手从下面抓着那个卑鄙汉子的臂膀。

对方抗拒，死劲往下挣。最后两人都累得直喘，旁观的人，不是呵呵大笑，就是惊得目瞪口呆。

桑伐尔气喘吁吁地说：“我宁肯进监狱，偏不领你的情。”

摩尔内喘息道：“我会天天为你祈祷，不管你愿不愿意。”

这时国王命令那些武装人员，把跪在地上的人拉起来，他

们一阵拳打脚踢，完成了任务。桑伐尔被带下去了，他才恍然大悟，自己在巴士底监狱是不会被人当作贵族看待的。

菲利普·摩尔内向国王告假，他打算回到索米尔去。

“杜勃勒西先生，”亨利问。“您关于弥撒的论文，一定还锁在您的图书室里吧？”

“陛下！要是认识真理而不说出来，这将成为我最最严重的罪行了。”

国王听见基督教徒说出这句话以后，就掉过身去，用背朝着他。人们看出：这位基督教徒失宠了。另外一些人感到如释重负。

歌　曲

幸福的船，趁着夜风，从布卢瓦向奥尔良扬帆前进，船上已经不拥挤了。好些人都去睡觉，只剩下少数几个人还醒着，他们留在甲板上陪伴国王和博福尔公爵夫人。洛尼先生打发他的太太下去，这个不怀好意的寡妇，只会妨碍他的计划，而他这时要陪王伴驾。留在上边的还有马提翁元帅，他是一个爱好富有诗情画意的夜晚的人，在其余的寥寥几人当中，有一个侍从名叫纪尧姆①·德·沙勃莱。这位二十岁的青年威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左颊上有一大块从母亲那儿

① 法语的人名“纪尧姆”(Guillaume)即德语的人名“威廉”(Wilhelm)，原书中兼用之。

得来的胎记。这种记号可以让人作出种种解释：有人说它象朵玫瑰花，有人说它象座炮台，也有人说它象妇女的子宫。甘蓓莉差点儿从宫廷里把威廉解雇了，后来多亏亨利恳求把他留下，暂时不去管他。

“他长得并不怎么漂亮和可爱，”亨利趁机向她承认。

“至于他怀着什么心事，我不知道。不过我确有把握，他不是普通一般的青年人。他使我回忆起二十左右的人，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过来人。咱们大半都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没关系，从咱们这一辈人当中，有时又生长出来一个继起的人。”

两位绅士和青年，都走到旁边去。现在甘蓓莉坐在一把仿佛孩子坐的矮椅上，亨利半躺半坐地靠在她的腿边。有时他把脖子靠在她的膝盖上，仰望着天上的星星；有时他又用下巴撑在她的脚关节上，看满天的星光照射着她美丽的面孔。她用指头轻轻抚摸他的额头，发觉额头是滚烫的。她就请他别动，舒舒服服地躺着，享受这幸福的时刻。今天使人高兴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两人的心里还在回味那种余韵。余韵流露为语言，不过他们事先既不知道，也没有寻求，而是信口念出来：

> 哦，滔滔的河水，花圈，爽朗的笑声——
> 只有善良的使者来到小艇。

亨利回答头上闪烁的星星。如果他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语言，大致就是这样：

辛苦不断产生新的辛苦，一直到死为止，我不希望死后还

有什么。强制的岁月是漫长的。休息大约是最好的东西吧，然而最好的东西也不过是瞬息而已。快乐、休息、安全——向咱们头上倾洒缤纷花雨的树。同你一起航行。

"同你一起，"甘蓓莉说，因为她的思想跟他吻合，她的感觉也和他一致。"我要同你一起达到咱们的目的和终点。我尊贵的主人，我对这点是有恃无恐的。"

这时她吻他，他也吻她，吻得又久又深刻，彼此都誓同生死。他们相偎相傍，航行在卢瓦尔河上，心里响起那种余韵：

哦，滔滔的河水，花圈，爽朗的笑声——
只有善良的使者来到小艇。

他把下巴放在她的膝盖上，瞧着她的脸，她也瞧着他的脸。

"你的伟大啊，主人，"甘蓓莉说。"打今天起，它是世界的信仰，再也不会消失了。"

亨利微微地笑了，他在笑她，而她也立刻报以一笑。"咱们两人可知道。河里的水没有一分钟不变化。难道它停留在这儿吗？当咱们注视着它的当儿，它不是已经向着汪洋大海流去吗？"他这样想，同时她也这样感觉到了。在两人心里，响起了这样的话句：一切都是短暂的，因而是美的。不管快乐、休息、安全，或者向咱们头上倾洒花雨的树，都是如此。在咱们可怜的、赤条条的肉体上，最后什么也不会留下，难道单单会留下伟大吗？

这时他们听见，马提翁元帅在不远的地方热情地说话。

他兴高采烈地赞赏河边的府邸，说那些平静的阴影映在闪闪发光的河水中，府邸本身好象是神仙宫阙，今天夜里，没有人进出那迷离恍惚的大门，也没有人想占有它们。

又有一种非常清晰而冷静的声音说话，但是看不出是谁。

“但愿如此！没有人想占有它们。咱们立刻就来到苏利府邸的高处了，这归德·拉·特雷莫瓦先生所有。您尽管去问他：他是无代价地交出来呢？或者对于苏利的第宅和土地要求十二万六千镑？”

“这不成问题，”心中另有所感的马提翁说。

“这很成问题，”洛尼先生断言，又把那长串数字念了一下，而且仔仔细细地把每位数分开。“如果这玩意儿值不到这许多钱，我以名誉担保，一定把苏利弄到手。总而言之，我可以买得便宜些，而且归根到底什么钱也不出。但是这有损我的名誉，不得不替布荣公爵效劳，而不能作国王的忠实仆人了。这个我决不干，哪怕府邸这么壮丽，田产的收益这么大。”

他缄默了，只是用眼睛望着府邸的轮廓。它的钟楼和屋顶，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在眼前，给那黑森森的树木的浓荫衬托出来，仿佛容光焕发地向人招呼。元帅和大臣无疑也在暗中向它回敬，每人都兴奋极了。前头部分的明亮墙垣浴在水里。河流分出一支，共同环绕着府邸。峥嵘的楼台向后崛起，两座最高的钟楼，矗立在岛上，最远的一座是尖顶，一切都浴在星月的光中，一切都给荡漾的河水四面激射着。

“多美丽啊！”甘蓓莉说。

“这产业只有您才配享受，夫人，”洛尼从阴影中跨出来，说。

“不归我，”甘蓓莉说。“归最好的仆人。国王一定也是这个意思。”

亨利果然再说了一遍，仿佛他在想别的心事。“我就是这个意思。”他恢复了现实的感觉，决定道：

“洛尼先生，如果这可以算作您的幸福，就让您的幸福实现吧。关于价款怎样张罗，咱们以后再谈。”

洛尼又是高兴，又是惊讶，他真不敢相信，这么顺利，就把产业弄到手了。他虽然牺牲了睡眠，陪王伴驾，早就打了这个主意，却又不肯轻信事情会来得这么容易。在惊喜交集的当儿，他想吻国王的手，但是亨利一下子不见了。洛尼的铁石心肠，这回深受感动，只好向尊贵的女主人表示自己的谢意。

亨利躲在一处帐篷的阴影下，站在船边，目光越过甲板望去。背后是苏利的府邸，慢慢地给树木遮着，发出最后一次闪光，就沉没下去了。他没有去注意它，只在心里沉思：“占有——但是咱们多早晚才占有呢？一座府邸连同它的农业经济，可以付之一炬，一个王国可以失去。死亡随时都会到来，它一到来，就把咱们身内和身外的一切都带走了。这次旅行是幸福的，我占有了我最后的一个省区，迫使我的敌人签订了和平条约。除此而外，我还升得更高，也办到了更困难的事情：我贯彻了信仰自由，这一直是我努力追求的。我占有这个王国，占有它的形体和精神，从来没有一个国王象我这样占有过它。但是我真正占有的又是什么呢？”

当他在这样想，而且自以为在自由控制思考的时候，青年亨利的过去形象，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眼前：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无所有，跟朋友们一起，大伙儿在二十年代骑马向巴黎

进发；他达到那儿的时候，发觉自己亲爱的母亲珍妮死了，不久自己也被控制在老太后的势力下，而这个妇人在她那作恶多端的脑子里，早就酝酿好了巴托罗牟之夜。事情一旦发生，许多朋友被屠杀了，年轻的亨利·那瓦拉，成了恶毒女妖的俘虏，很长的时间失去了自由。当他一马当先，左右和身后簇拥着许多人，在整齐的队伍中向巴黎进发，他预料得到会有这种下场吗？

这一队志同道合的冒险者，是虔诚而又鲁莽的。他们在村子里勾引姑娘，然而相互间却口口声声不离宗教。他们都反抗有权有势的人，认为上帝离开了那些人，而和他们这批二十左右的小伙子们在一起，仿佛耶稣本身随时可以从附近的山岩背后跨出来，率领他们前进。对于他们大伙儿来说，他的伤口是新的，还在流血。他的过去就是他们的现在，他们体会出他就同他们本身一样。耶稣！有人在叫，这是摩尔内。他叫得那样响亮，大伙儿都注意倾听，而且向周围打量，准备包围着主，而且大声对他说：主啊！上一次您输在敌人手里，不得不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一次同我们在一起，您会胜利。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亨利活到四十八岁的年龄，又目睹过去的形象；他觉得心里发热，把幸福的船舷抓得更紧一些，差点发出十分沉重的叹息。方才他还想起，自己是乘着幸福的船，年轻的冒险者都曾经追求过他占有的东西。“主是和我同在吗？我又知道什么呢？当时我就不相信，因为咱们是基督教徒，耶稣就肯来光顾，而使咱们显得与众不同。不过其他的人却郑重其事地期待他来临，我也因此而喜爱他们。”——“瞧！——那儿可不是

还站着他们当中的一个。”

亨利瞧见侍从纪尧姆·德·沙勃莱，就说出了这句话。青年纪尧姆也是一个人站在栏杆前面；他似乎沉醉在茫茫黑夜和自己的神秘想象中，忘掉了本身的存在。他显然神驰到了星星的世界，它们的光沿着他的脸颊，照射出那块富于含义的胎记。他咬紧牙关，肌肉从瘦削的脸上凸起。两眼反射出星空世界的光辉和思想的狂热。

“你在幻想什么？”有种声音问。侍从寻找了一会儿，没有找到是谁，但是那个无形人说：

“你在幻想，要作法兰西的元帅。也许你将来会办到。在咱们同船的人当中，有一个会作诗的人。你一定自命为一个诗人吧。试试看，用适当的话句来形容一个国王，他获得了举世无双的财宝，而且占有着它。每逢他和她分别，无论战争和胜利，都抵偿不了爱情的痛苦。咱们经过战争和胜利，赢得了一个王国，然而绝对得不到这颗美丽的星，咱们对它百看不厌，直到咱们本身消灭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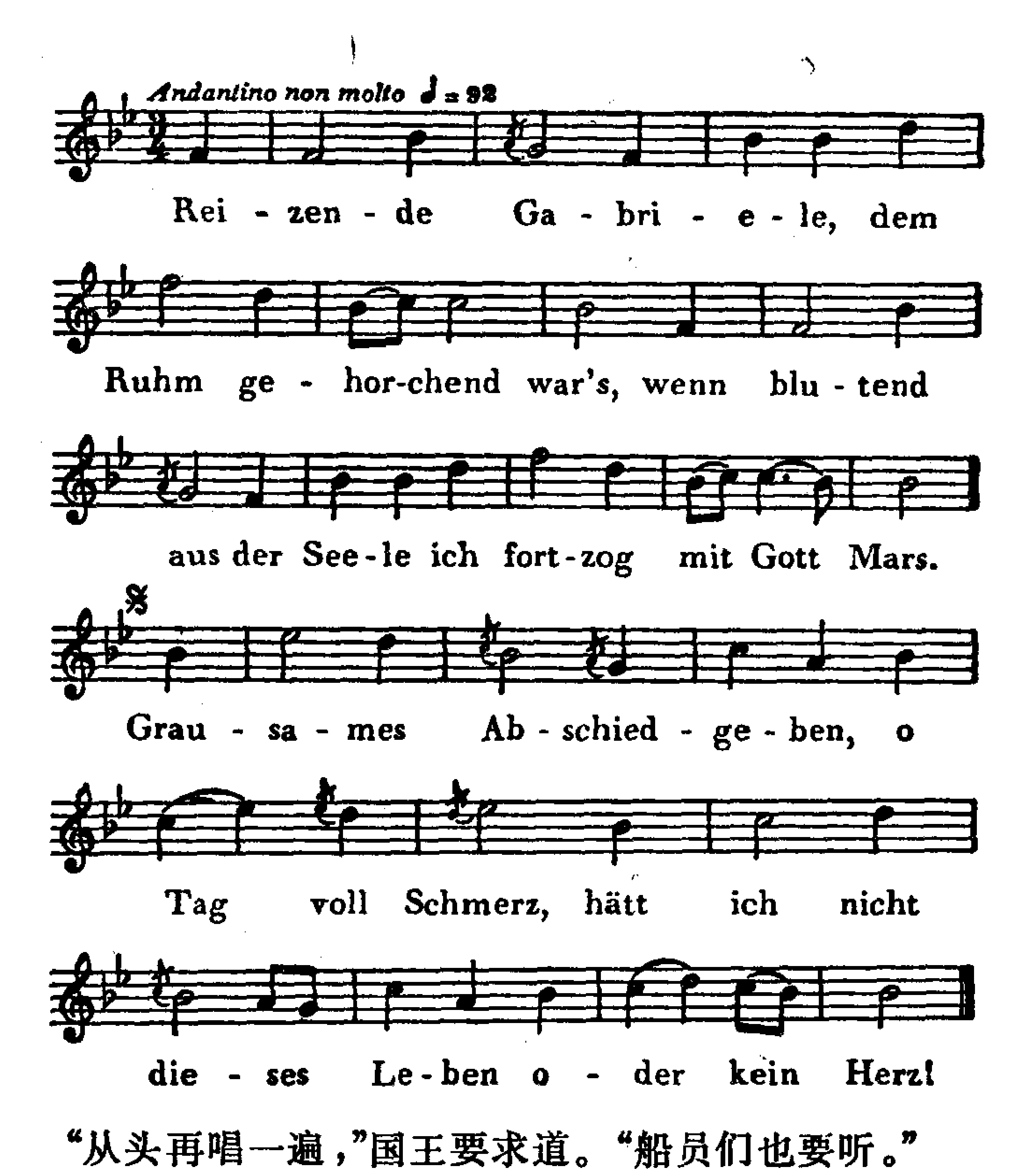
声音在黑暗中停止了，青年威廉觉得这儿只是自己一个人。

亨利在甘蓓莉身边坐了一会儿。洛尼和马提翁陪着国王和他心爱的人，大伙儿都谈得兴高采烈，苏利府邸的新主人，违反平常的习惯，不住打哈哈。这时年轻的沙布莱，谦恭而温驯地来到四人的面前；鞠了一躬；静候国王吩咐。国王向他点头示意，说：

“唱一支歌吧！”

接着这位不速之客，又向博福尔公爵夫人深深鞠了一躬，

真的引吭高歌起来。



"从头再唱一遍，"国王要求道。"船员们也要听。"

好些搭这只幸福之船的男子，都悄悄地走来，因为他们听见一种活泼而清脆的声音在歌唱。大伙儿都洗耳静听，只有船底潺潺的水声应和着，威廉真的不受任何人的打扰，重唱起来。

迷人的甘蓓莉啊，

我听从荣誉号召，

带着沉重的心情，
同战神马斯出征。
凄惨的牵衣泣别，
唉，终日无限辛酸，
但愿此生休了，
以免肝肠寸断！

爱神不用叮咛，
你已经把我认清——
我随着旗旛招展，
步武伟大主将的后尘。
凄惨的牵衣泣别，
唉，终日无限辛酸，
但愿此生休了，
以免肝肠寸断！

我赢得一个王国，
通过战争与命运。
使得整个遥远世界，
对你唯命是听。
凄惨的牵衣泣别，
唉，终日无限辛酸，
但愿此生休了，
以免肝肠寸断！

我离开你这颗星星，
想起来多么苦恼！
悲伤使我憔悴，
来吧！否则我快死了。
凄惨的牵衣泣别，
唉，终日无限辛酸，
但愿此生休了，
以免肝肠寸断！

威廉唱完以后，很长时间，船上一片鸦雀无闻，只有河水滑过船底，仿佛在暗中发出呜咽。最后，博福尔公爵夫人站起来；侍从纪尧姆·沙勃莱脸上的胎记，在星光下褪了色，它象一朵玫瑰花，一座炮台，或者一个女人的子宫。甘蓓莉在胎记上吻了一下。

船员们爬到桅杆上去，他们凭着自己的记忆，在上面练习这支歌曲。威廉向国王说：

"陛下！这是您的歌曲。"

"我只是口授了词句，并没有把它们组织好，"亨利回答，同时伸手给青年握。他投了苏利府邸的新主人一眼，带着平常揶揄人的那种表情。但是他还是不肯把心里想的话说出来。"要问什么是咱们的占有吗？这就是将来流传众口的一支歌曲。"

立刻他的神情又变得柔和起来，庄严而虔诚地想起过去的赞美诗，这是他经常歌唱的，他的歌曲也象赞美诗。当他把迷人的甘蓓莉带走的时候，就附在她的耳边说出了这点。

和 平 或 战 争

当时法国宫廷的饮食很考究。胜利的和平到来以后，国王首先关怀的事情，就是在家乡贝亚恩订购最肥的鹅。他打算用聚餐、狩猎和宴会来说服自己，并使世界相信，现在再也不受危险的威胁了，他将要坐致太平。世界似乎也真的相信了。国王常常在公开宴会上，表现出他曾经失去的强健胃口又快恢复了。他当着朋友们这样说："过去没有东西吃，现在我又吃不下东西。"他青年时代的伙伴洛格劳尔给他解释这种情形："陛下！从前您被轰出了教会。所以您就象魔鬼一样狂饮大嚼。"国王却知道得更清楚一些。

不管是不是安全，他总算达到了临时的港口。规模更大的事业，本可以使他实际上成为欧洲的救星，直到现在，别人都这样看待他，只有他本人不是这样看待自己。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不过由于明智而把它推迟和放弃了。这倒不是顾及到个人，个人大可以藉此博得盖世的勋名，而是为了人民，因为人民一直承受着沉重的负担。和平！和平！

塞西尔爵士和拿骚王子，在西班牙公使没有举行隆重的进城仪式以前，都在鲁佛宫里获得接见的机会。国王快步朝着他们走来。

"唐·菲利普死了。"

他揭下帽子，又把帽子抛在地上，请求他的同盟者照样作。"西班牙的风尚已经不时行了。"

塞西尔爵士："这老流氓是该死的。您把他打败以后，他除了死，还能干什么呢？"

拿骚王子："他本人自然非死不可。不过说到西班牙——"

国王亨利："您是指世界君主国。"

拿骚王子："我是指那帮匪徒，不过他们是一个挨一个地，被人用铁链缚在大桡帆船上，他们就这样在统治世界。"

塞西尔爵士："我喜欢这种思想：侵略者纵然蹂躏这个大陆，至少他们是被缚在同一根链条上，第一个摔下去了，就会拖累其他的人跟着摔下去。"

国王亨利："先生们，现在是战争的时间，也是和平的时间。"

塞西尔爵士："我的的确确是和平的友人。"

拿骚王子："和平为了做到名符其实，必须为双方的人所满意和欢迎，不光是咱们，也不光是侵略者。侵略者只是假意侈谈和平。陛下！自从您订立遐迩驰名的卫尔文和平条约以后，欧洲就再也瞧不见西班牙的军队了。"

塞西尔爵士："现在出现了志愿部队来代替他们，我想把那些人叫作贼党，一个个地绞死。志愿！西班牙人这样称呼他们，其实他们是由世界各国来的，不过没有国家正式派遣他们，也没有国家宣战，而且根本就不肯承认战争。这是一种新方法，想得真高明，对于一位不列颠的和平之友来说，却是不可思议的。"

拿骚王子忘了形，一下子跳起来，大叫大嚷："没有尼德兰人赞成！没有德意志人赞成！我的国家崩溃了。我的人民被歼灭了。这比正式的战争更坏，更残酷，也更违反人性。陛

下！您帮助帮助吧。您是唯一手里拿着宝剑的君王。”

国王亨利——默然。

塞西尔爵士：“拿骚，您坐下吧。我们可以好好地谈。国王也和我们一样，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些表面上不属于任何人的贼党，其实背后都有指使人。他们不光是吞噬荷兰，也在压迫德国。他们死咬着德国人不放，不管你是基督教也罢，或者天主教也罢。不过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相互间也在开始鲸吞蚕食了。这带来一些方便。”

拿骚王子：“方便！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塞西尔爵士：“您别性急。您的同乡人横竖是要被人剥皮的。我说的方便，是指对于侵略者。首先他就象我们提到的那样，对一切不负责任。第二，这种骗人的战争，不会破费他一分一文，他的贼党可以自行筹款。第三，而且也是对他最最有利的一点，就是这种状况可以在时间上毫无限制。只要为整个世界霸权服务的贼党用得着它，它就不必停止。”

拿骚王子：“这会拖到一百年咧！”

塞西尔爵士：“暂且说成五十年吧。让这大陆上的人变成野兽，这时间已经够长的了。我方才提到啃咬和吞噬，仿佛这是一种譬喻。可是，人的的确确地要学会人吃人呢。”

拿骚王子：“您这位被欧洲作为救星哀求的国王，究竟作出什么决定呢？”

国王亨利：“爵士，您的伟大的女王，也愿意象以往一样帮助我吗？”

塞西尔爵士——站起来。

拿骚王子——跳起来。

国王亨利——已经离开了他的座位。

塞西尔爵士："女王陛下已经准备好了，愿意用她的海军和陆军来贯彻这种计划。"

拿骚王子："荷兰国家愿意提供自己所有的一切。"

国王亨利："这么说来，我真的是更有力量的人了；我真的有充分的力量，可以抢先着手一场大战，无愧于上帝和人类，使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这得有非常重大的理由，才不容许我有内心的安宁，而对世界威胁保持缄默。但是我说，我不应当作战，我要求先生们听我把话说完。以前，教皇的专使在这间屋子里向我宣告，我将来会攻击整个天主教世界，我也不得不让他把话说完。原来我犯了嫌疑，想到处把基督教作为自己的事业，而且不是为了信仰，仅仅是为了我个人的荣誉。后来我更加强了专使的怀疑，因为我在南特颁布了我的敕令。"

塞西尔爵士，拿骚王子，都夹七杂八地抢着说话。

国王亨利："我同盟的先生们，你们是和平和文明的友人！侵略者干的是天怒人怨的事情。自从我跟这个世界打交道以来，就觉得它是讨厌的。别让我再对它感到恶心了。我进行战争，始终是为了人道的缘故。我在我的王国里这样作过了，也许可以照样对付你们说的贼党吧。"

塞西尔爵士，拿骚王子——同时说话："一言为定！您就行动起来。您是我们的伟大人物。让他们的神圣罗马帝国瓦解吧，让他们的神圣教会破产吧。"

国主亨利："教皇的特使表示过完全相同的意见，而且还补充说：这么一来，我将成为世界的主人。"

塞西尔爵士——离开拿骚王子，后退一步："这当然是开玩笑。不列颠女王陛下决不会赋给战争以这样的目的。"

国王亨利："我也是这样，所以不想进行战争。"

拿骚王子——给泪窒息住，泣不成声地说："难道您不怜悯这个可怜的世界吗？"

国王亨利："是呀。首先，我的人民和王国就得怜悯我。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了二十年的战争，现在这一代人，直到老死以前，都还觉察得出战争的创伤。我不是命运的主人，也不会夸口说，我要保护别的国家不遭受这种巨大的宗教战争，而我的国家确实经历过这种战争，而且也把它贯彻到底了。我的王国经过长期的蹂躏以后，开始有了对于理性的新倾向。我要支持它，而不是去打击它。我的王国有尚未勘定的界线，要塞荒废了，舰队的情况恶劣，好些省区都被战争化为一片焦土。如果我的人民现在要吃，要养孩子，我就非得缩减军备不可。"

拿骚王子："您为了让您的法国人过幸福而舒适的生活，就把欧洲的绝大部分断送给极端的恐怖势力。您裁减军备，就使贼党免除了最后的恐惧。"

塞西尔爵士："不错，在这儿国家内，农民和工商业者的幸福，有了显著的增加。"

国王亨利："人们天生来是为了幸福的。要是我不为他们谋幸福，他们就会赶我走。我本身的幸福和我的王国，只决定于一两次重大的会战。你们先生们听着，我不管自己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我要打发我的军队回家去。"

他们说：伟大

西班牙的使团进入了巴黎。他们表现得庄严隆重，正如一种辛苦得来而注定要维持永久的和平所要求的那样。于是他们对于法国宫廷的无拘无束，法国国王的自由随便，更加感到惊奇，而这位国王本来应该说是伟大的。国王特别叫人引他们到球房里去，这位至高无上的人物，正在与小皮隆元帅和儒安维尔王子从事顽强的搏斗。戴面罩的女士们，从包厢座位上注意国王陛下再接再厉地跳跃和攫球。唐·路易·德·贝拉斯科，阿拉贡海军上将，阿伦贝尔伯爵以及整个西班牙代表团，都用目光在那些戴假面具的女士当中，寻找博福尔公爵夫人，很容易就找到她了。所有的注意力都针对着她。西班牙人瞧出来了，国王打球是为了她，而且是在六月大暑天，场子里又挤满了人。

大概他也有这种意思，特别表示给他们看：他是多么矫健和强壮，而这股年青的英风锐气值得别人望而生畏。不过使臣们在后来写报告的时候，才想起这点。直到现在为止，他们看不顺眼，这位非常仁慈的国王，竟自当他们的面纡尊降贵，不惜亲自玩球来供奉一个妇人。玩了球以后，他请他心爱的人儿露出真面目，好让天主教国王的使臣饱赏她的风姿。

他们就这样接二连三地遇到了一些更粗俗的事情。第三天是盛大的宴会，晚上又是跳舞会。筵席上首，国王同博福尔公爵夫人坐在宝盖下，伺候她的都是贵族妇女，而等级最高的

一位就是吉士小姐。这是一位洛林家族的女人，这个家族曾经和西班牙联盟，直到不久以前，它还在和法兰西国王作对。它本来应该奉行西班牙的意旨，可是它的女儿这时不得不侍奉别人——究竟她得给谁上菜呢？

后来国王对西班牙人说：

“你们在亚眠本来可以胜利。我的弱点正在公爵夫人帐篷所在的地方。”

唐·佛朗西斯科·德·孟多查用应有的严肃语气回答：

“纵然可以取得胜利，我们也不肯向妓院冲锋。”

所有的西班牙人，对这种说法越是傲慢地沉默，国王就越是笑得开心。这时他们瞧出来了，无法可以使他难堪。晚上的舞会，由御妹公主主持，但是她的身旁是博福尔公爵夫人，穿着绿宝石色的绸衣服，头发上的金刚石宝星光辉夺目，她实在是一位绝代佳人，后来连西班牙人也承认了。

但是他们还是保持倔强的态度，因为法国宫廷总是把前排地位让给妇女。跳舞中止的时候，妇女们宽大而华丽的衣裙，就组成一圈，把会场的中心团团包围着。这时一个左颊上有胎记的青年人，跨到她们当中去，和着伴奏的音乐，唱出一支歌。“迷人的甘蓓莉”开始了。

西班牙人直到动身回国以前，随时随地都听见人唱这支歌，后来出乎他们的意外，连他们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哼唱起来了。他们离开的当儿，全巴黎城都亲眼瞧见了被国王打败的敌人，这时国王自己公开举行凯旋仪式。到处张灯结彩，大肆铺张，国王亨利一个人骑着高头骏马，顶盔贯甲，盔上颤巍巍地插着依夫里大战时的盔缨。世界是这样认识他的，也想他

成为这种样儿。于是他满足他们的愿望，研究活跃在世人头脑中的一位伟大国王的形象：他把它表演出来。

从各国赶到这儿来的外国人，是第一批对他欢呼的人。经过一些迟疑以后，首都的人民忽然兴奋若狂。国王停在鲁佛宫附近的地方；街边、窗口和屋顶上，万头攒动，都在向国王欢呼致敬，真是盛况空前，可一而不可再。他笔直地伸出手去。在他的手下面，有乘软轿停在脚边，轿夫特意把它放在这儿。亨利大声说：

"现在你们有了和平和幸福，而这也是我的幸福！"

他骑马进了王宫，不过他们都听懂了他的话，大伙儿也知道，软轿抬的是什么人，这人被国王选为更美好的时间的象征。"迷人的甘蓓莉，"街上、窗口和屋顶上都唱起来了。

凯旋以后的时间，亨利不好单独一人消磨，不过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给耽误和忘记了。人众实在太拥挤了，宫廷和法院在恭候他，城市团体在恭候他，还有元帅和财政委员也在恭候他。传令官身穿锁子甲，外佩金百合花的纹章，在人丛当中给外国使团人员开道。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使臣，都忙着赶来亲口祝贺法国国王的幸福，其中有他认识的人，也有他完全意料不到的人；而且决不仅限于朋友，敌人倒反而先到场了。不过，开始不是明目张胆的敌人，无论西班牙也罢，皇帝也罢，根据一般报告，他们至今都停止派遣这类人了。第一批在这儿积极活动的是一些阴谋分子。比如邻人萨瓦就诡计多端，给敌人卖力，因为这位公爵插了一只脚到王国里来，迟早免不了有清算的一天。在意大利公侯当中，哈普斯堡不乏忠实的仆人；这儿就有他们的

代理人，现在这些人表面上鞠躬致敬，然后他们就向主子报告，法兰西国王怎样对待自己的幸福。还有来因流域那些宗教的和世俗的绅士，他们示意自己的观察人，要极口赞美伟大的国王。

这些外国人的赞美成功了，听来倒也显得是由衷而发，不过要知道，他们这种感情的来源是恐惧。他们当中还露出一种新的惊惶，因为国王的胜利在他们眼中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完美，这么一来，他们的公侯再也不能维持自己介于国王与皇帝之间的地位了。德意志西部的人，害怕皇帝的权力，平常这种权力是无形的，然而现在由那些乌合之众的杀人放火犯公开宣布出来，那些人在没有被人认出的时候，自命为西班牙人。不过他们最害怕的，还是法兰西国王和他那战胜西班牙的军队；这是离来因河最近的军队，谁也阻挡不住。一方面是身披黑衣的世界君主国的首领，他从不离开那与世隔绝的紫禁城；一方面是唯一的手里拿着宝剑的国王，他到处活动，事必躬亲。

德意志选帝侯的使节，担心这位伪装的基督教徒采取过激行动。他们为要突破难关，不惜采取荒唐透顶的建议。人在绝望当中是不择手段的，时间不等人，先解决燃眉之急，再另作打算吧。好些选帝侯都同时产生这种想法：公选国王亨利为罗马皇帝，至少向他这样进言，也好拖延时间。于是公使们一个接着一个，恳请国王陛下垂听一次非常机密的报告，据说这是耽搁不得的。

当时的情形不容许他们和其他的人真正隔离。通往鲁佛宫去的走廊实在拥挤不堪。各种团体把一切出口都堵塞了，

他们巴不得挤到国王陛下的面前去。有一些谦逊的外国代表，也在盼望自己有觐见的机会，于是他们坚守自己的地盘，保护肉体的安全，以免遭受许多老百姓的侵害。普通人也和往常一样，准许到国王这儿来。国王并没有颁布特别的命令，他的军官们也按照平常的方式行动，他的周围简直没有留下多少空地方。好些女士在最拥挤的当儿失去了知觉。

国王没有升高，而是和所有的人站在相等的地方。他们环绕在他的周围，做出瞬息万变的表情，一味地歌功颂德。不过听久了就显得单调，而且失去了和当前事实的联系。"他们说：伟大，"亨利想。"他们不断称呼我是伟大的国王，这实在毫无意思，连他们自己也明白。一次胜利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我的胜利，都无非是为了维持我的王国所必不可少的。除此而外，所谓最后胜利，我就得放弃了。比如解放欧洲，不受世界霸权的统治，这种权力最后在各民族中制造出许多杀人放火犯。我实在爱莫能助呀。我已经在战争与和平当中作了选择。所谓伟大，我是不配的。"

他想到这儿，就有条不紊地给每个人以重要而有分寸的回答，既满足对方的期望，也符合伟大国王的身份。他心里思忖：所谓世界荣誉，大约是不好完全认真看待的吧，一个人只要敢去考验它，它一定经受不起。"不过这就意味着侮辱这些人，因为他们对于光荣和伟大，比我看得更重。"他用球员那种灵活的姿态，转动他的脖子和躯干。他招手，昂起头，时时调换脚的位置。这一切既显得威风凛凛，又显得和蔼可亲。不，他身上决不缺少国王的尊严，也决没有人看不出这点，他们倒是怀着敬畏的心情，诚惶诚恐地奉承他。不过胜利庆祝会的

规模和盛况，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所以才弄得这么拥挤不堪。在他这方面说来，他代表王权的尊严，也把它体现出来了。“不过我还要学习，以便做得十全十美，”他这样决定。

“他们说：伟大。要是他们今天瞧见我在军营里，浑身都溅上战壕里的污泥，会战尚未开始，他们的说法就不同了。他们显然不相信天命，而把我的幸运看作偶然，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心甘情愿地拜倒在我的脚下。他们更难了解的是，理性也在尘世上胜利了，哪怕只是暂时的。他们用荒唐透顶的办法，来对付一个五官正常的人。这就是他们的反击。他们打算选我作罗马皇帝，好象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发疯了。”

“尊贵的绅士们，我猜出你们那种重要的意图，超过我所听到的了，因为周围实在闹得太厉害，你们不得不缓和你们的声音。你们对我这么推心置腹，是很难得的；不过罗马教皇一定不高兴听到这些话。我瞧得出，你们的兴致很好，而且是我真实的朋友。”

他答复选帝侯的发言人，在客气之中对他们的精神状态表示怀疑，因为他们是在空想。他没有注意他们对于秘密觐见的请求，就打发他们走了，同时招呼下一批人去。人们跨进圆圈中来；凡是朝见过国王的人，都来到博福尔公爵夫人的面前。他坐在公主、王妃们的包围当中。她并没有忽略她的主人对那些引诱者的决定答复。选帝侯的使臣，决不放过机会，恳请她代为说项。她只好满口答应。人们瞧见她变了脸色，也许是由于轻率的高兴吧。高贵的夫人那种骄傲更增加她的妩媚，目睹的人都巴不得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但是公爵夫人招呼她的朋友——勇敢的克立荣过去。出

口的阻碍立即被清除了，打开一条通路，从国王站立的地方，到遥远的、一个谦逊团体停留的地方，那些人不管怎么拥挤，费了不少气力，才坚守着那块地盘。大约一步也没有朝国王面前移动吧。现在国王抬起手，携着博福尔公爵夫人，朝着这些法兰德斯人走来。他们有的是城市的市长，那些城市不久以前才被西班牙放弃了；有的是村长，而村落被战争破坏了；还有教士，可是他们的教坛都荡然无存了。他们忘了在他们的解放者面前下跪，他们实在跪得太多了。

国王对他们表示欢迎，他们先打量了他一会儿，然后你看我，我看你，究竟谁开口呢？他们当中的一个，缓慢而迟钝地说："主上！我们希望成为法兰西人，成为您的同乡。"

"你们是可敬的人，"国王回答他们。"就满足这个吧。说到你们的安全，你们有充分的魄力保卫自己。说到你们的幸福，你们并不害怕工作。到和平中去吧。"

他们当中的一个说：

"我们瞧见一位伟大的国王了。"

亨利附在他尊贵女主人的耳边说：

"他们总是离不开这一套。连这些人也会说：伟大。"

接着他就邀请她到他的桌上去，同他一起进餐。

内在的伟大

国王对法兰德斯的普通人的表扬，引起了注意。这件事情是博福尔公爵夫人促成的。人们真想说：不是国王牵着她

的手走，而是她牵着国王的鼻子走。现在趁西班牙人来不及在法兰德斯重新巩固他们的统治，国王可以占有那儿的土地和人民。他显然有这种力量。看来法兰德斯人的劳役，一定要比在西班牙统治下更苦了。可是，他非但不这样作，反而当他们是自由人，同他们一桌吃东西。

另一方面，在自己的王国内，那些向农民征收筑路税的地主，却被迫非把路修好不可。许多人都把这一类措施叫作最凶恶的暴政统治。当然，他自己不是发明这种讨厌的革新的人，不，没有一句话涉及到国王陛下。不过陛下利用一个象洛尼这样的过激派，这个人侵犯大家族的财产，永无止境地剥夺别人获得的权利。这样的统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愿这位大臣当心一点，别把他那套随意征收的办法，扩展到外国包税商的身上去。不然的话，世界的金融势力就会向这个王国采取严酷的报复手段。

尽管人们议论纷纷，实际上，洛尼向他的主人贡献了合理而适中的建议。洛尼熬了几个通夜，把包税商查梅的帐目算出来了。当他向国王报告结果的那天，尊贵的女主人也在场。每次洛尼都受到屈辱，不过暂时他不肯表示出来：她使他多么难过。国王听到这些数字，一下子跳起来，要求把那个佛罗伦萨人驱逐出境。他的好仆人劝阻他，别在气头上采取行动。好仆人答应，由他私下设法对付一个查梅，是不费事的，国王用不着去刺激欧洲的金融势力。

尊贵的女主人表示她的惊奇，因为洛尼偏偏在这种情形下，一反平常那种铁面无私的态度，而劝国王维持一定的友谊。

"我已经够讨人厌的了，"洛尼严肃地说。但是甘蓓莉明白：问题不在于鞋匠查梅，再说，她已经把查梅当作好朋友了。这位好仆人事先想到的，是佛罗伦萨的大公爵和他的侄女。"他要让那个女子把我排挤掉，好作法国的王后。这位铁石人儿的打算是百折不回的；我枉自费了许多心机去巴结他。不，他还讨人厌得不够；我还要恨他呢。不过我暂时默而不言罢了。"

国王大声夸奖他的大臣聪明。"您瞧吧，夫人。他多聪明，因为他不肯睡觉呀。我也不许再睡觉了。咱们的工作堆积起来了，这就象从前在德·拉·费隆利街上制革匠人家里的情形。

洛尼把事情办完以后，退下去了，他边走边想：使陛下吃亏的，不是良好的睡眠，而是尊贵的女主人，她非下台不可。从这个时候起，甘蓓莉也在等待机会，准备打倒洛尼。他看透了她，所以他后来采取一些惹人愤激的手段，就故意向外宣布，这都是博福尔公爵夫人的功劳，暗中嫁祸于她。渐渐地不是他，而是她成了最受人憎恨的人了。她触犯了金融势力，她和基督教徒联盟起来，而她的目的是王后的宝座。在法国宫廷和欧洲宫廷上，甘蓓莉被人看作法国国王的幕后指使人，据说是她促使他采取种种措施，使财产的安全制度受到威胁，只有利于捣乱分子和普通人。

她知道这些。她的主人听不到诬辱的话，只有在她跟前，才有人露出一句半句，然而都尽量含蓄，顾及到各个方面。没有人敢公开侮辱她，她差不了半步，就是王后了。不过那些贵族妇女在桌上侍奉她的时候，就在她的背后重复西班牙人说

的话，而且摹仿那个人的笨拙礼貌和神情。宫嫔和侍女，预卜将来，都靠占星家帮忙。她们当中带头的是德·沙贡夫人，她在私下表示，很佩服国王那位被摈斥了的夫人，那位夫人坚持自己的地位，完全反对离婚。她从那被幽囚的王宫里写信出来：决不向一个臭名昭著的妓女让步，而且还从那儿派遣了一个刺客来谋杀国王。

玛甘莉特·瓦卢瓦公主，曾经是她那个时代的大名鼎鼎的宠儿，是维纳斯女神，终于把自己随身携带的动产耗光了，所剩下的除了阴谋诡计的思想而外，别无所有；而这种思想正是她那奸刁的母亲麦第奇最顽强的遗产。去年她还叫甘蓓莉·德丝特蕾是她的妹妹和保护人，向她恳求馈赠，不过始终狡猾地避免把国王交出来。这点居然成了她的功劳，现在她公开提出要求。甘蓓莉已经升到了高峰，还稳稳地站着，环绕她的憎恨，却无法动摇她的脚步。过去的玛果，在无聊的幽囚生活中，有了滋长憎恨的机会，感到说不出的痛快，哪怕这种憎恨于她本人并无好处。整个宫廷的憎恨，再加上一个妇人的阴谋诡计，结果是可怕的，但也充满了诱人的魅力，老凯瑟琳和巴托罗牟之夜的发明人的女儿，对于这点早就领教过了。她的活动就某种程度上说来，是不自私的，因为她自己决不可能当法国的王后，尽管她的占星家还是这样许诺她。相反，她在冒轻犯虎威的危险，如果尊贵的女主人有什么三长两短，国王一定要报复她。话虽然这么说，玛甘莉特公主总算复苏了，当她咒骂甘蓓莉·德丝特蕾的时候，又感到自己置身在事变当中了。

甘蓓莉知道这种情形。她不是特别聪明的人，她的不平

常的命运才使她明察起来。她在这位伟大人物的身边，体验到了颇不寻常的东西。实际上，也只有她才看出他伟大，其他一切人都不过是表面上奉承他罢了。只有她才区别得出所谓伟大的种种构成要素。人们只是口头上说伟大，其实并不认识什么是伟大。她作了正面观察，在胜利的战场上，在签订条约的礼堂中，并且目睹这位伟大人物颁布他的敕令。自由，民族，和平，从正面来看，争取到了这三种东西的，就是伟大。甘蓓莉不光是看出这个伟大人物的光辉正面和高贵形象。她还在他的内心深处发现出动人的、使人捉摸不定的东西，不过她决没有认为这么一来，自己就把握着伟大的奥秘了。这个善良的妇人，居然猜测出内心与外表的相互关系。一个人对于真实事物的感受性，并不总是精神作用，而是天性使然。

亨利相信这个妇人，除她而外，并不相信任何人；她在这方面，常常觉得他纯洁得和鸽子一样，然而她自己应当具有蛇一样的聪明。

她忠告他。有天晚上，她在寝室里开口说："我唯一心爱的人，现在有许多人从各方面奉承您。法兰德斯的市民来到了这儿，向您发誓，他们的家乡希望成为法兰西的一部分。"

亨利指点八张大毛毯当中的第一张，这都挂在他们共同寝室的墙上。第一张毛毯上的图案是乐园和诱惑。亨利露出她见惯的那种表情，这意味着：我不会上别人的当咧。

"正是这些法兰德斯人是正派的，"甘蓓莉说。"还有来得更远的外国人，他们也没有浪费说辞，而是真心诚意地恳求作法国人。我亲爱的主人，您猜测不出世界对您的信仰有多大。您那过分巨大的努力，使您对于不通过辛苦、纯粹由爱而落到

您身上的报酬，缺乏感受性。”

“你可以这样说。我一切斗争的象征，就是你，而占有你，也就是我的报酬。”

她心想：“他在凯旋的那天，什么事情都办得到，可是他偏偏没有和我结婚。他也见到那瓦拉王后的信，而听凭我受她的侮辱。”甘蓓莉在口头上只是这样说：

“您耽误了许多事情。”

但是她这句话打动了他的心。他在房里来回走了许久，他想起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城以后，有种感情一直使他不安。他耽误了主要的事情。错过的机会多早晚再回来呢？他拥抱他心爱的妇人，发现她的面孔苍白，手脚冰冷。他大吃一惊，赶快允许她，他要设法补救，日子很快了。

“我的权力必须变得非常稳固，我只有不断行动，不然的话，我就一无所有了。”

甘蓓莉失悔不该只想到自己，她的伟大人物不知道自己是何许人，因此，他在许多方面象孩子一样没有办法，需得她来照料他。她的怀疑应当替他警觉起来。

“陛下！您被间谍包围了。”

“而不是如我所梦想的那样，被崇拜者包围了。”

“您几乎听信了德意志选帝侯那些使臣的话，他们答应公选您作罗马皇帝。”

“几乎，不是完全。那是一些和法兰德斯人一样的空想家，他们当我是欧洲的解放者。”

“不是。他们是奸细。只要您一答应，他们的报告早就写好了。这儿就是。”

亨利变了脸色。他一眼也没有瞧那张纸。他只想在甘蓓莉的美丽的面孔上看出她的命运，第一次只想看出她的命运。这是一个和我共危险的人儿，从我的胸口上把钢刀夺走了。钢刀也不许刺中她的胸口。我要设法补救，你应当作王后。

她瞧见他的脸色那样苍白，分明是自知情亏理屈，她感到她的伟大人物可怜，他就是在怀疑，就是在表示欠缺和放弃的时候，都是伟大的。他不相信关于自己的神话，他会否认构成他的伟大的一切，只不讳言自己的缺点。"最心爱的人，你不会和我结婚；你总是接二连三地不断行动，一直到把你所有的行动加起来，使得众人痛恨咱们，而咱们就这样浪费了幸福和生活。"

她在这样考虑的时候，亨利要求她再把衣服穿上。他们要到御妹公主那儿去。

"你爱她，我真高兴呀。"

这天晚上，御妹公主家里在做基督教式的祈祷，他们俩在外边就听见了歌声，甘蓓莉打算折转回去。但是亨利还是要她同他一块儿进去。"您会瞧见，夫人，这儿在发生什么事情。"

忽然国王也伙着唱胡根诺教徒的赞美诗，诗篇第五十八篇，也就是他过去会战当中常常唱的：

"哦，主啊，你就显圣吧！"

博福尔夫人伸手按着他的嘴，不让他唱。难道他以为自己是个伟大人物，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他不明白自己的伟大，而是滥用了它。

后来，庆祝结束了，国王同博福尔公爵夫人站出来，面对

整个宫廷的人。人们听说御驾到了，都争先恐后地赶来。两人站在宫廷人员的面前，国王陛下大声宣布：他和博福尔公爵夫人的结合已经决定了，她是未来的王后。

有许多人跪下去，大伙儿都表示无限的兴奋。陛下说话了。陛下是神圣的，他与常人不同，有天赋的英明。他的世俗讲话倒并不怎么神圣。人们只是拜倒在既成的事业面前，并不一定要相信那没有实现的话句。下跪只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周密的阴谋活动，不让陛下实现他的话。陛下不好把一个与所有其他的妇女相等、或者甚而还不如她们的女人，抬高在众人的头上。法兰西国王不好同本国的女子结婚。他只能娶一位外国的公主，而且大伙儿都知道是谁。陛下也知道，实际上他自己还参与了密谋。八面玲珑的人，或者深思熟虑的人，都在这样想，不过前一类人要多得多。

陛下到了最后，决不会实践自己的诺言。这是违悖王国的福利的，更不用说，这位国王迷恋一个女人，从没有到过这种程度。宫廷人员都在唧唧喳喳地咬耳朵。这时前边有人在下跪，后边有人在耳语。

“要是他对一个女人已经厌腻了，他在分手的当儿，总是答应给她最高的报酬，”有位女士说。另外一位又说：“夫人，的确是这样。而且每人都看得出，迷人的甘蓓莉那股魅力，已经在开始减弱了。这恰恰是在大伙儿唱她那支歌的时候。”

“夫人，她有第三个孩子了。她的七重美丽，包括著名的双下巴在内，都不免受到影响。她会发胖，国王从来就不喜爱一个胖女人。”

“先生，您的看法怎样呢？”有个人问。“一位伟大的国王

真的敢于从事这种婚姻冒险吗？”

“只有一位伟大的国王才有这种想法，”另一个人回答。他是一个秘密的耶稣会会员。

“这么说来，他未免过于伟大了。”

“不如说，他把王权扩展得过大了，使他在他事业的顶点上站不住脚，”秘密人物回答。

一位不大明了内情的人：“所以他才舍不得不娶这样一个女人。”

秘密人物：“不是。正因为他的伟大有限，他决不会娶她。”

尽管这样，国王总算是在口头上作了保证。他贯彻自己和那瓦拉王后离婚的步骤，在她和罗马方面，都越来越迫切了。倘使他现时是自由的话，他一定实践他的诺言。甘蓓莉本人在这个夏天早就有了确信，她放心了。她天天都在领略夏季的风光，其实这是她最后的一个夏季了。亨利常常到蒙果去看望她，这使她对自己的事情特别有了把握。他来到这儿不是单纯地作为她的爱人，或者同孩子们玩。他是来会晤大臣，商议国事，在园里走动，因为他的工作经常要求空间和空气；在会议室里，他不决定任何事情。但是为要签署谕令，他就走到尊贵女主人的身边去，把她的手放在羊皮纸上，好让她带来幸福，同时他就在一旁签上自己的名字。

在她的花园里，他靠在她身边，颁布命令：在整个王国里，不许再有人携带武器，就是现时出现的小手枪也不行，违者处以重罚。这有关公共的安全，不过和有权有势的人，或者冒险求利的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切劳动等级倒是完全赞成这位国王。

这位古怪的国王，要他的法院独立，不受宫廷和各省总督的牵制。从此以后，不许调动法官。除此而外，他还禁止已经拥有许多产业的家族，再与富有家族缔结婚姻。

"这意味着什么呢？"甘蓓莉非常低声地说，就连洛尼先生也不许听见。"陛下！这意味着：王国内一切有权有势的人，都巴不得您死去。"

"没有人非这样作不可，"国王亨利解释，并没有压低声音。"夫人，请您问洛尼先生吧。他自己正在从事最富有的联姻，他的儿子要入赘吉士家族。我准许他这么作。我的恩典属于我国的好仆人。这点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甘蓓莉说：

"这位是您最好的仆人。他建议的事情，我从没有劝阻过您。"

国王就说：

"他知道这个。他想出一些大胆的革新，我又想出另外一些。至于执行的勇气，这是您给我的啊，夫人。"

"您有您的可敬的大臣啊，"甘蓓莉说，同时等待别人回答她的话。洛尼默然。

亨利用会心的目光瞧着她，这暗示着：他对洛尼个人并不看重，个人与大臣不同。洛尼的性情不宽厚，让他去吧，尊贵的女主人。只要他忠实，平常虽然倔强，却听我的话，这就够了。我需用得着他。

后来他们单独在一块儿谈体己话的当儿，亨利就把自己的意思向她这样表达了。蒙果花园里的夏天是美好的，然而这对于她是最后的季节了。甘蓓莉尽情地消磨时光，静听她

亲爱的主人说话，自己绝不插嘴。她知道他漏掉了许多事情。洛尼先生串通佛罗伦萨公使来反对她本人。他居然办到了这点，让那位公使把他的公主奉献给国王。在办事和作战的问题上，国王需用得着这位仆人。不过他更不愿意失去他最贵重的宝物，决不肯用她去和钱袋交换。不管甘蓓莉是不是疲倦了，或者惹人嫉妒而太幸福了，特别是这个时候，她的敌人用不着害怕她。

她听亨利说话。"我的洛尼也象我左右其他的人一样：根本上，他并不赞成我。他作事果断，但是气量不宏大。他使所有的人都怕他，而结果没有人得到好处。他从那些大强盗手里夺来的钱，只会把国库塞死了，在堡垒里面放着一笔军用准备金。人民仍然是贫困的。洛尼先生还不懂得：只有幸福的人民，才使得国家幸福。"

"还要有幸福的国王啊，"甘蓓莉轻轻地插入一句，由于可爱的温暖气候，她有了蒙眬的睡意，她本人这回虽然精疲力竭，还是感到幸福。第三个孩子分娩，使母亲费了不少力气，头两个孩子和这个比起来可轻松多了。亨利叫孩子们到跟前来，他们扑在他的怀里：一个是听话的恺撒，一个是漂亮而调皮的嘉德琳·亨利叶德。亨利拥抱他们，给了他们许多吻，叫他们把这些吻都带给他们亲爱的妈妈。

他离开他的亲人一大段路；他的脚步放慢了，不知不觉地沉思和激动起来。"别人不相信，恺撒真的是我的儿子。洛尼甚而把贝勒加德当作孩子的父亲，至少他继续传播了这种嫌疑。他以为我应当知道吗？每种流言蜚语，传来传去，最后还是传到我们的耳里。我尊贵的女主人听到一切关于麦第奇的

消息。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彼此心下明白。我这方面知道，我免不了是个戴绿头巾的人。”

他走进一座绿荫掩蔽的大厅里去。“半个欧洲都巴不得把麦第奇家族的女子硬塞在我的手里。要是我取了她，立刻我自己就陷入世界君主国的圈套了。我对西班牙的胜利将化为乌有，无怪他们那样热心。但是谁在推波助澜呢？是我的好仆人；因为他崇拜金钱。要依他的高兴，他真想把我投进一股黄金的洪流里，让我的心活活地窒息死了。”

亨利想到这儿，对他的仆人生气了。这是破题儿第一遭，以后很少再有这种情形。“一个工作人员，好的，当然要有。他坐在军械库里写一些连他本身都不懂的东西。只要主人命令，他就奉命执行，是不是背后嘀咕两句：瞎说八道，也就不必去管他了。我的炮兵没有他，不会成为世界第一。他全心全意投入我的农业，仿佛当它本身是一种独立的工作，与人民无关，与挨饥受饿的个人及他的权利和财产无关。喂蚕的桑树，他叫我自己种。我把御花园里的桑树指给他瞧，他瞪着一对蓝瓷釉般的眼睛。我下令每个教区栽种一万株桑树，他遵照办理，把命令传达下去。他在写东西。”

“他东写西写，背地里当我是个异想天开的傻子，有时结果倒也不错。他的幸福是和我的分不开的；本来他很可以出卖我，然而他决不肯作，他的天性是忠诚的。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是这样。谁要是过于苛求，倒真的成了傻子了，”亨利在他的绿厅里，对着墙自言自语，耸耸肩头，情绪缓和了。“没有什么人一定要在一切方面——不管工业也好，或者航海也好——都能发现出王国的幸福，都能感觉到农人、兵士、手工

业者、工人，象他自己一样亲切。能够办到这点的人，必定要具有特殊的出身，同时又是全世界最最普通的人。只有我是这种人，我越久越多地对自己的气质和行动感到自然，同时也就越感到它们不够。

人民对我抱着同样的意见。至于他们不大了解或者看作不平常的事情，很快就会被他们习惯和忘掉了。要是我现在到他们当中去，真想看看，有多少人比从前穿得好些，吃得好些。随他们认识我也罢，或者不认识我也罢。只要他们好心地把我当作自己人，我也不要求更多的了。多久以前，我还在说：要是你们再也见不着我，你们就会爱我了。这说得太夸大了，或者也说得不够。只有一个唯一的人在爱我。”

他走到室外去，他的小儿子的声音在叫他。小妹妹哭得力竭声嘶；恺撒象一个大人的样儿克制着自己，他郑重其事地说：

“妈妈不舒服。”

亨利跑到她的身边去。美人儿的头垂在肩上，掉向一边。亨利找她的眼睛，眼睛紧紧闭着，脸上没有一点儿血色，这场睡眠似乎凶多吉少。他的心脏跳动停止了。他握着她的手，捏她，她没有反应。他张开嘴唇去吻她的嘴唇，感觉不到呼吸的气息。他向失去知觉的妇人扑下去，但是膝头碰到一张画像的木框。他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那个东西赶快藏了。这时他的儿子拿了水来，后来甘蓓莉被他们叫醒了。她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中，叹息一声，说：

“我瞧见的东西，真愿永远忘掉它。”

“你瞧见了什么呢？你方才做梦了，”亨利温存地说，接着

就加紧语气："把你的梦讲给我听吧，我好使你安安心。"

她微微地笑了，鼓起勇气，用手抚摸他的头，可惜他的思想并不统统属于她，而是逃到他不爱的女人那儿去了。

"要是你爱她，你可得当心一点，"她凑近他的脸说。

他不愿意多问是谁。"究竟我做错了什么事呢？"他请求道。她回答：

"除了在我的梦中而外，您什么事也没有做错。陛下！我实在难过，瞧见您用手搀着一个丑女人，做出您那种为我所熟悉的殷勤和尊敬态度。您在实际上是决不会这样作的。"

"她的相貌怎样呢？"他问，情急得出乎自己的意外。甘蓓莉这时完全占据优势，她吻他的两鬓，和气地说：

"这是您在画像上看不出的。一个女人虽然是在梦里，也不得不对另一个女人作出判断。她的手脚粗糙，而且还不到二十岁，肚子就开始发胖了。画师们故意撇开这点，特别突出青春的魅力，来美化每种愚蠢而下贱的表情，使得一个银钱兑换商的女儿的本来面目大大改观了。"

他听出她话中的憎恶和恐惧。他非常柔和地说：

"难道我本人在你的梦中，就看不出所有这些缺点吗？"

"也许是这样，我尊贵的主人，"甘蓓莉回答。"我辨别得出，您那出色的礼貌，其实是假装出来的。这时查梅鞋匠出现了。"

"他也出现在你的梦中吗？"

"不是一个，而是十个查梅，每个鞋匠都驮着一只沉重的口袋，口袋压得他匍伏在地。他们都从下面抬起那凹鼻黑脸，斜着眼睛瞟我。"

“我怎么作呢？我是不是把十个人每人都踢了一脚？”

“我担心，没有。我非常担心，您在一扇敞开的门口，带着那丑妇人走来走去，一直等到十只口袋都搬进屋去。”

“后来又怎么样呢？”

“结果我没有瞧见，因为您把我叫醒了。”

“你也决不会瞧见，”他热烈地说，吻她闭着的眼睑；这是唯一对付你那噩梦的方法啊，迷人的甘蓓莉。

口头相传的伟大

国王比博福尔公爵夫人先去乡下居住，他在鲁佛宫里举行了一次检阅。凡是贵族来向他诉苦，说他们的财产怎样丧失了，他就直截了当地提醒他们，别指望他慷慨赠与，应当回到自己的省区去，呆坐在他接待室的矮凳上是没有用的。最难缠的要数他加斯科涅的同乡。他们认为，自己的人登上王位，多亏他们出了力。有一次，一个加斯科涅人拿起蜡烛，照着亨利读他心爱人儿的一封信。这位同乡人本来可以一块儿读，但是把头掉到背后去。这么一来，由于同乡的感情，他得到一种诺言，不过后来还是没有兑现。最后，他们那些人看出来了，没有办法，软硬都不行，这位国王度过长期的贫困生活，认识钱的价值。纵然一时忘记了，他有本事挤到大街小巷里去问人，弄清楚一分钱可买多少东西，怎样才把它赚到手。

这就引起了最重的非难：首先，怪他一毛不拔，其次，又怪他明察秋毫。宗教的代表来见他，对南特敕令诉苦，他就列举

他们种种不合法的行为来回答，故意不责备他们，而把这归罪于时局。不过，据他说来，要是他们肯同他合作，他就会恢复教会百年以前的旧光彩。他们心下忖度："难道当时就没有弊端吗？"其实国王也是这种想法。

他严厉地对待那些在国内争夺地位、发财致富的市民阶级。更严厉地对待那些保护富人权利的法官。他在波尔多当面责备法官：在他们那儿，总是钱袋最饱的人胜诉；而他曾经喜欢和表扬过法律学者，差不多超过一切别的人。王国已经出乎预料地强大起来，这得归功于他。然而从前慷慨牺牲的人，现在成了贪得无厌的人，从前奉公守法的人，现在成了接受贿赂的人，结果也归罪于他，所以他动怒了。有一次打猎的时候，他一个人闯到一家客店里去，没有人认出是他，那儿干脆不卖东西给衣服朴素的人吃。法院官员在楼上宴饮，叫酒保撵他出去。尽管这位异乡人答应先付钱再吃，他们仍然置之不理。后来他只好叫人把楼上的人拖下来，着着实实地捶了一顿。这就是国王采取的新方法，平常他却是个豁达大度，有说有笑的人。

在那些辨认不出国王的人当中，有一部分人说他忘恩负义；另外一部分人又说他好大喜功，两只手一下子招揽了所有的事情。他既然对他的蚕虫迷了窍，又何必再建立什么制布、玻璃和制镜作坊呢。国王的蚕蛹和麦粒已经有了交易；甚至过剩的丝绸也向普通人拍卖。于是那些声名越是狼藉的酒店侍女，都纷纷穿绸著缎。有天晚上，国王得到了一次教训。

他坐在他房里的牌桌上，虽然不断输钱，却玩得十分起劲。他的思想多半是在别的方面。房间里黑压压地挤满了

人，许多人站在国王的背后看牌。他的牌很坏，没有理由发出欢呼。但是他打个哈哈，骂出他那句惯用的口头禅，把手里的牌抛到桌上去，一下子跳起来说：

“我在鲁佛宫里有个匠人，他织出来的玩意儿没有缝。”

人们抢着问：究竟他说的是什么。很快他们就明白了。国王跷起一只脚在椅子上，摸他的丝袜，指给众人瞧，他们争先恐后地弯下腰去，看出这种织品光滑极了。他们不敢相信真有这么高的技巧，把他当着发明人本身来崇拜。

“谁有更好的东西？”他问。“我的臣属应当拿出来，以供同好。骑士团长，您有点什么东西吧。”

洛尼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大伙儿一瞧，不过是一枚李子，他向他的主人解释：这种李子已经在卢瓦尔河畔，离苏利府邸不远的地方，种植了许久，等到它后来变成红黄色，而且无比的香甜。当地农人管它叫“洛尼李”。现在其他地区也在培植，而把它的来源忘掉了，管它叫“劳尼李”。“因为老百姓把名字叫讹了，”骑士团长说。

“不管叫对也罢，叫讹也罢，”国王亨利回答，“反正您的名字将在老百姓当中流传下去，就是借助于一枚李子的象征，”他用嘲弄的语气结束谈话。这时他赶快把穿着无缝丝袜的脚，缩到桌子下面去，做起聚精会神在玩牌的样儿。但是他得出了一次教训。

人们认为，这也和其他的东西一样，可以使他怀疑自己的革新太冒失了。被解散的兵士，拦路滋扰，不是被丢监，就是沦为可怜的乞丐。对于一位国王说来，眼睁睁地瞧见自己的兵士伸手求乞，比瞧见他们抢劫农人，或者把一些吃得肥肥胖

胖的市民打倒在角落里，是更加惭愧的。国王要求他们工作，一块儿来帮助他扩展工业。他的脑子里只想到一切劳动等级的福利。这可是一种非常有伤风化的福利，他使得那些人猖狂起来，彻底改变了贫富贵贱的关系。普通人应有的服从被抛在九霄云外了。在朝人士给工商业者颁布的浅明章则，他们干脆用拳头来回答。要是你派遣一打侍从去找他们，他们也率领一打子弟和学徒来对抗。当然厨房里发出扑鼻的香味，于是好些饥饿的仆人，都放弃敌对行为，坐在制布匠的桌上一起吃喝起来。这是违法趋向所带来的影响，它要使人更加幸福，其实只有贫乏的生活才使他们的道德健全，才使他们保持纪律与秩序。

凡是惯于把人的秩序与神的秩序等量齐观的人，认为秩序是为了自身，而不是为了人的幸福而继续存在，那末，他或许在国王亨利的统治下，甚而看出了非基督教徒的面目。至少他鉴于社会的后果，也必唾弃这种统治。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怪罪全部的后果；因为有些后果是对我有利，有些又是对你有利的。我们对这些后果的看法不一。其他一些是对任何人无利，但是花费我们的钱。体面人物完全带着非难的心情，对待那为他们的工商业而开辟建立的国王广场。他们更反对的是，国王的船只要航行到那另外半个世界去——为什么呢？幻想从一些国度里拾取黄金吗？那儿还是地图上的空白点，是冰天雪地的异邦，人烟稀少，生死莫测。我们决不会亲眼瞧见这些黄金了，国王也不会。

天性好奇的巴宋庞尔先生，走到一所客店里去，各式各样的客人正在那儿辩论公众问题。人们看不出他是宫廷人员；

他自称是个外邦人。这时他听到体面人物的真实意见，至于稍次一等的人，就更加口不择言了。巴宋庇尔倾听了一会儿以后，就说："你们在这儿所说的那些空白地方，我曾经去过。"

别人请他把他坐的椅子挪近一些，他就探问下面的谣言是否确实："法兰西国王真的选了新世界最寒冷的地方，把你们殖民到那儿去吗？"

他这样说，不是故意当着他们贬低国王的身价，仅仅是为了听听社会的舆论，好回去在宫廷里炫耀。再说，他压根儿就没有去过遥远的印度①，也没有作过海洋航行。

桌边有体面的市民，大可以发发脾气，然而他们谨慎地按捺下了。只有一个浮躁的顾客，方才喝过酸葡萄酒，他的衣袖已经补过，他事先表示：决不愿意让人把他连老婆孩子一起装船运走。他节衣缩食，把应付国王的税款，都缴纳清了。只差国王再派一只小船，把他和他的亲人运到沙漠边上去，然后再从那儿鼓起勇气，张帆前进。

这位好奇的绅士，仍然不肯放松，还要仔细考查人们的思想。他断言，恰恰是最寒冷的印度，富有矿产，他本人亲眼见到过，简直遍地都是黄金。他对于那些怀疑的表示，就举出西班牙作为例子：西班牙的全部威力，就多亏秘鲁的宝藏，如果没有那些宝藏，它也决不敢伸手来动你们的王国了。

"所以我们国王亨利把西班牙人打败了，您指的那些印度财富却无补于他们。"这是一个穿制革匠皮围裙的矮胖汉子说的。"国王是诚实工作的朋友，我亲自经验过这点，所以知道。

① 当时的法国人把加拿大误叫作印度。

他不会派遣冒险家到远方去，猎取不劳而获的黄金。”

在桌子那一头，有个法院抄写员在进餐，早上他从诉讼的一方得到一笔小费，晚上就把它消耗光了。他的脸早红了，这时气得头昏脑胀，发出咯咯的叫声：

“他们在那儿打死野蛮人，总比让那些挨饥受饿的人，跑到家门口来打咱们的措手不及好得多。”

其实这个抄写员并没有家，然而他非常热心维护财产。他得到了赞成的意见。这位好奇的人，已经听到不少的东西了，正打算站起来走开。不过在整个谈话进行当中，有个旁听的人坐在靠墙的凳子上，一直在一张纸上写东西。这时他才跨到明亮处来，大伙儿看出，他已经老了。他身上穿的旧服装，似乎不是由于体力劳动磨损了的，他的身体仍然显得挺结实。脸上露出博学多闻的表情，不过在一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看来，容易把那当作忧郁的痕迹。

“巴宋庇尔先生，”他向那个好奇的人说。“您也自命为是位航海家，所以我斗胆假定，我的贱名，您想必知道。我就是马居斯·雷加保。”

这时巴宋庇尔窘极了，他当然知道这个人。他来不及搞鬼，就回答：

“您还是柯里尼大将左右的人。”

座上的人，彼此交头接耳，说了几句，明白这是一个基督教徒。

“不错，我就是第一批旅行到新法兰西去的法国人当中的一员，”那个走来的人说。“自从我们跨上美洲北部海岸以后，就把那儿叫作新法兰西。这是一个拥有几千英里长的海岸线

的国家，我们考察过了后方的大陆。方才我在不十分明亮的角落里，匆忙绘成了这幅草图，这儿把矿藏、渔业、狩猎，以及土地的肥沃，季节的温度等，都记上了。我的图上没有留下多少空白点。我把它献给不认识那个地方、也决不打算旅行到寒带印度去的人，其实那儿一点儿也不寒冷。”

这位自命为雷加保的人，把纸摊在桌上，但是他仍然正视着宫廷人员的眼睛。这时所有的客人都把头伸到地图上去，巴宋庇尔先生轻声请求道：

“我方才撒了个谎，请您别再使我难堪了。我这样作是为了考察人们的思想，好向国王报告，因为他非知道不可。”

“可是，”另外那个人说。“更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国王的思想。”

这位侍臣露出敬畏的、甚而谦卑的表情。“没有人可以这么自夸。一位伟大的国王，在考虑赞成与反对的意见上，超过了咱们所能领悟的程度。陛下倾听过您的意见了。请您别否认吧，”他要求道，因为对方拒不承认。“或者我来当面揭穿您在说谎，就象您对待我的情形那样。陛下倾听了您的意见，不过后来他也听听他的大臣怎么说。”

“那是大名鼎鼎的苏利大人。”马居斯·雷加保提到这个名字时，和方才说话的情形迥然不同。这是一种尖刻的、思想上带有憎恨的语气，也可以说是含有敌意的语气，而这种敌意比任何个人恩怨要深刻得多。“他为什么不做得若无其事的样儿呢？”巴宋庇尔心里想。他对洛尼所抱的感情完全暴露出来了，学者一下子有了野蛮人的表情。

“鼎鼎大名，炙手可热，没有他，什么事情都行不通，”宫廷

贵族脱口而出地说。那个海外遨游过的老人，不再理他，让他站在那儿，自己转过身来，面向那些正在看地图的酒店客人们。他用如火如荼的热情，向他们解释北美洲，他们以为是在年会市场上，嘻开嘴，听一个江湖医生吹嘘万灵药方。

“需要花多少钱？”好些人问。“是呀，把船只配备好，准备接收黄金，不过，要是舰队失败呢？”

“它不会失败，”陌生人斩钉截铁地说，由于热情激昂，脸色发青，因而更加显得可疑。“最后，你们还得把黄金从脑海中排除掉。你们说话象一位不中用的大臣，他除了闪闪发光的财宝而外，不关心任何事情。但是只有大自然用来酬劳咱们劳动的财宝，才是多福的。我认识的金窖，就叫作面包、葡萄酒和饲料。我有了这些东西，也就有了钱。”

人们沉思起来。这个男子的衣服已经破旧了。他并没有从寒冷的印度带回饲料来。不过桌边有个人开口了，这是制革匠，他说：

“国王亨利不会派遣冒险家到那些地方去，我知道他的为人，他在我的作坊里一起干过活儿，这是大伙儿都知道的事情。倘使您指给他瞧，那边的工作是值得的，那末，您就是他的人了。”

“干一杯！”大将时代的航海家雷加保大声说。“我还是清醒的。我要同一位制革匠碰杯。”

他一口气把酒干了。最后，他坐下来，和他们所有的人面对面地亲切交谈。

“国王要这么作，”他说。“他也象对待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准备实现他青年时代就抱定的决心。尽管大臣瞎说什么

四十度以上的地带寸草不生，仍然吓不倒他。国王只知道一桩事情：那儿繁殖人。那些人是野蛮的，不懂得救世的教义。因此，咱们更应当航行到那儿去，拯救他们，纵然冒失败的危险，也在所不顾。因为那个地方和这个地方都有的是人，为了他们，咱们值得去担当失败的风险。你们听听，我的话怎么样？"

他们听得越认真，他就问得越迫切。一位同座的人，双手抱着头，睁大眼睛，凝视着某种这儿并不存在的东西。"我听见了，"他喃喃地说，连嘴唇也没有怎么动。在鸦雀无声的寂静中，雷加保说：

"这儿的人没有工作，吃不饱肚子，瞧那些被解散的兵士和过剩的手工业者吧。甚而连咱们世界驰名的布厂，都有停工的。"

"您说这给谁听，"双手抱着头的客人喃喃地说。

"那边的人不懂得手艺，也很少耕地。还加上他们是多神教徒。为了他们的缘故，咱们也应当航海去。咱们的国王既帮助那边的人，也帮助这边的人。这就是他的意思，咱们航海就要禀承这种意思去作。咱们曾经这样问过，那时他还是个胡根诺教徒，名叫那瓦拉，也同咱们一起这样问过：自从咱们航行去过以后，咱们可不可以占领那些叫作新法兰西的地方，掠夺当地的居民？不能。咱们要争取他们的友谊，一直等到他们成为咱们一样的人。咱们对待远方民族，决不要象西班牙人那种作法，消灭他们。咱们遵守仁慈与同情的原则，按照咱们救世主说的话：所有辛苦和劳累的人，都到我这儿来。我要安慰你们，而不是剿灭你们，这是主的意思，咱们的国王也

正是这种意思。”

一切别的声音都停止了，人们的脸上露出愕然的表情。不过大伙儿还是很难了解：为什么可以真正按照人道原则行动，而国王偏偏就想这么作。那位双手抱着头的客人，泪珠儿模糊了视线，不过他更能看清思想中的形象。他的面前现出大雨倾盆下的桥，他自己已经爬过桥栏杆的一半，正要准备向下跳，眼看就要一落千丈。突然有人把他拖回来。事先他曾经打量过，周围并没有人，他已经豁出去了，哪里料得到会有人从天外飞来，把他的生命救了。并且用自己的大衣遮着他赤裸的身体，又叫一个兵士陪他到医院去，让他复元，给他工作，于是一个绝望的神学大学生，居然成了制布匠人，坐在这儿，是那些开工工厂当中一个复活了的制布匠人。

这位从前企图自杀的人要说话，第一次急于要把自己知道的事情报告出来。直到现在，他都还认为值不得颂扬，也没有特别使人知道的价值。忽然他的面前展开了一个世界：社会事件层出不穷地发生，而他看透了个中情景。他克制自己的激动，结结巴巴地说话。他转向那个法院抄写员，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偏偏选中了这个对象。抄写员已经酒醉饭饱，莫明其妙地凝神倾听。难道这是一场诉讼，关系着大堆钱吗？

马居斯·雷加保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悄悄地离开那儿。巴宋庇尔先生紧跟在他的背后，下定决心，一步也不离开这位重要人物。现在再也没有疑问，国王已经决定了。国王已经任命了新法兰西的总督，而且这位总督要非常隆重地就职。这位好奇的人儿，已经猜出和知道，关于殖民地问题的下一幕，将在宫廷里展开，而且要以壮阔的场面得到证实。方才在酒

店里，当着众人的面，算是揭开了这个问题的序幕。好奇的人得出结论：无论如何，自己非到场不可。

离开酒店的人，被一群闯进店来的音乐师拦住了。有提琴，有竖琴，还有歌唱家，他们发现这儿集合了各式各样的听众：侍臣，学者而兼航海家，定居的市民，有体面的、不大体面的、非常浮躁的人，以及偷东西的和被拯救出险的人。他们当着所有这些人的面高唱：

迷人的甘蓓莉。

表现出来的伟大

国王亨利顶盔贯甲，浑身银光闪灼。他高高地站在御座前面，座上放着他的紫袍。头上悬着红色宝盖，宝盖在大殿中自由地飘荡，没有一点儿东西托着它。精心构造的御座四周，屹立着光滑而狭窄的白墙，顶端上的金百合花，与红色的天花板交融在一起。这所建筑物，既是礼拜堂又是御座，它的白墙闪闪发光，把国王陛下的影子反射出来。国王站在与众悬殊的平面上，没有一只眼睛瞧见他和他的反光，因为直到现在，所有的人都在鞠躬致敬。

甘蓓莉·德丝特蕾作了深长的鞠躬。她在所有朝拜陛下的人当中，是离御座最近的人。御座前后，在那一望无际的走廊当中，向御座致敬的人肩摩踵接，他们的肩头和面孔，都露出恭顺的表情。只有她离当中的御座最近。这时她还在陛下面前俯首鞠躬，但是一会儿她就要跨上台阶，元帅和骑士团长

将要导引她上去。然后他们两人再折回来，留在下边和其他的人在一起。甘蓓莉·德丝特蕾将要升得无比的高，除了国王陛下而外，没有别人在她上头了。她将要坐在御座边缘，国王的脚下，而她的衣服必需从台阶上垂下来，这就表示：她将要作王后，不过现在还不是王后。她那垂下的头在想："多早晚呢？"她又想："快了，下一次吧，或者就是今天的下一个钟头，哎呀，决不会。"

她的衣服是白缎子的，和国王的铠甲一样发出银光。王后的服装是红天鹅绒的，这种红色配着凝脂一般的肌肉，更加鲜艳夺目。甘蓓莉决心叫人给自己作这样的衣服，不顾任何危险。她感觉出，她亲爱的主人方才向她伸手，想把她拉上去，拉到他的身边去！她抬起眼睛：没有，陛下没有动手叫她过去，连指节都没有动。他的目光注视着远方，越过这座大殿，越过拥挤的宫廷人员，也越过汹涌进来的老百姓。

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涌来，因为所有的进口都给他们开放了。他们跪下去，膝行到大殿当中，陛下正在临朝，对着那些匍伏在地的人的背，显示出他的尊严。甘蓓莉心想："保持着你的尊严吧，最爱的人，我熟悉你铠甲里的身体，结实的肌肉上有些伤疤，一直保持着青春的活力，但也常常多病。我尽心照料它，也非常爱它。"

她差点儿忘掉了自己的作用。元帅和骑士团长牵着她两只手，引她跨上台阶，到御座边缘的座位上去。她坐下去，她的衣服垂在两级台阶上面。陛下掉换他站立的姿势，使劲睁大眼睑，保持着应有的尊严。

元帅和骑士团长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这就告诉所有其

他的人：他们可以从鞠躬的姿态中直起身子，四下散开，分班侍立。御妹公主的座位比甘蓓莉低一级。这是最宽的一级台阶，因而她的衣服没有垂下来。下面站着首相、骑士团长和元帅，他们站立的地方都事先安排好了，决不挡着最高贵的女士。陛下的左边，御座的台阶是空的，好象移远了，可望而不可及，令人感到惶悚，只有几个看去毫不起眼的人，毅然点缀着那片空地方。因此，他们份外惹人注目。

宫廷按照规定划分，这边是女士，那边是男士，根据本身的等级和功劳，决定离开御座的远近。有公主、郡主、元帅和议长，有王子王孙，连同小房多姆在内，他们排列在两端有阳光射入的地方。帐幕承受着阳光，五光十色的玻璃更加强了光的力量。日神单独面向御座。它的光线集中注射在陛下的身上，背景的人物轮廓是在光线以外，看去都模糊不清。离得最远的人，露出一点白色肩头，一团溶化了的人影，只剩下凸出的鼻尖。色彩和轮廓，越到后面越弱，以至于完全消失了。不过就在前排人物那儿，只要他们有一面或者有一线承受不到陛下身上的反光，他们的头上也笼罩着灰暗的阴影。日神只是面向御座。

正中一段地方，由于人工与天意的安排，成了光本身的源泉，现身出来的陛下，把光聚集在身上，散发出一些若断若续的光波。如果说，那种光明耀眼生缬，那末，最炫目的还是陛下的威仪。他看不见自己，枉自把眉毛竖得更高，也枉自把眼睑睁得更大。在他那团耀目的光辉以外，不同深度的阴影始终不可透入。他的光辉虽然照射进去，却看不见什么东西。一群人窸窸窣窣地膝行在黑暗的坑底，让陛下猜出，这是下跪的

老百姓。亨利的眼睛给光线刺激得难受，他心想："多么荒谬！难道是我想这么作吗？"

后来陛下放弃了僵立的姿势，抬抬手。老年的首相双手呈上一张加盖钤记的羊皮纸，亨利伸手接过去。这时他迫不及待地要把幻术结束了。"把光暗下来！"他低声吩咐。五光十色的玻璃移开了，帐幕翻转了，现在才约略可以看到天然的现实情景。当心，国王第一眼向狭长的墙壁当中望去，那儿有个壁龛，格子后面竖起一座画架，把画家掩藏在内。画家露出他那年青的面孔，点点头，意思是说：陛下可以放心了。他的形象被训练有素的眼睛把握住了，一只可靠而灵活的手，利用几分钟的时间，趁一位世界驰名的伟大国王，正在出神而故作庄严的当儿，勾画出大体轮廓。画家在自己的工具保护之下，淡淡地笑了。

这时国王说话了。他卷好羊皮纸，用它支着腰间的银甲。他的另一只手指向那最远的听众，他们直到现在都还跪着。因为国王招手，他们才从地上站起来，他们的鞋底比方才的膝头发出更少的响声。他们在洗耳恭听。国王从御座上说：

"这儿有人找不到工作，吃不饱肚子。例如那些被解散的兵士和过剩的手工业者。但是在新法兰西的人，不懂得手艺，很少去耕地，也不知道拯救灵魂。为了这些人和那些人的缘故，咱们应当航海去。"

从现在起，国王的话针对着那些看去毫不起眼的人物，他们很奇怪地站在御座附近。大伙儿都知道，在国王以前，就有一位值得注意的客人在酒店里说过同样的话了。今天恰巧又看到了这位客人，他站在最贴近御座的一级，是那些不起眼的

人物当中的一员，而带头的是一员大将。这并不是一个打扮得整整齐齐的海上英雄，而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大将，完全适宜于贯彻国王的事业，具有坚持到底的体力和刚毅不屈的精神。他不久就用得着这些优点，他的伙伴也是这样。衣服破旧和表情严肃的马居斯·雷加保，加上一小队别的航海者，好象都在磨拳擦掌，准备立刻上船，通过大雾和风暴，从事渺茫的航行。凡是不肯半途而废的人，终究可以望见新法兰西。

"咱们可以占领那些叫作新法兰西的地方，从居民手里夺去土地吗？不能。咱们要争取那些人的友谊，一直等到他们成为咱们一样的人。咱们绝不想消灭远方的民族。主这样说，我要安慰你们。他没有说过，我要消灭你们。但是主的意旨，也就是你们国王的意旨。①"

语句是古老的，而意思是美妙的，没有人否认，这对于一位国王说来，再也合适不过了。说到殖民地，这始终是异想天开，可以成功，也可以失败，而结果会是怎么样呢？不外乎几只破船和一座荒岛，荒岛上流浪着几个无家可归的人。"真是瞎说八道，"洛尼—苏利先生心下忖度，凡是弄不到黄金的事情，他都掉头不顾。

马居斯·雷加保正好与他相反，一心想着过去胡根诺教的航海者和从前那瓦拉王国中的一位宫相。那位宫相第一个把殖民地视为人文主义的一种义务。从他口里说出来的话，我们两人始终记着，终于把它明白表达出来，每人的心都坚定

① 西班牙与英法的殖民主义，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本质是剥削、压迫和掠夺当地人民，彼此只在程度和方式上略有不同。

不移。我把那些话在普通人当中传播了，而他现在从御座上宣谕。我们两人都须发斑白了。到新法兰西去的路是漫长的，注意到这点的人，很可以失去勇气。回顾过去，面前的道路也更加延长了。

国王举起加盖钤记的羊皮纸，当着大将的面，一直没有放下手来，让大将接着。国王当众宣布：

“我任命德·剌·罗什侯爵作我在加拿大、纽芬兰、拉布拉多的总督——”

他还列举出好些地名。这都是航海者熟悉的、而且大伙儿不久才在公众的地方听人说过，也可以从地球仪上找到。这些地方都绘有图画：那儿有海里的怪物，有山泽的神鬼，有吃人的野番和千奇百怪的魑魅魍魉，既显得可怕，又显得奇妙。由于这种童话般的魅力，老百姓当中有好些人下了决心，相信国王的话，打算同总督一起，旅行到那渺茫的地方去。他们早就到场了，使劲挤进来。让开！我们要去见国王。不过他们忽然又气馁了，倒不是害怕什么山妖水怪，或者吃人的野蛮人，而是每步更接近御座了。

国王也离开御座，朝着他们走来。他把那非常郑重的委任状，干脆塞在大将的上衣口袋里，吻他的双颊。很快他又转向那些自愿的海外移民，他们相信他的话，不过他们也许会患败血症死去，或者给飘流到荒无人烟的岛上。他大声警告他们，现在还有时间转回家去。可是没有一个人折回去，尤其是这个时候，于是他把手放在他们的肩头上，推心置腹地说体己话。

场外的人还听见他走到那群人当中去，既提出警告，又表

示善意的祝贺。后来声音慢慢地小了，紧跟着就是人们响彻云霄的欢呼声。宫廷人员你瞧着我，我瞧着你。他们知道，国王是善于辞令的。有个小伙子向国王说出心里的话，他可是为了女神的缘故才跟着去的，于是国王就预先向他描绘女神的样儿，讲得天花乱坠，小伙子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顿时造成一片活泼愉快的气氛。好些人大着胆子，伸手去摸御座，他们为了将来的幸福，虽然不敢坐上去，也用指头去接触一下那最后的一级。这时国王忽然不见了。

他在哪儿？人们寻找他，井然有序的宫廷人员的行列，忙乱起来了。还有博福尔公爵夫人和御妹公主也不见了。在她们方才的座位下边，只见到一个侍从，他本着始终不懈的义务感，腿上端端正正地放着国王的沉重钢盔，这是一个张开血盆大口的狮子头。人们问他，他默而不答。宫廷里面最好奇的人，附在他的耳边说："小沙勃莱，你说吧。他在上边画家那儿。连我也没有注意到，只有你。缄默的威廉！那儿快完了吗？"

侍从把钢盔套在好奇人的头上，使他失去了听觉和视觉。

亨利打开上边的房间，发现彼得·保罗·鲁本斯① 正在忙碌地工作，一个劲儿地在他那黑白底的草图上涂抹色彩。这是一些没有联系的斑点，正象太阳把它们透射到真实图景中的情形。太阳的光线把人物分裂了，把一切固定的形式溶解

①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是法兰德斯伟大的画家，巴罗克艺术的代表者。漫游欧洲各地，精通多种语言和古代绘画技巧，常以高昂的情绪，表现强烈的运动和旺盛的生命力。构图丰满完整，运笔流畅有致，色彩浑厚富丽，形象富有神采。亨利四世的画像即是他的杰作之一。

了，使它们成为变幻浮沉的光。画家把种种情形一丝不乱地搬到画布上：临朝的国王，说话的国王，伸手招呼老百姓的国王，以及走到人群当中去的国王。壁龛居高临下，使画家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情形，比如：国王在航海者和未来的移民那儿，和他们面对面地亲切交谈，伸手按着一个小伙子的肩头，那个小伙子惊喜得闭上眼睛。画家只是专心注意自己的工作，丝毫也不管那些大声哗笑。国王周围的人，都露出惊讶的神情，好些人自然而然地嗜开了嘴。

国王的样儿，看去真叫人振奋，只有一个决不相信自己失败的航海者，才有他那么沉着。不过他的嘴唇因为经过刀伤，有点歪曲，两道眉毛痛苦地向上扬起，右眉上露出一条深深的皱纹。

亨利说道：

"这样画不太好。不过这倒是真面目。鲁本斯先生，让我把这张画藏起来，我不愿意把我的面目给您仔细描摹。也不可以让欧洲的宫廷瞧见这个样儿。"

"陛下！那些召唤我的宫廷，都从我这儿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每个宫廷得到的仅仅是浮面的幻像。不是任何地方，都好把内在的东西向外显示出来。"

年青的鲁本斯就这样坦然地说话。他用清晰而富有吸力的目光，打量这位伟大的国王，已经完成了他的形象的腹稿，就打算这样如实地把它描绘到难以置信的程度。

亨利："您会把我画成一个忧伤的人。"

鲁本斯："相反，陛下。一位诸神的宠儿，总得要备尝艰辛。但是他们在他那久经考验的特征之中，把自己永恒的愉

快赋给他了。”

亨利："您是不是和宫廷往来久了，变得这么能说会道？平常你们法兰德斯人说话是迟钝的。您有一种饶有趣味的工作啊，画家先生。一直在和人们打交道，是不是？按照他们的外表塑造，但是别忘了把他们的内心活动表现在画布上。您现在还是光滑的额头，黄褐的胡须，就熟悉我们所有的人是怎样构造的。我也是——当我年青的时候，我最爱读的就是解剖图。”

国王翻转他的手，这种动作意味着：他干了种种工作，都是从人类性格中得出许多教训。接着他们两人都缄默了，他们站在一扇有天光的窗口边。房间是空洞的，只有一张台子，上面放着草图。他们既没有瞧草图，也没有彼此对瞧。

房门给博福尔公爵夫人和御妹公主打开了。鲁本斯按照宫廷仪式鞠躬。当国王跨进来的时候，他也这样行礼如仪。亨利给他介绍，

“这是鲁本斯先生，已经享有盛名，而这种荣誉使画家高过了王侯。但是鲁本斯先生从没有放下过画笔，我却拿不动画笔。”

“陛下！”公主说。“我们巴巴儿地来瞧您的御座。”

画家从鞠躬的姿态中说：

“公主，您比我瞧得更清楚，您自己就坐在国王的旁边呀。”

亨利回答："您瞧出来了吧，鲁本斯先生。要等到您画出来以后，公主才会相信她和我的伟大。”

甘蓓莉伸出两根指头去拨那些图画。她没有忽略，在她

进门的当儿，画师把一张画翻转来用东西盖上了。他仔细注意她的指头，自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可以让她发现它吗？宁可小心一点，还是我自己把它保存起来，然后曲解这种相似的地方，故意从古代神话当中给它取个名字。我要把它画得五尺高，四尺宽，这将是我自己的一张画，不足为外人道。"

现在甘蓓莉找到的画，不是画师翻转和藏起来的那张，这张画上描绘的是个别集团的人物形象。第一个形象显出那又长又凹的背，她不用看那铁石一般的侧面，就认出了是谁。她大吃一惊，画页掉在她的脚边。亨利比画师来得快，拾起画页，吻尊贵的女主人，附在她的耳边说：

"您的看法不错。他在这儿表现为一个恐怖人物。您还是观察您自己的形象吧，如果可能，那一定还要美得多咧。"

御妹碰巧找到了，把它指给公爵夫人瞧，好安慰她，原来她本人的像已经画好了，具有无比华丽的形式，肉色也些微显露出来了，甚而连绸缎的光彩也没有漏掉。迷人的甘蓓莉靠在那儿，已经显得十分丰满，也可以这么说，她更配登上宝座了。嘉德琳坐得低一些。"瞧那个侍从！"嘉德琳惊讶起来了。"他站在我们两人当中的地面上，把那张开大口的狮型头盔撑在腿上，他的脸活象我哥哥年青时候的脸。画师真是异想天开。只有甘蓓莉才毫不觉得！不，她又怎么会知道呢。我们的青年时代，只有我才记得清楚，只有我才识认这副面孔。"

看了这个以后，嘉德琳不想再看别的，提议走了。国王挽着他最亲爱的人儿的手，正要准备走了。鲁本斯违背自己的意志，说："我还画有一点东西。"

他指的是那张原要打算自己保存起来，只为自己，而不给

外人瞧的画。

“果然，”国王说。“个别的细节您倒是给我们瞧了。可是全图在哪儿？”

这时鲁本斯取出一张画，原是翻转藏起来的，他双手把画展开。公主已经瞧够了，她想走开，宁愿一个人事后回想。她的眼前似乎浮起一点东西，又说不出是什么。她常常象现在这样，忽然感到悲伤袭来，而没有把这当作是漫长生活的预兆。

亨利和甘蓓莉彼此仍然挽着手，自然而然地停下脚步。实际上，他们好象被魔法禁锢住了，一步也走不动，只是伸出头去。

御座是一片白色的虚无，正中央，国王陛下的轮廓，给无比强大的光芒掩盖住了，只见那成千上万无可估量的光线，取得了固定的形态。这就是天使和爱神，他们在空中不断飞舞，时高时低，忽左忽右，真可以说是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彼此手脚交错，互相拥抱，是天国的欢呼，是不朽的洪流。国王陛下只有若隐若现的轮廓，不管下边的幢幢人影，或者迸射进来的天使和爱神之群，他睁大眼睛，什么也瞧不见。但是在御座的边缘坐着一个女人，她被神妙的光辉把衣服褫夺了，呈露出赤裸的身体。光的主宰照耀在她的头上，使她的雪肤花貌，妩媚风流，纤毫毕现。不过这个血肉之躯，以那种过度的丰腴终不免要香消玉殒。

亨利说：“这亏您怎么画出来的！了不起，了不起，我们都相形失色了。您应当画出这张画，我要常常观察它，好使自己变得卑下。这就是我们，我们的确不会比这更多了。”

鲁本斯惶恐地说："我决不认为这是卑下。我管这叫崇高。"

甘蓓莉忽然怀着不安的心情，也象她心爱的主人一样，表示忏悔和贬低自己："这个女人的骄傲被剥夺了，所以她是赤裸的。别看那么丰腴的肉体，它终久是要腐烂的。我看出而且发誓，她在蜷曲她的脚，想跪在那表现出来的伟大面前。"

这么一来，她把她的感情提高到了危险的程度。这个妇人处在生活受到极端威胁的状态中，把最美丽的图画，看成了可怕的图画，所以她的面容转入纯粹的恐怖。亨利把她拉走了。画师打算把图画从她的视线中移开。但是她伸手去要。

"这是我的身体，"她用一种声音说，这已经不是她平常的声音，完全被痛苦打断了。"除我而外，另外有个人研究了它。认识我肉体上每条皱纹的人，也一定会宣泄我将来的命运，而必然是一位占星家。"

"不是占星家，是解剖家，"亨利大声说。太迟了，甘蓓莉倒在他的怀里，浑身直抖。她从她的肖像上，看到了活生生的肉体在溶化。在御座边缘，再也达不到它的中间去，坐着一架骷髅。

甘蓓莉，为了她的生存

今年秋天，给亚历山大爵士行洗礼；仪式的费用超过了过去的一切。宫廷人员看出，尊贵的女主人自从生下两个孩子以后，身体未免太胖一点了。现在正是时候，非给她来个了

结不可。所谓了结，就是让国王再爱上一个女人。沙贡夫人自告奋勇，承担下选择对象的任务。美人儿得按照国王的需要来挑选，当然要在宫廷里初次露面的人，要和夏娃刚被创造下来那样年青。尤其是要身材苗条。果然，她合了国王的意，她在那盛大的"外国舞剧"中跳舞时，差不多把衣服全脱光了，因为她隶属于所谓"印度人"集团。他们是新法兰西的居民，其实对于这么一种慷慨大方的表演，那儿未免太冷了一点。巴宋庞尔先生近来成了娱乐的导师，他并不依据地图所载的事实，而是遵照女友沙贡的吩咐办事。

国王每逢机会到来，就乐意让德特朗格小姐打他座位前经过，他把脚缩回来，以免她碰到了。她一心运用她那双长腿，直立在脚指尖上，把自己尽量表现得娇娆苗条。另外，这位黑发美人儿踮起脚，就更可以向国王卖弄秋波：一半是表现全部印度的魅力，一半也是施展自己迷人的手段。国王暗中微笑了，但是整个晚上，他都守在公爵夫人身边。

首先，他觉得疲倦了，几乎感到有点不舒服，不过这也难怪，他今年作了这么多的事情。现在快结束了，难道临头还会害一场病吗？亨利从不相信自己会生病，再也不肯吸取教训。尽管他平常爱研究各种人的体质，而他自己的身体总是不断遇到意外。

"陛下！"甘蓓莉附在他的耳边说。"我瞧出来，您对这种娱乐厌倦了。要是您离开我的宴会，好好地休息一会儿，我一点儿也不怪您。"

亨利心里明白，为了这位咄咄逼人的年青姑娘，自己得安慰一下最心爱的人。

"这是小杏莉叶黛，"他开口说。

"您连她的名字都知道了，"甘蓓莉回答。

"我特别认识她的父亲，"亨利说。"尽管我后来在许多军营里遇见他，可是我始终忘不掉他站在前届被暗杀的国王身边的一幕：他站在床头，用手托着死尸的下巴，以免他的嘴合不拢来。有一次因为我去了，他光了火，竟自让它掉下来。那些守在房里的绅士，都宁愿瞧见我死，而不愿那位国王死。然而最可怕的还是那托着下巴的印象。"

"您去休息吧，我亲爱的主人，我请您这样作，尽管别人会说，您在我的宴会上感到无聊。"

甘蓓莉的关怀，使亨利感动了。他回答："我虽然觉得自己没有哪儿不舒服，但是我还是听从您的劝告。"接着他没有和宴会上的人告别就走了。他私下认为，杏莉叶黛·德特朗格使他很不舒服。"当心那个女儿，她的父亲居然给被暗杀的国王托着下巴！"

所谓给甘蓓莉来个了结，可以意味着使国王爱上另外一个女人。看来国王不肯见异思迁，再也摆脱不开这位和他相处已久的妇人，如果这样不成功，那么，了结也可以意味着另外一点什么。

德·瓦雷纳先生是财政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基督教徒，效忠于公爵夫人，在高级官吏中，除了老谢维尼而外，他就是她的唯一支柱了。谢维尼有自己的打算，只要他的女友德·苏尔迪通过侄女儿——美丽的胖鹌鹑支配国王一天，他就可以稳住自己的位置。这是他的看法。谁又料得到，爱情比自私使人变得更聪明，甘蓓莉再也不听德·苏尔迪夫人的话了。人

们都在说:姑侄俩向上爬,是犯了通奸罪,彼此竞赛,看谁弄的钱多。德·瓦雷纳先生和人交际,并不怎么大方阔绰,可是天大的冤枉,人们总把他当作南特敕令的起草人。因此,他比通常处在巨大的事件中的中等人物更惹人讨厌。

这位好人儿,把小亚历山大爵士举行洗礼的费用开列出来,送给坐在军械库里的财政总监核准,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把受洗礼的孩子称作法兰西的孩子。苏利大人拨了一个比适当标准低得多的数目:连音乐师们的开支都没有下落。乐师们跑去向他诉苦,苏利干脆轰他们出去。"没有什么法兰西的孩子,"他从后面大声说。他们照实把话转达给博福尔公爵夫人。

于是夫人和她最顶心的敌人终于撕破了脸,而且是当着国王的面,原来国王早把大臣召来了。

"您重复一遍您说过的话吧!"

"没有法兰西的孩子!"

"法兰西的孩子有个母亲,您胆敢侮辱她,他们有个父亲,他大度包容许多事情,只是不能原谅这个。"

亨利既然被争执的一方拉扯进去,他只好从中调停。

"您取消音乐的开支,洛尼,由我自己负担。但是您也取消您说的话吧。"

"陛下!我是个实事求是的人。您给夫人规定的名份,只好叫我这么办。"

"但是只要我愿意,就得变更。"

"除非您早愿意,"铁面无私的洛尼或者苏利予以更正,他的脸变成了和石像一样的死灰色。

妇人也不再保持和颜悦色了。她开始向大臣说出最可怕的真话。亨利没有干涉，他巴不得远远地离开这儿，既不带这个男子去，也不带那个女人去。洛尼冷冷地观察着。"瞧你自己陷下去，"他心里想，让妇人把一切话都倒出来。

甘蓓莉说话时，表面上故作镇静，其实她的心血沸腾，精神紧张极了。据她说，她差不多等于是王后了。在她儿子——法兰西的孩子——的宴会上，宫廷人员都对她表示无比的敬意。她不厌其详，历数哪些人为了得到她的恩宠，特别去巴结她。洛尼暗中记下每个姓名，好加以揭破。

亨利茫无目的地从这壁墙走到那壁墙，在最远的一壁墙下，他停下来，掉过头去。他可怜的女主人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了，他可怜她，这是不对的。因为她特别强调，有哪些名望最大的代表，点缀过她的接待室，他才第一次看出她出身卑微。国王向苏利丢了一个眼色，叫他对这方面保持沉默。

甘蓓莉忍受的事情太多了，也把自己压制得太久了。她终于把郁集在胸的愤懑一下子发泄出来。"我提拔了这些人，"她大声说。"您本身就是一个证明，骑士团长和财政总监大人。究竟是谁提拔了您！您以为这很容易吗？您仔细想想，自己说吧，您是不是合国王的意。一个顽固不化的人，能使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满意吗？一个生性迟钝的人，能使一个天才敏捷的人满意吗？本来您只配庸庸碌碌地过一辈子。是我把您提拔起来的。"

有许多真实的东西，在这张激动的口没有把它们发泄出来以前，亨利曾经当着甘蓓莉的面，表示过这种思想。正因为这样，他感到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显得对人不公平。"我的

确没有瞧见过，我的好仆人受到现在这么大的难堪。”从现在起，他公开和好仆人团结起来。可惜那个精神错乱的女人还不了解，甚而连他跺脚的声音都没有听见。洛尼—苏利一直是成竹在胸，眼看女敌人在自取灭亡，他丝毫不阻止她。“您继续往下陷吧，夫人，”他瞪着眼睛沉默着，不幸的女人失去了最后的自制。

“您忘记了，您曾经在我的面前爬过。您是作我的奴才起家的。”

听见这句话，他那张灰色的脸勃然大怒，或者把这当作奇耻大辱吧。

“够了，夫人！您这句话说得太过分了。我不接受，如果我没有弄错，它伤害了国王。我的主上是不是要解我的职？”老骑士问，他那激动的声音，使人回想起无数的战役和工作：咱们从没有得到胜利的保证，不过直到今天，咱们两人都还屹立不动。

亨利难过极了。他经受过许多可怕的事情，然而它们都比不上眼前这场吵闹，他迫不得已要表明态度，实在感到左右为难。他只要作出决定，免不了造成裂痕，带来不幸和绝望。他从墙壁下掉回头来，本来准备打个哈哈，强使他们抛掉意气，清醒过来。但是他走到他们面前的时候，违反自己原来的期望，说：

“解您的职，我根本不这样想。”这是对洛尼说的。但是甘蓓莉·德丝特蕾从他的口里听出：

“为了您，要我放弃这样一位仆人吗？夫人，如果您爱我的话，您不能这样要求。”话说得并不柔和。

话说出来以后，他才明白，这不是他要说的话；他不过是阻止不住罢了。他转过身去，大踏步走了。

有两分钟的时间，洛尼先生目睹遭到惨败的妇人，浑身发生痉挛；她那雪白的脸，当着别人再也把持不住了。洛尼恢复了脸上的红润颜色，按他这种年龄来说，这是不相称的，他没有行礼，就离开了他的牺牲品。

后来洛尼虽然有了一些顾虑，他却懂得怎样安慰自己。为国王服务高于一切。国王自己说过：这样一个仆人对于我胜过十个宠姬！洛尼就是这样听见国王说的，或者是他在思想上把话句变更了。他把自己对这句不幸的话句的理解传播出去，不久整个宫廷都知道了，外国公使们把它写在报告里，就更给这种理解的首创人以辩护的理由。他深信不疑地这样确定：

大伙儿关于尊贵的女主人尽管说来说去，但是她突然成了十个普通宠姬当中的一人，白白地浪费时间和金钱。现在国王承认了，他的爱情再也达不到和她结婚的目的。我作得对，真正投合了他的心意，因为我终于让他睁开了眼睛。这就是洛尼的打算，他把结果告诉他的夫人，那个半老的女人，听见这样说高兴极了。

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洛尼不光是要对国王尽职，同时也要对一个不幸的女人搞好作人的义务。他一定得完成这种义务，其实他只消在良心上这样想就够了：如果他本身不去干涉，她会遇到什么危险呢？宝座与死亡，两者都摆在她的面前，毫无疑问，她先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在两者当中给她打开一条缺口：这就是失宠于国王。没有人怀疑，这对于她是

残酷的，也许她会骂我们残忍、不忠、忘恩负义吧，直到现在，总不外乎是这些话。但是等到以后，她作为蒙果府邸的女主人，得到肉体上的安全，领受国王一笔恩俸，继续生活，那时她就会看出，是谁挽救了她。"用不着感谢，这是作人的义务啊。夫人，您有时也帮助了我的发展，我因此挽救了您的生命。就这样好啦，但是您别再有非份的企图了。"

洛尼良心上得到了满足，或者相当的满足吧。他当着尖鼻夫人的面，没有夸说自己对待甘蓓莉·德丝特蕾的善意行为。她那鼻子又长又尖，也许会触到善意行为的反面。这样一个抱着老寡妇心肠的女人，等待很久了；她只晓得庆祝自己的胜利，丝毫没有负疚的反省。

博福尔公爵夫人去拜访苏利夫人，但是苏利夫人没有接见她。公爵夫人用婉转的语气向苏利先生诉苦，他也没有回答她。如果国王知道这两桩事，一定会认为对方太过分了。他必然感到这是对他自己的侮辱。然而甘蓓莉没有对他说。她掌握的东西太多了，要等待机会给好仆人一下狠狠的打击。但是她害怕回击，不是从洛尼那儿，而是在她亲爱的主人的灵魂里：她得到了教训。

她精神上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再也完全摆脱不了。国王尽量去迁就，只要她要求什么，总是千依百顺。他诅咒他的宫廷和别的宫廷，他诅咒自己被牵连在复杂关系的罗网中去了，他诅咒自己不自由，他诅咒一般的阴谋诡计，他们想冲淡他对西班牙的胜利和消灭他本人。甘蓓莉心里明白，而且听出他保留的话：原谅我吧，我最珍贵的宝贝。因此，她始终没法把他引到自己的事情上来。她一想到这点，就不能不发颤，因为

自从她和洛尼吵闹以后,她的身体一直摆脱不了发颤的毛病,任凭她怎么克制都不行。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的恐惧,就成了她真正的恐惧。

亨利用一种从前少有的亲信语气告诉她：关于他跟那瓦拉王后离婚的事情，他私下怎样和教皇克莱芒交涉。详细情形连他的大臣们都不知道。教皇克莱芒要求国王召回那些被驱逐的耶稣会会员,作为补偿。国王这样答复了他:如果他有两条命,一条将献给教皇陛下。她听了以后,心下明白：他也象我一样,只有自己一条命;如果他按照我们两人的希望而行动,这就把前途葬送了。他使我作他的王后,因而不得不冒耶稣会会员暗害的危险，这就差不多等于决定我们两人一起死在宝座上。所以他才请求:原谅我吧。这时她故作让步,好象这仅仅是为了王国的福利。

国王为了向博福尔公爵夫人致敬，安排了一次打猎。他常常后悔,四天以前,不该说出那样的话，使她现在还感到寒心。他在这次打猎当中只携带她的朋友一块儿去，特别是和她化敌为友的人,比如洛格劳尔。

他们都是军人,其中最可靠的人都思想单纯,有克立荣和独眼达朗布尔。他们亲手从马上击落了谋害国王的刺客，他们向国王这样说:"陛下！您和您最心爱的人儿结婚吧。"同这些人在一起，秋天的日子变得无比的明朗。大伙儿骑马远远地跑去,他们都是战场上有名的人物。亨利心想:当咱们在这儿战斗的时候，咱们的马蹄踏遍了一切地方。这片森林一望无际,一直到毕加底省。今天的阳光穿过树叶凋零的丫枝,大量投射进来,咱们纵然在树林深处,也可以发现路径。

“您还想得起那时的情形吧，枯叶，”亨利向御马总监贝勒加德说，同时俯身向着他最心爱的人，因为她的马匹走在他们两人的马匹的当中。“咱们第一次从寇佛尔府邸转来的当儿，这儿多么黑暗。你大约想杀死我吧，枯叶。对于一个嫉妒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坏念头。我自己后来也起过这种念头，我只好原谅你，老枯叶。夫人，您瞧瞧他，现在他也须发斑白了。”

不，她既没有注意白胡须，也没有注意灰色的鬓发。她为自己的幸福所感动了，她亲爱的主人对她，居然还保持着年青的心情，他的声音是快活的，同时也是伤感的；他本来应该失去或者完全不会再有旧的烦恼了，可是过去的烦恼又重新抬头，叩动人的心弦。“哦，美丽的生活！”甘蓓莉说。“我多么爱你！”

奇怪，本来这儿应该快马加鞭了，他们三人反而按辔徐行。因此，后面的绅士们跟上来了，可以听出说话的声音。“我常常对他这样说，”有个声音说。“就敲定了吧！也象他从前所有的行动那样，号召人民起来。把牧师带来办理应办的手续，咱们有了咱们的法国王后了，以后的事情再谈。”

说话的是勇敢的克立荣。独眼达朗布尔气冲冲地说：“咱们现在得到的是什么呢？僧侣们又在搞反对他的宣传了，预言他的犯罪应受处罚，号召人民举行盛大的忏悔，以免王国头上的天塌下来。自从和平以后，西班牙又可以重新分派它的寺院来支配咱们。卡普栖教徒，秃头上戴着荆冠，纷纷赶到这儿来了，吉士家族的女士在给他们开路。不久以前，咱们会相信这一切吗？还有他呢？”

“独眼龙，”亨利掉过头来大声说：“您又要蛮干了。但是我还是按照从前的作法，派遣医生去。我的态度始终是这样，您不会瞧见我半途而废。”

“但是那些预兆，”有个声音在说。“陛下，您的敌人在暗中仿造一些预兆。要是这些玩意儿出现了，您可得当心呀！”

亨利没有回答这点，因为他知道，有不可仿造的预兆。咱们要作的事情，就是设法避免他们预言的东西。这时他看到一片树林稀疏的地方，吩咐他们勒马进去；他要在这儿下马吃东西。仆人们用树桩拼成了一个桌案，又把一些锯下的树桩放在周围。他们只在一根唯一的树桩上做了靠背，铺上毯子。亨利引迷人的甘蓓莉坐上去。

她的衣服是绿色镶银边的，帽子也是一样。但是头上没有戴着发光的宝石，清凉的阳光，照不到她在节日里放射出来的巨大光彩。没有这种必要。只是平静的闪光，交织在一个人儿的周围，她今天的打扮和平常迥不相同，一心想着一条缓慢而安全的道路。亨利摸她的指尖，服侍她吃东西。她的脸颊白得象没有溶化的雪，从里面泛出玫瑰般的红色。哦，美丽的生活！我多么爱你啊！她早就这样说过了，只是她亲爱的主人对这种声音总是百听不厌。他一直在沉思和静听，在这次进餐的时候，谈话越来越少了。

亨利伸手扶甘蓓莉起来，对她说：“我告诉您一件秘密，夫人。当时我和枯叶两人，就是打这个地方出发到寇佛尔府邸去，后来我在那儿瞧见您从台阶上下来。”

贝勒加德公爵站得比众人离国王和夫人都近些；别人或许会这样想，他是他们的第三者。

后来大伙儿决定了认真去打猎；绅士们和他们唯一的女士，步行到矮林中去，后来他们分开了，失散了，回答呼唤的声音越来越弱，以至于听不见了。究竟他们停留在什么地方，彼此都弄不清楚。亨利虽然十分当心，不离开博福尔公爵夫人，但是她还是失踪了。御马总监据说是碰运气朝着一个方向跑去，也没有影儿了。国王叫他的绅士们在林子里搜索。他自己跨上马；果然不出他所料，马匹当中缺少了两匹。

开始，他不顾危险，纵马跑去，跳过棘篱、壕沟和露天的墓穴。忽然他想起了洛尼先生。"洛尼怀疑恺撒是我的儿子。要是我当面质问他，他也许会否认，或者也不会否认，因为最后还是他说对了，相隔不过才四天。"亨利勒着马辔停下来。他气不过洛尼，因为洛尼最后说对了。这个骑马的人，由于激怒，差点折回去了。他想不闻不问，不过装傻瓜也是他不愿意的。他在原地方停留了许久，他的马不住奋蹄嘶吼；他的眼前现出了寇佛尔府邸，实际上，它还在视线以外。他的目光透过墙垣，看到一间熟悉的房间，他费了莫大的气力克制自己，总是欲罢不能。

因为他精神上已经透视进那所屋子里去了，他就想亲眼再证实自己的痛苦。他巴不得就到那个地方，瞧见他们两个人躺在床上，自己却象从前那个男子的样儿爬在床下。"那时候我还抛了糖果给他吃。七个年头了，他们从没有停止过对我的嘲笑。是我自己在让全世界窃窃私语，说我是戴绿头巾的国王吗？为什么我要装聋作哑？"他大声说道："因为那是不确实的！"他纵马前进，一下子疑团消释了，他会发现府邸里空无一人。"七个年头了，她不是别的，而是完全成为我的人了。

我们血肉相联，还有由我们的血肉产生出来的孩子，我们的心脏都在同样地跳动。她感觉到我还没有说出口的东西。我也明白她的一切思想活动。"

他发誓，一定会发现府邸是空的，明天他要强迫牧师，给她和他结婚作证。一个人将会大失所望，这就是苏利府邸的主人，我的骑士团长。他还没有想完，就对这番考验大吃一惊。在寇佛尔府邸里，分明没有好事情，何必眼睁睁地往那儿闯。他折转回去。可是没有用。要把这置之不问，总是怪难受的，理性还是被热情和疑虑战胜了，他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他再一次扭转马头，打算把耽误的时间追回来，然而又害怕真正把它追回来。他就这样将信将疑，欲前又却，马蹄也随着恐惧与渴望心情的变化而时快时慢。

他到了大桥前头，心下忖度，自己反正来迟了，他们一定已经走了，让自己扑空。他跨进府邸的院子，有两匹马向他的马嘶叫，声音从府邸左边向前突出的廊房里发出来。那两匹马就系在雕花挖孔的小楼下面。第三匹马也跟着叫起来；可惜呀，楼上的人儿过早地被惊动了，这样出乎意外，他们会感到多么难堪呢？

亨利跨进去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情形出乎自己的预料。甘蓓莉靠在窗口边了望；她背向着她的同伴，同伴脚上穿着皮靴，靴上套着踢马刺。亨利瞧见她的肩上有枯黄的落叶，这叶是她骑马穿过树林时从树上掉下来的，要是脱过衣服，身上就不会再有树叶了。贝勒加德在打量脚边巨大的野禽，它的利爪已经缚住了，正在猛烈地搧动翅膀。御马总监的手给猎获品搞得十分肮脏，他决不可能用这双手去接触一个女人。

尽管亨利马上就看清了一切情形，然而他还是掩藏不住方才可怕的疑虑，他终于恼羞成怒。

“这儿出了什么事!?”两人瞧见他，蓦然吃了一惊，显然是他来到这儿，也出乎他们的意外。他们决想不到，他会弄得这么狼狈，说话语无伦次。他们在惊讶当中，只好让他泄忿，等到他发泄尽致，差不多不能再发为止。甘蓓莉离开窗口，带着请求的姿式向前走来，因为他闹了半天以后，声音已经低了。她大着胆子摸他的手，多么热和干燥啊！甘蓓莉说：

“我高贵的主人！我并没有做过错事！我本想在这儿等候您，同您一起回忆从前的日子。我的好意反而引起了误会，我真失悔不该到这儿来。”

他说话的劲头减弱了，不过怒气不息：

“您在说谎，夫人。我明白真相。您从窗口向外张望，希望我不会到这儿来。直到晚上，您有的是时间，可以嘲笑几次我这个戴绿头巾的人。”

贝勒加德很奇怪地低头站在那儿，顿时面目失色。他抓起被缚的野禽的脚，打算跨出房去。

“你要负责，枯叶，”亨利命令道。他不许贝勒加德走开，贝勒加德只好走到半路又折回来，承认道：“陛下！我不能负责。”

“您的同犯抛下您不管了，夫人，”这个气恼的人口不择言地说，直到这点为止，他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偏要做出真正相信的样儿。

甘蓓莉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头。贝勒加德说：

“陛下！我没有办法，只有盲目服从。大苏丹不问情由，

杀死他的臣下，但是我不得不向您申辩几句。一个人赤胆忠心地为您服务，并不是因为这是作臣属的义务就习惯了，而是他多年以来看透了您的心，觉得您非常高贵，值得为您牺牲他的性命，觉得您非常伟大，有权利支配他个人的幸福。我早把一切都尽到了，您也是知道的，而我对博福尔公爵夫人的态度，问心无愧。不然的话，她不会准许我陪伴她到这所府邸和这间屋子来了。”

亨利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漫无目的地自言自语：

“一派花言巧语，说来倒也动人。”

甘蓓莉抓着适当的机会说：

“他说得太少了。他说是我准许他伴送我到这儿来。不是，是我要求他这样作的。”

她不说出什么原因。她亲爱的主人猜出来了，也和他刚进屋子就看透了她一样。他看出她的痛苦，她的恐惧和她绝望的企图：想再一次引起他的嫉妒。她使他回忆起过去的时间和一去不复返的情况，那时的他也象现在的她一样，感到惶恐。那时候——我高贵的主人，为了得到我，您什么事都肯作。亲爱的孩子，你又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

他从她脸上看出表情，这是他平常看惯了的脸，他看出一切，看出她的思想，她的感情，甚而连她的怜悯都看出来了。在她和洛尼吵闹的时候，是他可怜她，而现在是她可怜他。无论你和我，咱们都不能引起别人的怜悯。咱们是坚强的。好啦，你们提醒了我。

他首先拥抱贝勒加德，吻他的双颊。在轮到尊贵女主人的时候，她经过方才的紧张，免不得娇喘微微，脸上发出胜利

的光辉。在他没有开口以前，她就听出他要说的话了。他真的抱她在怀里，这样说：

"就是明天，一言为定。明天我叫牧师来。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得给咱们证婚。"

她重说一遍"明天"，继续发射出愉快的光辉，但是心里在想："牧师就在这屋子里呀！"

他们刚从寇佛尔府邸出发，就碰见猎人们带着猎犬追捕逃鹿，一直赶到天黑。后来他们把鹿子打死，刳出它的脏腑给狗吃，猎犬不再嚎叫了。猎人们站在国王的周围，他得休息休息。他说，只是膝头撞了一下。这时在沉默的森林中，人们听出第二次打猎的声音，犬吠声，呼叫声与号角声，大约不过半公里远的地方。在人们还来不及作出揣测以前，同样的声音，又从二十步附近的地方发出来。什么也瞧不见，迷茫的夜色已经笼罩在树林中间。

国王诧异地问："有什么人胆敢搅乱我打猎吗？"他命令苏瓦松伯爵去搜索，看看是什么人。苏瓦松钻到树丛当中去，在那儿辨别出一个黑影的轮廓，它出现一下，就立刻消失了，同时很快地说："听我的话！"不过也可能说的是："改过自新吧！"

苏瓦松伯爵走回来说，那声音难听极了。至于它说的话，他可能由于声音相似弄混淆了。国王一句话也没有回答，跨上马背，陪着博福尔公爵夫人骑马走了，其他的猎人们把他们两人保护得风雨不透。没有人再提起方才闹得那么厉害的第二次打猎了。

不久，他们赶到了第一个村落，这时国王从马上问那些出现在门口的牧人和猎人：究竟方才的情形是什么东西。有好

些人回答：他们知道有个凶恶的鬼怪，这儿是它出没的地方，人们管它叫大猎人。国王问下去，陆续得到说明：原来圣·于贝尔自己常常选择这些森林来打猎，带着他的随从和猎犬，只能闻声，不能见形。

“原来是位圣徒，这听来客气多了，”亨利向甘蓓莉说；不过他还是不大满意，等到最后有人向他泄露出，这是一个偷窃野兽的人，假装鬼怪，这样可以不受惩罚地追捕国王的逃兽，国王要是捉到他，就可以知道一切了。“下一回就这么办，”亨利答应道，这才心满意足地从那儿骑马跑开了，他向他最爱的人保证：现在得到了正确的消息。

甘蓓莉也说：是的，这是正确的消息；但是她怀着惶恐的心情：“偷窃野兽的人不会说：听我的话，或者改过自新吧。”这是一种预兆。大多数保护她和国王的绅士们，都在这样猜想，谁又知道国王把什么藏在心里不肯说出来呢。关于预兆，仿造的预兆，在这次打猎开头就提到过了。要说这玩意儿完全是假的，为什么咱们偏偏违反自己的心意和本性，一再碰到它呢？

今天先提到预兆的是洛格劳尔先生，在他们还没有跨进鲁佛宫以前，洛格劳尔请求陛下给他一个私下报告的机会。洛格劳尔元帅非常失悔，他没有及时把话说出来，现在太迟了，国王和他告别。

“我不用报告。我立刻需要外科医生。”他说到这儿就晕倒了。他忍受了许久，有种器官受到阻碍，使他痛苦。

因此，洛格劳尔始终没有把话说出来，后来他虽然良心上过不去，却反而满意了。不然的话，宫廷里将有许多人被牵涉

进来。原来博福尔公爵夫人的敌人，找到了两个恶徒，他们好吃懒做，专门用自己的声音假冒整个打猎的队伍：人声，犬吠声，号角声，远近都可以随意听到。如果森林再加强扩大这种闹嚷的声音，这就会使得每个人听了上当。所差的只是树丛当中出现一个黑影，发出可怕的警告声音：改过自新吧！

甘蓓莉，为了她可怜的生存

这回亨利患病不是由于精神上的原因。平常精神过度紧张以后，身体发一阵热就好了。这回不行，身体非但克制不住精神，反而使它更坏了。医生诊断以后，只好天天设法帮助那失效的器官。亨利咬紧牙关，忍受痛苦；更难忍受的是他觉得肉体再也不济事了。他在发寒热当中说："要是我有两条命，我就献一条给教皇。"他心里想说教皇，可是嘴里说的不同；他寻找这儿房里的一个人。病人枉自睁大眼睛，想看出她，想把自己两条命中的一条献给她，他茫然地向她伸出手去，但是甘蓓莉避免碰着他的手。

她自己的眼睑是干的，因为昼夜看护她亲爱的主人，两眼都熬红了，她的恐惧达到了浑身发冷的程度。除非是御妹公主和她一块儿跪在地上祈祷，她才不会发抖和流泪。但是不好常常这么办。甘蓓莉担心自己在和全能的主交往当中溶解了。她自己必须冷静和坚强，才好代表全能的主，作为他的女仆，来保护这个男子的生命。她不辞种种降低身份的工作，用全王国最美丽的手，去帮助那失效的器官。她在床头一呆

就是几个钟头，俯耳去听他无意中泄露漏出来的话，这些话都是对她而发的。他的精神迷失在一片黑茫茫的森林中，失去了她的形象，不断伸手去抓，而她也失去了他，也在寻找他，虽然他就躺在这儿受苦。

当时她有种可怕的预感：他们彼此不会重逢了，再也不会象从前那样自由见面和往来了。尽管他们想尽方法见面，然而总是被什么东西阻挡着，不得不劳燕分飞。横亘在他们中间的，好象是雾影迷茫的树木，有鬼怪在打猎，在无影无形中发出回声。

这个夜里，他第一次安稳地睡着了。她仿佛觉得，他睡得一点儿声息都没有，她不断向他张开的口里呵气，一直到自己筋疲力竭为止。第二天早上，他醒来以后，身体好了。甘蓓莉的敌人散播消息说：虽然她守在国王的御榻旁边，还是上天再一次表示容忍。拉·利维埃医生却这样说，博福尔公爵夫人鼓舞了国王的良好体质，这使主人听了高兴。

可惜复原的只是身体，精神还没有复原。亨利还在发寒热，单是这个倒没有什么，但是他感到无比的忧郁和疲劳。他疲惫极了，是他平常经过会战以后都感觉不到的，就连他的拚命的跳跃，也没有把他摧残到这种地步。不过他今年做了许多事情，使王国达到了高峰，难道所得的酬劳，就是现在这样对一切都感到厌恶吗？尽管有种种精彩的戏剧表演，仙女和神祇在宫中飞舞，魔法在镜中出现，鸟儿唱着滑稽戏，大伙儿都惊讶，都欢笑，只有国王不言不笑。尽管有使人目眩神迷的舞蹈，千挑百选的美人儿，裸露在观众面前，尽量给国王排忧解闷，他却视若无睹。她们一心想引起国王高兴，不惜在他的

面前,把那使人艳羡的身体,起伏转折,一肌一容,都不再保持一点儿秘密了。她们自以为这是高尚的,可是他第一次在生活当中,对她们的天然优点感到厌恶。

“我不喜欢这些,”他说。“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喃喃地说,把头掉到一边,没有顾及坐在身旁的博福尔公爵夫人,好象她不在这儿。他用手撑着额头,眼睛不再看戏剧,耳朵不再听乐声,舞女、音乐师和整个宫廷的人,都悄悄地从国王面前消逝了。这样过了很久以后,他才好受一些,回到现实中来,发现自己是一个人,大厅里空洞洞的,只在那拉开的帷幕后面,留下庆祝会的痕迹:堆着乐具,机械,一顶镀金的盔,一束枯萎的花。被人遗弃的国王,靠着另一把椅子的扶手,旁边的椅子上没有人,而且翻倒了。夫人一定是匆匆忙忙地逃走了。他问自己的感情,但是回答不出:一个人在这儿是好受还是难受。“我再也没有兴致了,”他向着空中说,只引起了一片回声。

后来人们夸赞博福尔公爵夫人,说她看出自己的作用完了,所以从鲁佛宫搬回自己的家里去。只因为国王的病情严重,才准许她同他一起住在寝宫里,本来她是不配的。现在更是时候了,把她彻底排除掉吧,看来用不着采取什么过激的手段,因为她引起人的怜悯,不亚于引起人的憎恨。许多人都在失悔,自己过去不该打算采取过激的手段。直到目前为止,他们始终只是在口头上攻击。传教士和僧侣,听到国王那样虚弱和忧戚,就更加放大胆子,向人宣言:这回还饶他的命,让他改过自新。许多老百姓都拥挤到鲁佛宫的院子里去,用传声筒哀恳和要求:国王应当拯救国家和自己的灵魂,疏远甘蓓

莉。

在她家里，出现了奇怪的访问，每次都是单独一个人。人们都在说——其实并不相信——，教皇的专使到她那儿去过。据说是黄昏的时候，他没有带多少随从，一个火炬也不拿，悄悄地走进她的屋子，尽管有人在注意，他后来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

传说平息不久，甘蓓莉最早的死敌——德·沙贡夫人去看她。甘蓓莉没有马上接见她，让她等了一个钟头以后才见她。这位女士只好勉强忍着气。她被人带进去以后，伸手去摸椅子，费了很大的气力，才说出话来。

“夫人，我一直在希望您百事如意，”她结结巴巴地说。

“夫人，您的希望就要实现了，”甘蓓莉骄傲地说，这是故意做出来的骄傲。德·沙贡夫人装出一副哭相，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带哭的微笑吧。她那鸟儿一般的脸显得特别渺小。

“您原谅我吧！”她用刺耳的声音说，双手不住搧动。“我决没有这个意思。”

“您说的什么？”甘蓓莉问。“我的身体好，国王是健康的，他和我结婚的决心毫不动摇。我们没有仇敌，连您也是我的朋友啊。”

“夫人，哦，您当心吧！我特别恳求您，千万小心在意，我就是为我自己的生命请求，也没有比这更迫切了。”

沙贡那张渺小的脸发青，要是甘蓓莉肯坦白对她说句话，她真可以从椅子上滑下去，跪在地上。

“您说了不少的话，夫人。要是把您多年来咒骂我的话汇合起来，真可以淹没这所屋子，使咱们两人淹死在里头。现在

恶毒的话句的确泛滥成灾了。我瞧得分明，这股洪流在逼迫您。如果您要松口气，安慰自己，您就别东拉西扯，干脆说出您知道的东西吧。”

“只要我知道就好了！”这时沙贡巴不得搓搓手，但是手还是不听使唤，一个劲儿地搧动。

“谁要杀死我？”甘蓓莉问。

沙贡一下子吓呆了，只是翻白眼瞪着她。

甘蓓莉：“是不是洛尼先生？”

沙贡缄默地摇头。

甘蓓莉：“我也不相信他会这么作。当然是托斯堪那的走狗，究竟他们想怎么下手？”

沙贡：“到处有人在暗中活动，差不多整个欧洲都忙起来了，许多宫廷纷纷派遣出暗探，他们悄悄地来到巴黎，不久又溜走了。法国国王的心事，引起教皇和皇帝的注意，而这点是瞒不过您的。”

甘蓓莉：“您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呢？”

沙贡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查梅。在他的家里将要布置阴谋。”

“当然是在牌桌上，”甘蓓莉说。“什么人在场呢？”

沙贡比了一个手势，仿佛这时她的知识和力量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您别到那所屋子里去！您千万不可同国王到查梅鞋匠那儿去，”她低声说得更神秘了。“没有他更不可去。”

她打算站起来，但是马上还站不起来。沙贡目前的虚弱状态，给了自己考虑的时间，她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现在

不光是甘蓓莉一个人在为自己的生命发抖了。

"我说得太多了，"她惊骇地说，仿佛在嘘气，一下子跳起来，用手蒙着脸，呜呜啜泣。"我现在是在您的掌握中了。"

"没有人猜得出，您在这儿，"甘蓓莉说。但是沙贡说：

"您不认为每个来访您的人都受着监视吗？教皇的专使可是出乎意外地被人发觉了。"

她这样说的时候，又在使用斗心眼的惯技，把蒙着脸的瘦指头分开，仔细注意对方。其实专使并没有出乎意外地被人发觉。"要是我探询出这个消息，谣言就证实了，也有了给我的拜访作辩护的理由，我就得救了。"

但是甘蓓莉回答：

"专使？自从夏天过后，我压根儿就没有瞧见他了。"

"该死的说谎女人，"沙贡心想。"还是让你死去的好，你这猪堡公爵夫人，"她事后才暗怪自己犯了冲动。但是她十分殷勤地告别，再一次表示感到懊悔，而且说明理由。在开头吐露真情的当儿，她却办不到这点。

"夫人，我一直是爱您的。爱竟自把我弄糊涂了，使我的行动颠三倒四，反而象在恨您。"

她居然把很难出口的话说出来了，始终是用精神错乱的语气，她们边谈边朝着秘密的出口走去，女客人就要从这儿出去了。这时甘蓓莉说：

"夫人，您可以放心。您今天来看我这件秘密，我会把它带到我的坟墓里去。"

沙贡听见这样说，不敢出声。首先，因为她的心意被人看出来了，其次，一个受到这样严重威胁的人，居然不动声色地

提到自己的坟墓，既不表示哀悼，也没有大叫大喊。

沙贡完全莫明其妙，踉踉跄跄地走到门口，并着脚一跳，跳过门槛。

但是甘蓓莉请国王的老伙伴夫隆特那先生去见她；原来夫隆特那获得光荣的职务，指挥公爵夫人的一支小小的卫队。她开门见山地问：

“现在那个人在哪儿？”

“离这儿有两小时的路程。不过他要明天晚上进城。夫人，您下命令吧，我今天夜里就可以捉到他。”

“您还是等一等，”甘蓓莉说。军人反对道：

“再等是不好的。我们对付别的谋害国王的凶手，从没有打过这么多的麻烦。这个凶手自从越过王国的边界以后，我就叫人步步跟着他。我们有十二次都可以俘获他，他是一个法兰德斯人，任随他怎么化装，都认得出来。”

“您打算怎样证实他是凶手呢？非要在鲁佛宫的院子里捉到他不可，也就是在老百姓蜂拥进来，国王同我一起到那儿去的时候。”

夫隆特那警告道：

“我们唯一的证据始终是他那把长刀。只有在群众拥挤的当儿，他才有拔刀的机会。”

“要是您逮捕他，”甘蓓莉不慌不忙地说，“这儿是一份文件，您可以悄悄塞在他的身上。教皇在布鲁塞尔的专使，只是口头上把任务吩咐给他，可是他身上非带着白纸写黑字的文件不可，这样国王才肯听您的话，相信真的有人胆敢向他行刺。”

“说来这件事真叫人难以相信，”军人自己不胜惊讶地说，“万人崇拜的陛下，胜利者和伟大的国王，他本有充分的权利，设想自己是不可侵犯，平安无事的。夫人，您拭目以待吧。您的命令一下，我就动手。”

这是甘蓓莉时刻放在心上的事情，而把关心本身的安全耽误了。一切经过果然不出她所料。中午以前，国王同博福尔公爵夫人经过鲁佛宫的桥上，这不是他们通常走的路，但是国王想看看热闹。夫人知道事情快要发生了。他们穿过宫门洞口，转入被人称作“井底”的老院子，院子周围尽是办公机关。那些口称同机关有往来的人，就可以不受卫兵的阻拦，跑来跑去。公爵夫人刚一出现，忽然许多人都朝着她那个方向扑去，向她咒骂出他们学来的话。夫人把马匹转到另一个方向去，留下国王一个人，很快那个凶手就从群众当中暴露出来了。这时只剩下他单独一个人，他离开国王五步远的地方，拔出刀来，当然很容易就被人捉住了。

“陛下！”夫隆特那先生说。“咱们这次要感谢公爵夫人救了驾。”老伙伴激动得很厉害。一个侍臣决不会这样泄露自己的感情。国王跳下马来，脸色气得铁青。他朝着城门洞口卫兵那儿跑去，他尊贵的女主人正在那儿，衣服被那些袭击她的人撕碎了，兵士们费了很大的气力才保护着她。国王命令把那些带头滋事的人吊起来。甘蓓莉说：

“陛下！感谢您已经得救，我请您饶恕这些人的命；他们都是被人诱惑的人，您的老百姓的想法可不同。”

亨利没有回答。他不肯浪费时间在安慰或者感谢上。“上马，夫人！”他只说了这句话，来不及伸手接着甘蓓莉的脚扶她

上马。他和她一块儿并马跑去，越过大桥，出了最后一道宫门。全体卫兵都跟随着他们，但是兵士们虽然快马加鞭，仍然追赶不上前面两位骑马的人；只有夫隆特那先生，全身披挂，拔出剑来，骑着马，一步一趋地紧跟在他们的马匹后面。

他们不是直接到公爵夫人家去，国王骑马穿过热闹的市街，越跑越快，并不顾及街上的人，那些人只得从大街中间跳开。如果驾车的人来不及躲让，军官就抽他一鞭，大声吆喝："给国王让路！"人们瞧见国王脸色气得铁青，就问："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妇女们注意到公爵夫人的衣服给撕碎了，顿时谣言四起，以一传十，以十传百，比国王还跑得快。

在他走过以后，人们就在背后说："现在他带着她逃跑了，有人因为他讲恋爱要杀死他。"

"连她一起，"很快又有人补充说。

"难道一位伟大的国王就得到这样的结局吗？"

"他在恋爱，"妇女们相反地说。"因为你们不过是些小人物，所以不了解他，"一些上了年纪、形容憔悴的女人说，她们露出忙于日常生活的表情和一双勤劳的手。

年青小伙子们挺起胸膛，毅然地说："他最后还是贯彻他的意志，咱们大伙儿作事也要象他那样才对。"

有个教士在好几个地方重复说："不过今天公爵夫人作出了更多的努力。"教士语带双关地点点头，每次他都不等到别人问他就跑开了，教皇的专使再三嘱咐他，不许让人认出来。

大伙儿言来语去，都沉默不下来好好地思考。在闹嚷当中，有许多人改变了原来的情绪。国王、他心爱的人和军官，骑马从这条街跑下去，他们并没有跑到更远的地方，或者去搬

救兵，这显然说不上是逃跑。于是老百姓也赶上前去，有几个人赶上了马匹，其中有两个人抓着前面两匹马的马缰，现在他们才放慢脚步。老百姓就这样护送国王和他们想要拥立的王后，到鲁佛宫那个宏大的新进口处去。

夫隆特那先生把他的宝剑入鞘，因为他听出人们的声音变了，又看清了靠近来的那些人的眼神。这些眼睛闪耀着泪光，开始它们只是反映出人民见义勇为的感情。走得越远，愤激的情绪越高。国王鼓动他们的义愤。"孩子们！到公爵夫人家去吧！"他命令道。

他又绕了一个弯。手工业者从作坊门口跑出来，最初，他们还踌躇不前，他们在怀疑：咱们会牵涉进善意的事件中去吗？可是国王的愤怒，夫人身上被撕碎的衣服，这都不难使人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人们开始咒骂谋害甘蓓莉的凶手。她听见这种声音，在马鞍上摇晃起来。亨利扶她下马，带她回到她的家去。

在她的窗口下，人们乱哄哄地嚷成一片，她用指头塞着耳朵。如果咒骂的是暗害她的凶手，她也只好默认。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总以为这是针对她，而不是针对她的主人。这么一来，揭开了最后一幕，在秘密活动当中，第一次公开叫出：她要死去。

亨利说："为什么人们在叫谋害您的凶手，夫人？当然是谋害我的凶手，我对这种事已经见惯不惊了。"

他派人去肃清院子。当他回来以后，甘蓓莉离开房间不见了。他去找她，来到她紧闭着的寝室门口，平时这是他们共同的寝室，现在闭得紧紧的，不肯打开。

“您回答我的话吧！”

房内是用手帕堵着嘴的窒息的声音。难道她在笑吗？不，他宁肯当这是哽咽啜泣。他越来越觉得那不是笑声了，如果它不受压制，一定听来很刺耳。

“我只想知道一桩事情，”他在门外说。“是谁把这个法兰德斯人到来的消息告诉了您？”

“您猜猜看，”房内发出她的最冷酷的声音，她关上一扇门。

她故意这么作，好让他走开。当他的脚步声远了以后，她想叫他回来，但是她身不由主地倒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这是他们共用的枕头，使她觉得爱人近在身边，于是她对他说：

“陛下！我高贵的主人，现在叫人多难受啊。”

后来她的眼泪滔滔汩汩地流个不住。哭了许久以后，她才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给泪浸透了的枕头上。她心想，他一定也是把门关上，拒绝一切祝贺和致敬吧。如果他不是象她这样，熬不过肉体的虚弱，躺上床去，那么，他就在迈开大步，走来走去，有时停下来，谛听一种钟声。这比别的钟声听得更动人。最爱的人！它在召唤咱们。

她又反过来一想，他大概在幻想中听不到丧钟的声音。因为沙贡夫人没有去找过他，还有教皇的专使，究竟他警告的是谁呢？不是他，也不是在马尔维次从布鲁塞尔派遣法兰德斯人上路的时候。这是怎么来的呢？教皇的专使违反常情，反而要保全法兰西国王的生命？“我不明白，”甘蓓莉说，从床上爬起来，挖空心思地想。

"在这两个人中间，一定有什么悬而未决的事情，国王本身是不大清楚的。因为教皇的专使不是警告他，而是警告我，不许我当着我的主人提说。这要你自己去猜测啊，尊贵的主人。信是假的。陛下！您从凶手的胸口抽出信来，看出模仿的痕迹，然而您读这封信受益更多。您会了解，这次挽救您的生命是多么麻烦和冒险。您再也不会问：为什么人们在叫谋害您的凶手，夫人！

"您再也不会傻问了。最爱的人，你的伟大使你盲目了！你就好比站在你的宝座上，由于身上发出尊严的光芒，瞧不见事物一样。我从那些想要谋害我的人手里，救了你的命。他们杀我是为了谋害你，杀你是为了谋害我。咱们要死就死在一起，不然，就让我单独死吧。命运注定，你决不能没有我。咱们要同生共死，纵然海枯石烂，也永不分离。但是现在是两条生命在赌赛，看谁先死。"

德·苏尔迪姨母来拜访，这是甘蓓莉求之不得的。她正感到寂寞得可怕，差点儿逃走了，甚而想到那所吸引她的屋子。然而那是禁地。

德·苏尔迪夫人拥抱她认为希望无穷的侄女，心里实在高兴得不得了。

"您救了国王的性命。现在他不能再拖延了，咱们直接就登上宝座。"

她那新染过的头发闪闪发光，雪白的手膀不住挥舞。她的目光虽然犀利，可是有几分钟，她忽略了对方不象她一样兴高采烈。

"老百姓挽着您的马缰。老百姓是拥护咱们的，"德·苏

尔迪夫人大声说。"宫廷人员在咱们面前，只好往地缝里钻了，"她刺耳地叫。"人民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

"轻声些！"甘蓓莉要求道。"要是他听见您这样说，他会不高兴。"

"夫人，您的神智清醒吗？"姨母问。"您救了他的命，他没有不幸福的。"

甘蓓莉默而不答。纵然她本人把事情的关系看得更清楚，她也不会说。"我不可以强迫他呀，"她觉得。"他没有两条命，但是我的生命归他所有。"

因为激动的姨母再三追问，最后甘蓓莉解释道，国王要是自己不当心，常常也有别人救驾。这回夫隆特那先生抓着的是第二个，或者也是第三个凶手吧。其他救驾的人有道宾芮先生，还有丑角希戈。"但是我的高贵的主人，没有酬劳过任何人，象酬劳他的女仆这么慷慨，"甘蓓莉·德丝特蕾说，而且还屈了一膝，使德·苏尔迪夫人大吃一惊。她转过身去，走到房间的角落里，向头上的圣母像默默祈祷。

姨母暗中嘀咕了许久：为什么她要走开。"你这蠢鹅，真是越来越蠢了，还不赶快找你的基督教徒，叫他们来一次有益的暴动，从本国贵族当中抬举出一位王后！"

"圣母，我亲爱的母亲，"甘蓓莉祈祷。"您认识我的心，它从家里起就变坏了，只有您才给了它的自尊。我亲爱的主人让我穿着撕碎的衣服给老百姓瞧，我不配有这样的感谢和酬劳。圣母，请您允许我，保佑他的生命平安吧！"

她对自己生命的请求也包括在内了，甘蓓莉虽然没有明白说出，但是她深信圣母会懂得，所以她说到这儿就停止了。

甘蓓莉被放弃了

第二天整天过去了，亨利都没有去瞧她。晚上，她接到他的信。“我的美丽的天使，”他从鲁佛宫里写道，“你以为当国王是惬意的，但是我这颗可怜的心，常常比我的最后一个臣仆都更加悲哀。连我窗口下的乞丐，也没有我的苦楚多。这一些人是天主教徒，他们说我有胡根诺教徒的气味。那一些人是基督教徒，他们说我叛变了宗教，比教皇的气味更浓。我可以对你说：我打心坎里是法兰西人，而且我爱你。”

她读出一切：那使他悲哀的深刻理由，以及那连乞丐都比不上的不自由的意志。总之一句话，我们不能在一起。她本人并没有因此失去勇气。听他诉苦，反而给了她的信心和力量。

第二个凶手出乎意外地到了。他在路上没有被人追踪，可以放心大胆地执行他的任务。这回是国王自己发现了他，拦住了他那行凶的手。国王戒备得非常森严，只有他明白，为什么别人不断派遣凶手来暗算他，继第一个凶手以后，又紧跟着第二个凶手。还有，第一个凶手是法兰德斯的多米尼克斯教徒；第二个是来自洛林的卡普栖教徒。他们是相同的教友，戴着相同的修道士帽。不管西班牙，罗马，洛林家族，或者哈普斯堡家族，他们中间都没有真正的友谊；但是在这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就是巴不得法兰西国王死去。

皇帝的臣仆，朋友也好，敌人也好，不管他们属于哪派宗

教，一律被西班牙人或者冒充的西班牙人吞噬，戳死，钉死，烧死，以及吊在乡村沿路一带的树木上。这是重大事件的前奏，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负责，也没有人把这叫作战争，在他们看来，何必说这句话来吓倒大家呢。侵略者始终不宣战，但是他们沿着来因通路挺进，企图夺取克立夫。

国王亨利的联队立刻出动。他给行军建筑了良好的公路，他缩编后的军队，纪律严明，没有糊涂虫；兵士都认识国王亨利，对他抱着合理的信心。这就使得王军所到的地方，敌人望风而逃。兵士不好蔑视自己的主人，否则，他们也不会尊重自己，干了坏事情，只希望侥幸不受处罚。

侵略者盘算着，国王的联队失去神经中枢以后，很快就会松懈下来，所以他本人非死不可。不过暗杀既然没有成功，那就只好放弃这种不宣而战的战争了。国王亨利也不再踌躇，统率军队向来因进发。这时要求他战斗的情势，超过了任何时候。首先，象他这样的国王，在军队当中，总比在警卫密布的鲁佛宫里更安全。投入到会战中去吧，忘掉凶手给自己带来的种种耻辱，好象自己是个毫无防卫能力的叛逆者，终身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但是我是王室之胄，从那瓦拉国王起，就开始建功立业了。

他原来打算赦免两个凶手当中的第一个，以免刺激罗马。现在两个凶手都一律被判决处死了。他并且声称，要以通奸罪控告玛甘莉特·瓦卢瓦公主。她立即乖乖地就范，罗马懂得，现在法兰西国王从沉重的忧郁状态中恢复过来了。在这段时期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既没有教会的放逐令，也没有长老的规劝，只有亨利继续证明自己有了新的勇气。迄今为

止，王家高等法院千方百计地拖延南特敕令，不让它获得法律上的效力。现在亨利公开宣布他的谕旨。

他向法律学者们讲话，从前他很爱他们，以为他们也许同样爱他。“今天在宣传暴动，街垒又快要出现了；我的法官先生们，现在你们都有了财产，睡在自己家里柔软的床上，而不是躺在监狱里的干草堆上。所以你们忘记了，根据服从和义务，你们应该站在街垒的哪一边。不过，如果又有紧急的预兆发生了，你们就好好地接受忠告吧。这对于我倒没有什么，而对于某一些人却关系重要。说来时间已经很久了，那时我同吉士公爵一块儿玩牌，从牌里流出点点滴滴的鲜血，没法子揩掉，两次不行，三次还是不行，这是针对我呢，还是针对你？结果我没有事。”

他说了这些话，召集他们到会议室里去，让他们更接近权力而感到畏惧。“向宗教宣战，你们想的大概是这个吧。建立街垒！但是我的工事建筑在来因河岸边，我立刻就可以打发你们到那儿去，让你们穿着这样的长袍，每人手里拿着一杆长铳枪。”他们或许没有怎么认真听信他的话吧。另外，他又同他们约定，他要用两倍和三倍的人来分担他们的职位。他们的收入将要减少一半，甚至于减到三分之一。为了顾及自己的前途，这比砍掉煽动者的脑袋的那种恫吓，更容易使他们驯服。

敕令给最高法院登记了。罗马没有提出反对。

一鼓作气，他把他的妹妹嫁给巴尔公爵。御妹公主是基督教徒，而奉命结婚的驸马是天主教徒。亨利叫人请卢昂的大主教来，他是驸马的哥哥，一个私生子，反正没啥关系。在

国王的会议室里，嘉德琳刚一出现，就履行结婚手续。

不久公爵告别，大主教也看出来，自己在这儿是多余的了。只有兄妹俩面对面地站在那儿。嘉德琳说："陛下！我真佩服您。您还是这样年青。作事也多么干脆。"

他感觉出言外的嘲讽意味，不过这给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遮掩住了。

"夫人，迟早总有这一天，"她听见他说，他对她从没有使用过这么不亲切的语调。"这对于王位和我的承继是必需的。苏瓦松伯爵不好再妨碍我的继承人了。"

妹妹可怜的脸在颤动，她低下头，从下面偷偷瞟了他一眼，但愿他是严厉的，要不，他不会用那样客气的称呼了。她说：

"现在您办事既然这么干脆，那末，另外一件婚事，您也得趁这个时候就地办理。"

他默而不答，把脸掉开。她本要离开他走了，但是他站在她的面前，把她拥抱在怀里。两人相互拥抱了许久，任何人都不想分开。他既不解释，也不问她。哥哥只是觉得："咱们都老了。原谅我吧，我让你过了这许多年的孤独生活。为了我的荣誉，我牺牲了你的幸福，并不是我办事干脆。我让你一天天地老了，嘉德琳，你使我想起咱们亲爱的母亲，你的音容笑貌完全象她。只要你还在这儿一天，过去的情景就宛然如在目前。"

妹妹觉得：

"咱们一直是相依为命，大约直到老死为止。你有过三次生命危险。不管疾病也罢，凶手也罢，你本着平素的训练，都

先后逃开了毒手。不过，现在算了吧。亲爱的哥哥，放弃迷人的甘蓓莉，她会牺牲你的生命。咱们过去也曾经节制过自己。你始终保持着青春的力量，你那内心的坚定，熬过了许多岁月。根本上没有什么东西敢来冒犯你。何必宁为玉碎，不作瓦全。难道象我这样一个疲惫的人，将来还要等到你躺在陈尸床上，捧着十字架，为你祈祷吗？"

他觉得，她伏在他的胸口上吓倒了。他回过头来，仔细看她的脸，她也仔细看他的脸。两人的眼睛都是干的。眼泪哪儿去了呢？从前咱们拌嘴，和解，不管好也罢，歹也罢，哭哭啼啼，总是极平常的事情。

迷人的甘蓓莉改变了平素的性情，动辄生气。她无缘无故地把门关上一星期，甚而切断了她家和鲁佛宫的秘密联系。亨利派遣侍从沙勃莱去，问她有什么吩咐。她回答道，她正在忙着和占星家们打交道，他们使得她头痛。年青的威廉跪下去，请求夫人说句体己话，好带给国王。"得啦，"她不耐烦地说，挥手叫他走了。这时她一心都在预言家的身上。

亨利不放心那些人给她的影响，他说："他们一直说谎，非到山穷水尽，不肯把真话说出来。"他口里虽然这么说，也很难去驳斥他们，于是他只好请求御妹去瞧瞧。御妹通过一条秘密的路径，到了尽头的地方，敲敲门，让它打开。她轻轻跨进房里去，从那儿透出说话的声音，房间是黑洞洞的。只有一支蜡烛照着占星家、纸牌算命家和看手纹的人。可怜的美人儿，完全把自己交给这三位哲人，毫无抵抗地听凭他们摆布，有好几次发出深长的叹息。嘉德琳打心坎里可怜她。她不久以前才说过：我们的命运多么渺茫。可惜这句话也适用于她一向

看作最幸福的女人身上。

三个魔术师穿着不同的服装：有的披大衣、戴尖帽，有的戴面罩，有的一本正经得象医生，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解释象征和预兆，总是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引起怀疑、揣测及盲目的恐怖，使得受苦者不住呻吟。可怜的人儿，别无办法，只有依靠她的祈祷书；然而翻阅这么一本厚书也是挺难受的。八字只泄露出，她将要结一次婚。难道这是指过去的那次婚姻吗？那次婚姻并没有认真履行，而且后来被宣布无效了。从手纹上看出，她要早死，不能完成她的使命。如果再生一个孩子，更是数不可逃。这时她赶快把手缩回来，痉挛地握着，结果没有用。碰巧那个戴面罩的人，把牌横三竖四地抛在一起，纸牌从桌上飞到地下去。甘蓓莉吓跑了。

公主接待着她，带她到一间最偏僻的房间里去，嘉德琳把沿路经过的门都锁上。

“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更有把握地知道，您就要达到目的了，”嘉德琳说，也和往常一样盼望她成功。

甘蓓莉有气没力地说：

“我的星位和手纹都不利，更不用说纸牌了。”

“但是国王的意志，”女友反驳道。

甘蓓莉说话的声音几乎听不见：“没有用了。”

御妹公主：“您受骗了，我尊重一切天象的神秘，但是三个术士互相嫉妒，除非他们受人唆使，不然的话，他们得不出同样的说明。”

甘蓓莉发出辛酸的叹息：“但是他们说准了。那个禁止我完成任务的孩子，我已经怀在身上了。”

她立刻抱着女友的肩头，哀求道:“一个字也别向外人提起。”

嘉德琳吻她:“照您这样说来，好象现在什么都不行了!”她发出温柔的笑声，劝对方放宽心肠。

甘蓓莉不信她的话，始终坚持道:“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命运。”嘉德琳最后劝她别再拒绝年青的沙勃莱，倒是应当听他说说他的想法，因为他是忠诚而勇敢的。

“他帮不了我的忙。”

“你那首歌‘迷人的甘蓓莉’是他作的。全王国的人都唱它。要是他去号召他们来呢。”

“号召谁?要他们来唱歌吗?憎恨的声音却叫嚣得更厉害呀。”

后来甘蓓莉还是接受了公主的劝告。她和他谈话以后，就用国王的名义准他休假，于是威廉骑马赶回老家都兰省去，那就是卢瓦尔河流过的地方。

这时甘蓓莉巴不得跨上一座钟楼，向外大喊救命。她的恐怖不断增加，而那即将发生的事件的愤怒也在增加，她体验到了这点。

新首相是她的人。老德·谢维尼虽然和德·苏尔迪夫人有密切关系，也保不住自己的位子了，尊贵的女主人派德·西耶里先生来代替他。她在国王面前全力保荐他，这才使得她在国王的最亲密的谘询会议中，依靠一个人去对付两个人，那两位是:维勒鲁瓦和苏利。

国王做出一些互相矛盾的行动。因为御妹把他心爱人的情况告诉了他，而且再三请他去安慰她，这使他感情上十分过

意不去。他赶忙去找她，当面向她重复他从前的海誓山盟，这次他还带了一只戒指去。这只非常古怪的戒指，还是国王加冕时夏尔特尔大主教给他套在指头上的，让亨利和法兰西结合起来。“陛下，您在作什么，”甘葆莉说。她在恐怖当中，说出了她不该说的话。“我的星象将使您的礼物变成灾难，”她坦白地说。亨利回答道：

“最贵重的爱人。咱们彼此间决不会带来灾难。咱们两人有着同样的命运，它就叫法兰西。”

他一边说话，一边真的把这只具有重大意义的宝石戒指，从自己的指头滑到她的指头上去，但是她勉强忍住一声叫喊。戒指烫她的手，她赶快把手一甩，戒指掉到地上去。

亨利瞧出她没有从前的力量和决心了，他设身处地想一想。这要怪他自己犹豫不决。他为什么要犹豫呢？唯一的原因就是王国的财政，他欠了托斯堪那大公爵许多钱。因此他在盘算，谁是可以为他臂助的适当人物呢？他召洛尼到他面前去。国王的好仆人，本着忠诚而客观的考虑，不得不把他和博福尔公爵夫人的争吵暂时忘掉。如果他不忘掉这种毫无目的而徒伤和气的冲突，一定会影响他冷静的头脑。“他比从前通人情些了，这倒不是说，他的心肠变软了；而是职务的关系，职务要求洛尼先生给我减少麻烦，而不是给我增加麻烦。”亨利瞧见大臣应召到来的时候，心里这样想。

亨利自己不知道什么缘故，在这次谈话上感到有点惭愧。他谨慎地兜了一些圈子，然后谈到他的结婚计划，仿佛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国家的福利要求他这样作。就是教皇也要他这样作，从情势看来，教皇已经准备给他解除第一次婚姻

了。“如果依照我的愿望，”亨利表示歉意地说，“我挑选的未来人，必需具备七种美德：除了美丽而外，要品行端庄，性情平和，精神活泼，出身高贵，能够生男育女，最后，还要无比的豪华富丽。不过一时又哪能找到这么十全十美的人呢，”他说，希望对方回答。但是对方没有开口。

“让咱们一块儿来瞧瞧吧，”亨利招呼洛尼，这时他一个人扳起指头，依次数数所有的公主：有西班牙的，有德意志的，也有他本家的。每个公主都不能兼备上述的七种美德，至于女基督教徒，就更说不上了。听说佛罗伦萨的公爵倒是有一位漂亮的侄女，长着玫瑰色的脸庞和金黄的头发。“不过她又是凯瑟琳太后一家，老太后使王国和我都蒙受了许多灾难。”

这么一来，亨利预防了最坏的情形。现在轮到好仆人说话了，他的态度的确出乎主人的意外。他并不反对。他显然违反自己的性格，表示出这么一种意见：认为财富和王室出身，都不是绝对必要的。国王要的是一个使他满意和给他生男育女的女人。但愿国王向整个王国宣布，叫所有的父母都把他们的美丽而健壮的女儿，从十七岁到二十岁，带到京城来候选。

十七岁到二十岁，甘蓓莉已经不是这种年龄的人了。亨利不得不认为，洛尼有意在夸张自己表面上的赞同和服从，好使他听了气馁。洛尼赋给国王的愿望以童话式的形象：要各省的父母把他们的女儿带来候选；把这些姑娘关在一间屋子里，让国王去欣赏；等到他长久观察以后，熟悉了她们最秘密的美丽，那时他也就知道，哪个姑娘会给他生下最优秀的儿子。“然而，”洛尼先生补充说，现在他从嘲讽和童话转到严格

的训诫上头来了。

"然而高贵的人物和杰出的王子，却生下了非常低能的孩子，这可以从历史上找到不少的证据。"他屈指数了一下，开始从上古文献上那些神话般的人物算起，然后是波斯的国王，罗马的皇帝，一个也不漏掉，最后数到查理大帝。

他显然在卖弄书本知识，这使亨利想起了洛尼才能的平凡，何必听他多说废话。于是亨利直截了当地说：

"咱们都别装假了。您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并没有说，我要同她结婚，"亨利作了这个限制，不让对方继续采取抗拒的态度。"我命令您自由说话，而且出您之口，入我之耳，说出真话。"

大臣没有办法，只好明白规劝主人，说他和博福尔公爵夫人结合，将引起普遍的反对。何苦去重蹈复辙呢？"等到爱情的狂澜不再使您颠倒的时候，您自己就会感到惭愧了。"他说出这句话，因为国王命令他自由发言。另外他还说："您的继承会发生争执，不错，就是您那两个儿子也会争夺王位。第一个是由于犯了双重通奸罪诞生的，第二个是由于犯了单纯通奸罪诞生的。至于您以后结婚所生的孩子，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

洛尼，现在的苏利，最后使用了一种不适当的语气，他本来应当表示同情，却在无意中流露出了傲慢。

"在我没有说出更多的话以前，我想让您先好好地考虑这点。"

"您已经说得够多了，"亨利佛然作色地说，立即打发大臣走了。

他喜欢听人说出所谓真话。"人们说出来的话，都是复杂而迷人的，它使我看出了人们的思想，从一方面说来，它总是不错的。不过它决不是唯一确实的真理。其实我又知道什么呢？"可是自从这次谈话以后，国王的精神上受了一点刺激，这倒不是因为有人说，他将来会感到惭愧。一个人在漫长的一生中，做了许多事情，碰到种种情况，总免不了有感到惭愧的一天。"我的珍贵的宝贝，你是我世界上最爱的人，但愿没有太多的所谓真话牵累你！使我不得不责怪你，别人刺激我反对你，我还不知道，将来的结果会怎样呢。"

甘蓓莉明知这种情形，硬要不顾一切，达到目的。在她美好的时期中，她一直本着恬静的心情，等候她的命运到来，哪怕在斗争当中，她也不慌不忙。现在她却迫不及待了，每天晚上，她都在寝室里催促，要求她平常默而不言的权利。她把这种抬高她身份的权利，只委托给她的主人。迷人的甘蓓莉，过去从不夸耀自己，天然和幸福给她作好一切。可怜的甘蓓莉，现在却开始用她的美丽作战，她提醒国王想到她给他带来的幸福；不过她给国王带来的幸福已成过去，好比种子已经开花结果了。

这些晚上，她提到自己的身体，夸张自己怀孕的情况，而他为了这个缘故，应当和她结婚。可是每次谈到这儿，两人的心里都不免吃惊。他吃惊的是她好象变了一个人。她吃惊的是自己偏偏提到这个孩子，星位和手纹，毫不含糊地告诉她，这个孩子对她是不利的。如果她爱惜自己的生命，就只有放弃自己追求的目的。其实她不用算命也可以体会出来。她不顾自己的知识和意志，听凭一种恶意的欲望摆布，非要追求到

结果不可。后来她急得直喘气，这是违反理性，不利于自卫的。

亨利抚爱这个精神错乱的人。他把自己受的刺激抛在一边，她的憎恨是不正常的，常常涕泣交流，仿佛把她最爱的人也恨在内，他们互相恩爱起来。说不尽的热情缠绵，温存体贴，这使得可爱的人儿和他都坚信，这种朝欢暮乐将永无尽期。但是那只戒指从他的手滑到她的手，却引起了痛苦，以致于掉到地上去了。

他们又一块儿去打猎。亨利很少离开她。因为他看出她害怕，同时也有些担心她本身的安全，不过他没有明白叫人采取防卫的手段。有一次在黄昏来临以前，他们同夫隆特那和阿格利巴·道宾芮两位贵族一起回来。他们四人沿着左边河岸进城，来到离老桥不远的地方，一个名叫马拉克的码头。亨利建筑新桥的工作，由于王国发生了大事件，暂时停顿了；今年才重新开工，直到现在为止，人们只有乘船过河。那儿恰巧有只渡船和一个噜苏的船夫，船夫不认识这些乘客，连正眼也不对他们瞧。国王想听每个人的真话，于是他问道：

"你觉得国王订立的和平怎样？"

船夫："什么，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漂亮的和平。一切东西都得纳税，就连这只可怜的渡船也逃不了，什么人还活得下去呢。"

国王："难道国王对一切捐税没有规定制度吗？"

船夫："国王也许不错；但是他有一个跟他作伴的女人，那个女人一年到头要缝值钱的衣服，要买各式各样的玩意儿，结果谁付钱呢？还不是我们。要是她对他忠实，还情有可原，可

是听说她的品行糟透了。"

国王的笑声顿时停止了。博福尔公爵夫人披着一件宽大的外衣，帽兜把她的全部面孔遮住了。小船靠岸以后，两位贵族先跳上去，伸手给女士。国王最后一个上岸。船夫把船撑走以后，国王从后面大声说："我会把话带给她！"船夫埋着头，两只瘦长的腿站在舵边，没有掉回头来。公爵夫人大声对国王说话，两位贵族和那个船夫都可以听见：

"应当把他绞死。"

只有阿格利巴·道宾芮听见这句话，十分惊骇。亨利对于他尊贵的女主人近来容易生气，已经见惯不惊了。不久以前，她自己冒着生命危险，使暗害他的两个凶手当中的第一个没有得逞，她还请求赦免凶手。他柔和地说：

"您还是让那个穷鬼滚蛋吧。生活困难使他情绪不好。我打算不让他再付船税了。以后他准会天天高唱：亨利万岁！甘蓓莉万岁！"

走了几步以后，甘蓓莉说话了，同时把她的帽兜向后掀开，她的声音夹着愤怒和痛苦。

"这个人是受了别人唆使。他们要您看出，我是受人憎恨的。那次凶手暗害御驾失败以后，老百姓牵着咱们两人的马缰，他们并不恨我。后来在院子里和我的窗口下，您大约还记得吧，他们是怎样叫的呢？他们也不恨我。"

"夫人，根本说不上恨，"亨利说。他伸手抱着她，在宽大的大衣下面，觉得她浑身发抖。

"您从来就没有树过敌。您是善良的，我也因为您而变得善良些了。我原谅我的摩尔内写论文攻击弥撒，因为您劝了

我。还有我的阿格利巴，每逢他信口胡说，我也因为您代他说情，宽恕了他。我爱您，您就放心吧。”

风刮得很冷，亨利把她的大衣裹得更紧些。大衣几乎把她断断续续的声音窒息了，她诉苦道：

“为什么我受人憎恨？我不想死呀。”

这时他们到了甘蓓莉的家门口。她陡然吓得倒退。

“陛下！”她叫道。“我亲爱的主人！”她又大声说。“您同我一块儿骑马去吧。您可以看出，您的老百姓是爱我的。”

到了这个时候，阿格利巴·道宾芮再也沉不住气了。谁不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呢。每个人不是亲眼瞧见，也一定听到了一些风声。大伙儿都猜到了，只有国王还蒙在鼓里。

“您听我说吧，陛下！”阿格利巴请求道。“公爵夫人，请您原谅我说的话。”

亨利不明白这只冒失的斗公鸡要说什么。阿格利巴每逢心里不快活，就喜欢唠叨，象个当场被人拿获的犯罪者。

“千真万确，您今天本来可以在您的京城里，瞧见许多打乡下来的老百姓。大批的人，将要拥到您的鲁佛宫门口，向您高呼，让您听出人民的意见。他们要您大刀阔斧地干，给人民一个出自他们血统的王后。”

“为什么我没有瞧见这些人呢？”亨利问。“他们打哪儿来？”他迫不及待地问。

阿格利巴：“他们是打卢瓦尔来的。”

亨利：“我知道了。我想起河上航行。那次岸上有个农人大声对我说：您的王后也要象您一样受到保护。不过我没有叫他们来。他们并不在这儿。究竟出了什么事？”

阿格利巴："当他们经过军械库进城的当儿，洛尼先生带领军队勒令他们回去了。他们的领导人被逮捕了。"

亨利："是那个答应保护我们的男子吗？我不许逮捕他。"

"是另外一个人带领他们来的，"阿格利巴喃喃地说，胆怯地向周围看了一眼，看是不是有人在偷听。不过夫隆特那也没有别的表情；两人都知道得太多，缄默得太久了。这时只有呼呼的风声，苍茫的暮色，困人的秘密，四个人一直呆在原地方。有谁先挪动一步，挣出一句话呢？

甘蓓莉："那是德·沙勃莱先生。是我派遣他去的。他遇到了不幸，因为他带着他的人经过军械库，陛下！您别惩罚他，还是惩罚我吧。"

亨利没有回答。他命令夫隆特那送公爵夫人回家去。阿格利巴陪他到第一处岗哨，就停下来。亨利已经走开了，又回过头来，说：

"谢谢你，老伙伴。"

有个兵士举起灯笼，阿格利巴看出亨利满脸苦痛。这并没有使他的情绪缓和下来。他又恢复了卤莽的语气：

"您感谢我太迟了。我应该在关城门以前把话说出来才是！开始，您要流放和惩罚的，不过少数几个人。现在却成了广泛的谋叛，参加的人，彼此都不认识。但是大伙儿都被卷在里面，都要共同负责，有我，也有您。"

短小精悍的汉子，说到最后一句十分大胆的话，从地上跳起来，采取敬礼的姿势，叉开双腿，挥舞着帽子。仔细看去，他在向国王告别。

亨利回宫以后，关上房门。"他应当清算，来一个了断，而

把数目记下，象某人在军械库里的作法。那人的良心好，这是明确的计算工作所保证的，否则他就用不着良心了。他随时可以向我证明，那些农人都是暴徒，跑到京城来捣乱，带领他们来的人当然该坐牢，何况那是个年青而冒失的人。我不能采取任何反对措施，不然的话，我倒真的成为知道内情的人了！”

他穿过房间跑去，把两个大罐扔到地上，金属的罐子，很久还发出嗡嗡的声音。后来国王大声叹息，这时从后面露出一个身材非常结实的人，正是首席御前侍从达马涅克。“陛下！”他不得到许可就先开口，声调和他方才听到的差不多。方才是阿格利巴，现在是达马涅克，所有的旧人，忽然都挺身站出来了。

“你要说什么？”

“您应当听到真话，”达马涅克先生毅然地说。“以后您才能象一位伟大国王那样行动。”

亨利说：“伟大，咱们已经领教过了。所缺的是真话，你有吗？”

“您的医生知道真相。您的医生，”这位毕生和他共患难的伙伴重复说。他暂时缓和一下庄严的语气，撇着嘴。

“他们悄悄地对我说了真话。”

“为什么不对我说呢？”亨利说，同时抬起肩头。“你们这些人总不免小题大做。在我生病的当儿，大伙儿都围在我的床边，我的首席医生拉·利维埃对我作了重要讲话。当然，研究过我的体质的人，总明白我的一些真相。”

“拉·利维埃先生不敢当面对您说。”达马涅克压低嗓子，

垂下眼睑。

亨利变了脸色。“快说！这有关博福尔公爵夫人吗？”

“也与她有关，”老伙伴再一次试图做出紧张的态度，可是他说出来的话却软弱无力。

“您再也不能够生孩子了。”

亨利期待听到另外一些话。“我已经有孩子了。她的肚里还怀着一个。”

他听对方说：

“这是您最后的一个。自从您患病以后，就不行了，拉·利维埃先生这样断定。”

国王没有回答。在他脑子里，洞察、思想、决定，迅速地活动，达马涅克密切地注意，觉得他的思潮越是奔腾起伏得快，就越有把握作出决定，事情不可避免地要告一结束。达马涅克看出，他已经作出决定了。事情既然确定，就不会再有变化。他要和那个给他生育儿子的女人结婚，决不会再讨别的女人。

首席御前侍从闪过一边，他的主人不会让他看出自己的心意，因为这是命运，再也用不着别人表示反对或者赞成了。其实主人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达马涅克应当低声请求主人考虑一下：拉·利维埃先生是不是和博福尔公爵夫人联合起来了。纵然没有联合，他也必定是自动地讨她的欢喜。医生应当明白，自己在为国王服务。达马涅克怀疑医生的服务态度欠佳。他说了谎，国王当然还可以生孩子；可惜谎话传达的太迟。现在国王已经作出决定了。由于同样的原因，公爵夫人的敌人也将和他一样采取行动。

老伙伴忽然好象老了许多岁，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两只打翻的沉重罐子重新放好。国王相信医生，不相信占星家。他比较两者以后，更加相信医生。但是医生也帮不了忙。甘蓓莉已经被放弃了。

关于良心

银钱商查梅的家，虽然是座落在那条从圣安托万门开始的繁华大街上，却清静得一点儿声息也没有。这条凯旋和进军的大街，向右伸展到国王亨利新建的国王广场，广场还一直在建筑当中。这所房屋背朝着漂亮的大街，又被一道高墙遮掩着；要进入这个奇怪的所在，先要从旁边折入一条窄巷，然后从那儿走一段没有出口的路。现在铁门已经开了，显然是为了欢迎这位大清早就光临的客人。

他来到一片宽阔的院子里，作为一个完全熟悉内情的人，相当欣赏这所意大利别墅的宽大建筑。所有的房屋都不高，回廊和平台十分精巧细致，而且都是在露天下向上升起。一个善于享乐的人，每逢春秋佳日，园圃花香，大可以在上面徘徊观赏。住房、浴室、马厩、书斋和佣人的下房，都布置得有条不紊，大小高低，恰到好处。客人心想："我们毕竟和野蛮人不同，决不会修建大而无当的房屋。"

他问门房，主人是不是起床了。门房回答，他不知道。这么早的时候，最后一批客人才离开，主人刚刚休息一会儿，他正在寝室里的橱柜旁边，不许别人去打扰他。只有某些情形

例外——佣人非常恭敬说。客人的外表并不显得阔绰，但是佣人还是直接引他进屋去，甚而踮起脚尖走路。屋里有位管家接待他，对他鞠躬，同时用手指按着嘴唇，暗示要肃静；他给这位神秘的来客带路，来到一堵墙壁下，轻轻敲了两下，让那无形的机关自动打开。

塞巴斯千·查梅出乎意外地不是坐在写字台边算账。这位神秘人物显然来得太早，银钱商正在房里作祈祷，被人中途打岔了。至少他那光景是在作祈祷，因为他穿着丝绸睡衣匆忙从地上站起来。冬天黎明的天光，把烛光冲淡了。

“您已经起来很久了。您的样儿很疲倦，”梅塞·法兰塞斯科·朋查尼说，他是托斯堪那大公爵的代理人。

“我恭候大驾光临，”查梅鞋匠说，同时鞠了一躬，和方才管家的态度一样。他根本就没有睡觉，他的精神烦躁不安，尽量掩饰，唯恐被人瞧出来。但是这位政治代理人的目光离开了查梅，他把这所堂皇富丽的寝室打量一番。这个人欣赏美好东西的兴趣，大于观察人物。这些人反正他都认识，至于一个出身微贱的银钱商做祈祷，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除了这些人而外，谁还认真相信宗教呢？

客人的目光，从那玲珑的花梨木床柱，越过墙上的织锦。

“这儿有些改变了，”他说。

“您要用早餐吧，”查梅赶忙说。“我这就吩咐下去。”

但是他没有面向传声筒，而是转向烛光，一口气把它吹熄了。这么一来，房间的角落立即黑暗起来，可是朋查尼早发现了那幅图画。“我已经看到了，”他说。

“您看到什么呢？”查梅问，同时非常后悔，自己忘了把画

像移开。讨厌的客人说：

“您做得对，把烛光熄了。这种东西的色彩就和宝石一样，本身会发出光芒。”

他非常明白，那带有光芒的东西，既不是宝石，也不是油料与颜色的混合，而是财富的特性。朋查尼不管是多么坚强的人物，不能不对财富表示敬意。据他说来，他鄙视有钱人，只是尊敬财富的理想。

查梅再三请他坐下，把椅垫一个又一个地放在座位上，可是朋查尼总是舍不得离开画像。他根据表现的特殊手法，猜到了画家的名字，同时也看出这是第一次草图，供以后参考用的。“以前这草图一定更好些。我敢打赌，那样一个蛮子，决定要叫画师把画像放大，可是这么一来，便失去了那种灵感的原始魅力。这样一位天才画家，倒是研究过我们意大利的大师，可是他不了解主要的东西。他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仍然越不出感官的范围。肉体得到了高度的着色和凝聚，然而他始终达不到完美的境界，那是属于精神性质的。”

“请您用餐吧，”查梅指着铺好台布的餐桌说，它是悄悄从地下升起来的。

朋查尼继续说话。

“固然，开始这是一种灵感。国王僵直地站在宝座上，作为尊严的化身，而他的身旁偎傍着裸体的爱人。真叫人可惜呀，画是失败了。要是咱们的画师来画，每个人不知道要搞出多少名堂来！”

“根本就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查梅回答，因为银钱商不愿意别人贬低自己的收藏品。“现在所有的画家，再也不敢用绘

画来从事冒险构思了。何况这巨幅画像是卖给国王的，而草图是卖给我的。总之，我出了全欧洲人都出不起的高价。”

朋查尼掉过头去。

“我可以记大公爵的账，付您双倍的价钱。”

“为了向殿下表示应有的敬意，我愿意把这件微不足道的物品免费奉上。”查梅用手按着胸口，但是他的心跳得很厉害。“这件事情国王决不会宽恕我，”他有气没力地说。

这位政治代理人把脸完全朝着他，他根本不管对方有什么顾虑，有意无意地打量了查梅一遍：下垂的肩头，女性的臀部，一张脸因为热心于赚钱，倒也显出一些毅力，但是始终呆板得和奴隶一样，这不大值得观察，朋查尼放弃了。同时查梅却鼓起他那对圆溜溜的眼睛，仔细端详这位尴尬的客人。他觉得，这位瘦削的客人，容貌倒还端正，可是衣服破旧不堪，给他带来了无比的麻烦。没有办法，不久以前，他就瞧见过怎样引起了麻烦。忽然查梅大声叹息，原来烘焙的牡蛎已经凉了。

“我再叫人烤一些来。”

“用不着，”朋查尼说。“我不吃牡蛎。不过为了尊重您的大名鼎鼎的厨房起见，就让我吃下这些吧。”

他坐下去，表面上开始吃东西。别人却不相信，他那干瘪的嘴在真正咀嚼。从他那下凹的双颊朝上看，眼睛和额头特别突出。人们分别不出：那是光秃的前脑袋还是过高的额头。朋查尼不用靠背，从不低下头来，每逢查梅埋头用餐的当儿，就有股冷酷的目光毫不容情地射着他。客人沉默着，让他咀嚼。鞋匠十分明白，这是判决死刑前的一刹那。他为了延缓时间，用那满含食物的嘴，表示歉意。据说：今天是星期五，只

有鱼肉制的菜肴,这是去骨的板鱼和贝壳,拌合着秘制的美味汁水。国王爱吃这种香料蔬菜,这使他想起家乡贝亚恩的风味。

查梅殷勤地给客人斟上第二杯酒,客人毫不打眼地早把第一杯喝干了。这种浅颜色的葡萄酒是烈性的,可是冷酷的目光始终冷酷。查梅对这个人生气了:对方不过是大公爵随便豢养的一个饿鬼。一位有钱的绅士,必须懂得把钱花在什么人身上,至少对方应当是个自愿斋戒的人,鄙视一切财宝,只爱惜自己的脑筋。只有这种人才可以派用场,在暗中干冒险的工作,同时,正式的公使尽管排场阔绰,却很少办理重大事情。

"一点儿也不吃了吗?"查梅问,决心把早餐和这次早上的访问来个结束。但是他已经料到不会成功。客人开始说话了。

"只有查梅家里才说得上饮食,"他说。

主人松了一口气。"您在重复一切人说过的话。朋查尼先生,您不过是想到这儿宫廷的款待极其平常吧。"

"我不到宫廷里去,"代理人说。然而他更有把握地把话转到主题上来。"我方才提到您的厨房,因为在某些情形下,国家大事也可以通过厨房的途径来解决。"

"他把这叫作解决,"银钱商想,心情十分沉重,因为现在命运在奔驰了。

朋查尼说:

"凡是说自己把别人的生命当作神圣的人,不外乎如下的两类:第一类人的确把别人的生命当作神圣,不过,他们是些

蠢才，如果他们面对社会舆论，胆敢诽谤坚强而无良心的行为，或者甚而泄漏已经决定和即将到来的事情，那对他们就是很危险的。”

他说到这儿，用可怕的目光正视那对圆溜溜的眼睛。接着客人又说下去，冷静得象一本书。

“第二类人说，他们的良心一直阻止他们杀人，其实任何人都知道，他们常常在干杀人的勾当。咱们的主人——大公爵，是一位明哲而公道的统治者——”

朋查尼中断自己的谈话，把头朝向门口。

“您放心吧，”查梅说，他渐渐地对一切有了准备。“我原则上只雇用本地的仆人，他们听不懂咱们的话。”

那本书继续说话：

“君主负有义务，除了权力的良心而外，不许有别的良心。我的君主弑兄弑嫂，任何人都知道，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说，因为他证明了自己的道德威望和力量。正是那些决不敢杀人的贱民和懦弱者认识这点，普通人一般都是乐于忍受凶手的统治，只要凶手断言，他尊重生命，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相信他，看来这好象是自相矛盾的吧。”

朋查尼喝干了第二杯，然而他的脸还是苍白中泛出黄色。查梅不能逐字逐句地听懂他高深的讲话，只是明明白白地听出了命运的脚步声。

学者翘起一根没有血色的长指头，说：

“只有非常伟大而明显的谎言，才被人毫无抵抗地相信。凡是毒死或者刺死十三条命的人，他不会说，自己害了十二条命；而是说，一条命也没有害过。这一定获得通过，而且变得

无可非议，当然，这要假定他拥有权力，强制受压迫的人民从事轻信才行。以后他连强制力量也用不着了。人民自然而然地相信，而且变得很幸福。”

这位思想丰富的人完全明白，他对查梅这样的人作如此奥妙的启示，等于在对牛弹琴。本来他就没有把这个高利贷商人放在眼里，并不管对方姓甚名谁；他面对的只是财富本身，是一种理想，它的崇高和存在不是人所能决定的。尽管有钱人的品质微贱，可是不能否认，他们的星座对他们所支付的坚强而宏伟的事业或行为，发出一股神秘的吸力。仔细看来，对于美好和冒险事业付出的代价，不是金钱，而是支付金钱人的混乱状态。艺术不知良心为何物。思想是没有良心的。两者都靠这样一种人而存在，在他们的理想中，没有道德上的限制，让个别的银钱商在意志薄弱的当儿，跪在地上做祈祷吧。不过话又说回来，查梅还是必要的，有了他才好让朋查尼施展妙计。

这位思想丰富的人，很顺利地就把事情搞清楚了，不过查梅那方面却费了莫大的气力，作出一次绝望的尝试——也许并没有绝望吧。查梅心想：说来说去，对方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浪人、老鳏夫和间谍，尽管阴险毒辣，却永远也不会成为煊赫人物。他完全在装腔作势，骨子里并没有什么。

“最尊贵的先生，”查梅试探着说。“我也和您一样重视修辞，您的话使我受到无比的感动。恕我这个思想迟钝的人，不能同样用语言来回敬您。但是我是富有的，请您赏光瞧瞧我家珍藏的财宝吧。这都是金饰品工匠的杰作；许许多多寄生虫，不分昼夜在我的客厅里进进出出，东张西望，都猜想不到

我有这些东西。至于您——我最尊贵的先生，不但可以随心赏玩，而且瞧见中意的东西，可以随意带走！”

秘密代理人，听见对方提出这个打发他走的建议以后，就用眼睛下死劲盯着对方。他那意想不到的光滑面容，开始打皱和紧缩，不过不是突然，而是慢慢的，让查梅有很久的时间摸不着头脑：究竟会出什么事情。后来查梅那对灵活的眼睛看出来了，这是对他的鄙视，尽管他一生当中受过不少的鄙视，然而从没有达到过现在这种程度。他在极度惊骇当中，自我解嘲地想：“塞巴斯千，你算是完蛋了。”他只好放弃抵抗；他用手画十作证，表示自己洗耳恭听客人说明来意。

因此，朋查尼在表面上给他的牺牲品一点礼貌，这是他一直没有做过的。不过他在态度上，仍然维持着上司对下属的距离。他说：

“一件重大的国家事件，要通过厨房来顺利完成。现在选中了您和您的厨房，我恭贺您获得这份光荣。”

“我不配这份恩典，”不幸的查梅喃喃地说。

“那个人儿，”朋查尼一字一顿地说，“常常喜欢到这儿来吃饭，也就让她在这所屋子里进她的最后一次餐吧。”

“谨遵台命。千万请您别认为，我想逃避崇高的命令。我有点微不足道的鄙见，本来不值引起您这种身份的人注意——我是想说：您指的那个人儿，反正达不到她的目的。何必还要——！”

查梅把下半截话咽下去，改变语气道：“何必再请她吃一顿蹩脚的餐。”

“一顿非常考究的餐，大有补益的餐。纵然不适合那个用

餐的人儿的胃口，一定适合大公爵殿下的胃口。其次是法兰西国王的胃口，而后来就普遍适合整个基督教界的胃口。我向您买下的那幅画像，不久就会在全欧洲流传。那个偎傍在国王身旁的无耻的肉体，将要向各国宫廷和人民证明：只有上帝伸出神圣的手来干涉，才是唯一得救的希望。”

“难道我的厨子的手有这么神圣吗？”查梅在严重的怀疑当中扪心自问。“也许他作的是一件好事情吧？但是将来被人缚上车轮和绞架，也大有可能。不过，现在太晚了，再也不能让人瞧破自己在害怕。最可怕的人，现在是在咱们的房间里。有他就没有我。我是不是叫人来把他赶出去？”查梅心下斟酌。但是他不敢认真那样作，在来客目光炯炯的威胁下，他泄气了。

“谨遵台命，”他嘟哝道。“我也巴不得建立一次大功。可惜我缺少合适的方法——或者这样说：怎样才好引诱您提到的那个人儿上钩呢？”

“在适当的时间，她自己会来，”这是回答。这时厄运的代理人，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念，上面写着那个听国王忏悔的长老伯努瓦告诉他的消息。查梅本着训练有素的眼睛，在那张纸没有重新折好以前偷看出来了，那是一张白纸。纵然上面写有字迹，但是朋查尼念出来的话，决不会写在上头。这样的东西决不会签名盖章，只有面对面地谈，以免留下任何把柄。不错，这张白纸使查梅相信了，他再也不会无故拒绝那已经决定的事情。

朋查尼把他那件圆大氅重叠披在身上，站起来走了，查梅一直在喃喃地发誓。后来那位不速之客已经到了外边，查梅

仍然在发怔。忽然他举起双手，大声呻吟，而且打算跪下去，但是立刻又放弃了这一切，只是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回味自己所受到的沉重打击。他的良心在说："我，塞巴斯千·查梅，查梅鞋匠，奉命毒死国王最心爱的人。我将要这样作，因为我是一个胆小的鞋匠，不然的话，我自己会被人毒死。"

他担心自己的隐居生活惹人注目，于是离开寝室去搞平常的业务。他内心不断地盘算，不过盘算的不是钱。他衡量两方面的人：一方面是斐迪南大公爵和他那可怕的学者，另方面是国王亨利和他最贵重的宝贝。不管他作还是不作，两者都对他有害。倘使上帝真正伸出他神圣的手来干涉，这倒是唯一的救星；上帝一定会把手伸在可怜的查梅的头上。鞋匠想到这儿，又吃了一惊，因为他内心的声音把自己叫做可怜的，其实他早已经不是可怜的人了。

这时银钱商生气了。尽管他不敢大声高呼，却悄悄地呼吁全能者宽恕他。神圣的手得公正地不让银钱商去冒犯法国宫廷，因为这儿使他得到幸福，而且蒙国王的宽宥，还要维持下去。另外加上博福尔公爵夫人的恩典，更是锦上添花。她不断地需要钱。"我要总算一算，究竟她欠我多少，看我能不能够把她控制在手内，使她的账永远也还不清。相反，她必需当王后，这样债务才可以上升！"

查梅坐在自己的帐房间里，挖空心思地想，金钱从他的指缝当中滑下去了。抄写员的笔在写字台边沙沙地响，而进来接洽生意的商人，都被他三言两语打发走了。查梅把头埋在自己的钱袋上，不让人看出他的眼睛是潮湿的。甘蓓莉使他感动了。

他在思想上再一次想起她的天姿国色，那个夜晚，她为了国王的战役，亲口向他要求六袋黄金。“没有别的办法，绝代佳人为了那么多的钱，也不得不纡尊降贵，亲自和查梅这样一个鞋匠打交道。然而我当时的行为象一个贵族，这是她亲口说的。要是我现在在汤里给她做了手脚，我从前的高贵行为也就化为乌有了。她会查出在什么地方吃的东西，我会站在她的面前对质，听她说出最后一句话：原来是你这个流氓吗？我不愿意听见这样的话，我不作这样的事情。”

晚上，查梅的家里宾朋满座，音乐和赌钱的声音，聒耳欲聋，他又改变了主意：现在他认为只有托斯堪那和哈普斯堡是优越的势力，是生意人的保障。这儿的贵族都是穷光蛋，只晓得向他乞求赌债。就是王后也决不会付钱，每逢他卑躬屈节地把账目递上去，她就会做出瞧不起他的样儿，哪怕他要的只是利钱的利钱。话虽然这么说，第二天，塞巴斯千·查梅还是乘车到军械库去拜访苏利大人。

银钱商有自己的花车，就是国王的御辇也不见得比他的华丽。然而这回他乘了一辆朴素的车子，这是属于他的管家的，而且绕了一个弯，以免引起别人注意。他坐在车子上的整个时间，一直用手撑着膝头想，想到自己怎样向大臣说话，立刻又想到高贵的大人怎样回答。查梅决定今天称呼对方是“高贵的大人”，平常他在生意当中是不大使用这种语气的。他将要说：“高贵的大人！您的情形非常危急，也和我本身的情形一样。因为现在我和您成了休戚相关的人，这当然不是常有的事情。现在就要到来的可怕事件，使银钱商和高贵的大人走上一条路了。”

大臣会说："我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不过直到现在还是谣言。事实在哪儿呢？假定我愿意的话，我打哪儿着手呢？"

查梅就说："您会愿意的，高贵的大人，听我告诉您吧，昨天大清早，有人来拜访我，我希望不会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了。要是不幸事件真的发生，咱们置身何地呢？我再也瞧不见我的钱了，可是您呢？如果王国这么动荡不安，不管任何人也罢，他还能够建议我的主人——大公爵在这儿继续投资吗？您会反驳，而且说，这是大公爵自己叫人作的。不，这是代理人撒谎，我认识我的主人。只要他确实明白真相，他就要耐心等待，看宫廷最高女士的生命是不是安全，他的决策就以此为转移。难道他肯把自己的侄女送到这儿来，让她遭受同样的命运吗？高贵的大人，请您别作这种想法。您本着办事的智慧，会找到正确的路子，尽管那个不幸的女人曾经使您产生不欢的情绪。"

大臣摇手说道："什么不欢的情绪，这个并不重要。我办事是负责的。在我君王的京城里，决不允许发生这种可疑的意外事件，更不用说，这将引起什么财政上的后果了。查梅先生，您表明自己是一个聪明和勇敢的人，事情显而易见，您是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向我揭发这次阴谋。我就派人去监视那个汉子。"

查梅表示感激涕零："高贵的大人！"

大臣："请您把手伸给我，别叫我什么高贵的大人。我也不过和您一样。一个人尽管干着各式各样银钱生意，也能扶摇直上，成为贵族，这是值得钦佩的。命运注定如此。国王会

作出正确的结论，晋封您作贵族。在您的纹章上将是一个展开翅膀的天使，因为您使得一位显赫的女人和王国幸免于难。”

银钱商达到了想入非非的境界，你言我语，恍如他真正身临其境。这时车子到了目的地，仆从立即从车后踏板上跳下来，按照老规矩，跑到军械库门口替主人通报。可是等了许久，他才慢慢地回来，说：苏利大人不见客。

他是不是骑马出去了，查梅问。没有。或者他在和什么人商议事情吗？他是一个人。为什么谢绝见客呢？不是对任何人，他的命令只是针对查梅先生的。

查梅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至少还不懂得。他由于天良发现，急忙乘车赶到这儿来，直到现在，还抱着种种幻想。幸好他的车里带有纸笔。查梅匆匆写了几句，说：他单独获悉一件国家机密，请求垂听。仆从又跑上去。一会儿，上面吵得很厉害，仆从一个筋斗倒栽到台阶脚下来。这是谁干的，查梅问，后来他知道是苏利大人本人。这时他明白了，折转回去。

洛尼开始自己的工作，不许别人来打岔他。可是他虽然作出这样的决定，还是不能贯彻下去。这个背部又长又凹的男子，离开他那庞大的办公桌，站在一幅武装骑士的画像前面：这是他本人的画像。立刻他又从这儿走开，但是骑士的眼睛跟着他，不论他走到哪儿，都盯着他。这是画像一个著名的特点。可是今天这个被画像盯着的人，觉得自己的脸又红又烫。

“叫人去把鞋匠唤转来吗？我当然要这样作。义务要求我倾听他的报告。要是国王知道我拒绝了鞋匠，我拿什么脸

面去见他呢。是呀，我以后拿什么脸面去见他呢！不过，要是根本就没有事呢？我这人不能浪费时间去说空话。那是无法证明的空谈，因为凡是干这类事情的人，总是十分当心，决不留下一点儿痕迹。我决不能认识这一类人。对付拦路劫贼，我可以派遣兵士去，但是这样的事情我无法阻止。要是我把告密的人唤到我的面前来，我自己就成为知情的人了。知情的人，我可不愿意作。

“我什么也不干，只是卸去我的责任。我早就警告过了。无论他和她，我都再三劝戒，别放纵自己的欲望，因为这是上帝厌恶的。凡是违悖秩序和义务的事情，都使上帝不欢。给国王服务超过一切。我奉命遵守义务，比他本人还要严格些。我已经救过她的性命，她应当感谢我，在国王面前失宠，是对她大大有益的。然而一个不可教诲的人，偏不肯及早抽身，硬要睁开眼睛往深渊里跳，那就没法可想了。

“太迟了，我不能帮助她。她是心甘情愿地自投罗网。罗网只会毁掉她的生命。这与我无关！我的心可表天日。哦，我主耶和华，你安排的事情，我不得不同意到底！”

洛尼这样说过以后，觉得自己的良心完全解脱了。他又坐在他那堆积着文件的大办公桌旁边，骑士的目光一直跟随着他，但是他用沉着的目光回敬过去。

永　诀

一五九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甘蓓莉从亨利的来信中，接到

一件重大消息，就是他在信里称她是女主。他已经给过她不少卓越的称呼，而且为了表示他的爱情，也在权力范围和负责地位上，颁赐了她好些光荣。但是从没有过这种光荣，也从没有过这个名称。

她高兴极了，简直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她没有回答他，也没有感到焦急，只是觉得日子太短，不能逐字逐句仔细思索信里的话，咀嚼出它的意义。你叫我是“我美丽的天使”。不久以前，我并没有天使般的恬静啊，完全说不上。至于美丽，难道我肚子里怀着第四个孩子还谈得上吗？你不过是说来哄我罢了，我尊贵的主人。你又说“象我这样的真诚还从没有见到过”。这是千真万确的，并不是故意夸大，你在第八年中比在第一年中，对我的情谊更深了。是岁月把咱们俩结合起来了。

这时她回忆过去，想到自己的变化：在她没有完全属于他以前，她是又无情，又骄傲的，其实什么也不值。现在到了幸福的高峰，这纯粹是由他和她的爱情造成的，她甚至愿意向一个穷人或者病人低头。

这七天，她过得一帆风顺，肚里怀着孩子，脑子里充满着幻想，大约是她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日子了。三月二日，她亲爱的主人向宫廷宣布，他将在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日和她结婚。因为日子既然确定，教皇克莱芒要犹豫和拖延时间也就有限了。有好几天，他都在作祈祷，叫那些正在度狂欢节的全体罗马人斋戒，因为他要给法兰西国王办理离婚，准许国王抬举他的人民的女儿作王后。

那只一度掉到地上的戒指，现在由国王公开把它戴在他

未来王后的指头上。他另外还赠送了许多结婚用的黄金饰物，不过他并没有花费比戒指更多的钱，因为那些礼物都是由里昂和波尔多献给国王的。宫廷人员纷纷议论诸如此类的情形，好使庄严的事情引起怀疑。然而狂欢节到了，这种普遍的娱乐大大制止了恶意的言行，在这以前，恶意的言行却放肆得多了。在节日期间，甚而连谣言、预兆以及教士们的种种诅咒都停止了。

开始，甘蓓莉还猜想不到，为了她的伟大日子，要作这么多的准备。她定制一套用肉红色天鹅绒做的结婚礼服，这是王后服装的颜色。上面有金银线的精巧刺绣，还有织锦飘带，它值一千八百泰勒，一直放在裁缝师傅的作坊里，等候付款取货。在她自己的家里，私下雇用的裁缝在给她做第二套节日服装，它的价值并不低于第一套，而且特别合她的意，因为在宽大的西班牙袖口上，交织着H和G两个字母。价值一万一千泰勒的五十八个钻石，要用来镶成一顶金光四射的日型王冠，戴在王后的头上。

另外，关于鲁佛宫里王后寝室的家具，煞费周章。图样画好以后又抛弃了，重新再画，最后连椅子也和其他家具一律蒙上朱红织锦。然而这是王后御用的椅子，看去非常刺目，在没有真正搬到王后的寝室去以前，暂时搁置在德·苏尔迪夫人家里。这时甘蓓莉已经住在鲁佛宫里，但是只要亨利一出宫去，她也就立刻通过密径离开王宫。

这条密径现在是在她的侍从的监视下，年青的威廉就是其中的一员。有天晚上，当她从他面前路过的时候，他向她提出一个古怪的警告。“夫人，”沙勃莱先生说，“在您的王宫里，

您随便到哪儿去玩都行，但是您千万要避免北面廊房里通到顶楼去的小扶梯。那儿您很容易碰到一只有毒的蜘蛛。”

刚刚过了一天，她一个人不知道什么缘故，偏偏走到那被禁止的小扶梯间去。她的心怦怦直跳，本想停下来，但是她还是鼓起劲，踏上那灰尘狼藉、破烂不堪的扶梯。顶楼的门是敞开的，在半暗的天窗下，有一个老迈龙钟的人埋着头看书，看的是术士们算命的神秘书籍。甘蓓莉俯着身子站在门槛上，不再前进，虽然想躲避命运，但是她又不肯回头走。那个龙钟的老人只露出侧面，脸上布满了黑色的皱纹。他口里喃喃自语，一边翻书，一边在墙上涂抹。最后，他把找到的东西拼凑起来。这时他发出响亮的声音。

“这事别向任何人谈，毕查加塞。你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掌握精确知识的人，知道她的结果如何。她不光是不能够同法兰西国王结婚，而且她的眼睛还不会看到下一次复活节日的阳光。但是别做声，毕查加塞，一位佛罗伦萨的哲人得保持他的秘密。”

甘蓓莉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回到宫廷里热闹的地方。她立刻接见那些想见她的人，大伙儿都意料不到，居然能得到这样的恩典。她自己心里在想：“他没有听见我的声音吧？我三步并作两步，从扶梯上跑下来。但是扶梯上满是灰尘。”

她不害怕，不再相信骗子的话了。下次复活节的阳光——但是它现在已经照着她了；而她的伟大时刻也不再随着星位起变化，它已经开始了。她早上起床的时候，显贵的宫嫔就把衬衫递给她，不久只有公爵夫人才配做这样的事了。洛林家族的公主们帮她穿衣服。她们当中最恭顺的一位，吉士

小姐，给她梳头。进餐的时候，她的椅背后站着国王的禁卫兵士。夫隆特那先生奉了国王的命令，在她每次外出的当儿，布置加倍的护卫。这样她还能遇到什么意外呢。

这是她最伟大的时刻，也是她最幸福的时刻吗？最幸福的时刻已经过去了，那时他写信给她：象我这样的真诚，还从没有见到过。那时他这样地称呼她：我的美丽的天使，而且还把她叫作女主。这已经七天过去了。

现在国王把他的感情化为行动，振作精神，赶着办事。他保证母亲和孩子的将来，以免遭到一切可能的危险。如果他本人不在场，就得有另外一个人代劳，而且要有保护他们的力量。这个人要毫不怀疑，这也是对他本身有利的。亨利射了皮隆元帅一眼，他曾经爱过他的父亲，后来把这种爱转移到儿子的身上。他答应把古代元帅的宝剑赠给皮隆，再让他和甘蓓莉最小的妹妹佛兰西丝嘉结婚。不过她不是老德丝特蕾先生的女儿，而是她的母亲和艾勒格雷侯爵的私生女，这事弄得不好，以后会引起不少麻烦。不光是皮隆会抱怨，安东·德丝特蕾也会否认佛兰西丝嘉，而重提那久已过去的耻辱，除非是国王担负一切费用。

皮隆获得了新的职位和收入。甘蓓莉的弟弟汉尼霸是一个勇敢的军人，对她非常忠诚，奉命协助皮隆元帅在必要时保护王后，并保证她的儿子恺撒有继承王位的权利。国王还打算把汉尼霸与吉士小姐结合起来，她是一个走下坡路的美人儿，由于吉士家族过去的关系，求婚的王孙公子不再对她垂青了。但是甘蓓莉可以通过她和洛林家族结成亲戚。这么一来，对她的安全再也不差什么了。王族的公主们都向国王保

证，她们赞成她。站在她这面的，还有一位当权的公侯，这就是萨瓦公爵，公爵受到尊重，将让他的女儿与法兰西王储结婚。年轻的恺撒固然已经订过婚，然而在新的情况下，麦叩尔小姐在地位上跟他太悬殊了。她公道地得到年青的孔德，一位出身波滂家族的十一岁的王子。根据人们推测，他是唯一能够对甘蓓莉的儿子发生危险的人。国王甚而这样考虑，是不是让觊觎王位的人作教士。"他作了一个富有的主教——甘蓓莉和我这一系，就再也不用担心了，"亨利想。

这时佛罗伦萨术士的恶毒预言，也传到了他的耳里。他完全不去理睬，只是行动，听凭命运自生自灭，他相信自己已经把一切预先安排好了。可是他哪里料到，两年以后，皮隆会叛变他，结果人头落地，国王感到的痛苦，比叛乱者本身还大。同样，不过两个月的时间，甘蓓莉也玉殒香消了。

吉士小姐给甘蓓莉梳头的时候，把魔术师毕查加塞的情形讲给她听。甘蓓莉没有吃惊，只是重复亨利对于占星家说过的话：他们一直说谎，等到谎话应验为止。她的命运跟一个老迈龙钟的人无关，何况那个人现在对于自己的知识并不能保持缄默。她的命运显然是操在她主人的强有力的手里。她受到保护，因为她同他在一起，他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

这是她清醒时候说的话，如果她不作梦就好了。有天夜里，她躺在巨大的御榻上，她最爱的人儿就睡在她的身旁，两人都被鲁佛宫的墙垣保护着，她梦见一场大火烧上身来，熊熊的火焰包围着她，把她烧成灰烬。她吓醒了，她最爱的人儿也被她的呻吟惊醒了，不过他也梦见同样的火，而且更加害怕，因为他没有力量去救她。两人都坐起来，互相拥抱着，一面要

摆脱恐怖，一面要互相安慰，真是忙作一团。这时两人的心里都惊讶不止，认为好事成空，她已经完了。枉自作了种种安排和预防，而和平与安全的人工建筑，被一场梦彻底推翻了。

他们经过这场惊骇以后，第二天早上，又把这个忘了。亨利又称她是女主，对她说：只是由于她怀孕的缘故，才使得她的心神不宁，而他自己也被感染上了，他们还是下乡去度过四旬斋期，比较好些。于是他们带着整个宫廷人员到枫丹白露去，甘蓓莉预备在这儿宽心待上几周。她最爱的人儿一步也不离开她，根本说不上，他们这生当中还会分离了。哪知道分离就在眼前，偏偏没有想到意外的灾难；等到灾难发生，事情已经被忘怀了。以后回忆起来，才发现当时一着之差，竟铸成天大的错误。

伯努瓦神甫是个单纯的教士，在国王没有叫他任忏悔师以前，他在市区集市会馆里感化普通人的灵魂。国王亨利相信老百姓需要的教士，这种教士一定不会虚伪。伯努瓦就是这样，他本着纯粹宗教的严肃态度，要求国王单独度过复活节前的神圣周，而且为了忏悔的缘故，必须把博福尔公爵夫人打发走。一个人不好同爱人一起忏悔，这样会添加更多的烦恼。未来的王后，应当亲自作出良好的榜样。伯努瓦牧师用认真负责的语气，打发她到巴黎去，好公开履行宗教义务。

亨利开头不答应。他直截了当地问神甫，是谁劝他这样作。神甫大声否认：他并不听什么人劝告，而是按照宗教的职务办事。后来亨利也觉得他说的不象是假话。可怜的神甫，对国王十分恭顺；要不是罗马反对，亨利早抬举他作主教了，罗马却认为他是个秘密的基督教徒。亨利从没有听见伯努瓦

说过一句半句中伤甘蓓莉的话。他并不反对甘蓓莉，只是根据良好的信仰办事。

伯努瓦自己也是这种想法；等到后来事件发生，他还一直安慰自己的良心，认为自己这种极不幸的态度对事件毫无影响。不过话又说回来，究竟是谁告诉他：任命他作主教的敕书绝不会颁布下来——除非他阻止国王在深重罪孽的纠缠下接受圣餐，把爱人打发到巴黎去。是谁？一共有多少人？魔鬼把病菌注射进教士的精神里去，这时候他以哪种面貌出现的呢？他必然有好多种不惹人注目的化身，而且神通广大，并不露出一点儿痕迹。不过后来伯努瓦神甫还是慢慢地把魔鬼探索出来了，这是在事件发生以后。他因此病了，请求国王放他回市集会馆去。

亨利把不可避免的事情告诉她，甘蓓莉立即从非常安宁的状态，转入极端的恐怖。她早就料到有这一着。毕查加塞的话应验了。伯努瓦牧师参与了同谋，而她的最凶狠的敌人洛尼在幕内指挥一切，甚至连星位的预言也包括在内。这种新的、无限绝望的语气，把亨利吓倒了。她哭哭啼啼地跪在他的脚边。别离开我！这时他也跪下去，把她抱在怀里，亲切地安慰她，她的忧虑使他们两人都难过，非加以克服不可。她哀诉道："哦，尊贵的主人，咱们不会再见面了。"他回答道："别怕！随你在哪儿，我的手都保护着你。看谁胆敢冒犯你！"

他的确这样想："没有人敢冒犯她。"其次，他把一切都归诸于她的怀孕状态，既包括那种神经过敏的猜想，也包括这种可怕的失常状态。这时他左右为难，悔不该作出这样的决定。在以后的日子当中，他瞧见她成了一个疲惫不堪的人，一切官

能，特别是眼睛，由于头脑的疲乏而衰弱了，从早上起床到夜里就寝，好象有一顶无形的钢盔压在她的头上。"千万别生病，你是我最贵重的珍宝，唯一的爱人。"

宫廷人员都被遣散了，每人回到自己的教区里去作忏悔。他们只留下那些伴随甘蓓莉旅行的人，这些人要对她的安全向国王负责。他们在四月五号，神圣周的礼拜一启程，博福尔公爵夫人坐在软轿里，她最爱的人儿骑马跟在旁边。他们在半途休息，晚上打算进餐，但是吃不下去。他们继续走下去寻找宿处，这夜是他们最后的一夜，这次拥抱也是不再把他们合而为一的最后拥抱了。甘蓓莉却把头掉开，有顶无形的钢盔压着她的头。她不肯睡；好几天以来，她尽管疲乏不堪，总是睡不着觉。

早上，他们达到塞纳河岸，水面上停泊着一只缓慢驶行的宽大上水船；这是由马拖的，要平平安安地把这无价之宝从那儿载走。这时国王再三告诫公爵夫人本家的妇女，告诫禁卫军的上尉蒙巴宗公爵及邮政总管德·瓦雷纳先生。他们一步也不许离开公爵夫人，要用他们的脑袋向国王担保。

在最后一分钟，她用一股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量抱紧他。咱们不会再见了，永远见不着了，永远见不着了。他差点说出取消旅行的话，同她一块儿回去。但是她那美丽的手臂松弛了，他轻轻地把她的手从自己脖子上解开，同时吻她的嘴。最后，她只有和他诀别，再一次提醒他别忘了孩子，他离开了船。马匹使劲向前拉，船在河面上开始滑动。他们互相望着，甘蓓莉不停地挥着她那可爱的手，亨利也向她伸出手去，挥舞着帽子。当她完全从他视线中消失以后，他才擦干自己的眼睛：他

的模糊的泪眼，早就看不清那可爱的人影了。

黑　　鸡

社交能手巴宋庇尔，立即掏出一副纸牌来凑趣。不愿意吗？公爵夫人完全没心思玩牌，叫人谈话解闷吧，这样也不成。巴宋庇尔还是不慌不忙，不惜装痴作傻，同时心里忖度：这是一次危险的旅行。他天性好奇，比别人见多识广。在下一个站口，他离开了船只，回到国王身边来。他是为了供夫人解愁破闷，以壮行色的。“陛下！我得向您禀明：夫人对您的刻骨相思，实在无法化解。尤其是她感到害怕，我想到自己的义务，不敢不向您明言。倘使她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已经不在场了。请您明察，我是在这儿。”

经过长时间的航行以后，这只满载离愁别绪的船，停泊在军械库附近。在岸边给博福尔公爵夫人接驾的有：她的弟弟，她的姐丈巴兰尼元帅，吉士家族的女士，那个常常给她梳头的高贵小姐，以及其他人等。大伙儿都觉得她的脸庞消瘦了，颜色苍白，眼睑红红的，然而他们还是恭维她的气色很好，隆重地欢迎她。她姐姐巴兰尼元帅夫人的家就在附近；甘蓓莉打算在那儿休息。不久，来访的人赶到了，他们甚至挤满了甘蓓莉休息的房间。她站起来。“到哪儿去呢？”她问德·瓦雷纳先生。

现在德·瓦雷纳遇到的情形，也和伯努瓦神甫相同：他尽量想出最好的主意，就是后来也不能完全了解，为什么偏偏成

了最坏的事情。后来他总算比那个可怜的神甫多明了一些东西。德·瓦雷纳对于间谍朋查尼并不是毫不知情。当然，这个间谍从没有亲口告诉他：把她带到那儿去！介绍人和居间人，从匿名的地方来找他。毫无疑问，他们都出动了，但是他丝毫没有注意他们。表面上看来，那些都是天天碰头的人，大约连他们自己也猜想不到，是谁派遣他们的吧。他建议甘蓓莉到那所屋子里去，据说，她在那儿可以得到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安静。这时他决没有想到任何一张面孔，任何一种声音。他建议去那所屋子，始终意识不到他一再听到的诱惑的耳语，等到事情完全过去以后，他才明白了。倘使那时德·瓦雷纳对真相确有把握的话，他却很有理由保守秘密。

甘蓓莉乘轿到那所屋子去，她在蒙眬的睡意中激动了，脑子里浮起种种寒热病似的幻像。“这所屋子是禁地，我不好进去，沙贡曾经警告过我：别同国王一块儿去，尤其别单独去。但是我的姨母德·苏尔迪不在城里。仆人们各自走了，大伙儿都在忏悔。国王在忏悔，只有这所屋子好去。我决没有想到，我会上这儿来，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只好听从安排。”

同她一起坐在轿子里的，有吉士小姐，而且也和她穿着同样的衣服，好象她们是姐妹俩。吉士小姐的面容已经憔悴了，在恋爱的旅程上，她快过时了，所以把一切幸福都寄托在和汉尼霸的结合上，他是未来王后的弟弟。不过她暗中也憎恨甘蓓莉，这正是女人的本性，对每个有权要求幸福的人，都怀着妒意。她下了决心，博福尔公爵夫人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特别因为她是到这儿来的唯一的公主，国王会记上她的功劳。她在路上讲了一些闲话，也不管甘蓓莉听没有听。

软轿在半路上的当儿，有三个人怀着紧张的心情在等候。第一位是本屋主人，其他两位是彼此勾心斗角的敌对分子。几天以前，有个人出现在查梅的账房间里，查梅本想撵他出去；那人的容貌丑陋，令人见而生厌，显然一肚子都是坏主意。可是这个面目黝黑的老家伙，悄悄说了几句话，鞋匠立刻把他带到空房间里去。他那老迈、伛偻的身子，慢慢跨进房间；那儿有把坐的椅子，但是他不象平常人的坐法，而是趴在上面，身子从椅子下翻了一转，脑袋向前，一点儿也没有挨着地面。这种动作灵活极了，不过一眨眼的工夫，那个怪物就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若无其事。

查梅看出来了，这个怪物一点儿也没有衰老，倒是他的矫健身手，使银钱商把他看作鬼魅一样可怕。这时他低声说出多么可怕的话！诚惶诚恐的查梅，只好从他那黑色皱纹的脸上接受指示，他那突出的额头，活象是魔鬼的角。所有这些刻在脸上的标记，是抹煞不掉的。一个人长着这样一副穷凶极恶的嘴脸，一眼就会被人看出他的阴谋勾当，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很不适宜于公然犯罪。查梅刚刚想到这儿，对方就劝他放心，也可以说，把他的任何希望都打消了。那个怪物说，到适当时候他会以光明天使的姿态出现。他说了以后，就蹒跚地走了。

第三位是侍从威廉·沙勃莱。自从毕查加塞在鲁佛宫的顶楼上安排诡计以后，他一直在追踪这个术士。当时他原可以把这个凶恶的敌人除掉，不过这么一来，他就经验不到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危险了。威廉也擅长化装的艺术，例如：他可以把身体缩小，就象老鼠一样，没有一点儿声息。毕查加塞决没

有想到有人在跟他，注意他的化装，甚而来到他和间谍朋查尼一块儿熬毒药的密室里。

暗害甘蓓莉的凶手刚离鞋匠不久，年青的沙勃莱就到了他那儿。威廉也只说几句话，就吓得查梅直打哆嗦。他打开同样那间空房间，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立刻用手按着胸口，声明自己无罪。沙勃莱先生仔细打量他，从现在起，他相信查梅不是敌对者，除开鞋匠那种恐惧而外，倒可以算作一个同盟者。威廉一直保持着青年人的朝气，容易相信别人是真心实意的。他心想："只要不是穷凶极恶的人，就不会憎恨迷人的甘蓓莉。"

他问租税承包商，是不是对博福尔公爵夫人怀着善意，对方当然满口说是，脸上滚着一颗颗豆大的汗珠。"我被人牵连进来了，这是我一生当中最严重的考验，"他承认。"关于国债问题，不是她反对我，其实是洛尼先生，他把一切都推在她的身上，因为他是她的敌人。"查梅用手按着额头，忘了自己是在对一位十八岁的贵族说话。对方当然不容易了解这些话，但是威廉还是看出情形，心里明白了。他说：

"她是非常和蔼可亲的，咱们应当救她。"

"耶稣·基督在上，"查梅大声说。"我的先生，请您屈尊去找我的管家，让他在夫人光临那天，把您安插在厨房里。那个怪物也是这么作的。"

"您放心吧，我这个怪物也不弱于他，"威廉毅然地说。因为现在查梅打量他脸上的胎记，于是他，不让对方反对，抢先表示：他同样可以化装。这就行了，他们分开手。

恭候光临的日子到了，软轿到达后，停在花园的石板地面

上。查梅鞋匠满脸春风，为了表示敬意，十根指头拂到地面，他的嘴也差点和地面接上了吻。禁卫军的上尉蒙巴宗先生，在基地上布置警卫。两位女士同德·瓦雷纳先生一起走，由房主人带路。一座舒适的台阶，通向宽敞的大厅。"咱们曾经在大厅里吃过饭，玩过牌，国王快要动身去参战以前，显得多么快活。那时咱们多么幸福啊！"甘蓓莉回忆前情，其实那个时候她却非常胆怯。她沉思起来。她要跨进去吗？同是这个房间，她当时不敢进去。当时的恐惧，显然没有理由。今天的恐惧，却有充分的理由。她的脚趑趄不前。但是最后甘蓓莉还是跨了进去。

一直到晚餐以前，她都在休息。吉士小姐从不离开她。德·瓦雷纳先生在门口布置好卫兵以后，才请夫人准许他到牌局上去。他已经找到了和他一样有钱的牌友，不过地位相等的男女绅士都没有来。所有身份比较低微的人，都赶来代理缺席的宫廷人员。博福尔公爵夫人来到查梅家的消息，传遍了全城。新兴的有钱人，都乘着花车赶来；贫穷的贵族排成长蛇阵，尽量躲闪，避免泥浆溅在身上。他们一起拥挤到银钱商家里来，屋子都差点给他们挤爆了。一部分人是为了瞻仰她的丰采，甘心在这儿输钱；另一部分人就是准备赢钱的。两部分人都怀着同样迫切的心情，鹄候未来的王后光临。

德·瓦雷纳先生不愿意有人去打搅他，于是那些人就再三要求房主人，让他们到房间里去。这简直是给他平空添出的麻烦。查梅恫吓他们，要是他们不规规矩矩地玩牌，就把他们统统撵出去。他的脸是灰溜溜的，常常伸手去揩脸上的汗，由于担心高贵客人的安全，他不停地跑来跑去。他亲自监视

购买来的货品，其中有一篮家禽，一只黑鸡逃脱了——它出乎意外地在台阶上飞来扑去，这对高贵的集会来说，是大煞风景的。一个年青的厨师助手跑来，伸手捉住鸡。鸡是那样黑，而身手矫健的小伙子却生得这样白。他不光是穿着一身净无纤尘的白衣服，适合节日的要求，而且在他那卑微的家庭仆役的躯干上，还长着一颗完全和天使一样的头。查梅正在打量这个谜，背后有人碰他。

管家的声音说："这就是他。您仔细瞧去，就可以瞧出他脸上的假皮肤，那是用猪膀胱做成，用美妙的色彩画的。那闪闪发光的淡金色鬈发，是一根根粘在脑袋上，再用针紧钉在假皮里的。他那突出的额角巧妙地给发遮着了。凡是认识魔鬼的人，都知道他长有角。幸好我完全看透了他，他却一直当我是您真正的管家。"

这时查梅双脚直跳，可怕的事情接踵而来，原来他的管家也是伪装的。他在老人的浓髯和假发中间，看到一对炯炯的眸子。"沙勃莱！"他喃喃地说，同时呻吟起来。"这怎么得了！"

侍从威廉鞠了一躬，好象主人下了命令。"我的职务就是注意把汤烧好，以免渗入不干不净的东西。"他以管家的姿态边说边神气十足地走了。

查梅及时想到，自己不好通过仆役们进口的地方跟着对方。他回到客厅里来，发现人们和往常一样，在喝酒，赌钱，大声争吵。今天实际上发生的事情，真叫人难以相信。这时敞开的露天厨房里，炉火熊熊，挤满了好奇的人。他们从各方面抢着问银钱商：究竟公爵夫人多早晚出来。她应该公开进餐，

才合乎她的身份，也才赏了大伙儿的光。特别有一位德·玛蒂克夫人，坚决要求在餐桌上伺候博福尔公爵夫人。可惜这时更有体面的女士都不在场，查梅只遇见这么一个平常的狡诈女人，心中暗叫惭愧。他刚答应了她的请求，立即想起，可能她就是一个放毒的女人。他大叫不行，同时觉得自己大惊小怪，惹人注意，只好混到人丛中去不见了。

管家站在厨房里，背朝着露天墙壁。高大的仆从掩护着他，他们磨拳擦掌，不让大厅里的人挤来。露天厨房里的服务人员已经不少，其中有面孔陌生的新手，还有送货来的人。大伙儿跑来跑去，混乱不堪，工作没法进展。管家同时监视着一切：锅罐，人手，每个人的活动，尤其是那个天使般的厨师助手。这个人跑来跑去，风一般快，大司务有意给他打麻烦，不断叫他去捉黑鸡，鸡一直从手里滑脱了。小伙子高声咒骂，鸡却斜着眼睛瞟他，为了不让他捉着，鼓起翅膀，从他鬈发头上飞扑过去，笔直地落在焰火腾腾的灶下。小伙子只好趴在地上去捉它，因为大司务非要得到它不可。黑鸡不见了，人们都以为它给烧死了，可是它从遥远的角落，凶狠地向外瞟视。

这时掌灶大司务光火了，狠狠地给助手那张着色细腻的脸上一记耳光，可是耳光没有留下一点儿红或青的痕迹。在小伙子追捕黑鸡的当儿，厨师和管家中间发生了一点事情。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眯睁着一只眼睛，同时用另一只眼睛互相示意。天使般的厨师助手，跟黑鸡简直势不两立，现在黑鸡反而跑来追逐他。鸡毫不客气，打算用嘴啄去他头上一束发光的鬈发。管家趁人和鸡打面前经过的当儿，从背后伸手把小伙子的一束头发扯下来。

“不许你把黑鸡的脖子扭断，看你的样儿，多半不怀好意，”声音从容，这是一个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但是突然又是一种清脆而勇敢的声音：“我留心着呢。”

天使仔细瞧着他。

“但是今天要用家禽熬汤呀，”他由于嗓子滞涩，吹吹口哨，打算发出尖锐的声音。“用的是黑鸡和白鹅。”小伙子翻了一个筋斗就跑开了。

查梅在管家背后用假嗓音大声说：“公爵夫人——她就要动驾来这儿了，汤还没有预备好。”

他在激动的当儿，用力把肥臀从人群中挤过去；他来到女士们身边，她们刚刚跨出房间，于是他再三鞠躬，引她们到餐桌上去。餐桌设在最显著的地方，是专供她们用的，这对于两位尊贵的女客来说，未免太长太宽了。博福尔公爵夫人和吉士小姐，彼此隔得远远地坐着，中间的空隙给宽大的衣裙遮着了，两人的衣服，在式样和颜色上都完全相同。查梅面对着高贵的女士，站在桌子空的一头。正确地说，他不是站着，而是蹦蹦跳跳，招呼他的仆役，从左右两边阻拦那些涌到这儿来的群众。把地方让开，这是为了一个无比珍贵的生命的安全。他总揽全局，没有一样刀叉杯盘送来不经过他的监视，他更不放心德·玛蒂克夫人要什么花招。

葡萄酒瓶是查梅亲手打开的，他又把酒杯揩干净；他向杯里斟酒，瞧见高贵的女士喝下去以后，才放下心来：她们始终没有出什么事。他越看玛蒂克夫人，越觉得不顺眼。她居然得到许可，在这儿伺候显贵的客人。可是查梅心里想，我怎么能允许她呢。她是个矮小枯干的人，蓬松的头发，固然使她的

个子显得高了一些，可是把脸更压缩了，脸上敷的脂粉，说什么也遮不住放毒女人的凶狠表情。要是说毕查加塞在这儿有同盟者的话，那末，一定就是这个女人。她伸出蜘蛛似的手爪，从仆人手里接过极沉重的盘子，但是她端得稳稳的。可疑的女阴谋家，切碎一只西瓜，当心，她是不是和了什么东西在汁水里？只是吉士小姐要了一片。查梅暗中捏着一把汗干望着，他在思想里不惜牺牲那个次要人物。玛蒂克不管好歹，把给公爵夫人切的瓜递给她，她用盘子接着。查梅原以为公主吃了瓜后，会花容失色，立即倒下地去。可是事情并不如他所想的那样可怕。甘蓓莉看来得救了。另外也没有人倒下去。

未来的王后要了一枚橙子，亲自剥皮，少不得反来复去地检查一遍。东道主人那对圆溜溜的眼睛，诚惶诚恐地窥探橙子皮上有没有大洞小眼，或者一点儿针刺。我的老天爷，珍贵的人儿把橙子放在一边，撇着嘴说："味道是苦的。"

这时查梅着急了。他压紧自己的肠胃，用尖锐的声音叫道："出去！全体都给我出去！"他的仆人只好把所有的人，不管文雅也罢，粗鲁也罢，都赶到别的房间里去。银钱商挥着双手，催促他们赶快走。"出了什么事？您在嚷什么？"德·瓦雷纳先生问，他直到现在一心在玩牌。

查梅清醒过来，惭愧地喃喃说："公爵夫人——"

"气色不好，"德·瓦雷纳补充道。"她怀孕五个月了。您就为这个大惊小怪吗？"

但是查梅离开对方，他发现了一桩事情。这时没有人再去注意餐桌了，两位显赫的女士坐在那儿发怔，玛蒂克夫人悄悄用指头去摸了博福尔公爵夫人的后颈一下。毫无疑问，她

打开了珍珠项链的螺丝，项链滑下来了。查梅立即赶上前去，用手上戴的印章戒指使劲敲女贼的手，接着他就跪下去。

"夫人，您的项链在这儿，它掉下来了。"

"谢谢，没有出什么事情吗？"甘蓓莉惊讶地问。

"没有。没有出什么事情。您可以放心。没有出什么事情，"他重复地说，眼睛里噙着泪水。"咱们过关了。没有出什么事情。"

查梅多么幸福啊！甘蓓莉瞧他好象是个孩子，而她对于生活却比他知道得多，知道得无比的多。她的脸非常苍白，精神疲倦，眼睑发红，她说：

"我一定还得吃汤吗？我想去睡了。"

银钱商只听见"汤"这个词儿，于是他大声喊叫："上汤！"并且一下子跳起来，亲自赶到厨房里催促。这儿他发现了如下的事情：厨房里全体服务人员，前头是大司务，后面是所有的担水伕、洗餐具的人、砍柴的人、打扫清洁的姑娘以及从别地方跑来的人，都睁大眼睛，张开嘴巴，朝上看，唯恐错过机会。原来管家和厨师助手正在上面搏斗。

他们角逐的对象是一个玻璃球，球被炉上的火焰烤热了，它一会儿落到这个人的手里，一会儿又从那个人的手臂和肩头上滚去，不过它始终离不开两个人的身上。最初，厨师助手正要把玻璃球在汤罐上打开，却被管家劈手夺去了。这个天使般的小伙子，一头撞在管家的心窝上，又把球抢到手。他一下子跳起来，双手抓着跑道下垂的边缘，跑道沿着墙壁向上盘旋，腾空一个倒翻筋斗就逃去了。管家虽然穿着宽大的衣服，长着浓密的颊须，也用同样的运动姿式追到栏杆后面去。两

人就在上面展开角逐，后来，厨师助手从屋顶边缘上飞落下来。一声嘲弄的叫喊，他的确落空了。可是谁想得到，他抓住了天花板上一根平常用来挂火腿的横梁。他手脚齐施，抱住横梁，并且毫不放松，伺机朝着管家冲去。因为管家也从那儿飞赶过来了；他抓着下一根横梁，无比迅速地移动，一定要把球夺到手。

球随着厨师助手应敌姿势的变化，在他的前胸和背上不住转动。每人的速度越来越快，后来人们竟以为他们是浮在空中，玻璃球环绕着他们旋转的身体，一个劲儿地翻腾。紧张的场面有增无已，带着火一般闪光的玻璃球，跟着两人滚遍了整个天花板，一直到灶头和汤罐的上空。嘲弄的叫声——现在快要发生了。但是救星从魔鬼手里打落玻璃球，本来魔鬼已经把球打开，球内的东西差点儿就落在汤里了。结果怎样呢？玻璃球在石板地面上碎裂了，所有看热闹的人赶快把脸掉开，寻找新的惊奇事件。黑鸡不知道打哪儿赶来，瞧见有颗长形的谷物掉在地上，就一嘴啄起来，吞下肚去。一会儿，它就象人一样啼叫——这是后来才肯定的——，不住打滚，抽搐，直挺挺地倒毙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厨师和其他的人，又才想起方才搏斗的两个怪人，但是再也瞧不见一点影儿了，他们认为这是很自然的，赶快划十字。魔鬼一旦被识破以后，显然是从冒火的烟囱里逃跑了。有些人还瞧见他撕下了天使般的画皮，现出一只黑蝙蝠。救星化成一片氤氲香气，所以汤里有了从来没有过的香味。

热闹场面过去以后，侍从威廉出现在厨房进口的地方，听

人说起方才的事情，好象十分惊异，事后还不住摇头。有人碰他的肩头一下，回头一看，是塞巴斯千·查梅，露出非常和善的表情；他挽着沙勃莱先生的手，带对方到显贵人物的餐桌前去，这时查梅踮起鞋尖走路。

显贵的女士还是照样坐在那儿，有箍环撑张的衣裙和鼓起的袖口，缩短了她们当中的距离。她们没有问，为什么让她们等了这么久。厨司们隆重地列队走来，带头是掌灶大司务，高高地捧着汤盘。厨司们跪下去，主人亲手向金盘里倒汤。厨司们跪在地上，等到博福尔公爵夫人尝过汤后说，味道很好。然后查梅才挥手，叫他们退下去。

这时吉士小姐问，究竟方才出了什么事。

"公主，"查梅说，"据他们说，跑来了一只黑鸡，因此发生了一些事情。"

小姐放下调羹。甘蓓莉仍然吃下去，不住用眼睛瞧侍从威廉，她只是为了他的缘故，才吃下这份珍贵的汤。她又用眼睛对他示意，他可以随自己的高兴侍候她。

"夫人，"他回答道。"别人说了许多话。"

"我知道，"她说，嫣然地笑了，瞧着他。后来他到了老年，都还记着她瞧他和微笑的情形。

"别人还会说出许多话呢。"

这是她最后对他说的话。这时她身边有种闪光，从一种神秘的光源射出，她似乎快要融化在里面了。后来他才了解，她说话的意思是指她的死亡和死亡的情形，当时她是作为一个永诀的人，向活着的人致谢。

歌曲的末尾

第二天早上，她还活着，接见苏利先生。他是为了她的缘故，才留在城里，现在相信她的生命无恙了，不过他找不到祝贺她的话句。还是甘蓓莉把大臣恭维一番，请他相信她：她是喜欢他的，而且钦佩他的为人和他的丰功伟绩。他欣然领受，随后又打发苏利夫人来看她，他们夫妇俩就要动身回到他们的领地上去，所以先后来向她告别。

一位大权在握的大臣的夫人，极不愿意伺候国王的一位情妇。根据她对于事情的看法，国王以后又会另外找到一位情妇。她挺起那又长又平坦的上身，面对着患病的女人，病人被她冷酷的目光吓倒了，她的眼睛正在无耻地估量，究竟对方今天还有多少价值。洛尼夫人认为对方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所以她放弃一切奉承讨好的话。倒是甘蓓莉尽量设法讨这个冷酷的人儿欢喜。"您会成为我最知心的朋友，"她说。

她一定是神智不清了，又补充说："我起床和就寝，总是愿意瞧见有您在我身边。"大臣夫人听见这样说，就离去座位，认为这既没有提高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增加脸上的光彩。她微微低着下巴，另外不再表示敬礼，伸出有骨没肉的手去开门。这个女人是个出身小贵族家庭的体面人，亲戚当中没有污点，就这方面来说，基督教对她是特别适合的。她气极了，后来在旅行车上还一直呆呆地坐着，紧紧闭着两片薄嘴唇。

回到家来以后，她才对自己的丈夫发脾气，怪他不该打发

自己去见一个妓女。那是一个堕落的家庭，众人皆知的贱货，毫无希望的下流东西。一个正经妇女，怎么好打打扮扮地去奉承她呢。“她要我瞧着她张开两条腿躺在床上。竟敢对我有这样的要求！”她尖声叫喊，认为她的自尊心和道德的尊严都受到了侮辱。洛尼是个不怕事的人，只好从中劝解，自己弄不明白，究竟这女人想在什么人身上泄忿。他答应她，可以看到一场热闹戏，只要绳子不拉断，就够得你瞧。其实他在思想上指的倒不是绳子。妇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慓悍的骑士，利用她吃惊的当儿，赶快躲开危险。

人们猜想，甘蓓莉已经中毒了，不过她仍然没有忽视自己对宗教的义务。夜里怔忡不安，梦魇老是纠缠她，早上又有这位可怕的妇人来看她，不过她等到客人走了以后，立刻去作忏悔。小圣安东尼教堂就在附近，吉士小姐陪着美丽的女罪人一块儿去。小姐根据亲身的经验，向对方保证：妇女们天生来是以爱情犯罪的，但是会得到宽恕，用不着挂在心上。小姐决心在未来王后的身边占首席地位；她用自己的忏悔来鼓舞甘蓓莉，好让对方也泄露出自己一些冒险行为。多少知道一点，总是有用处的。

甘蓓莉默然——不是在斗心眼，而是感到乏力和悲戚。吉士小姐的香艳故事，引不起她的兴趣。这是尘世上环绕着她的一点残余，是最后说给她听和逗她发笑的轻浮故事。她在忏悔椅上，并不失悔自己的种种行为，更不失悔她对她尊贵主人的真实爱情。但是她承认：自己是一个冷淡的女基督徒，而且也没有时间来改过了，这点是扪心有愧的。她这样说了以后，就接受免罪，回到鞋匠的别墅里去。

这个星期三下午，她再一次离开鞋匠的别墅，到上述的教堂里去听音乐会。一五九九年四月，头几天的天气非常暖和，路上的葡萄长得十分茂盛。未来王后的软轿经过的时候，人们都跑来瞧热闹。软轿是由国王的禁卫军保护着，在蒙巴宗先生的指挥下，后面跟着洛林家族公主们的花车。这是一个美丽的春天，未来的法兰西王后再一次公开出现，她是本国的女儿，以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

老百姓知道的事情还要多些，而且也比局中人更明白些。这时软轿经过，大伙儿都停止叫嚷，低下头去。各个地方的人，都常常在讨论期待已久的结婚日子。眼前的情形，一下子使他们忘掉结婚的日子。结婚和加冕的豪华服装，早给人说得天花乱坠，而且成为家喻户晓的事情了。这时人们却想起另外一件最后的衣服，那是每个人将来有一天都得穿的。博福尔公爵夫人的表情严肃，对于一个正在生命旺盛期中的人来说，是不适当的。她显得疲乏，而且是一种永远也不能恢复的疲乏。你朝软轿里瞧吧，胸部收得多么紧。人人都在猜想：哦，这将是一件天大的普遍不幸。后来不幸刚刚发生，它的意义就被人忘怀了。这时她正经过众人的面前。

甘蓓莉最后显示出来的容貌是美丽的，这种美丽已经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理解了；她显得严肃而又谦和，有一种形容不出的美。她自己也知道，只希望她的主人能够亲眼瞧见她经过教堂。“人们自愿地给我让路，我尊贵的主人，平常咱们的卫兵总得去开道。人们都不期然而然地用手扪着心。您和我，咱们受着老百姓的爱戴。”这是她在想象中说的，清醒的知识与自慰的幻想，奇怪地交织在一起了。要求生存的习惯力

量，还一直战胜着疲乏与绝望，而这种要求最后是非常强烈的。

特别在旁边给她设立了一座看台，以免别人去打扰她。教堂里挤满了人，一方面是因为音乐好，另一方面又因为有大名鼎鼎的甘蓓莉坐在上头。夜色迷茫，乐声肃穆，我主还待在坟墓里没有复活起来，吉士小姐就利用这个时间来报告一些喜讯。这是罗马的来信，内容是说：国王离婚的事情，很快就要宣判了。其实教皇克莱芒另有用意，他给国王办理离婚，却不是为了让国王同一个外室结婚。要是这样，人们对于丑行的指摘就将针对着教皇本人了。他相信天意会把他从苦闷的处境中解脱出来，他天天做祈祷，果然及时听到了事件发生：一桩不可思议的事件。

面对着教堂的暗淡灯光，耳听着我主墓边的凄凉歌声，甘蓓莉在琢磨幸福的消息，她相信这是无疑的了，不过她浑身感到有点不寒而栗。这时向她献殷勤的吉士小姐，终于把最好的消息宣布出来。这是国王的两封问候信，小姐方才从两个信差的手里先后得到。甘蓓莉从信里读出：他怎样想她，说不尽的种种柔情，随便她在哪儿，她最爱的人儿的手都保护着她。这使她感到温暖和舒服，也是她生活当中的最后一次了。女伴瞧见她在微笑，好象是个孩子，心里十分得意，认为将来不会再有困难了。当复活的雄壮而神圣的音乐奏完以后，女士们又兴致勃勃地一路回去。不过她们在那拥挤不堪的教堂里，感到太热了一点；甘蓓莉微微觉得头晕。在查梅的花园里，她跌下去，失去了知觉。

人们赶快把她搀扶起来，抬她到床上去。她浑身发生痉

挛。她的脸和脸上的每条肌肉，都在抽搐，眼睑和眼球跳动得无比地快。眼睛从左边向上翻转，瞳孔呆滞无光。那张常常接吻的嘴，歪曲得非常难看。颚骨好象用镊子箝住了。

半分钟以后，所有颤动的肌肉一下子停止了：手脚、躯干、颈项和头部。这时头向后仰，脸朝左偏，背脊在床上弯成一个半圆形。同时，这位方才还是身份最高的人儿，呼吸停顿了，五官肿胀，脸色发青，看去可怕极了。舌头从嘴里伸出来，牙齿咬在舌头里，血和口涎溅在脸、头发和枕头上。每个人瞧见这种光景，就忙不迭地离开这位方才还是地位最高的人，以免魔鬼上身，或者至少是避免传染。

甘蓓莉苏醒过来，向周围一看，只剩下德·瓦雷纳先生一个人，正吓得仓皇失措地望着她。他是向国王对她负了责的；他的良心上难过，悔不该把她带到这个不幸的地方来了。

"您把我从这所屋子送走！"博福尔公爵夫人使劲挣出一句。他对自己的安全预料了极可怕的情形，所以决定不把医生和教士找来。他完全按照她的吩咐办理。她要求抬她到姨母德·苏尔迪夫人家去，后来果然坐轿到那儿去了，还是德·瓦雷纳扶她上轿，也是德·瓦雷纳一个人送她去。她大约以为在那儿会碰着她的侍女，连同那些伺候她的高贵女士，特别是吉士小姐。实际上没有人，除德·瓦雷纳以外，没有第二个人给她服务。他是从前的厨师和情书传递者，现在却作她的侍女，给她铺床叠被。德·苏尔迪夫人逗留在乡下教区的时间，把所有的仆人都遣走了。德·瓦雷纳寄了紧急通知去，要她即刻赶来。

在这期间，甘蓓莉一会儿心慌意乱，一会儿筋疲力竭。她

在这所空洞的屋子里哭泣，叫唤她的主人。为了靠近他一些，她立刻要搬到鲁佛宫去。“我可以走！这不过是短短一条街。”德·瓦雷纳先生挽起袖口系着围裙，再三劝她，她在那儿更会感到寂寞。“究竟您打算在鲁佛宫里干什么呢？”他问，快要不耐烦了。她虽然心里明白，却不肯说出来。她在极度疲乏的当儿，容易想到死，但是死也得死在她主人的身边，死在他们共同的寝室里，那儿的空气十分活跃，混合着他们两人的呼吸。

她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这个夜晚平安地过去了，早上醒来，她觉得自己容颜如旧。德·瓦雷纳十分惊异，没有费力就陪送她到了圣日耳曼·洛克瑟鲁瓦教堂，她在那儿领了圣餐。这是复活节前的礼拜四。她希望两天以后，又和自己的主人在一起了。她大受感动，所以这回表现出真正的虔诚。下午，她又不舒服，只好躺下。在第二次恐怖情形发作以前，她居然派了一个贵族到国王那儿去，这人是她决定的，因为她认为他忠实可靠。她请求心爱的主人，立即准许她乘船到他的身边去，而实际上是盼望他自己来。他当然不会丢下她一个人在灾难中不管，他既然读了她写的信，也就可以把其余的情形推测出来了。

她已经瞧见他上马了，可是德·瓦雷纳暗中附上一句：不必这样急。因为公爵夫人吃下可疑的食物时，他正在玩牌。他会受到惩罚，国王知道情况越早，必然惩罚得越重。大伙儿都知道国王的脾气：得救以后，他是肯原谅人的。也许在非常的情形下，他也原谅人，因为他过于悲戚，不好再严厉对人了。最后，信差骑马沿着大路飞驰，这是下午四时，甘蒋莉痛得直打

滚。

德·瓦雷纳心慌意乱，以为这是快要分娩以前的情形。他亲自跑去找助产妇，那个妇人已经帮过公爵夫人三次忙了；但是他在下边碰见侍从威廉，于是就叫对方代他去。威廉不光是把杜皮依太太带来，而且还通知拉·利维埃大夫务必赶来。年青的威廉体会出德·瓦雷纳先生的意思，他擅作主张，宁愿事后道歉，可以有备无患。偏不凑巧，医生不在家，过了一小时以后，到了五点钟，他才来到病人身边。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杜皮依完全失去了主宰，她从没有瞧见过这种光景。

这次发病的经过和第一次一样，只是更厉害些。剧烈的痉挛过后，就是呆钝和窒息，面孔歪曲得难看极了。杜皮依太太从前给甘蓓莉助产，瞧见的只是花容月貌，决没有这种变色和歪曲的嘴脸，而且眼珠向四面八方乱转，她不忍再看，把脸对着墙壁。只剩下德·瓦雷纳一个人，他在这次和下次病发的当儿，都用手抱着公爵夫人。

他口里自言自语：这么久了，呼吸也该恢复了。它那样短促，当然是受了毒气的阻碍。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他故意这么说来安慰自己。最后，人总不免有一死，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甚至连奇怪也说不上，德·瓦雷纳先生又说。他什么想得出的事情都干过了，现在是邮政总管，总督，敢和耶稣会会员打交道，敢和任何一种危险势力打交道，为什么又不敢和死亡打交道呢？暂时是别人的死亡，他还想不到自己的死亡；要等到他非想到这点不可的时候，那末，在遥远的将来，他死后一定会采取空前的出殡仪仗的形式，闹得万人空巷，车马塞途呢。

他凭着自己的现实感，觉得这个不幸的女人只怪自己深深陷入灾难中去了，他在她极凶险的状态中抱着她。他大可以象其他的人那样，干脆丢下她不管。可惜，死亡固然可怕，国王也同样可怕，国王还不知道她的情形哩。对于德·瓦雷纳来说，最大的危险是国王不从他的口里，而从别人的口里听到公爵夫人的死讯，这样，别人准把责任推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这时就在考虑，是不是派出第一个信差以后，再派第二个信差去说：太迟了，陛下，您犯不着多此一举。

再说，他对待一个已经不再作数的东西，还和人对人一样。这个东西在每次发病过后又苏醒转来，暂时又成了一个女人，她吃惊地向四周瞧。她说的话很难听懂，因为她把舌头咬坏了。不过德·瓦雷纳还是体会出她的意思，扶她起来，让她给国王写信，每次都是新的呼救声。他佯言一定把信寄去，但是第二封没有达到，第三封也没有达到。五点钟的时候，国王的首席医生拉·利维埃先生来了。

这时她的形容和情况变了。拉·利维埃给病人大量放血，他用盐水冲洗她的内脏。杜皮依太太遵照医生的吩咐，准备好了热水浴，两人把公爵夫人抬到浴池里去。这种措施显然是对付中毒的。德·瓦雷纳先生吓倒了，他受到很大的嫌疑。另一方面，他的恐惧心情与另外一种新的猜想发生矛盾：公爵夫人死不了。那个人在救她。既然她也许会活转来，于是德·瓦雷纳就做得无比的热心。他伸手去检查水的温度，当着裸体的美人儿，并不觉得惭愧，反而大声夸赞她。他认为她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漂亮，她的魅力准会颠倒国王。同时他附在拉·利维埃先生的耳边问：大夫是不是真以为可以

把毒素从身上清除掉。

医生没有回答。他在听病人说话，不过不是为了话句本身。她计算时间，什么时候信差可以达到国王那儿，第一个是在黄昏开始，不过，如果国王今天夜晚动身来她这儿，第二个和第三个信差就会在半途碰见他。话固然说得不错，但是医生特别注意那迷惘而失常的语调。他留心面部种种激动的迹象，现在她脸上的肿已经消了，憔悴而又惨白，没有一点儿血色。他在水里探摸她的身体。突然他命令德·瓦雷纳出去，让他单独和公爵夫人在一起。从她身上流出一种液体，把水染黑了，然而不是血。

这时医生同助产妇，又把病人抬回床上去，等待他预先料到的事情最后到来。不过他并不放松对她的照顾和关怀，非到完全绝望，不让生命中止。根据他的判断，这还得拖许多时候，因为病人用一种奇怪的力量在抗拒死亡：这种力量是由于她想到她的主人，以为他已经骑在马上朝她跑来了。

病又一次发作的时候，拉·利维埃赶快把麻布的边缘，塞进病人的牙齿中间去，又把她的舌头朝着口盖上按。他作得正是时候，不让她在极厉害的痉挛当中把舌头咬断了。他同样准时地叫助产妇提桶来，盛着呕吐出来的东西。他摸她的脉搏，由于紧张的缘故，脉搏飞快地跳动，数不清次数了。医生第一次担心生命会过早地中断。他继续作出指示，不是为了死亡，而是为了生存。他打发德·瓦雷纳去拿牛奶。德·瓦雷纳问，拿牛奶来干吗？“您去吧！我们要用水拌合着一些牛奶。”

德·瓦雷纳先生离开房间，有了作出决定的机会。他写

信给国王："陛下，我恳求您别来。"

他思索了一会儿。"您会瞧见一种可怕的情形，"他写道。"陛下！要是您在公爵夫人活着的时候赶回来，她将永远给您留下一种讨厌的印象。"

这时他站起来。为了余下的话，他在作思想斗争："医生在照料公爵夫人，似乎还把她当着一个活人。他露出一种坚定而有把握的表情；一个人在自负的徒劳无益的工作上，不会是他那个样儿。要是结果并不如我所说，我的话岂不成了诳言吗？反正我的希望不佳，说了可能好些。我要冒险试一试，因为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德·瓦雷纳没有坐下，就提笔写道：

"陛下，您赶来无益。公爵夫人已经死了。"

他派遣最快的信差去。

杜皮依太太出来，抽空哭了一会儿。"已经完了吗？"德·瓦雷纳迫不及待地问。

房间里只有医生和她两人，她就是人们曾经称道的迷人的甘蓓莉。医生对她说话，仿佛她还是和从前一样。他说，她这种轻微的虚弱是和孩子有关，取掉孩子，她就会痊愈了。她在枕头上轻轻地摇头，表示不愿，用淡漠的表情，对着他那热忱的目光，仿佛她不认识他。从前她可是很喜欢他，相信他，在国王患病的时候，她不叫外科医生，而叫他给国王诊治。他问她是不是好受一些，她只是回答，她曾经尝过一枚味苦的橙子。接着她就悲叹头痛得厉害，完全想不起国王在哪儿。

"您睡吧，"他请求道，她听从他的吩咐。但是他站在旁边观察，她的意志怎样阻止她安然入睡，而这是和她需要忘记一

切相抵触的。因此，他采取自己知道的一切办法，让下次发病来得慢一些。他隔一会儿，又给病人喝些冲牛奶的水，让大量的黑色液体从肾脏里排泄出来。杜皮依太太在一旁热心地帮助，因为她已经看出了效果，心里佩服医生。医生虽然令人佩服，心里却明白自己的努力无效。病人陷入一种凶多吉少的睡眠中，面部表情毫无生气。颤动开始了，呼吸又急又促。她睁开眼睛，瞳孔散大了。医生试图阻止发病，他再一次放血。结果没有用。

同样的恐怖情形继续发生两次以后，病人还在坚持，只有女看护熬不住了。她渴望休息，医生准许了她。"已经八点钟了。"

女看护大吃一惊。"她足足熬了四个钟头，要是别人，一个钟头以后，早就死了。孩子没法取出来。不过，在她肚里作怪的只是孩子吗？"女看护问，声音几乎听不见，她赶快画十字。

这个夜晚，最后只剩下医生一个人留在垂死的病人身边。他站在那儿观察。突发症在她身上衰竭了，而不是她在突发症上衰竭了。这就是说，如果你高兴，就可以叫她是个垂死的人。不过归根到底说来，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将来都有这么一天。明天她还会活着。明天是礼拜五，复活节前的神圣礼拜五，也就是耶稣受难节：可以肯定，她会经历到这天，除此而外，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

"我必需扩大洞口，把孩子取出来。当然不会是活的孩子；只要母亲的命保得住就行了。她的意志胜过普通的体质。她经过超人的努力以后，在半睡状态中念到她的主人，思想上

又回到他的身边去了，口齿模糊不清，我不忍听下去。我必需行动。医生，救护生命吧！

“不过，倘使我的手术毁灭了生命呢？堕胎决不能消除中毒的影响。没有强制的手术，也许那种影响还忍受得久一些，而我又无法减轻手术。人体啊，只要维持三十分钟的麻木状态，我就可以帮助你痊愈。不行，在剧烈的痛苦中，这人会内脏出血而死。纵然我能够阻止这个，但是下次窒息发作时，只消二十秒钟，脑子就会出血。我会眼睁睁地看见一个麻痹的人死去。”

医生倒在椅子上，心情异常沉重，双手抱着头。他听见那些缠绵谵语，无法躲开，更增加他的恐惧。

“不管我作还是不作，我一方面对人体负疚，它是善良的，而我不能满足它，我另一方面对那些人负疚，他们正等待机会毁灭我。”

他怀着惭愧和自制的心情，承认自己害怕人。他受人憎恨，被人当作博福尔公爵夫人的一个朋友和宠儿。正因为这样，人们更要断言他谋害了她。他既不是基督教徒，又不是天主教徒，他从摩尔人那儿学会医学，在西班牙待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他蒙受过重大嫌疑，因为他奉了国王的命，使疯子们恢复理性。这是不久的事情，他居然敢说，他们没有疯。医生看出来了，同时也感到灰心绝望，他所以放弃人工流产，因为这不仅对于别人，就是对于他自己也太危险了。熬过礼拜五，我不比她更有把握啊。

他大声作出这段自白，床上轻柔的低语立即消沉了。天色完全黑了，他燃起一支蜡烛：烛光射在一个变了形的人儿的

脸上。这是一个活人，而不是一个快死的人。脸颊又红又白，恢复了本来的丰腴，呼吸顺畅。真的，善良的大自然在这儿显示出一种奇迹。拉·利维埃满怀高兴，不加思索地打开窗户。一会儿下面传来一种歌声，这是清脆而年青的声音。

"迷人的甘蓓莉，"是威廉在唱这支歌曲。

甘蓓莉睁开眼睛，眼睛发出光辉。她从枕上微微抬起头，侧着耳朵听，嫣然地笑了。"你这颗星星"的歌声，向她临终的卧榻上传来，现在她张开嘴唇。

我离开你这颗星星，
想起来多么苦恼！
悲伤使我憔悴，
来吧！否则我快死了。

"可是我来啦，"甘蓓莉说，一种清晰而甜蜜的声调。"最爱的人，我来啦。我在这儿呀，我高贵的主人。"

她的后颈松弛，倒下去了，但是她还听见一次：凄惨的牵衣泣别。

凄惨的牵衣泣别，
唉，终日无限辛酸，
但愿此生休了，
以免肝肠寸断！

这是歌词的末尾，她听到了。

我的心的根儿

亨利接到她的第一封信，她最后连续寄出三封信，只有第一封才达到他的手里。他从信里读出，她要回到他的身边来，追切地请求他答应。但是她又相信自己会死去，这样看来，她怎么还能够旅行呢？她希望他为了孩子的缘故，早些和她结婚。她的情况真有这样坏吗？德·瓦雷纳在附启中认为她过虑了。"不必着急，"德·瓦雷纳说，他是对她负责的人。

"德·皮培鲁先生，"亨利问骑马赶来的专差。"是谁派遣您来的？"

贵族回答：是公爵夫人自己，她除了他，不愿派遣别的人。她是清醒的吗？完全清醒。有没有生命危险？据他知道，一点儿也看不出有危险。不过听说，她失去过知觉。

亨利心想："她自从生了第三个孩子以后，就常常发晕。在蒙果的时候，我亲眼瞧见她晕过去了，那是由于嫉妒麦第奇家的女子和她的画像。这回一定也是这样。她害怕我在她不在的当儿，另外改变主意。我要设法安慰她。但是我不愿意草率结婚。她不会死，真是笑话，她怎么死得了呢！"

他立刻打发专差回去，捎去这样的消息：他就来，很快就拥抱她在怀里了。象我这样的真情是决不会再有的，她很可以象从前一样，从我的信里读出来；但是礼拜五是她最后的一天，她的眼睛闭着了。别人也没有再把他的信给她了。

他心神不宁，虽然他不愿表示害怕，却禁不住不害怕。后

来他睡着了，但是从噩梦中惊醒；他仍然躺在床上，倾听那幻想的马蹄声。天刚拂晓，幻想的事情变成了真实。亨利披上衣服，跑到门口去，在朦胧的天光下辨别来信：这已经不是她的手迹了，是德·瓦雷纳写的。他报告道：病状使医生束手，把病人毁掉了。公爵夫人的生命已经绝望，现在她的美丽丧失了。"陛下！请您别来，以免瞧见这种可怕的景象！"

信里没有写她死了。在最后一分钟，德·瓦雷纳把这封写得比较谨慎的信，交给骑马人。在甘蓓莉没有真正死去以前，他始终不敢说她死了。他让另外三个人传达假消息。这些人都以为是把真实消息呈报给国王。亨利骇出一身冷汗，立即上马。他放开辔头，纵马狂奔。在离巴黎四里路的地方，他赶上了皮培鲁，信差似乎一点儿也不着急。为什么呢？亨利没有查问。他只是瞟了那个男子一眼，不去管他，让他从后面赶来。首相伯利佛的家，就在这儿大路旁边，伯利佛同多南罗元帅和巴宋庇尔先生，都跑来接驾。亨利看出他们惊惶失措的表情，急得连心脏跳动都停止了。他们低下头，说："陛下，公爵夫人去世了。"

亨利就象泥塑木雕一样。他坐在马鞍上一动也不动，忘掉了自己是在哪儿，到哪儿去。因为国王受到这样沉重的打击，伯利佛大人就轻轻走过来，证实自己认为真实的事情，而且叙述那种所谓尸体的惨状。其实直到现在，她都还活着，还在呼吸，还在叫唤她的主人。

亨利终于流出眼泪。他跨下马来，背过身去，哭了许久。随后他说，他要去瞧博福尔公爵夫人。首相再三反对，认为国王这样作，会引起广泛的注意，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国王公开

表示自己的哀痛，将使他受到无比的责难。眼看复活节就到了，他何苦去冒危险，伤害臣民的宗教感情。亨利没有话回答；他很吃力地才直立起来。

首相的车驶向前来，亨利准许把自己载到附近的修道院里去。他在完全绝望当中，倒在一个僧侣的床上，捶胸大恸，呜咽不止，这天是礼拜五，甘蓓莉还活着，还在痉挛的恐怖当中叫他。亨利慢慢地来到枫丹白露，只有自己一个人；然而她还熬过了这个夜晚，一直在等待他。她的力量随着希望一起减少了。最后一次病发的时候，她已经无力抗拒。礼拜六这天刚刚开始，她就与世长辞了。

礼拜五晚上，德·瓦雷纳只向一个人泄露出大致的真情；他写信给苏利先生，相信对方准会赞成他的态度。他承认自己欺骗了国王，尽量给这种欺骗解脱；特别是把他本身应当受到的嫌疑，一股脑儿推在查梅的身上。洛尼在高兴当中，既不管罪责所在，也不管如何审判。他唤醒他的妻子，拥抱着这位半老徐娘说："丫头，公爵夫人起不来了，你用不着再去恭贺她高升。绳子已经拉断了。"

这个时候，她真的死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教皇克莱芒八世从小礼拜堂出来，有种神秘的光照射着他，那时消息还没有传到罗马，他说："上帝作了安排。"这不外乎是说，好些人，包括教皇在内，都知道这种安排，只要博福尔公爵夫人一死，他们就脱离了巨大的困境。他们偏偏不明白事情的真相，凡是专擅独裁的人，都不识真理。这时只有床边的医生在想如何办理善后，床上躺着死人。

他来不及趁早抽身；公爵夫人刚一咽气，房间里就挤满了

人——简直弄不明白，他们事前藏在哪儿，怎样得到这个消息。大伙儿都尖着眼睛，你推我挤，赶来瞧这可怕的景象，算是如愿以偿了。倾国倾城的美人儿，现在躺在那儿，脖子扭断了，眼睛翻转，满脸漆黑。头一批看到的人说："魔鬼，"后来许多老百姓，虽然没有亲眼瞧见当时的情形，也是这样互相传说。

现在医生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把他挤到床边去，因为他们要求的是恐怖，于是医生本身也成为他们迷信的对象，他自己也看出来了。他明白自己受到威胁，只有暂时贬低死者，否认医生对于她这种不自然的死所负的责任。他踮起脚尖，使自己的身子平空增高了两寸，摹仿一个裁判天使的样儿，从人众头上大声说："这是神手造成的。"

人墙往两边分开，给眼见"神手"活动的人让出一条路；他可以走了。他昂起头，但是他出卖了死者、国王和自己的良心，他下定决心："我今后决不再行医了。"不过他后来没有实践他的话，因为人总是明理而软弱的。

德·苏尔迪夫人回家来后，发现家里没有一个监视的人；人们随意进进出出。她快到床前就晕倒了，这多半是为了礼貌的缘故；她的天性并不胆怯。她在虚弱的当儿，却趁机抓住了一个女贼。不是别人，是玛蒂克太太。她虽然没有把珠串弄到手，但是她从死者指头上褪下了最值钱的戒指，用来系在自己的念珠上。德·苏尔迪撕下她的掠夺品，把这个诡计多端的女人交给警察官。

在甘蓓莉下葬以前，没有一个人得空，大伙儿都和她姨母一样，两星期里忙得不可开交。姨母注意的不是侄女的丧事，

而是根据一贯的打算，如何从丧事当中尽可能取得还能得到的便宜。她给侄女穿上王后的结婚礼服，朱红绣金，上面再盖白绸，不过这不是侄女本身，因为迷人的甘蓓莉的残骸已不堪公开展览了。灵堂的停尸床上，树立起一座人造像，它接受宫廷和城市的吊唁。

她本身躺在密封的棺材里，与世长辞了，而她的毫无生气的蜡泥塑像，端然正坐在六根大蜡烛中间。棺材里是穿着寿衣的黑面尸体；八个唱赞美诗的僧侣，环绕着穿织金衣服的塑像，它那假头上戴着公爵夫人的金冠。尸体给隐藏了，而她的家人都守在这匆忙塑造成功的美人身边，两个教士给她的灵魂念弥撒。在这豪华富丽的灵堂前，也站着传令官，他们穿着黑色的锁子甲，甲上绣满了金百合花。王后连同她的金百合花，不是躺在棺材里，而是在这儿沙龙里接待外界，一共有两万人来吊唁。要是来了一位公爵夫人，就赶快递一个垫子到她的膝下去。

这一切都由姨母有条不紊地维持了三天。按照已故王后的礼节，每餐都要在蜡像面前供上祭品；有专人伺候它，家庭教士给它作餐前餐后的祈祷。这一切不过是个开头。最后，葬礼临近了，二十三个市区宣礼人向居民报告高贵夫人甘蓓莉·德丝特蕾的名称和头衔，她的名声再一次响彻了大街小巷。教堂里点起了无数的蜡烛；有七十五个穷人穿上贷给他们的丧服，组成一支送丧的仪仗队。队仗后面跟着国王的禁卫军，在蒙巴宗公爵的指挥下。他曾经护送活的公爵夫人与国王告别；所以给他这份光荣，让他傍着灵柩走。人工塑像在这儿不起作用了，起作用的是她的本身。她的三个孩子跟在

灵柩后头，走在一切马匹和花车的前面。第四个孩子在棺材里陪伴着她。

仪仗队里有许多流言蜚语；只有家族里的人和它的首长巴兰尼元帅，始终沉默着，他们在琢磨医生那句关于神手的双关意义的话。仪仗队里有人说，国王摆脱她后就轻松了；后来居然有人当面对他这样说。沿路一带的住家人户大都表示同情：她固然死得象狗一样，连临终的涂油礼都没有举行；不过她不久以前领取了圣餐，有这一下，她生前的罪恶都可以赦免了。仪仗队里的绅士们，早就知道她会遭到这样的结局，而且他们也不作别的想法。群众悄悄地说，上天的惩罚先临到她的身上，不等到魔鬼对她履行契约，使她作法兰西的王后。宫廷和城市都公认：国王不敢亲自来参加她的御葬，也没有把她安葬在圣但尼总礼拜堂下面，那是法兰西王族的灵柩所在地。她虽然在王陵上边获得第二次仪式和献祭，但是最后还是把她运到蒙果去入土。

亨利把自己的房门关上。甘蓓莉逝世的头一周，他的左右没有一个人瞧见他。星期六晚上六点钟，只有他的大臣苏利赶来见他。这时甘蓓莉真的死了，她的敌人立即动身。亨利还不知道，当他哭泣她的时候，她还活着，这点洛尼却默而不言。亨利拥抱他的好仆人，好仆人为他念了一首赞美诗，“凡是听凭亲爱的上帝主宰的人”——亨利正视着他的眼睛，默默地瞧了许久。

这儿亨利认清了许多事情，尤其是这点：他有权利一个人悲痛，不受别人打扰。他想到这儿，一下子就显得好受些了。“这不是深刻的悲痛呀，”大臣在想，同时轻轻地把房门带上。

外国的公使们特别赶到枫丹白露来，没法拒绝他们。同样，亨利也只好接受最高法院派遣的代表团向他公开志哀，他们使用许多冠冕堂皇的词句，仿佛在吊唁一位王后。后来他们又让他一个人去沉思；他始终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说：他一直没有离开原地方，浑身穿着纯黑的衣服；迄今为止，没有国王这样穿着，就是对于一位真正的王后去世也不这样穿着。

第二周开始，他换了紫色的衣服，这是一位君王死了近亲照例穿的衣服。但是他继续关了三天的房门；只有他的孩子们常常和他在一起。人们听见哭声，这当然是免不了的。这时引起一般非难的是，新教徒到来了。

基督教徒摩尔内竟敢前来，仿佛南特敕令根本不是灾祸的根源，实际上，在敕令颁布以后，可怜的国王才打算把异教徒的女代理人和罪恶的灵魂扶上王后的宝座，幸好上帝预先作了安排。摩尔内先生不是一个人来，同他一路的还有一位老迈龙钟的牧师，好些人都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拉·法伊。两人得到了觐见的许可；但是他们同国王讨论些什么，始终保守秘密。尽管有人把耳朵贴在门上，这回却听不出一点儿声音。又有人打算向里面偷看，发现钥匙插在孔里。

接见这两人以后，亨利还没有打开房门，恢复常态，就召见首席御医拉·利维埃先生。

拉·利维埃没有通报就走进来，走廊很长，亨利没有立即发觉背后的变化。他坐在写字台前，挺起背，微微向前俯着身子。他手里拿着笔，但是没有写。现在他意识到有人来了，把头偏在一边，默默地让拉·利维埃大夫对面坐下。利维埃诚惶诚恐地听从吩咐；国王站起来，来回走着，边走边说。“我的

情形这样坏吗?”不幸的医生心里想，他发明“神手”这句话来给自己解围,但是这儿对他毫无用处。

亨利睁大眼睛，眼睑发炎。有一会儿，医生显得手脚无措,他的目光被那对眼睛紧紧盯着了,于是亨利说道:

“现在只有咱们两人。”

医生冲口而出地说:“主上!我发誓。”

“我也发誓,”亨利回答。“但是咱们不应当发誓;随便发誓是没有用的。”

他轻轻地接着说:“她不是中毒死的。”

“您知道这个吗?”拉·利维埃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您的高贵的理性——”他开始说。亨利打断他的话。

“咱们还是别谈理性。不管我的也罢,您的也罢。我没有打发她到死亡中去，您也没有杀害她。这就是咱们问心无愧可以提供的一切。”

“这就是一切,”医生坦白地承认。“我这方面要说的是,我不敢采取人工流产的方法,因为病人的肾脏,她那不结实的肝,已经中毒很深。这不是外来的毒,而是自己产生的毒把肝破坏了。孩子是在子宫外部的腹腔里，阻塞了肾脏。后来我们剖开肚子,一块块地把它取出来。我们全院的人都证明,这是自然的过程,迄今为止,我们的手术无法加以阻止。”

拉·利维埃每次说“我们”,他就瞧见国王两眼圆睁,眉毛皱一下。他明白,如果他不凭藉学院的支持,就没有人可以为他担保了。可是坐在他面前的人,却不提出任何人。

现在医生开始报告,从他第一次走到公爵夫人的床边起。他叙述所有的症状,怎样一个接着一个地启发他,使他救人的

志愿成为泡影，而他无力克服这些症状。详情越是残酷，措辞越要冷静，最后连他自己也吃惊了；他中断自己的谈话，请求原谅。这虽然很难避免，但是揭示一个肉体的内部形象，一定是不许可的吧，何况它是王国里面最可爱的人。

"要是我只爱她的皮肤，"亨利慢慢地说，"而不爱她的内脏，我成了什么人。"

医生听见这样说，实在无话可答。他瞧见一个人表情上的变化，人们把这叫作庄严伟大。对方分明可以提起公诉。是呀，陛下只要愿意，就可以控诉任何人；是不是连大自然也要控诉呢？亨利果然说了：

"她本来可以活下去。"

"陛下，"医生贸然地说。"不是我，是大自然在医治。但是大自然在生或死上头是同一的。我的老师希波革拉第就会说，博福尔公爵夫人痊愈了。"

"阿门，"亨利撇着嘴想笑。"咱们迟早都是会死的。问题只在于她还可以活多久。究竟咱们应当怎么作，大自然才不通过死，而用别的方法治愈她？"

拉·利维埃又一次感到害怕，他试图为自己辩解。据他说，公爵夫人在国王患病当中尽心伺候，衣不解带，药必亲尝，没有任何懈怠和怨言。那时她身上什么也看不出。突然他的脸红了——把话顿住。后来他才提到，很久以来，她身上必然发生了变化。是做梦吗？是头痛吗？不错，失去知觉，以及记忆力和视力失效——亨利证实了这一切。接着拉·利维埃就承认，他被她过去怀孕的良好经过弄糊涂了。第三次妊娠也带有类似的虚弱现象，不过程度差一些。现在完全可以肯定，

自从她的肝脏患病以后，就预示了她未来的结局，后来她果然得到了这样的结局。

“果然得到了，”亨利重说一遍。他又喃喃地说：“有人了解，她果然得到这样的结局。这是因为我什么也瞧不见，而且不相信她的恐惧吗？其实每天夜里我也同她一样，从梦中惊醒。我们两人都从同样的梦中惊醒。”

这时亨利离开座位，在走廊上来回漫步。拉·利维埃退到墙边去。他多半是自言自语，不是说给那个沉浸在回忆中的孤独人儿听，他也象他的老师希波革拉第一样说：“人生是短促的，艺术是长存的。机会易失，经验误人，我们很难判断。”拉·利维埃用这些话来尽量减轻自己的责任，因为他观察博福尔公爵夫人的机会实在太匆促了。

亨利与医生相反，他来回走得越久，就觉得自己的负疚越重。他不应当让她离开自己，他不应当把无价之宝轻易从手里放弃了。他没有在她最后的危急中，响应她的呼唤，立即赶到她的身边。唉！更要早些，过失的发生更要早得多。她早就应当作他合法的王后。这样她就不会有任何恐惧，而她的死，正是由于害怕他离弃她。他从前离弃过可怜的爱丝德，爱丝德哀求拉·法伊牧师把自己带到他的面前来，经过长期的空虚生活，她仿佛成了一个影子，叫人再也认识不出来了。“牧师，我是不可救药的人。我要怎么办，才不让这个人儿也消失，才不让她变得和所有被遗忘的人一样无声无臭？”

“陛下！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您终于得到不少惨痛的教训，而且本身已经到了应该回头的年龄的边缘了。”

“我真替自己担忧，拉·法伊先生，死者会在一旁瞧着我

怎样衰老。不过，要是这对于她和我都不配呢？”

“我的儿子！您爱过甘蓓莉这个人儿。由于您这种爱的力量，使您成为伟大的国王。”

最后这句话，是在一次深长的呜咽中，从胸脯里大声说出来的。墙边的医生，害怕自己偷听到的东西太多了，因为国王的精神在幻想中进行谈话，以为没有别人在场。但是拉·利维埃大夫还没有被遣走，所以他一动也不敢动。亨利在一扇窗口下停止脚步，把头靠在玻璃上。这时拉·利维埃大夫非常小心地离开原来的地方。

到了门外，等待着他的宫廷人员迫不及待地低声问他：国王是不是激怒了？他会降罪什么人？每个人要提防着什么？

首席医生和平常一样，巧妙而意味深长地回答：

“国王脱离了危险，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伟大。”

这句话传开以后，拉·利维埃就不见了。

亨利把头靠在窗上，向她说话，然而她一去不复返了。

“同你在一起，只有同你在一起，我才会成为应当成就的人。”

他又坐在原来的位子上，再读一遍妹妹巴尔公爵夫人的来信。“上帝在上，为了减轻您的痛苦，我愿意从我的余年中扣除几岁，”嘉德琳这样写着。

“妹妹，你是她的女友，这也无济于事。”他接上他中断了的回信。“天意注定，无限的相思和悲痛，将伴送我到坟墓中去。可是上帝生我，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这个王国。”他加上一句：“我的心的根儿死了，再也不会发芽了。”

VII 转　　向

咱们干下去

国王同他的炮兵都督向山地进军。他们带着四十门大炮，一万五千名步兵，两千名骑兵去对付萨瓦，同行的有皮隆元帅，苏瓦松伯爵，及许多其他的人。勇敢的克立荣指挥法国近卫军部队——闲得太久，使人慨叹髀肉复生，现在终于行动起来了。说来也真侥幸，原来萨瓦公爵破坏了协定。他既不交出边疆地区沙律塞，也不交出布雷斯省。所以他们向意大利进军，采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夺取上述两处地方。这是一六〇〇年秋天。

如果甘蓓莉的儿子恺撒仍然是法国王位的继承人和萨瓦公爵的女婿，那末，公爵一定会遵守协定。可是甘蓓莉的儿子两者都不是了。国王通过一位代表的介绍，不久就要和托斯堪那家的公主结婚。这位外国公主很快就要乘船到法国来，听说她那大桡帆船上载来无比多的金钱，船舱的墙壁上镶嵌着大量宝石。甘蓓莉·德丝特蕾却没有这么多的东西。国王的老战友们固然喜欢她，因为他爱她；不过事实到底无法否认。一只满载财富的船，再加上这次漂亮的战役，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从死者身上期待不到的，所以没有人追悼她，尤其

是在众人面前更不愿这么表示。

他们说：国王自己已经不再悲戚了。他不光是和这位外国女人结婚。在他失去爱人以后四个月，他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女人，这人并不及从前的爱人好。她的母亲曾经亲手刺死过一个侍从。国王跟她一起生活并不惬意呀。现在他居然摆脱侯爵夫人，跟咱们一块儿上战场，一定会觉得高兴吧。

重炮给拖上崎岖不平的山路，战士们都众口一辞，称赞国王的艰巨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仅仅一个夜晚，就在两处地区赢得了据点。皮隆元帅在布雷斯没有碰到重大的抵抗；德·克雷基先生占领了萨瓦的财源蒙美良——暂时只是城市，还没有把城堡得到手。城堡异常坚固，作为山上的要塞来说，没有比得上它的了。不过以后炮火也会轮到它。现在大炮移向另外一座堡垒。

炮车上的大炮重八千磅，每门炮由二十三匹马拉着，巨型野战炮由十九匹马拉着。勇敢的克立荣宁愿瞧见一片广漠的战场，不愿穿过这巉岩峭壁和溪涧奔腾的峡谷。他真想按照一贯作风，率领他的法国近卫军去打冲锋；但是他得承认：这个地方只有让炮兵都督大显身手，都督的大炮会创造奇迹，用不着人去搏斗。当咱们出现在尚贝立城前的当儿，城里的人埋下地雷，企图坚守。洛尼先生利用一支拥有八门大炮的炮队，在城外示了一下威，还没有真正开炮，城门就打开了，乖乖地让咱们进去。居民欢迎咱们，把咱们看作天神一般，其实旧世界的神祇并没有带着运载工具，象咱们这么笨拙啊。好啦，咱们得轻松一下，立即来了一次跳舞会。

独眼龙达朗布尔同朋友一起，很吃力地爬山，边爬边说：

“咱们在跳舞会上庆祝了谁呢？不过是洛尼夫人对她丈夫的大炮表示敬意——大炮却比她漂亮多了。侯爵夫人是不中用的，听说新王后不会法语。还是回忆一下过去吧，克立荣！”

“用不着回忆过去，达朗布尔。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咱们已经埋葬了更多的东西。她倒是个又美丽，又善良的人。”

“国王真的忘掉她了吗？”

“每天都累得不得了。现在他跟咱们一起在爬山呀。”

这时他们不得不停止前进；队伍拉得很长，阻塞在山岩和溪涧中间，前后左右都照顾不到。天上密布已久的乌云，化为倾盆大雨，浮云散开后，忽然一座城堡出现在空中，他们事先却没有注意到。都督在军队前头向国王说：

“陛下！这是沙朋尼尔。您的命令一下，我们就夺取它。”

“我下命令是容易的，”这是回答，其实是喃喃自语。“都督，您穿的厚大衣已经湿透了。快去领炮队上来，别忘了四马拖车上的弹药和工具。这样下雨天，有三天够得忙了。”

洛尼当天就把事情办妥了，由于劳累过度，浑身发紫，只好让人给他放血。第二天早晨，他又骑在马上。他要侦察敌情；府邸在坚厚岩石的掩护下，似乎难以接近，岩石跟普通的地壳性质有所不同。洛尼先生想发现敌方的弱点。后来，勇敢的克立荣实在沉不住气了。“他妈的，”他大声叫道。“都督阁下，您大约是害怕敌人放枪吧？子弹也许瞄准着您，但瞄准不着我。”

都督让这位勇敢的汉子尝到一点厉害，他挽着上校的手，同对方一起离开掩蔽部。堡垒中发射出来的枪弹，不停地在他们耳朵周围呼啸，直到克立荣后来心悦诚服了。“现在我瞧得

很明白，那些忘八羔子既不管您的都督权杖，也不管我的圣灵十字章。咱们最后可能碰上。还是寻找掩蔽吧，您是一个勇敢的好伙伴，"克立荣说，竟自忘了方才的恐惧，对都督表示钦佩。从前洛尼在他的心目中，不过是个包揽车辆的阔老板。

军队当中对于洛尼有了新的看法。在这次战争期间，王国认真学会了一点：平常抱怨暴君统治，是多么没有理由的。国王把全权赋给洛尼，使他赢得战争。财政和炮兵，两者都统一在这位大臣的手里，他的一举一动具有无比的威力，真叫人望而生畏。洛尼停止国家的全部开支，只有战费除外。他强迫人们从水陆两方面把沉重的作战器械运到战场附近来。

他采取非常手段，压迫没用的人和叛徒。掌握武器的尽是新式军官，他们赤胆忠心地对他，同时暗中监视上级将领。本来一位元帅和总督，按照老规矩有权和敌人缔结特别协定。宁愿给敌人留点余地，使双方最后都得到好处。皮隆元帅和萨瓦公爵的情形，就是这样。萨瓦方面指望皮隆这么作，所以他在自己的布雷斯省没有认真抵抗。然而皮隆不管自己愿意与否，却非节节胜利不可；都督的炮兵队要求这么作，而且暗中监视着他的行动。

这是完全不同的新式战争，纯粹以国王的意志为转移；凡是各行其是的人，就叫作叛徒。等着吧，都督会收拾他。现在既不抢劫，也不屠杀，要爱惜居民。国王说过，他的敌人只是萨瓦公爵。他的面目一新的军队都崇拜他。就连对于他的大臣，现在也同样有了新的看法。归根到底，他毕竟不是暴君，而是伟大的国王，并且还有一个伟大的仆人。

在这座山寨沙朋尼尔前面，洛尼耐心作好种种准备，把大

炮安放在适当的地方。夜色深沉，大雨如注——有四百名志愿兵、瑞士人和法国近卫军在工作，都督答应发给每人一个泰勒的硬币。不过，后来他们全身都湿透了，就丢下一切不管。他不得不把他们从住宿地方赶出来，而且还处决了几个人来示警。他自己的脸上溅满了污泥，只睡了一个钟头，但是第二天早上，六门野战重炮都进入了阵地。从这个时候起，都督又遇到国王给他打麻烦。国王忙着要在黄昏来临以前，看出炮火的威力。洛尼不同意。首先，大炮要得到木柱垫底的平台，还要用树叶伪装起来，不让人瞧见。国王恼怒了。

“您到处都要当家作主。我才是主人。”

善良的仆人让步了，不过口里嘟囔着，心下暗忖，让国王得点教训也好。果然不出所料，尝试失败了。“我不高兴去打麻雀，”都督说，干脆让国王站在雨地里。第二天早晨，浓雾遮着了视线，目标也不见了。再也瞧不出要塞，国王嘲笑他的都督。都督一点儿也不着恼。雾气刚一上升，他就用大炮瞄准。他亲手放了一炮，炮弹把堡垒的外墙摧毁一个大洞。山上的敌人也回敬过来，国王的炮兵倒下了，他数了一下，有十个人阵亡，其中有两名炮兵队委员。亨利自言自语：“我的都督参加过依夫里大战，说来真叫人不敢相信。那儿战斗得可不同，当时我似乎说过：咱们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他弄得遍体鳞伤，一支非常庄严的队仗送他回家去。这个古怪人儿！其实咱们大伙儿都是古怪的，咱们就这样继续干下去，追求正在实现和尚未实现的东西，真叫人难以理解。”

后来，山上的火药库爆炸了，敌人投降，都督立即跨上高头骏马，胜利进入城堡，堡内所有居民都跪在地上迎接他。他

们把伤亡的人指给他瞧，他瞧见那么些残肢断体，动了恻隐之心，答应给他们光荣的条件，不过他要求的款项，却不能讨价还价。

城堡矗立在土坛上，地上长着一些稀疏的草木。国王同都督一块儿散步；只有国王边谈边看，对全山的形势了如指掌。都督却无心眺望风景，只想到现在怎样夺取蒙美良。方才在军事会议上，所有出席的人都认为那座城市无法攻克。于是国王在散步当中，也这么断言，其实他心想遣将不如激将，故意这么说，好让都督更加努力。国王把全山都看清楚了：光秃的山顶，早秋天气使遥远的悬岩峭壁和犬牙交错的山形，着上寒冷而多变的色调。天空覆盖在茫茫雪地上，显得又蓝又空虚。要是故乡比利牛斯山就不同了，那儿抬头望去，阳光一定把变幻的光波大量倾泻在山林上空。这儿的空气却是又清新，又寒冷，容易呼吸，也容易暴露出目标的轮廓，好让我们用大炮向它瞄准，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都督提醒国王。他常常使国王想起这件或那件事情。在条约没有破坏，双方关系还显得友好以前，萨瓦公爵在军械库里参观过国王的大炮。现在公爵立即受到强大炮队的打击，所以都督毫不含糊地通知他："阁下，我就用这种武器来夺取蒙美良。"哦！那位驼背大贵族听到这么说直跺脚，他的脸如果不是吓得发白，一定是气得发白了。

"都督，"国王说。"您要求五个星期的时间，占领那座坚固的城市。要知道，那是公爵自豪得不得了的地方，这么快，恐怕您得不到手吧。不过，五个星期的时间您可以得到，也听凭您指挥这次战役：就让我来瞧您大显身手吧。"

洛尼先生不让国王亲冒围城的危险。他真正的用意是不让国王来打岔他。国王离得越远越好。国王心下明白，于是他故意拉扯别的事情。他说，这次旅行不错，只要不碰上一颗子弹就好了。他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得到恢复，因为这儿再也没有妇女和牵线人来麻烦他了。

国王说话的时候，都督斜着眼睛瞟他，开始是严肃的，后来就含着微笑。他比主人的个子高，但是在迅疾的步伐中，向前挺直身子，很舒适地背剪着手。国王的动作仍和平常一样灵活；他还没有把话说出口，就一步从土坛上跳下去，回来时手里捻着一朵秋花。

“都督，我在这儿山上，第一次觉得时间到了，妇女们再也不会使我着迷，因而也不会使我烦恼。何况过去只有一个女人是我的幸福，属于我所有。这都一去不复返了。”直到现在，他在谈话当中都没有提起过他失掉的那个女人；这时两人都沉默了。

“陛下！”后来还是洛尼打破沉默，说。“船舶就要载着尊贵的王后和金钱到来，给您带来财产与幸福。您只是对于宠姬们厌倦了，听我讲一段关于一位古时国王的故事给您听，您就会明白这个道理。”接着他就假托人名，把国王本身的故事说出来，带着教训的意味。这位未来的苏利公爵，虽然比他的主人年轻，却觉得自己有资格在各方面教导主人，不管大炮技术也好，或者爱情也好。

“六百年以前，”都督开始讲他的故事，“东方有位著名的君王，失掉了他最心爱的情人。”——“已经十六个月了，”亨利心想，同时明白对方的用意。

“苏丹在悲痛当中发誓，”故事讲述人肯定，“从此以后，决心不再到后宫去。可是这样的决定违反他的天性，因此，每个有资格接近他的人，都为他的健康担忧。”

“不对，”亨利大声说。“在东方的宫廷里，牵线人大肆活动。他们怎样给主人打麻烦，就可想而知了。”

“总之，他还是听从别人的劝告，”洛尼干巴巴地回答。“不久他就买了一个十八岁的处女，把她安置在后宫里。”

“她已经不是处女了，”亨利插嘴说。

“如果这点需得原谅，那我就请求原谅吧，”基督教徒说。“现在悲伤与寂寞，可以一变而为放纵无度的享乐狂。咱们的苏丹就是这种情形，他决不只限于购买一个女人就罢了。他买进了许多女人，而且其中有一个还是他过去女主人的表姐妹，也许是为了纪念她的缘故吧。他带着这些临时的女伴，到一个贷款商人的华丽别墅里去，咱们还记得，那儿曾经多次接待过他和他的女主人。”

亨利的嘴唇蠕动着，不管他的话听不听得出，洛尼停了一下。“这位苏丹，”国王低声说，“已经知道，他对于爱情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了。他自暴自弃，贬低自己的身份。”

都督什么也没有听见，他们散步到现在，他才第一次眺望山区的景色。

“咱们把十八岁的处女忘掉了，”他最后说。

“的确，”亨利不胜惊讶地说。“都督，您讲的那个苏丹是健忘的。特别是他在战争当中，大约是他新的爱人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了，不管一天也罢，或者七天也罢。我离开你这颗星星，想起来多么苦恼——往事真不堪回首。凄惨的牵衣泣

别——上帝保佑，他是快活的呀。”

故事讲述人又提到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那个好打麻烦的大臣。“咱们的苏丹有一个崇尚节俭、不讲情面的大臣。这位大臣为了费用问题，曾经跟那位逝世的女人发生过争执，不光是她本人，连她的家族也要耗费君王的钱财，后来她甚而想作王后。有了这个先例，新人儿也立即效法。女士的父亲把她的贞操出卖给苏丹，得了十万泰勒，要大臣如数照付，还不止是这样呢。大臣瞧见主上给他一份签名盖章的文件，文件里完全承认，要和这位贪得无厌的女人结婚，大臣简直吓得没法形容。他数到第三，然后——就把这崇高的婚约撕毁了。”

“都督，您讲的是童话。”国王停下来，目光盯着同伴。“您不敢这么作！”

“这有什么用呢，”洛尼回答。“您又可以写另外的婚约。您已经迷上了德特朗格女士，生怕一误再误，就和从前失掉那个女人一样，再失掉了她。您的仆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尽快让您同一位富有的公主结婚。”

国王扮了一个鬼脸。“咱们得到的妆奁，不及要求的一半，可是我得接受下来，才好支付这次战费。另一方面，我的婚约已经在德特朗格先生的手里，这人曾经守在先王的灵床前，用手托着死者的下巴，以免它掉下来。您实在可以作点更好的事情啊，都督。”

“书上载着——”洛尼打算反驳。没有人知道，究竟书上载着什么，因为都督闭着嘴，垂下眼睑：他从没有过这样的表情。国王继续走去，比方才更快了。他们默默地穿过这座山坡上秋意阑珊的园子，都督跟在国王的身边，国王私下问自

己，究竟书上载着什么。“爱情不是永恒不渝的，绝对不是。我不爱杏莉叶黛，也跟她不爱我一样。我要忙着同她在一起，因为对一个垂老的人来说，时间不待了。那些抬着你走的男子们的脚，已经到了门口：这点是书上载着的。”

“都督，把真话说出来吧！您应当对我说真话。”

仆人的声音不象平常那样枯燥了。真是妙不可言，声音仿佛快要颤抖起来。“陛下！更严格的真话是针对我本人的。我曾经对您尊贵的女主人怀着嫉妒，她爱您，也是属于您所有的。得啦，我为了对国王尽义务，就不许对她感到后悔。其余由死亡来完成。但是现在是您单独同我一起，在这鄙陋的土坛上徘徊。”

亨利忖度：“好仆人。一位模范仆人，跟死亡竞赛，把我从一切我爱的人的手里解放出来。究竟第二个人轮到谁呢？”

洛尼不让国王等待。他说亨利喜爱的皮隆元帅是叛徒。亨利坚决反对，但是洛尼证明皮隆叛变的事实。“请陛下采纳下情，亲自到他那行动可疑的战场上去视察一下，就明白了。”

“都督，您想在这儿摆脱我。”

“陛下！不管这儿和其他的地方，您都得胜利。凡是阻碍咱们道路的人，就是我的敌人。”这是他平常一贯的坚决语气。“我用头颅担保。如果您授权给我，我管叫那些叛变国王的人，一个个人头落地，尽管他们得到丹书铁券，而迫切的报仇心却使得他们背叛我的主人。”

“都督，您以为您的头是唯一稳当的。我不希望您不幸而言中。”

说到这儿，散步结束了。亨利心想：“最后总是他说得对。”

漫画式的再度离别

国王到行动可疑的战场上去慰问皮隆元帅。第一个可疑的行动首先暴露出来：皮隆打算让国王给敌人射毙。本来在大军包围的地方，敌人绝对猜想不到国王站在哪儿，除非是他们得到情报。

“请您解释这次特别的偶然事件给我听，”亨利要求道，仿佛他不知道，偶然事件是无法解释的。不过叛变对于他更显得不可思议了。

“您的父亲喜爱我，我也喜爱他，”他这样不止向小皮隆说过一百次了；因为只有想到老人，才能为年青人所得到的恩惠辩护。“最初，他是我的敌人，但是等到我们互相了解以后，他就更可靠地成了我的朋友。元帅阁下，您相信一种不劳而获的友谊，会把得到它的人诱入憎恨与报复的歧途吗？”

“这是深奥的问题呀，”小皮隆悻悻地回答，他生性顽固，个子结实，目光暗淡而无生气，谈话显然不会使他改变态度。然而亨利肯定事在人为，偏要克服对方的迟钝的感情，通过信任来争取对方。一个叛徒未尝不可以被推心置腹的态度所感动，最后甚而悬崖勒马，回过头来。固然，这要假定他不是天生来的叛徒，而是为环境所左右，因为战争容许他把叛逆不道视为当然。封建贵族们有意造成无法无天的局面，以便人人夺取份外的权力。皮隆元帅目睹这种情形，岂肯自甘落后。

都督的策略是在皮隆自己的罗网里俘获皮隆。这时亨利

已经看出，皮隆要在事后才会明白：不值得为萨瓦这样的敌人从事叛变。萨瓦的要塞必然陷落，他的军队躲避会战。还是让皮隆转告萨瓦吧：他将要名誉扫地，不过每个人对于名誉的看法不同。

亨利为了安慰他的宠姬德特朗格女士，把首批俘获的旗帜寄给她。当电闪射进她的房间的当儿，她分娩了一个孩子，不久孩子就死了。这么一来，婚约失效，尽管她的家族后来大叫大嚣，虚声恫吓。年青的女人刚从产床上爬起来，就去追踪她年老的情人，他只好赶来迎接她。开始，她显得异常疲倦和可怜，使他大大地感动了。他怎么办呢？当天，十月十九号，传来消息：他在佛罗伦萨的婚礼完成了。亨利发出授权书，要罗马宣布新的婚姻无效，因为他和德特朗格小姐有约在先。其实他分明知道，婚约已经失效了。

年青女人的行为削弱了他的同情心。她得到给罗马的授权书以后，就要求他，在佛罗伦萨女人乘宝船登陆的当儿，拒绝接见；或者让她本人作为他的爱人公开参加活动。所有目睹这种情况的人，都大惑不解，国王却一点儿也不反对。如果他不是故意造成难堪的局面，就一定是缺乏理解力。巴宋庇尔也在房间里，早已经不是初出茅庐的人了，他和这位新宠姬的关系搞得很好。可是他见到这番光景，也不知所措；连德·维勒鲁瓦先生也烦躁起来，其他的人为了礼貌起见，更加忍受不下。

杏莉叶黛咆哮蹦跳，亨利坐在一边不做声。特别是他的好脾气，百般地迁就她，惹得她光火。"大概是要我给外国商人的女儿脱鞋子吧，"她用一种干涩的声音大叫，听来毫不悦

耳，只有一个男孩过渡到成年时期，才有这种声音。她那双又长又瘦的手臂乱挥乱舞，稀薄的衣服从身上褪落，连那又尖又小的乳峰也裸露出来了。“不许那个肥胖的钱商妇人来见我，”她大声叫喊，与刚才的说法又完全不同了。她这种泼辣脾气，使国王觉得好玩，所以他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只是呆瞧着她。如果她不是讨厌这种情形，就是她打算加强自己的影响。她走近他的面前，他不得不把脚缩回去，她用跳舞的姿势伸直身体；这正是他初次瞧见她的样儿。

当时迷人的甘蓓莉坐在他的椅子旁边。别人打算使他和她分开，利用一次跳舞会，让他瞧见一个姑娘，姑娘踮起脚尖，在他面前旋转，他只好把自己的脚缩回来，她拉长自己的苗条身材，身子耸立得更高，好用她的黑眼珠从上面向他卖弄风情，而且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现在又是同样的情形。不过现在她是侯爵夫人——甘蓓莉却费了漫长的时间才达到这个地位——，而且只要她高兴，还有权加上王后的头衔。亨利耸耸肩头。他试图和在场的绅士们取得默契；可是他们把头掉开。

杏莉叶黛·德特朗格忽然停止怪声叫嚷，一变而为不近人情的柔和。连她本人也觉得自己这种新的语调可怕；国王倒反而认为这和方才的语调一样好玩。她带着怜悯的表情，喉里发出咯咯的声音，说：他已经老了。他应当出钱买她，别人却把她看得一钱不值。这时她打算强使巴宋庇尔报以心照不宣的目光，不过也跟方才对待国王一样，没有成功。相反，那位贵族正想趁机悄悄地溜走。“别走，您得留下，”亨利回过头来，说。“您在这儿有职位呢。”

新侯爵夫人仍然不肯放弃侮辱，改用温和的语调，嘘气似地说："这个职位，陛下，您从来就不肯让它空着。贝勒加德公爵就在您从前爱人的身边担任过。"

国王从座位上跳起来，勃然变色。"我的话打中您的要害了！"女疯子大声说，同时用又长又尖的手指指着他，兴高采烈地叫："绿头巾！"

她这样说了以后，立即踮起脚尖跳芭蕾舞，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始终在薄纱笼罩下，但是呈献出她的全部艺术。忽然她那柔软的腰身向后弯下去，两手按着地面，一双长腿依然直立不动，肌肉隆起。这个身段轻盈的人儿，现在连最后遮身的衣服都褪下来了。因为她的头反仰下去，瞧不见别人，于是绅士们大着胆子默默地向国王交换眼色：这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说话不知天高地厚。让她跳舞吧，让她的头反朝着地吧。孩子在撒娇，神经也有点儿错乱了。

"德·韦纳衣侯爵夫人，您的艺术更加高明了，真给王国增光不少啊。"大臣维勒鲁瓦在有意无意中使用长辈的口吻，仿佛出乎意外地喝了一口清凉剂：使用文明方式开点玩笑，但也别忘掉感伤的意味。

这位在人前献艺的青年女人，具有无比的活力，此外就一无所有——突然，她用一只脚盘在另一只脚上，一个劲儿地旋转，使劲向空中一跳，下落在国王面前，屈了一膝。青年女人轻飘飘地恢复了美丽的姿态，这除了一些嘲弄的表情而外，没有费她一点儿气力。她眼缝中放射出一些火花，摇动双臂，却暗示着一个热恋的女奴在匍匐致敬。显而易见，她既不是女奴，也没有这种心情。

国王呵呵大笑起来，彼此又言归于好，他给那色艺双全的女人裸露的肉体披上衣服。她刚得到宽恕，立即吩咐给她和国王两人安排夜宴。她挥手打发绅士们走了。

到了外边，一位绅士向另一位绅士说：

"您真不该同这样一个女人睡觉啊。"

"为什么不呢，"那个绅士回答。"第一，我拒绝了她的要求。第二，国王已经习惯这种调调儿了，丝毫也不在乎。第三，是我把她介绍给他的。光荣归于有功之人。不过，要是您劝告我当心一个女疯子，那您就想象不到，要满足一位根本上不再有所要求的国王，多么不容易。现在只有这个年青的女弄臣能够胜任，因而才会维持得久，我跟她的关系也是这样。"

早上也和晚上没有区别。只要这个女人在亨利身边厮混，每天任何时间都过去得一式一样。她千方百计地捉弄他，超出他的想象以外。她喜怒无常，变化莫测，她的魔力使人想起那瞬息万变的空气。如果她装作悲哀，那无非是喜剧，她的眼泪是用力挤出来的。问题只在于她究竟冷酷到什么程度，她的恫吓有多大价值，她常常用极端的悲剧手法来支持她的恫吓。"真有她的鬼聪明，"亨利心想，"她的家庭就是这样把她调教出来的啊。"因为他失掉了真正的女伴，就觉得自己在感情上清醒和消沉了，不敢再渴望她，甚而避免回忆她，以至忘掉她——亨利，你还有什么呢？

还有对妇女的爱好，还有对事物的感觉。可是，故剑难忘。陛下，旧日的恩爱毕竟是磨灭不了的，您一生都会铭记在心。难道您的事业又是两样吗？难道您的为人又是两样吗？您身上的力量在工作；这些纤弱的人儿具有一股魅力，促使您

的力量上涨。她们一个接着一个，前一个总是被后一个超过，一直到您最后获得真正心满意足的人儿为止、陛下，究竟您对于伟大与占有要得到多少才算完。您迷恋女人，这是一种缺点，日子久了，结果不好，这点早就给您说过了。一个人只有在年青时候，感情的力量才占据优势，您在这方面超过了一般人的程度，甚而到了后来还始终不衰。不过，生活上的荒凉地段终于到来了。

平稳的天性再也不肯迁就乖癖人物，而徒劳无益的感情也枉自伤神。荒凉地段到了，垂老的求爱者还碰到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不过一切都如过眼云烟，不值留恋。请您回忆一下吧，您为了赢得迷人的甘蓓莉，费了多少时间，具有何等的耐心，经过多大的辛苦，而且还忍受耻辱，给您的热情付出种种代价。您下了决心，非要达到目的不肯罢手：我要感动这个女人，她将为我所有——后来她果然被您感动，为您所有，完全成为您的人。杏莉叶黛·德特朗格，是您忙着提拔起来的侯爵夫人，也是无耻地向您强取豪夺的人，如果她也能受到感动就好了。可是您一点儿也不想这么作。冷淡的人是您啊。

这个年青的女人至少懂得恨，因为她一下子想要的东西太多，真不知道把脑袋怎么放才好，总是尽可能反朝着地吧。她恨您破坏婚约，她恨自己徒劳无益地分娩，她恨即将登陆的王后。您的爱人受人轻视，是造成她憎恨的原因，而且这点超过了一切诉苦。为了报复宫廷对她的轻视，她当着男人裸体跳舞。而最不幸的是，让您知道自己多么漠不关心。您不会为杏莉叶黛服务七年，连一天也不会。您比这个满怀奢望的年青女人着急得多，这是可以理解的；荒凉地段到了。这得用

非常的跑步越过。再一次开花结果！陛下，您的力量在等待，您就聚集您的储备和后备力量吧，您用不着气馁。

国王同他的爱人一起，匆匆忙忙地过了几天，她对自己的要求一点儿也不肯放松。每天同他一起过夜以后，她就夸说自己是未来的女统治者，这自然显得滑稽可笑，很可以使宫廷里男女人士拿她来寻开心。但是杏莉叶黛具有一种恶毒的机智。在起床的当儿，她叫国王是她的"好心骑士"。他听见这称呼，觉得好玩，宫廷人士也不明白，究竟他们在背后该寻谁的开心。在公众场合上，德·韦纳衣夫人要求他们表示礼貌，不让他们讪笑。但是过不了多久，夫人自己就把握不住，攻击国王，向前伸出瘦长的手爪，连声咒骂：他欺瞒她，诳骗她。他和他的巴宋庇尔串通一气欺负她，他们是年会市场上两个暴徒。她要让他尝到一点厉害。

每个人早就熟悉她的脾气，所以并不怕她。至于奥尔良的总督——她的父亲，倒可以给国王打点麻烦，然而国王的困难对于另外一些人却有好处。这次他不会结婚，真正的危险绝对没有；没有人再象对付尊贵女主人在生时那样，搞暗害活动了。这位杏莉叶黛女士可以随心所欲地瞎闹。别人倒要看看，究竟她用什么方法来报复国王。后来她尽量供他娱乐，当然是丑化的娱乐。很显然的是，国王的感情走入歧途。而且愈陷愈深。

不过侯爵夫人的侮辱一旦涉及到一位死者时，情形就立刻严重起来。她看出了这点，每次都故意寻衅。最后她居然放肆地说，她没有孵卵母鸡的耐心，也不是双下巴妇人——她那断续而清脆的声音忽然唱起来：迷人的甘蓓莉啊。这时国

王怫然作色，扔下她不管，大声叫道："巴宋庇尔，咱们上马！我要回到都督那儿去。"

侍臣斗胆只叫人给国王备马。"我，"他说，"赞成德·韦纳衣夫人，也留在她的身边。因为我看出：陛下自己也是这种意思。"他果然从这间房跑到那间房，一直等到这对反目的男女最后回到共同的寝室里去。

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亨利只要等到王后到来，就得撂开这种奇特的时间消遣法。十一月三号，她在马赛登陆了。尚贝立的寝室并不因而发生变化。王后同着一位教皇的专使到来，专使负有调解王国与萨瓦的和平的任务。现在是最后关头，蒙美良再也扼守不住，公爵彻底被打垮了。眼看玛莉·麦第奇和亚多布南迪尼大主教离这儿只有两天路程，现在再也不好在尚贝立这个有趣的地方鬼混下去了。

侯爵夫人怒气冲天，她口口声声要把她手里有名的婚约给主教亲眼看，让主教立即宣布佛罗伦萨女人的婚礼无效。国王应当就地和她结婚。别人都感到惊奇，国王居然忍受她这样大吵大闹。他也提出证据，再三否认，不厌其烦，但是始终不发出命令。只有一个臣仆才肯这么作，她气得半疯了，是他有意逗她玩吗？等到她完全失去理智，连自己也恐怖起来，他才一下子主动控制局面。更令人惊讶的是，剧情的变化，前后不到一刻钟。他紧紧把她抱在怀里，带她到一只陈设华丽的船上去，船停在一片风光明媚的湖水上。这个性情暴躁的女人一下子规矩起来，对她的舒适旅行不住鼓掌喝采。

她立即双泪长流，离别对于相爱的人儿总免不了难受，不过他们不会分别得太久。亨利答应不久赶去，他的确要实践

诺言，爱人心里明白。他从船后挥手，一直等到船看不见了。从前他曾经用模糊的泪眼送别过一个人，对方还在向后挥手，他已经望不见了。这一切究竟有多久了？他打哪儿送走了一个人，不顾对方的反对、眼泪、诺言和热吻？当时不象现在这么急迫，根本上心情是空虚的，思想是飘忽的。这一切终于造成无限的痛苦和悔恨，而且永无尽期——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所以与往事相比，现在就成为匆忙的、漫画式的再度离别了。

外 国 女 人

玛莉·麦第奇从船上下来，船舱墙壁上的宝石闪闪发光。停泊的不光是这只唯一的大桡帆船，有三支舰队护送它：一支是托斯堪那家族的，一支是教皇的，还有一支是来自马耳他的。王后随身带来了七千名意大利人，他们都要留在这儿，享受法国人民的供养，到处大声说着外国王后的语言。

她的绝大部分侍从都忙着赶到法国宫廷来。同王后一起到来的法国绅士们，倒反而迟缓得多，而走得最慢的要数贝勒加德公爵。国王很机密地派遣他的“枯叶”到佛罗伦萨去，也许迫不及待地等候着他的报告。不过贝勒加德没有赶到山地去，他认为回答问题有的是时间，只等国王来到里昂，亲眼瞧见玛莉·麦第奇就行了。

她先到阿维尼翁，进入教皇的辖区，耶稣会会员在张灯结彩的新式凯旋门下欢迎她，把她恭维备至。这个地方在王

国境内，又可以说是在王国境外。至少这儿可以形式上烧死异教徒，比如他们演戏给王后瞧，引起她一种舒适的恐怖感觉——而且还不止此呢。这儿有七位博学的长老，他们阐明自己擅有的神秘。这七个人特别决定着一位国王的生活历程，只可惜这位国王不承认黑暗的东西，而要大大地限制无意识的行动。他不烧死异教徒，异教徒的价值反而显得比基督徒高。说来也真叫人难以相信，现在咱们日历上明明写着一六〇〇年啊。

王国落在时代后头了，归根到底只好说，这都得怪一个唯一的人。苏阿雷神甫在教皇的城市阿维尼翁，克服了胆怯的天性，因为国王毕竟是神圣的。不过，一位王侯要是误解了尊严与时代，就应当受到更严厉的谴责。我们是代表进步和新时代的人，我们具有时代的风格和嗜好，这才使得神圣的东西降格而为世俗的东西——耶稣会会员在王后跪在忏悔椅上的当儿，就这样教导她。

她为了救济本身的灵魂，在国王面前首先要贯彻的事情，就是让耶稣会回到王国里来。他再一次介绍这治疗有效的良方给她，原来他已经发现这个外国女人既有统治欲，又见识浅薄，是个可供利用的适当工具。在那信仰自由的男子还有自知之明的时候，她应当妨害和阻扰他。妇女本来就会削弱老翁的理性，现在就让这个女人给他最后一击吧。

这个女人在离开当地的当儿，已经快要神智不清了。再加上临别时长老们祝福她早生贵子，于是她更加想入非非，使得他们心满意足。

她随身的两千名骑兵护送她到里昂，她在那儿等候了国

王八天。现在阻留国王在萨瓦的人，不是他的爱人，而是教皇的专使。那一位的芳踪刚才消逝，而这一位的大驾就光临了。不过事与愿违；亚多布南迪尼是麦第奇家族的亲戚，本想助萨瓦公爵一臂之力，可是什么也没有达到。

法国国王表示出青年人的刚毅。他没有多说废话，就命令他的大炮向红衣的和平天使致敬。教士们在胸前画十字。国王在炮声中大声说，他有四十门这样的大炮，它们要把蒙美良要塞夷为平地，公爵再也没有东西可以用来谈判了。

战争差点儿重新开始，但是下了一场大雪。周围冒出新的雪山，反而把包围的人变成了俘虏。大主教就说，这是天意决定；国王顾及人们的信仰，没有反对，而是抢在教士专车的前头，赶到里昂。一下子他迫不及待地要见王后。

他随身带了一千名武装人员，因为他听说，外国女人的侍从众多，所以自已也不甘落后。不过他的队伍的外观不佳，衣服既龌龊，又破烂，他们在山地里熬过了三个月战争才赶到这儿来。他们的国王也穿着旧衣服，马靴上齐腿部都溅满了泥浆。他认为有必要让她瞻仰一番胜利者的风采，一位爱人的最大的光荣莫过于胜利。他的确差一点儿套上踢马刺跨进她的房间了。

他在大门口碰见几位纨袴子弟，他们的衣服式样很时髦，看上去在文雅之中带着危险性，那种样儿实在没法摹仿。本来一个人不刚强，就软弱。忽然亨利看出来了："我认识这些人。从前在鲁佛宫里，我作老凯瑟琳·麦第奇的俘虏，那时候他们就到处出现。现在王后又是来自这个家族，而她随身带来的侍臣当然是这一类人了。"这时他放缓脚步。

他派德·瓦雷纳——可靠的爱情使者去见她，这位使者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好奇心了。然而王后的风度毕竟使他吃了一惊。她身上围着重裘和毯子，头上也裹着头巾，正坐在那儿进餐。她初到这个陌生的国家，住的是大主教的宫殿，觉得这儿奇寒刺骨；她一边吃东西，一边手里搓着一只盛满了热水的圆球。她为了暖和自己，已经喝下了不少葡萄酒。由于语言不同的缘故，德·瓦雷纳费了很大气力才使她明白，国王御驾快到了，血液立即冲上她的额头。最初，她还打算把盘里堆着的肉吃下去，仆人们正在流水般地送来。一种惊骇的感情使她麻痹了，德·瓦雷纳认为是寒冷的关系，多半是她在进餐的当儿被人打搅了。难道一个三十左右、高大而又结实的女人，还会害怕一个男子，他根据本身丰富的经验，没有见到过，也不肯相信。

王后试图脱下身上重重的包裹，不行，人们给她裹得太紧了。她非常生气，骂那些人丢下她一个人不管。德·瓦雷纳不知道那些名字，后来她又骂两个年长的男子，大概他们是睡觉去了。现在是晚上八点钟。德·瓦雷纳为了不让低级仆人接触到王后的玉体，就越俎代庖，伸臂去扶她——从前他曾经这样搀扶过另外一个女人，尽力帮助她，那时还看不出分晓：究竟她进入坟墓，或者登上宝座。现在一个新人登上宝座，而德·瓦雷纳又躬逢其盛。这一回他的努力算是得到了酬劳，被那只结实的手掴了一记耳光。他鞠躬致谢，心下明白，真正的王后到来了。

亨利躲在贵族们的身后等待，他们正要穿过一条长廊走来。这时他先射了玛莉·麦第奇一眼，大略视察一下是有必

要的。他觉得她的步伐虽然沉重，却是庄严的；两颊肌肉微微下垂，走起路来不住颤动。脸长得一肥二胖，配着一只又长又扁的鼻子，两眼暗淡无光，失神似地呆瞧着。话虽然这么说，这到底是一个新的女人，她那陌生的身体正打他的面前走过，进入她的寝室里去。他问他的御马总监：

“你怎么说，老枯叶，这身段够味儿吧。”

语气中含有几分怀疑。贝勒加德没有随声附和。他只是逐字逐句地说：“一匹驮载全副武装骑士的战马，陛下，它的价值自然和您心爱的瘦牝马不同，而后者弄影骄嘶，却博得您的欢心啊。”

亨利黯然地问：“她的脚一定很大吧。你不回答我的问话吗？你同她一起旅行到这儿来，当然瞧见过她的脚罗。”

“她的脚倒也长得和其余部分相称，”贝勒加德回答。

亨利赶快离开他，但是只在走廊上兜了一圈又回来了。

“好朋友，我派你到意大利去，是让你瞧见许多东西，而我也就通过你瞧见许多东西。但是你自从打佛罗伦萨回来以后，总是一反常态，沉默寡言。一个旅行回来的人，应该有说有笑才对。究竟你有什么不肯说出来呢？”

“陛下！王后有个奶妹妹。”

“我听人提到过她。我的公使也向我报告过。王后按照她本国的风俗，养着一批服务的侍臣。这是一种无伤大雅的习惯，连王后的忏悔师对这点也不加指责。难道你有什么顾虑吗？”亨利问，本想打个哈哈，但是放弃了，仔细端详贝勒加德，对方却局促不安地向一旁张望。

“还有什么呢？”国王命令道，这非回答不可。

“陛下！王后有个奶妹妹，”贝勒加德重说一遍。

亨利骂出他惯用的那句口头禅。“难道你这次旅行就学会这点东西吗？一个女人给另外一个女人站岗，不是代她吓退求爱的人，就是给她和求爱的人牵线。究竟这个奶妹妹干的是哪一种职务？”

“陛下！她干的是第三种职务，十分罕有的职务。您的公使是顺着您的心意报告的。”贝勒加德吞吞吐吐，说不下去了。结婚是各方面所希望的事情，绝对不能阻止。

亨利耸耸肩头。“也许奶妹妹有不少的魅力吧？别大惊小怪，王后的魅力已经够我受用的了。现在去叩她的房门！”

公爵遵命照办，他边叩边叫：“国王万岁！”其他的贵族也随声附和起来，外国女人应当明白，吉时到了。房门果然打开，国王和他的贵族打算拥挤进去。这时王后被宫嫔们簇拥着，来到门槛边接驾，她搴起衣裙，双膝深深地下屈，表示欢迎。

她的个子比他高大，趁她俯着身躯的当儿，他可以神气十足地拥抱她，又在她嘴上接吻，在他看来，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可是她是破题儿第一遭领教这种风俗，吓得不等他去搀扶，就赶忙站起来，双手仍然搴起脚上的衣裙，他观察她这种姿态，显然过久了一些。接着他就改正自己的态度，领她到壁炉前去；她那只被他搀着的手已经麻木了。他向她说了一些天气多么寒冷，路上十分辛苦的话。她迟迟没有回答，后来她才象一个饶舌的女学生一样，嘁嘁喳喳说了一些，他一点儿也听不懂；他可以设想，她一定也没有听懂他的话。

由于彼此的语言不通，不便交换意见，于是他决定先把话

说出来。对方既不需要了解，也不必回答，事后再叫人解释给她听就得了。这样他就有机会估计她的魅力。开始，他抱歉自己让她等了一个星期。"可惜只有一个星期，"他想，因为他的第二个印象证实了第一个印象：她的魅力在减少，超出意料之外。果然，她的画像要比她本人年青十岁，画像上却没有这种愚笨而呆板的表情。

他说，他让她等候，是因为他需要时间来解决一个强盗。解放法兰西的土地，这一定是法国王后所迫切希望的事情。这时他确认：她的腰围和体重，分明是母亲——约翰娜·奥地利遗传给她的，而她面部表情的迟钝和冷酷，则要感谢西班牙的教育。可惜她出身那座美丽的城市，除了赋给她的口音而外，没有再给她更多的东西了。他暗中下了决心，不能同这个女人一起长久生活。只有今天夜晚进行得特别顺利，才能挽救她。这很快就要得到考验了。

他大约说了半分钟的话，打他进房算起，不过才两分钟，他觉得饿了。他给她介绍他的侍从，她也给他介绍她的侍从。瞧吧，外边那些纨袴子弟，虽然都是衣冠楚楚的小白脸，彼此却露出一副尖刻相。一把刺人的匕首大可以装上黄金的把柄，插在天鹅绒的套子里呢。有两个是王后的表兄弟：维吉尼阿·奥锡尼和保罗·奥锡尼。他们看出，亨利懂得供养服务侍臣的外国习惯，这点连主持忏悔的长老也不加指责。他来到这儿太迟了，不是耽误了八天，而是耽误了八年，这已经无法补救了。

亨利在心里咒骂，可是脸上充满了嘲弄的表情；奥锡尼兄弟俩互相示意，究竟国王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什么可笑的地方。

他发誓一定要惩罚那些人，他们没有把难堪的情况及时向他报告，尤其是贝勒加德，他去过佛罗伦萨，应当对他忠告才是。同时，他发现妇女们的背后，躲躲闪闪隐藏着一个极漂亮的男子。“他叫什么名字？”国王问，招手叫那人过去，他比两位表兄弟长得漂亮，却一直躲在后头。“要是我这个花白胡须、穿龌龊马靴的人不配在这儿，这个人倒是有本事惩罚我呢。”

奶 妹 妹

他叫贡齐尼。他站出了，彬彬有礼地鞠躬，国王给他握手，玛莉·麦第奇微微地笑了，这是她第一次笑。她的面容忘了保持虔敬的沉默，露出一种傻笑。她居然说话了，她非要说点什么不可，不象方才那样嘁嘁喳喳了。这些话句不能忽视，内木尔公爵夫人担任翻译，因为她会说两国的语言，而且也熟悉这些人的关系。王后有一个奶妹妹，这位高贵的贡齐尼就是高贵的莱昂萝娜·加利盖女士的丈夫。王后接着又说下去，她再三夸赞这位女士，可是她的热心泄露出她在害怕。白面孔上的傻笑消逝了，它却在发抖。

真是奇怪，奶妹妹始终没有现形，只让她漂亮的丈夫大出风头。王后避免去张望。

内木尔夫人除了转译王后的话而外，也参加几句自己的话，这是说给国王一个人听的。“两个冒名顶替的冒险家，您得当心啊！”

接着又是王后称赞加利盖女士的道德和虔诚，内木尔翻

译以后，又用自己的名义说：

“只有这个女侏儒可怕，因为她的心思灵巧。那个男子是点缀门面的。这样您开始就可以明白，陛下，有人在操纵您的王后”——这是内木尔夫人对国王下的警告。

话说得不少了。王后越来越不安。她那宽大的衣裙似乎不单是笼罩着她本人，另外有种力量在使它前后摇摆。亨利替她捏着一把汗，突然王后连同她的衣裙向旁边一掀，有什么东西快如电光石火，一蹦就蹦了出来。“我的莱昂萝娜！”玛莉·麦第奇尖着嗓子直叫，好象一只会说话的八哥儿，或者一部摹拟人声的舞台机器。当她第二次叫出“我的莱昂萝娜，”声音等于在嘘气，她的手向下指。

在王后离开的地方，留下一点东西。人们为了看得清楚一些，只好俯着身子。

亨利看见一个娇小玲珑的人儿；五官四肢都长得匀称，不好叫她是侏儒。可以看出，她不高兴自由地站在那儿。也许她一辈子都在王后的裙子后面过活吧，说在裙子底下过活，未免过火一点。她的颜色是不健康的，一个人在另一个女人的壁龛里度过一生，自然是这个样儿。这种大自然的秘密，一定具有无比的欲望和热情。眼前这个典型人物，用薄纱遮着脸。没有用，那对炽炭一般的眼睛，却透过面纱，闪闪灼灼，发出古怪的光芒。

亨利向后倒退。“原来这是奶妹妹，我正要见识见识她，”他想，扬起双眉，睁大眼睑。这一下可把奶妹妹吓倒了，她要夺路逃走。现在只有用非常的手段才能挽回局面。亨利打算吻这个人儿的嘴，她掉过头去，再三抗拒。等到他一松手，高

贵的女士就逃跑了。

房间里挤满了两派的人：一边是王后的侍从，一边是国王的侍从。这个体弱的小女人，只有凭借意志力量才从人丛当中挤过去。国王和王后的人，都赶忙给她让路。有人伸出一条腿去绊她，但是她没有跌下去，她踮起脚尖走，一直走到那人的面前。这时他只好亲手给她开门。原来是勇敢的克立荣。

亨利向玛莉·麦第奇说："王后，我想向您的奶妹妹表示我的敬意。"

她没有听懂他的话，但是看出他的用意，赶快摇手止着他。

亨利再三向外国女人解释都没有用。他轻轻碰了一下内木尔夫人，告诉她：他偏要看看，究竟那后面藏着什么东西。

"陛下！也许是一把钢刀，"公爵夫人回答。

到了后面，亨利注意到，没有人跟在他的身后。只有奶妹妹的丈夫——贡齐尼先生彬彬有礼地鞠躬，请国王跨过门槛。他背后的门是打开的。

亨利来到一条短短的过道上，这儿的光线不强，恰好射进过道那一头的帷幕中间去。他用手臂掩护着胸口，提防钢刀袭击。他赶快走上前去，撕去帷幕，由于幕褶很重，费了一些气力才拉开。毫不奇怪，高贵的女士就裹在幕里。她那面纱遮着的眼睛，露出鲜明的快活表情，她正在这儿等待他。她揭起寝室的帷幕，指点壁龛、王后的床给他瞧，同时使劲做出一些手势，表示什么她愿意作，或者什么不许他作。她没有说话，更加显得神秘莫测。他固然是胆大包身，那个小人儿也

克服了本身的羞怯，一个劲儿地比着手势。

他下死劲盯着她，她勉强忍住，厌恶地斜着眼睛瞟他。现在他也对着床比划；为了减少解释的麻烦，他先后说出三个名字。头两个名字在奶妹妹脸上引起种种嫉妒的表情，这是一种不幸的感情；可怜的女人作势要钻回幕里去。等到他说出第三个名字，她就沉思起来；她蹒跚地向着床退去。她紧紧抱着那个重要的家具，站在那儿，表示狠毒的决心，非要保卫床不受任何人的侵犯不可。

亨利又回到外边王后的团体中来，快得出乎想象以外，门虽然敞开，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方才发生的事情。因为他缄默不言，屋里的事情就更显得仓猝。对于回来的人说，仿佛作了一场梦。这时他开怀朗笑起来，于是王后也学他的榜样。她鉴于他对待她的奶妹妹那样宽大，表示放心了。内木尔夫人把她的话译出来，他予以证实。

他在这儿的确作出了自己应作的事情，现在要去吃饭了。他同内木尔夫人一起走到门槛边，估计别人听不到他的话了，才告诉她：他打算今夜在王后房里度过，让她去准备。

这时他实在饥火如焚，忍不住了。"我在房里的时间一定很久吧，"他问他的贵族。专管这类事情的巴宋庇尔回答："陛下！前后还不到一刻钟的一半呢。"古怪的事情仓猝发生，总觉得过了无限时间似的。

他在餐桌上大吃大嚼，同时告诉他们：他们虽然具有一切战士的光荣，却一点儿也引不起王后注意。"你们为什么不先洗洗澡，使自己身上的气味好闻一些？还夸称什么胜利者，直接从肮脏地方跑来，既不漂亮，又不年青。"

他们明白，他说的是自己，而且还对他的外国王后和奶妹妹担着心事。因此，他们呵呵大笑起来，向他保证，最勇敢的军人将在今天夜里同女侏儒睡觉。亨利用出人意外的严重语气接口说："女侏儒突然出现，是我挡了头阵，她分明是打王后裙子底下钻出来的。"

说到这儿，他显然陷入沉思中去了；贵族们只敢窃窃私语。他左思右想，目睹自己陷入其中的团体将要住在他的屋宇下面：有古怪无常的奶妹妹，有她那过分漂亮的丈夫，有两位表兄弟和供职的侍臣，所有的人，都跟那个和他结婚的外国女人亲密联合起来。第一次举行婚礼是由别人代表他，但是第二次举行婚礼，他就得亲手引她到圣坛，而今后他的宝座也成了她的宝座。眼见她是一大块肥肉，主宰她的不是善良的意志，而是种种成见。她存心不学法语；自命不凡的包打听巴宋庇尔告诉他：据她说，法语是异教徒说的语言。

这都不是什么好兆头，还有她那个漂亮的流氓骗子大联合，会把她当作一只木桶滚来滚去。只要奶妹妹在他身边一天，她就没有别的办法。奶妹妹本着乖戾的天性，是联合当中最坚强的分子。亨利对于疯狂有各式各样的经验；人类当中这种现象太多了。亨利到处碰见疯子，最后，藏在王后衣裙底下的疯子，也要和她一起登上宝座。女侏儒憎恨他，她做贼心虚，怕和他的目光相对，认为亨利可以摧毁她的力量。她那双黑炭眼睛，泄露出内心的狠毒，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害怕别人看透她。她猜疑成性，所以要戴面纱遮蔽自己凶狠的目光，而这目光正是她本人的一面镜子。

里昂大主教官的客厅里，灯光暗淡，亨利在这儿看清了自

己的处境。战友们给他两边空出几个座位，他们坐在餐桌尽头烛光下面悄悄谈话，一会儿又缄默了。只有贝勒加德坐在亨利旁边，但是他让国王独个儿沉思，把国王面前的烛台移开。

“奶妹妹支配王后的力量，就是她那个漂亮的丈夫，”亨利忖度道。“不然的话，她拿他来作什么用呢。他不许沾染她本人，要是他打算沾染别的女人，那就非倒楣不可：女侏儒会毒死他。麦第奇女人始终只会傻笑，就象我方才见到的情形。贡齐尼是被用来装点门面的，他那献媚风度和表情，搞不出更多的名堂。实际上，要是我们追根究底，奶妹妹的力量并不是她的漂亮丈夫，而是她的乖戾天性。王后害怕她。我事后回想起来：她每次提到奶妹妹，叫出她的名字，她的声音都在发抖。王后是个可怜的女人。”

在暗淡的烛光下，对着面前的空杯，亨利有了种种认识——究竟对不对，他将来会明白。想到最后，他可怜王后，她处在这种悲惨环境下，听凭伪装分子联合的摆布。愤怒么——亨利再也感觉不到了：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不枉自长了花白胡须。不过，就那帮人的联合和种种情况看来，必须煞住他们的气焰。是不是成功，当然还有问题。但是无论如何，非先制服女侏儒不可。

贝勒加德渐渐相信，国王已经忘掉他了。突然亨利把脸转向他，秘密地说：

“枯叶，咱们的朋友们说得对，最勇敢的军人，今天夜里得同女侏儒睡觉去。”

“陛下，他们过分夸大了，”御马总监说。“没有人有这份胆量。”

亨利改用严厉的语气。"当我明白，我陷入怎么样的一种团体当中，而且这是由于你的疏忽所造成，你大概也知道，我决心要处罚你吧？"

"陛下！"贝勒加德请求道。"我明白我的过错，不过事情已经太迟，就是向您忠告也完全没有用了。我在佛罗伦萨没有瞧见奶妹妹，她躲藏在壁龛里，怕见天光。"

"你说谎，枯叶，你早就知道，王后在她面前发抖。内木尔夫人今天向我承认了这点，你可没有。为了赎你所有的罪，你应当去同女侏儒睡觉，驯服她，你对这件事情是合适的人。"

亨利这样说了以后，枯叶立即明白国王的用意：如果自己没有参加那个团体，非得表明态度不可。他狼狈不堪，四下寻求援助——天从人愿，碰巧有个人在他们背后偷听，正要预备溜走了。

"陛下！"贝勒加德低声说。"这儿有个好奇的人。他正合适。您找不到更好的了。"

"喂！"亨利向黑暗处叫。"出来！"

那个当场被捕获的人，迟迟不肯出来。不过他的确是适当的人选，先甭谈他的好奇心，他一贯好出风头，表示自己处处吃得开。

"巴宋庇尔，"贝勒加德说，"国王的计划，您那灵敏的耳朵想必早听见了，它正用得着您这样一个人：又年青，又漂亮，好出风头，办事又伶俐。"

"您听懂了吗？"亨利用催促的语气问。不幸的人请求道："陛下！我在妇女们面前怪难为情的。"

贝勒加德代国王回答；他巴不得有人给国王服务。"您暂

且别管难不难为情；您干事的地方那样黑暗，美人儿的秋波一定看不出是您。您在咱们今天蒙王后接待的大厅里，选择躲藏的地方。自然有人照顾，不让那儿有灯光。奶妹妹最后离开王后的寝室。您得仔细偷听，施展您平常的看家本领。"

"用不着偷听，"亨利说。"寝室门口，在一条漆黑的走道尽头，挂着一幅幕。您把自己裹在幕后。等到房门一开，您就伸腿出去，让那个女人自己跌到您的怀里来。"

"可是，连勇敢的克立荣也不敢招架那个女人呀，"可怜的牺牲品反驳。

"我看您不光是怕难为情，"贝勒加德说，不让亨利开口。"你简直是胆小如鼠。您忘了您得到无比的光荣。"

"我明白这份光荣，实在感到不配，"巴宋庞尔声明，又象受到鼓舞似地赶忙说。"我居然侥幸得很，在房门的那一头参与王室的洞房花烛。"

"您喜爱矮小的女人吗？"亨利问。

"这是王后嫡亲的奶妹妹呀，"爱慕虚荣的人说。他烦躁不安，可以看出他在内心交战：究竟这么一来，他的荣誉增加了多少。

王室的洞房花烛

亨利用香汤沐浴后，披着绸外衣，穿上软鞋，去赴他的洞房花烛之夜。许多枝型灯架在前头开道。背后跟着德·瓦雷纳和其他的贵族，而领队开步走的是贝勒加德公爵。

国王亨利在路上边走边想：自己最好是不去，不过话又说回来，倘使他现在不去，将来就更没有时间了。宁可立刻去，以免错过机会。举行王室的洞房花烛，不是为了寻欢取乐。一个人既然上了年纪，也不好惹人笑话。这些伴送他穿过这所屋子的绅士们，好象从前也摆出这样一本正经的面孔，用灯照送过一位年青的国王；他们大约忘记了，他是去完成一项肉欲工作，他们一心只想着国王的崇高职务。亨利打量他们一番，看他们是不是认真对待这合卺的队仗，认真对待他拖在地上的长睡衣。显然没有问题，要不的话，就是他们竭力控制住了自己的表情。德·瓦雷纳本是他的牵线人，曾经无数次地介绍过各种等级的妇女给他，这时扮演神气十足的王室军官。

亨利没有笑，反而叹了一口气。他朝前走去，心里在想："对于洞房花烛，我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了。我没有本事可以博得王后的爱情，枉自被人称为好心的骑士——"他想起骄纵的侯爵夫人当着众人这么叫他。"我战胜不了外国女人的侍从"——他指的是玛莉的两位表兄弟和那个非常漂亮的奶妹夫。再加上奶妹妹。"无法用感情争取外国女人到我这边来，这对于王国是莫大的危险——"这点他在走向洞房的路上看得特别清楚。——"不过一切也会变好，"最后他看出来了，"如果我对她的爱情具有真正的要求。我本身是没有爱情可言的了。不过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是这洞房花烛的目的何在呢？为了妆奁吗？咱们更清楚一些。为了要生下一个继承人：具有麦第奇血统的继承我的人。因为她不爱慕我，而我也不爱慕她，这个继承人只会从她身上得到一切，而从我的身上得不到半点，然而他却要成为我的合法继承人。"

他由于预料到种种事情，走路时没有全神贯注，不知不觉地碰着一根柱头：这儿是王后今天接驾的大厅门口。他站在那儿，整个队仗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停下来。亨利心想："我的继承人——我已经有了，我从没有问过，他的血统中有多少成份是我的，有多少成份是他母亲的。我们的血液已经合而为一，为了土地和王国，我们的感情和思想早就水乳交融了。我曾经作出一切，也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让甘蓓莉的儿子可以稳稳地继承我的王位。现在我却不得不亲自剥夺他对王位的继承权。他们说得对，我去是为了江山社稷，而不是为了寻欢取乐；要说欢乐，实在无从说起。"

贝勒加德公爵以为国王踌躇不前，是想起了和巴宋庇尔先生的密约。他悄悄告诉国王，尽可以放心，事前决不会有人去揭开那幅帷幕，发现有人在内。直到现在，那个当事人儿还躲藏在别的地方。"不过他巴不得能够胜任这次冒险，"贝勒加德说。

"咱们要当心自己，别嫉妒他啊，"亨利回答，同时瞧了对方一眼。只有他的枯叶才明白这目光的用意，要是他不在这儿服务就好了。

国王和他的护从就这样鼓勇前进，穿过大厅和短短的走廊，到达王后的寝室；他们在门外敲了许久，房内都没有回答，后来房门才打开了。迟不开门的原因，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房里的人统统失掉了主宰。王后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仿佛死去一般，要人用热手巾给她揉搓。

国王受到缄默的责备，因为他造次闯进洞房，把王后吓倒了。他亲自检查一下，她果然浑身都是冷的。当他的手接触

到她的身体，她眨了一眨眼睛，立刻又闭上，恍如死去一般。奶妹妹挤到国王和床中间来：她挥手叫他退下，同时让他看出众怒难犯。这儿有王后的宫嫔，有她随身带来的御医，还有好些漂亮的侍臣也不甘示弱。国王毫不费力就发现了他心目中的三个人。

这情形使他烦躁不安。他完全一反方才那种听天由命的想法，一下子勃然大怒起来。内木尔夫人瞧见他的脸色不佳，不等他发作，就请求他注意：王后的仆人，尤其是女仆决不是站在她那一边，他们生她的气，更甚于对国王表示不满。王后要在新婚之夜装作一个十五岁的少女，这当然和她的容颜太不相称了；不过她的用意可嘉，主要是为了引起国王的爱情——内木尔夫人这样解释。

亨利几乎一句也没有听她说。两位表兄弟和漂亮的贡齐尼的面容，越来越使他讨厌。贝勒加德等候国王的命令已经不耐烦了，这时他从国王阴沉的面部表情上看出来了。“国王万岁！”他大声叫道，其他的法国绅士也声势汹汹地附和起来，同时他们向那些外国人冲去，把他们从房间里赶走了。由于人多手杂，事情进行得既不容易，也并不完全顺利，因为国王这边的贵族早就忿忿不平，不免在王后的一些侍臣身上动手动脚，使他们后来一个个鼻青眼肿。妇女们发出惊叫声，穿过大厅和走廊飞跑。最后她们只好束手就缚，她们当中有酬劳胜利者的，也有不酬劳胜利者的。

后来附近一带都平静了，亨利才叫内木尔公爵夫人离开。这是他给她留下的唯一的侍从。她临走时回过头来，说：“陛下！祝您在王后身边得到许多幸福。贝勒加德为了早些肃清

她的左右，不该给您树立许多敌人。”

等到众人都走后，亨利也想到了这点。不过事情既然发生，也就让它去吧。现在情形已经表面化，国王与王后的党派壁垒森严。双方将要一同占据鲁佛宫，今后将你争我夺，各不相让，每人的武器时刻不离手。决斗的事情，他将要禁止，不过暗杀呢？他看出外国王后和她的侍从造成了不安的局面。他又想起他的宫廷在另一个王后的时代，那时妇女受到尊重，而男子也忘掉了寄生和寻衅的生活。

岁月如流，局势在变化。我们现在是在一六〇〇年了。“并不是可怜的枯叶①加速了变化的局势，而是我自己和我的结婚在这么作，然而这种婚姻及其后果是无法避免的。”这时他从沉思姿态中抬起头来。他喃喃地咒骂。“后果吗？一个王储：我就是为了这个来到这儿。这也就是新婚之夜的用意所在！”

王后始终直挺挺地躺着；不过这回他摸她身上是暖和的。这时她眨动眼睛十分明显，而且含有一定的用意：究竟是挑逗他呢，还是警告他？他猜中了第二种用意，因为她毫不打眼地把头偏向一边，朝着床和墙壁当中的夹道：他应当在那儿寻找出一点什么。亨利仔细向那儿望去。原来奶妹妹就藏在那儿，她的头埋在床帐里，她还不知道自己被人发现了。但是这窄窄的夹道只容纳得下她。没有办法拖她出来，除非使用武力。鲁莽的行动已经在这间屋子里干得够多了，亨利不肯一误再误。对他的婚姻来说，没有人比得上奶妹妹更危险了。

---

① 这是贝勒加德的名字，见前。

这得用文雅的方法使她离开房间才行。外边有场冒险等待着她，咱们居然把这点忘了。怎样去接近她呢？亨利和玛莉彼此以目示意，这是他们第一次达成默契。“莱昂萝娜！”玛莉请求道。“我的莱昂萝娜！”她象鸽子一样咕咕地叫，可是没有人理睬她那柔润悦耳的声音。

他从她的话中听懂了下面几句：“现在咱们是单独在一块儿。国王已经走了。”但是她迫切地瞧着他，同时比了一个手势，泄露出已有的经验：她张开双手，把十个指头交叉在一起，这样开阖了几次，做得十分熟练。亨利不敢相信自己眼见的事情，特别是她的眼睛在向他示意，于是他恍然大悟，她再揭起被角已经是多余的了。他接受邀请，钻到被窝里去，连头带脚都被盖住了，她又在他的胸脯上放了一块枕头。

至于以后的情形，他没有亲眼瞧见，只能或多或少地猜测出来。也许奶妹妹离开了躲藏的地方，寻找国王，王后怕她来检查床铺，特意用手臂撑在丈夫的身上，他已经给枕头压得难受，妇人的压力差点使他透不过气来。

奶妹妹冲口而出地说了一些话，一句接着一句，只觉得尖刻刺耳，不过一句也听不懂。当然，这些滔滔不绝的话句，无非是对玛莉表示愤怒。她大概是说：你假扮一个发寒冷的女人，实在表演得太蹩脚了。什么王储不王储，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只要你还没有王储，国王就乖乖地服从咱们的意志。她虽然说的是“咱们”，其实指的只是“我”。很可能王后的脸上挨了奶妹妹一记耳光，因为有种清脆的打击声透进被盖和枕头下来了。这时玛莉明明白白说出三个词儿：发烧，口渴，柠檬水，故意说得那么紧急，从有气没力转入到力竭声嘶的状

态。同时玛莉的一些肉体部分直往枕头里挤，本来那上面已经压着些东西。这是暗示她的丈夫：她把莱昂萝娜遣走，打发这个不识趣的人儿去端柠檬水。

高贵的加利盖拒绝一个人到黑屋子里去摸索。她又哇啦哇啦骂了一长串话，大意是说：如果玛莉一个人躺在这儿受罪，这是她活该。为什么她容许别人把她的侍从人员赶跑了？王后为了给这个国家的异教徒和野蛮人生下一块愚蠢的肉，就要高贵的加利盖牺牲自己吗？你别妄想什么柠檬水，这会冒不测的危险呢。玛莉，任你怎么做作吧，我偏不叫你称心如意。

玛莉果然做作起来，大声呻吟，现在她把整个头压在国王的身上，一点儿也不放松，直挺挺地躺着，又好象是死过去了。奶妹妹用一种刺耳的笑声，恭维她装得维妙维肖。可是她的气息简直有出无进，只有一个人在失去呼吸的当儿，才是这种情形。最初，国王听见嘲笑的声音减弱了，果然，声音渐渐地去远。压在他身上的负担也松开了。玛莉给他揭开被盖，简单向他说明经过。她用右掌的边缘击左臂，这就是说：有人跑开了。

亨利看出，另一个女人在盲目的愤怒中退出了阵地。他立即跑到门口，在门上加了两道锁，又插进结实的门闩，然后回头来瞧。玛莉已经躺在那儿，做出了应作的姿态。她说出下面的话来欢迎他：

"遵照长老们的训诫，根据我对于宗教的义务，再加上我的叔父——大公爵的命令，我想从您身上得到储君。"

他事后才在考虑，究竟她说了些什么，就他所理解的程度

来说，这几乎对他没有一点儿启迪。他此时此地所关心的不是她的话。他要应付一个肥硕的肉体——平常他对所有的新东西都一律怀着好奇心，这时他显然不会拒绝肥美的肌肉。可是他目睹外国女人呈现出她那肉体美，思想上起了大大的变化。本来他可以放弃；但是他第一次听到女人亲口对他说：她想生下他的储君。

这个女人躺在黑暗的床帐当中，当着他的面，把全副本事都施展出来了。胆怯的少女的昏厥，不过是一种表现——好吧，就算这种表演是必要的。另一种表现就是直截了当地等待男子过去，让他履行自己的责任。她的左手托起一只沉甸甸的乳房，一团肥美的肌肉立即把手遮着了。另一只张开的手，挂在一条特别宽大而平滑的腿上。这对于观察的人来说，可算得是新鲜的玩意儿。一个外国女人，这得从各方面去赏鉴她；她主要是以特殊的肢体叫人惊奇。浑身的线条，没有一处不打皱，也没有一处不膨胀。张开的手表示出迟钝而露骨的要求。肚皮不住鼓荡，因为它是躺在床上，所以大量肌肉向旁边凸出。高耸的臀部起伏不停。然而最能表示要求，而且超过一切的，还是要数那张开的手。

因为要求可以把事物美化，于是这儿呈现出来的诸般美色，值得人好好地去研究。头向后伸到枕头外面去，这点首先可以假装牺牲者舍身于人的姿态。这就意味着：一个玉洁冰清的女子，不愿见着眼前发生的事情。此外，这种姿态也可以使面部缩短，而对她本人有利。脸会变得窄些，平常下垂的双颊也拉平了。腮边露出一条上伸的皱纹。可能是由于肉体和生活的不幸，才露出这种疲乏的痕迹，值得加以研究。阴影遮

着头发，可惜头发是一种毫无光泽的褐色。她紧闭着眼睛，其实在这高张的床帐中，又何必这样假惺惺呢。阴影笼罩下的鲜明界线，赋给面部的其余部分一种柔嫩的白色，平常可没有这种样儿。嘴唇嘻开，几乎叫人相信，这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她似乎没有呼吸，然而她的语言——假定她果然在说话——是不难理解的。

"我躺在这儿，是个外国女人，打老远地方来到您这个陌生人的身边。咱们有着共同的业务，这并不是爱情。您爱过别的女人，难道我爱别的男人，您会见怪吗？因此，我不见得比您更幸福一些。您想一下子把我从我的整个侍从中解放出来，这么一来，我害怕的只有您，没有别人了。我会极端地憎恨您——就是现在，我已经在恨您，因为我和我的儿子将要继承您的王国。但是我更热烈地向您要求，要您在我身上尽您的责任。我的乳房、肚皮和手并不撒谎。您就到这黑暗的床帐中来，接触这雪白的肉体吧。本世纪的新式样是要特别丰满。来吧！"

他果然不让她等候。他暂把种种印象抛开，经过不到半分钟，就完成了别人在门背后为了本身业务所需要的东西。正当国王与王后忙得不可开交的当儿，房门外发出一片喧嚷：有叫喊、跌倒、搏斗、逃窜以及各式各样突如其来的声音，这的确有点出人意外，看来有必要去检查一下。但是，这时床上的事情虽然已经完了，肉体丰满的妻子却把丈夫抱得更紧一些。她闭着眼睛，用缠绵不清的口齿说话，绝大部分都是只有声音而无意义。仿佛一个孩子在咿呀学语：奶妹妹莱昂萝娜应当滚开，或者也说的是，莱昂萝娜已经跑到半路上去了，这对玛莉

的思想来说，都没有多大差别。她只要留住他，不让他去轻冒房门外的危险，非要等到她完全有把握从他身上得到了储君，才肯放手。

她知道，上天保佑了他们两人，她如愿以偿了。上天和储君这两个词儿，也就让他听出了言外之意。不幸得很，两人并不是同样在关心，而实际上这也不是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外国女人期望从国王身上获得储君，然而是用来反对国王。纵然这点他事前没有受人指点，也在她的拥抱中体会出来了。现在她翻身坐起来，开门见山地提出阿维尼翁长老们的要求：他应当召他们回来。他不能辜负她的牺牲；并且这是新的时代与欧洲精神状态的要求，两者都只有耶稣会才能适应。

她加强声调，因为她相信，只有大声说话，别人才听得懂，也才听得进去。他果然领会到，一种外国势力以毫不含糊的语气在对他说话，向他提出要求，而且俨然以债权人自居——一切都在新婚的床上。等到他在这个女人身上完成了自己的责任以后，这个女人立即变成为仇敌的代理人。咿呀和引逗，都成了泡影。贞洁与要求，也一扫而空。对方明目张胆地表现出赤裸裸的统治欲，着手她既不了解也判断不出的事情，而且带着外国女人那种单纯的优越感。

世上的蠢人往往带着胜利感，亨利没有看错这点。他本人每逢获得胜利，总是斟酌情况，争取时间反对愚蠢。话又说回来，难道他曾经相信过，愚蠢可以永久消除，或者长期消除吗？不过今天他至少还在相信，在他有生之年可以消除愚蠢。耶稣会会员也许将来会回到王国里来；直到现在，他都不肯召

唤他们回来。他的人民既不许在他们那些大肆铺张的凯旋门前下跪，也不许受他们那套花言巧语的迷惑。人民既不许从他们神秘的舞台上感到快意的恐怖，也不许在数字七① 的神秘前丧失了仅有的一点儿理智。人民既不许陷入愚蠢的精神恶习中，也不许陷入导致死亡的爱情中，因为这都是违反天性的。有咱们在这儿。咱们警惕着。要是让那些宣传暗杀暴君的文字泛滥到国内来，就更加不堪设想了。可是国王在这儿。

玛莉·麦第奇看出情形不妙，事前毫无准备，吓得不知所措。忽然她看见国王披上外衣，站在床前，脸上的气色难看极了。她很可能被关进一座寺院里去！她感到非常恐惧，不知道从两条出路中选择哪条才好。一条是再装死，而且这次要使浑身冰冷。她选择了另外一条：她开始说法国话。可惜她实在说得不高明；但是她乘船来的时候，有人给了她一本爱情小说，让她从书上引用恰当的辞句。她又开始娇声细气地说话，这和她肥硕的身体太不相称了。她说道：

“哦，英俊的青年郎君！在你的脚步下长出玫瑰花。就连坚硬的岩石也想起自己有一颗心，因为你以这种翩翩风度和压倒一切的纯洁心肠走近它。我们知道，岩石是一个受魔法禁锢的处女变的，它老是哭哭啼啼。为了你的缘故，眼泪不断地流成一股泉水，以前可没有一个牧人瞧见过这泉水呀。”

这叫人怎么办呢。牧人看不见他解渴的泉水，王后看不出自己可笑。“王后，”亨利说，“我要特别请您改正您的发音。

① 根据欧洲古代的民间迷信：数字7是招致祸福的神秘数字。

这得费一些时间，以后请您对一些与受魔法禁锢的处女无关的事情，还是少谈为妙。”

他走到门口，拔去门闩。“最后请您准许我去检查一下，究竟外边出了什么事情。”

外面是一片漆黑，亨利摸索着穿过短短的走廊，来到王后最初迎接他的大厅。这儿有点东西在蠕动，好象有人在喘气。“谁在那儿？”没有回答，只听出深长的呻吟。亨利按照那个方向走去，终于在最后一扇窗边辨认出靠椅上有个人影，那人蹲在椅上，遮着脸。

“巴宋庇尔！您就这样消磨夜晚吗？为什么听见我问还不回答？”

“陛下！我怕难为情。我给人戳了一刀。我这样一个堂堂男子，反而在一个女侏儒的手里栽了跟头。”

“原来是奶妹妹给您吃了苦头，”亨利明白过来了。

巴宋庇尔承认，他的冒险行为始终是光荣的。不过他栽了一个跟头。究竟这是怎么来的呢？很难了解，大概是进行得过急，过野，步骤杂乱，缺乏合理的计划。这位好出风头的汉子，本来打算从幕后伸出脚去，绊那个小女人一跤。可是事实上是她绊了他一跤。难道她早就知道，有人藏在幕褶后面吗？她拉开幕褶，使他失去了平衡。恰巧他倒在地上以后，还抓着她的脚后跟，她正要从他身上跨过去。

“至少您总算是把奶妹妹拖倒了。”

“并不如我所想的那样。我倒在地上向她恳切地表示爱情，的确我也作好准备，不惜任何牺牲。可是她为了保护自己的清白，又抓又咬。”

"勇敢的女侏儒！"亨利赞叹道，就他这方面看来，更加惋惜那位奶姐姐没有这样保卫自己的贞操，所以她现在获得了储君。

"后来怎样呢？您的伤势沉重吗？"他问今天夜里与他遭遇不同的伙伴。伙伴只是叹气。

他叙述自己怎样抱着娇小的宠儿，不顾她的一切抗拒，带她到一个寻欢取乐的所在去。因为他要把女人的头隔开，防她的牙齿咬着自己的鼻子，于是她的手就获得了解放，挥着一个尖锐的东西，立即对准他的心窝刺去。幸好他挡着了武器，武器只是从他的肩头上擦过，刺得不深。这么一来，他只好把这位高贵的女士远远地抛开。他抱歉自己这种举动不够温柔。他还听出她呼痛的声音，她重重地摔下去以后，赶快手脚齐施地爬走，再也没有影儿了。

"她是不是躲在大厅里，偷听咱们说话呢？"亨利猜想。其实他在担心玛莉·麦第奇会站在黑暗的走廊上偷听。

"您的伤口痛吗？"他问。"咱们应当叫人去找伤科医生来。"

"陛下！还是请您别把我丢脸的事情张扬出去，"巴宋庇尔恳求道。"人们知道了，会跑来瞧热闹。一个人有时宁肯吃亏在肚里，也别向外嚷出去。"

"咱们就别向外嚷出去吧，"亨利重说一遍。"一会儿天亮，又各干各自的去了。"

他这样说了以后，也坐在一把靠椅上，两人一起等待黑夜过去。

关 于 叛 变

接着而来的是种种庆祝会。同时也发生了一次谋刺国王的新事件，只是这个事件对外秘而不宣。有一天，教皇的专使向新婚夫妇庄严地赐福。亨利本来打算立即离开这儿，跟外国女人一起过夜，实在叫他熬不下去了。可是他还得同萨瓦谈判和平，公爵虽然失败了，交涉始终感到棘手。公爵准备让出自己领地内发生争执的地区，偏偏要保留法兰西的省份布雷斯。亨利和他的都督看出，这是卑鄙的圈套。

萨瓦区境内有许多异教徒，他们都遭到迫害。如果法国国王任命一位新教徒作总督，教皇很快就会给他找麻烦；相反，新教的人又会起来反对他。当时他的都督已经在里昂一再向他说：一切事情，都是萨瓦与皮隆事先安排好了的。

“陛下！您会看到，皮隆是个不可教诲和不可救药的人。您提拔他作大将、元帅、公爵、王亲贵族。您把勃艮第的统治权交托给他，历来那儿的总督都是由亲王担任。他手里控制着王国的一条边界线，应当保护它才是。可是您知道，他与此相反地干出些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因为我不相信他敢有轨外行动，”亨利回答。“叛变是违悖人情的。”

苏利：“这不是您的真正意思。您知道我们人的心理状态，它有时需要叛变，哪怕这种叛变有害无利，只是出于纯粹的虚骄狂妄，而且导致本身的毁灭。”

亨利："您真聪明啊，都督。不过我仍然想到一个人，他绝不——"

他忽然闭着嘴巴。原来这个最好的仆人也出卖了甘蓓莉·德丝特蕾，而且始终叫人摸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苏利沉默了一会儿，压低声音说："假定有一个人，不是两个人。"

他那蓝瓷釉似的眼睛射了国王一眼，意思是说：连您自己也叛变了您的信仰，这已经颇不寻常了，而且还骗了许多人，常常空口许愿。这是不是也有必要呢？

亨利扪心自问，这是不是有必要，然而得不出答案。不过他总算同都督达成协议：再等待一下，考验考验皮隆。苏利给国王留下这样的忠告：

"他将要向您要求布尔让布雷斯城；这样您就有了证据：他秘密谋叛，想把王国的大门给您的敌人打开。"

皮隆真正到来了，那天许多老百姓簇拥着这位骑在马上的人。全街的人都想瞻仰这位鼎鼎大名的战士的风采；而且他的样子也受看：容光焕发，肩臂孔武有力，就是搬运夫也难与争衡，他可以压碎任何人。他充血的眼睛活象牯牛，据说他身上带过三十处伤，一直是百战百胜，这次占领萨瓦完全是他的功劳。这是普通人的意见，他们多半把他和他的父亲混淆起来了，而认为两者是一个人。好啦，皮隆元帅是众人拥戴的将领，连国王也比不上他。

街道上的欢呼，使叛徒忘掉了两桩事情：一桩是考虑，如果他还有所考虑的话；一桩是疑惧，这倒是他一直有的。国王避免上当，不肯从萨瓦取得寸土，只是保留法国的省份布雷

斯。究竟国王对于叛变知道多少呢？皮隆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以后，认为国王毫不知情。他并且还相信，一位人民的英雄没人敢惹。

他带着阴沉的脸色去见国王，国王却显得愉快而又亲切。“这是对您忠心服务的美好酬劳啊，”亨利说时用手指着窗外。皮隆腆起大肚子，显得自负不凡。他回答道：

“老百姓知道我这个人。如果您是查理大帝，我就是罗兰①。但是您那引起恐惧的和平条约，把我的英勇行为所得到的成就化为乌有了。我真替您可惜呀，陛下。”——皮隆气冲冲地说，因为他事先感到害怕。

亨利没有理睬他的傲慢。他指一座战神马斯的小石像给元帅瞧，石像具有国王的一些特征，头上戴着月桂冠。“表弟，您看我那西班牙的阿哥对这点会怎么说？”

这是暗示，又是警告，皮隆两者都没有体会出来。“他么！”他喃喃地说。“他大约不怕您。”

亨利拍他的肚子，打个哈哈。

“滑稽的小伙子，已经发胖了。不过，我并不讨厌。”

这时笨蛋的脸更加发紫。他的目光一直迟钝，开始显得茫然无主，闪灼不定。“又是那话儿吗？”亨利想。“疯狂，始终是疯狂。倘使我的都督知道，一个低能的人多么容易放肆，他会把叛变当作一种病症来医治。不过病症到了严重阶段，将使良医束手。”

“表弟，”他说，“清偿您的债务需要多少钱？”

---

① 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的英雄。

皮隆："说到我的债权人——我必须变得比陛下更强大，才能满足我的债权人。"

亨利："这是危险的玩笑，不过开得不坏。一个人总得有点自负，不然的话，就太没味儿了。"

皮隆："您把布尔让布雷斯给我吧！"

话说出口了。叛徒不打自招。亨利带着忧郁的心情打量他。

亨利："您要这座城市来干吗？"

皮隆："它是我占领的呀。"

亨利——语调忧戚，不过尖刻一些："您的脚跟后面跟着都督的人，所以您才勇往直前。"

皮隆："原来您的都督派间谍跟着我。一位国王不相信他的元帅。"

这是执拗的愤怒，可见这个汉子一点儿不肯罢手，也一点儿不肯坦白。亨利采用威严的口吻，和对方保持距离，冷冷地表示自己信任他。这种恰当的语气，暂时使狂人清醒过来。他澄清自己的嗓子，但是声音始终沙哑，他结结巴巴地抱怨道：

"陛下！试探是显而易见的。您王国里的每个大人物，都有机会牺牲您，使自己强大起来。别人不怕您啊。"

"等到将来，就后悔莫及了，"亨利说，声音不够大，对方没有听懂。叛徒迟疑不决地打量他；究竟这是什么意思，自己应当坦白多少出来。后来他噘着嘴，嘀咕什么西班牙答应给他的钱，对于他的无底洞无济于事。没有人可以使他发财致富。"我要不是死在断头台上，就死在医院里。"他就这样结束他的坦白；但是立即补充一句，要国王原谅他，他只是交涉，并没有

真正实行，而且以为加上这点说明，对于他们两人更好一些。

亨利突然改用坚强的语气："您凭什么来威胁我呢？"

皮隆垂下头来："相反，我请求陛下宽恕。"

亨利："我至今所知道的东西，都宽恕您了。"

皮隆："是不是对我已作和未作的一切都宽恕呢？"

亨利："我是说我知道的东西——想您也不会作出更多的事情了。"

他立即走到朋友的面前，抱着他的肩头："这儿是咱们两人啊，"他附在对方的耳边说。

亨利："咱们两人——相互叛变吗？为了什么代价——因为金钱帮不了您的忙，没有我，您也不成其为大名鼎鼎的皮隆元帅了；同样，这些给您牵马的老百姓，将要躲开您。您不得不逃亡到外国去。我可怜的西班牙的阿哥将成为您的主人，而他已经不是过去的世界统治者了。"

皮隆心忙意乱，显得狼狈不堪："请您当心啊，陛下！菲利普三世虽然软弱，但是他也可以派遣刺客来暗算您呀！"他的话刚一出口，就瞧见国王大吃一惊。

叛徒接触到了亨利脆弱的地方，他倒不是故意说来吓唬国王，其实连他自己也六神无主。因为他瞧见国王变了脸色，立即对自己的事情恢复了勇气。国王既不怕野战，也不怕包围，他浑身都是伤疤，固然没有三十处，不过皮隆也没有那么多。他有好多次都差点儿死在敌人的手里，最后一次，连他的元帅也让人从要塞里对他射击。难道亨利就忘怀了吗？死有不同的死法，战死沙场是光明磊落的，只有暗杀使他战栗。

皮隆从谈话开始起，就带着阴沉的迟钝表情，眼神非常冷

淡:“请您给我证明，我已经向您进过忠告了。其实这才是我本来的目的，为什么我勉强和一些叛乱分子订立协定。我始终是您坚强的元帅啊。”

亨利:“我希望能够相信您。”

皮隆:“还得感谢我。把布尔让布雷斯给我吧。”

亨利:“不行。”

皮隆临走时说:“陛下！请您好好地想一想吧。我是您坚强的元帅。”

门关上以后，亨利说:“我真得动动脑筋，保全你——我的朋友不上断头台。”

他立即回到巴黎去。他借口惦记心爱的侯爵夫人，他同外国女人度过所有公务上的夜晚以后，又得再见他的法国女人了。这时他寄了一些信给王后，称她是“宝贵的心肝”，王后都收到了。杏莉叶黛始终只得到“我的心肝”这个头衔，不同之点就在这儿。她照例向他撒娇，闹脾气，给他消遣，而不使他长久透不过气来。她做的一切，都被他看作法国风味；自从他结婚以后，这种风味的价值大大增加了。还有一点，她期待给他生个孩子，不久果然实现了。亨利十分高兴，就连他的王储也不见得使他更快活了。

两个女人，从开始起，就一直争着骗他。王后对他不忠实，使他讨厌，其实就没有这点，她本身已经够他讨厌的了。连她来到鲁佛宫，他都没有迎接她。天色已经黄昏了，王宫里没有灯光，她的侍从人员还没有赶到，外国女人只好一个人摸索着，穿过黑暗的建筑物，爬上台阶，通过没有人影的厅堂。说到陈设，都已经破旧不堪，住在这儿是可怜的，对于她的身份

太不相称了。如果象她这样一位伟大的公主可以痛哭的话，她真想哭个通夜。按照她的本性来说，她决忘不掉这点，就是一辈子也忘不掉这点，当时她相信自己不是来到鲁佛宫，而是被人故意捉弄。这也是增加她复仇的一个动机，当然另外还有其他的原因。

侯爵夫人的复仇心使亨利觉得有趣一些，她喜怒无常，发起脾气来非常泼辣。杏莉叶黛打算趁他在世的时候，把他的儿子拐带到西班牙去；这么一来，就爆发了对王位继承权的争夺，而世仇西班牙可以象从前一样助长叛乱。她跟所有的叛乱分子都有勾结。正当他在暗中调查皮隆，努力挽救对方不落到刽子手的掌握，她已经在这儿惹事生非了。

不过她的头脑混乱，本来应当保密的事情，她都嚷出来了，而且到处乱放信函，有意让年长的爱人认真对待她。后来她算是如愿以偿了，他要求说明理由，不再让她跳舞，表演滑稽，以后开一些讨便宜的玩笑。他用处罚来恫吓她，她对他嘲笑。她挨近他的嘴边叫嚷，用那种使他一度着迷的断断续续的声音。"您把我关进一座寺院里去吧，以免我见到您就心烦。您以为自己漂亮吗？难道您身上的气味好闻吗？"她决不只限于私下和他吵，而是逢人便说。结果使得亨利应用更多的香水，但是恶毒的侯爵夫人还是高兴爱怎么闹就怎么闹。

从她的嘴里，他听出了极大部分范围广大的叛变消息，但是他还希望阻止她信口胡说。"夫人，您不好把您那些危险的秘密张扬出去。只要知道内情的人只有我，我总得想尽办法来保全您。可是您得小心呀——艾塞克斯伯爵也相信自己的幸福，因为有位女王爱他，于是他把叛变当作自己应有的权

利。最后，我英国的老大姐不得不砍掉他的脑袋——从此以后，她自己的脖子老是发疼。”

疯女人尽量伸直自己的身体。她用讥嘲的口气大声说：“不错。但是她是个男子汉呀。”

这回国王没有打哈哈了。

这个夏天，他出巡那些叛乱头子坐镇的省区；这么一来，他知道了所有的人，超出都督所能证明的范围以外。爱伯龙在梅斯，部荣在色当，甚而连朗格多克的总督——他的大元帅蒙莫伦西都参加了，所有的人都坚决声明，他们是忠诚不二的。国王随身带来了兵士；他们明白自己的秘密给人看穿了，就更坚决地加强他们的保证。不过他不是来听他们说谎的。他完全有必要揭穿他们的底细，果然也做到了这点。他急欲瞧瞧叛变分子的嘴脸，这种本事是从他多年以来和人打交道的经验中训练出来的。尤其是他的教友——大元帅，这虽然没有使他更痛心，却使他增长了见识。

但是同时西班牙人包围了法兰德斯的奥斯坦德；所以亨利必须使得国内的叛乱分子不能为害。他的英国女友再三向他建议，他们一定得去帮助尼德兰。这是一种进攻的军事联盟，伊丽莎白在这方面并不慷慨。然而正是这个时候，他离不开他的王国。如果他背过身去，叛乱分子就会在他背后捣乱，就是外敌侵入也吓不倒他们。国王单独旅行到海滨。他一个人登上加来的城墙，他倾听从奥斯坦德传来的炮声；他的精神憔悴，由于缺少魄力，使他尝到了莫大的苦头。

到了今天，他经过多年的辛苦和工作，使国家和人民既变得更好一些，也变得更幸福一些了：他们互相容忍，包括他们

的宗教信条在内，这已经很不错了，而且他们星期天的确有只炖鸡在罐子里，或者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比从前的日子好过些了——倘使这回事情顺利，那就别坐失时机，叛变好比一只馋涎欲滴的凉血动物，窜进他和他的成就中间来，叫人不敢伸手去摸它。他站在加来的城墙上，抓紧铁环，面对着海上的惊涛骇浪；他打心坎里感到苦恼，因为没有什么东西不在变化，没有什么东西保护他免于没落和崩溃。知识从来是有限的，我知道这点。然而行动也和知识一样不可靠。现在只有靠他的勇气和决心继续帮助他经常克服难关。

就在同一天，海对岸的同盟者——英国女王来到了多维尔，她等待他说一句话，他却说不出口。要是他命令他的军队开拔，她的船舶也就启航了。不成呀，他需要这些军队来对付叛乱。伊丽莎白派人通知他，应当把所有的叛徒捉起来，就地正法，首先是他的皮隆元帅。他说："她见多识广，是应付叛乱的能手，她处治叛乱，是按照外科医生那种大刀阔斧的方式。我比不上她，因为我常常体验出这点：武力不起决定作用，只有爱才起着决定作用。"

他自言自语："我有两个女人，可是我一个也不爱，所以她们欺骗我。我是把她们买进来的，王后和侯爵夫人都是一样。如果她们骗我，这无非是她们想忘掉自己受的屈辱。凡是给咱们绿头巾戴的女人，都在保护自己的人格。这可以说好，也可以说坏。你不爱她们，就掉头走开吧。但是皮隆呢？我曾经喜欢过他，就是现在，我也还想挽救他。这要应付我英国的女友和我的都督，将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他旅行回来以后，就到军械库去，神情并不高兴，因为他

想揭露的事情，无论对他的政权和声名来说，都是有失体面的。

洛尼绝不象他的主人那样吃惊，他认为一切叛变都毫无意义，对于叛乱分子绝对没有好处，只是侵犯一般的产业和土地。要坍台的不是国王的统治，否则，国家和民族都完了！难道这不抵触健全的理性吗？更不用提内心的负疚了。

好仆人只想到自己的事情。一个大权在握的人，大概决想不到自己为什么会受到威胁吧。洛尼的解释就是这么简单。他只奇怪国王熟悉那么些详细情形。但是他把指头触到痛处，他提到德特朗格先生——侯爵夫人的父亲。亨利立即打断他的话头，说："您对于他可没有证据。相反，侯爵夫人尽了最大努力，使我明白内情。"

大臣早想听到这些话，他决定搜查女儿和父亲的家。亨利相信，他的侯爵夫人已经得到庇护了，现在他要求延期对付他的皮隆。"首先，咱们掌握不住他，也许他拥有一支军队和大炮呢。"

"那末，咱们就先夺取他的大炮，"刚正不阿的人说。

"祝您成功，"亨利说。"不过先逮捕其他的人，或许容易一些。"

毫不妥协的人，仍然要求皮隆元帅的脑袋。到了最后，亨利的额上直冒冷汗，他就这样提心吊胆地在为那迷途的朋友而斗争。

毫不妥协的人，始终和往常一样从容和清醒："陛下！您知道，您不能统率您的军队到法兰德斯去。因为等您离开，国内就会爆发武装叛乱。"

“您说的是真话。”亨利一下子变得和好仆人一样冷静了。

“我的英国女友向我建议，砍掉每个叛乱分子的头。她也这样对付了她的宠儿艾塞克斯。”

“这的确是唯一无二的真理，”都督重复一遍。“您第一个该砍的是皮隆的头。”

“关于他已经决定了，”亨利结束谈话。“他充任专使到伦敦去，向我的英国女友报告：我已经结婚了。他回来时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洛尼对这点感到怀疑。不过他看出，国王把最后的话说出来了。

皮隆果然乘船到英国去。老女王称赞他的主人。不过她认为国王亨利有个唯一的缺点，就是太温和了。“您告诉他，应当怎样对待叛乱分子才对。”她从窗口指点一个东西，它经常挂在她的眼前，让她观察，原来是她爱过的青年艾塞克斯的头。现在只剩下骨头了，不过皮隆看惯了骷髅，他不象伊丽莎白本人那样害怕。她费了不少唇舌，然而从他的表情上，她分明看出：皮隆完全不可救药了。在皮隆还没有回到本国以前，她写信告诉了法国国王。

在皮隆出国期间，他的代理人当中的一个泄了底，叛徒自己被人告发了。他的同谋者再也不肯相信他，因为他充任国王的专使。他们看出：国王知道一切，而且对他们采取反击，他一下子剥夺了他们的城市税。人民一旦不再向一位封建主纳税，他又哪儿拿得出钱来向国王作战呢？他们吓得浑身打战，赶快来到御营见驾，不等亨利去光顾他们了。势力强大的爱伯龙公爵，不惜屈尊向一位大臣——洛尼先生再三声明：国王用不着举行秘密磋商，没有人想到叛乱。都督请他把话当

面告诉国王；正是这点，再也没有人敢作了。

他们特别在基督教的老百姓当中，灌输了对国王的憎恨。据说，国王存心不再用自己的钱，去支持胡根诺教徒的设防地点。他相反地在军械库里储存大炮，以便摧毁两派宗教的一切自由。最重要的叛变分子杜锐兰，本身就是一个基督教徒，他是现在的部荣公爵，一位富有的王侯，决不肯向人低头。他从前跟亨利一起过穷日子，当时国王的前途并不比他的光明。一个穷苦年头的伙伴，等到富裕的年头到来，更难把握得着自己。怎么说，当年那个忍饥受饿的人，现在要站在他的头上吗？这位国王是王国当中任何一个自由封建主的敌人，尤其是对待新教的封建主，他不想过去的会战多亏了他的基督教徒。由于从事这种煽动的是那些有点产业、而且多半还是产业太多的人，人们也就信以为真了。

亨利从各方面接到消息，瞧见他们背叛他；基督教的老百姓比天主教的老百姓更反对他，至少他在后者当中争取到了比城市税更有价值的东西。除此而外，天主教区还想起他始终战胜了压迫他们的人，而他从前的宗教战士却连他的敕令也都忘掉了。本来他就容易怀疑，当时他更加陷入可怕的怀疑当中。这种广泛的叛变活动，自然反应到他的身上去。一个人作了许多事情，把王国建立成功了，不好白白地抛弃一切，落得和开头一样两手空空。

他召洛尼到枫丹白露去——他完全相信，他内心的徬徨和犹豫是由于自己失着，与都督无关。亨利对这点默而不言，只是一个人把事情闷在心里。部荣和他那个络腮胡子朋友德·拉·特雷莫瓦回到自己领地上去了。爱伯龙和其他的

人，一个也不肯留下来。“我应该当面对他们说出真话才是。”直到现在，他都没有说出这点：他感到他们的一切叛变活动是他本身的耻辱。

他的好仆人恭维他采取的策略高明，不动声色。这样可以使犯罪行为的指使人更容易自投罗网。他指的自然是皮隆，他非把对方弄到手不可。国王走来走去，在洛尼看来，他的步伐在小花园中跨得太长了。我得讲点东西给他听。好仆人运用灵活的手腕，懂得在不知不觉中作出忠告和十分困难的决定：他解除叛变者的武装，是按照前人的榜样，或者利用一些日常事件的报告，日常事件总是和非常事件混在一起，而非常事件接触到日常事件时，本身也就变得平常了。

都督的计策成功，皮隆元帅再也没有大炮了。原来他说服勃艮第的总督：对方的大炮已经不中用了。好人儿办到了这点：他把陈旧的材料向河下流运去，根据事先约定，载运新炮的船迎着那只船向第戎驶来。只怪夜里雾大，船迷失了方向，后来船只出人意外地又回来停泊在军械库附近，皮隆元帅的大炮也运到那儿来了。这条计策真高明，国王只好打哈哈。

洛尼相反地用十分严肃的语气说：

“陛下！这是为了您的王国啊。请您克服一切：您的回忆、感情和——”

“和耻辱，”亨利补充道，这使得仆人目瞪口呆，他想了半天，但是想不出国王说这句话是什么原因。

“请您克服一切，”他更迫切地要求。“您解决了您的敌人当中势力最强大的一个，这是个榜样——”

“没有大炮还说得上强大吗？”亨利问。“被人解除武装、手

无寸铁的可怜乞丐，还说得上强大吗？”他问。“我可以让他滚蛋，他除了东奔西跑而外，毫无所有了。”

“他可以逃到西班牙去。”苏利缓慢而沉重地说。“陛下！他是无法宽恕的了。您再也没有权利对他开恩。”

亨利感到剧烈的震惊。就是天上雷鸣般的判决声音，也不能比这更强了，这号召他回到履行义务和发号施令的地位上来。他那严格的仆人十分聪明，这时只好让国王一个人留下，让他意识到自己被召回来了，必须做出自己应做的事情。

午　　夜

这儿是枫丹白露宫不对外开放的小花园，是一座考验的花园：受考验的人正在和自己的良心说话。没有人敢去打搅他，他们只是远远地望着，王后和大臣从窗口张望，也有一些好奇的人悄悄地通过篱笆窥探动静。

皮隆没有回来以前，有好几天亨利一直在思想上跟着他。有时他劝对方折转回去逃走；有时他请求对方坦白，让他拥抱在怀里。六月十三日的大清早，他在花园里想：“这个人不回来了，”他也把这点告诉他的左右，他们正在磨拳擦掌，包围着篱笆一带。皮隆是粗暴的；他发誓要刺死他的敌人洛尼，但是他连国王也要谋害，还有什么可仗恃的呢？亨利在这方面安慰其他的人。

这是他第一次不带恐惧心情等候钢刀。“我再也不留恋生活了吗？大有可能。皮隆——他到达这儿来的路程，也就

是他来到死亡的路程，是这么漫长和辛苦，我思想上一直跟着他在走。从前我们也一起骑马经过王国的幸福大道。”他更多地是想到父亲而不是儿子，也和老百姓一样，把父子混淆起来了。“我应当和自己人分离和告别吗？他们认为投降那些被我打败的敌人更安全一些，究竟我成了什么呢？一个人只有自暴自弃，才被人抛弃；除非我出卖自己，否则，也就不会有人出卖我。”

他沉思起来，绝望地寻找叛变的种种根源——可惜！它们什么也说明不了。

“是我把天上的神圣尊严搬到地上来——然而我从没有相信过我的创作物。我不是每天都过着神圣的节日。我也不是他们所要憎恨与尊敬的暴君。只夺取一部分人的盈余，而不是罄其所有，以便让另一部分人星期日吃饱，这种打算竟自成了画饼。究竟我使什么人不再愚蠢，又使什么人不再疯狂了呢？在这点上失败的人，就不是他们的解放者。我居然到了这种地步，不得不把别人上次对我的暗杀事件秘密处理，而不向外宣布。皮隆，别使我出丑了，这会闹得满城风雨。这要把你无情地送上断头台！”

外边有了响动，亨利已经认为这是可怕的时刻开始了。然而实际上是一个陌生的市民，他要求觐见国王，神情那样着急和痛苦，最后，人们只好放他进花园来。他跪在国王面前，恳求陛下赦免他侄儿的生命，因为法院判决了他侄儿的死刑。国王在判决书上签了名，明白这种情形是不可宽赦的。他目睹那人跪在地上哭哭啼啼地哀求，不禁变了脸色。一个可怜的小伙子将要走上断头台，而你这个国王还暗中为一个叛乱分

子作斗争，使他在精神上不再纠缠你。

他向跪在地上的人说：

“你作的是叔父份内应作的事情。可是我不得不作国王份内应作的事情。”

从这个时候起，他思想上和皮隆彻底划清了界线。不久皮隆到来，这儿早就等待着他，他果然不出别人所料，丝毫没有改变主张。园外的人望见两人在篱笆当中走来走去：国王显得沉着而坚定，元帅怒气冲天，以为自己蒙受不白之冤，尤其是因为他被解除了武装。他两只手轮流拍自己无辜的胸脯，控诉毫无信义的洛尼出卖了他。“是不是连我也出卖了您？”亨利问；这使得倔强的说谎人哑口无言。

接着国王拥抱他，向周围指点，这儿只有他们两人，对方尽可以把秘密告诉他。“我！”皮隆大叫。这是愚昧的疯狂在叫喊。

他们一会儿从篱笆当中走出来，一个是愉快的，但是另一个却急得呼呼直喘。全体宫廷人员进餐的当儿，皮隆坐在国王对面，这时只谈到奥斯坦德被包围的情形。亨利说：他西班牙的阿哥连同所有西班牙的大臣，听见他处罚叛乱分子，准会吓得打抖。法兰德斯的战争，很快就会使得西班牙一败涂地。皮隆只是埋头大嚼，没有开腔，不过从他的神情上容易看得出来：“试试看！”他那发红的脸仿佛在说。“你再也不是你的贵族们的国王了。现在你去号召普通老百姓吧，看他们是不是象我们从前那样，愿意为您牺牲。”

早餐以后，亨利又带这个不幸的人儿到小花园中去。仿佛一切都还没有绝望，他在争取一个灵魂，而这灵魂早已死去

了。"元帅阁下，请您清醒过来，您在这儿，您的国王亨利站在这儿。您另外没有爱您的人了。别管萨瓦手里拿着您的什么证据，也别管西班牙怎样告诫您保持缄默，您都忘掉了吧！我只要听您说出一句自由的话，我就把一切忘掉了。"

自由，皮隆已经不是了。也许他在里昂骄横得不可一世的当儿，还是自由的。这儿他想听凭命运安排，尽管他并不相信这点；他麻木了，简直无话可说，已经面向着刑场了。亨利计算时刻，等到第四刻钟，又等到第五刻钟。突然他把话中断了，垂下手来，急忙走进宫里去。他同洛尼和王后一起，关着房门商量。

为了国家的安全，大臣要求犯罪者的人头，不过他没有必要多费唇舌了。最关心这件事情的还是王后。她的丈夫想保全一个叛乱分子，至于他要不要失去王位，这是他的事情，玛莉·麦第奇用不着把这点放在心上。她知道，国王从前任命皮隆，是为了自己身后的事情，好让对方保护他的宠姬和私生子。至于他所用非人，玛莉倒犯不着替他惋惜，只是她的儿子——储君，应当在母亲的摄政下成长起来。

这句话出口了：摄政。玛莉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认识这个词儿。有时她把自己最关切的事情，用她会说的法语表达出来，虽然听来不很悦耳，却十分恰当。亨利明白，别人已经在打他死后的主意，预备如何办理善后了。他不过暂时还活在这儿。死，他的青年朋友，他上升时期和过去世纪的伙伴，必须立刻死去。纵然抛开外国女人说的法语不提，这种说法听来也是叫人怪难受的。别人向他非难的，是秩序，是天经地义的大道理；其实他把这些问题都看得冷淡些了。

对于他现在进入的敏感年龄来说，局势变化得太快了。把最后的人都送到死亡里去，而自己不跟在他们后面，这叫人太寂寞了——难道无法延期吗？咱们暂且不管外国女人那一套。“洛尼先生，您的意见呢？”

“陛下！皮隆元帅对于您的意旨不能再有怀疑了，他会逃走。咱们得逮捕他。”

“别在半夜以前，”亨利决定道。

晚上，大伙儿在玩牌。后来人们散开了，皮隆不请自来，留在国王身边。亨利瞧出，这个人没有想到逃亡。如果他不是完全发狂，那末，到了这个时候，他的面容一定会开朗起来。国王的心被希望激动了。他再一次提起从前的友谊，可惜，他看见的是干燥的眼睛，而且嘴巴始终闭着——午夜的钟声响了。

亨利背过身去，一步一步地走进他的会议室，在门口还迟疑了一下，才把门关上。经过极端苦痛的一分钟，他又打开门——皮隆还站在原地方，被自己的疯狂禁锢住了。

“再会了，皮隆伯爵——”亨利用从前的称呼叫对方，这是对方二十年前和他一块儿冒危险、共患难时的称号。可是再也没有人听他叫了。“您明白我说过的话吗？”没有。

皮隆元帅立即在前厅里被捕了，他大吵大闹，仿佛把这当作是恶作剧，而且继续扮演蒙受不白之冤的角色。在巴士底①里面，有个僧人再一次告诫他保持缄默，后来他在受害过程当中，虽然瞧见自己的亲笔证据大大吃惊，但是他矢口否认。他

① 法国古时的监狱。

估计叛乱分子和外国势力的压力，将迫使国王释放他。他的党羽又强大，又有魄力，法官要是判决皮隆，一定害怕他们报复。他们当中甚而还有从前同盟的成员，同盟已经复活了，仿佛异教徒压根儿就没有战胜它，而这位国王的政权是不值一道的。

忽然道路上又变得不安静了，被告本家的六百名弟兄，都从加斯科涅赶来，武装匪徒干出种种非法事件。提供文字证据的告密人，虽然得到保护，却在巴黎的闹市中被人杀死了，而凶手居然逍遥法外。国王亨利为了定一个叛乱分子的罪，需要莫大的勇气，而这勇气要大过于对付那明目张胆向他追近的敌人。敌人从遥远的地方，利用金钱和印刷品，嗾使当地党羽在国内搞颠覆活动，坐待机会成熟，这才是最可怕的。

亨利体验过了这种情形；可是他的事业，王国的幸福与繁荣，都不能保证他暂时不离开京城。他到了城外，脚不离镫地等候消息。现在不是叛乱分子，是国王逃走了。他再三警告他的大臣苏利，千万别让人逮住；倘使他们把苏利得到手，准会用他来和皮隆交换。洛尼大约早有准备，而且按照自己懂得的道理作了考虑：只有错误的事情才建立在犯罪上，但是它们扎不下根。滋长和生根的是伟大，是占有，两者都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培养，而最好的仆人就肩负起这种任务。目前大臣所依靠的一切，就是这些东西，而不是王国。他的伟大也就是他的主人的伟大，他本人大不了被人捕获。当时只有亨利用脚踏在马镫上，领会到他的整个现状不可靠，领会到这暂时的情形和他本人的生存岌岌可危，同时他正在从危难当中挣扎出来——至于以后的情况怎样，只有傻瓜才会斤斤计较了。他

在那些日子里体验到的东西，是午夜无穷无尽的十二下钟声。

他在城外接见犯人的亲戚，用温和的语气对他们说话，同时抱歉自己作为法律与国家命运的负责人，不能收回成命。他遣走他们，而不让他们瞧出：他在害怕，他的确在期待，别人会用武力解放犯人，在首都举行公开暴动。人心已经受了不少这样的宣传：皮隆是个善良的天主教徒，所以他现在受罪。有一封动人的信四处传播，这决不是皮隆自己写的，但是用皮隆的口气，把别人所以憎恨他的一切原因，都在信里告诉国王。这位善良的天主教徒，在牢狱里连一次祈祷文也没有念过，却在搞占星算命的玩意儿，他实在非活下去不可，而且也觉得满有把握：国王是软弱的，恐惧会战胜他。现在他的法官已经在发抖了。

这时亨利听说王家法院的人员，不是得了伤风咳嗽，就是借口不能出席。在那些大人物当中，没有一个人肯审判皮隆。现在只剩下国王亨利从前的法律学者，当巴黎还被同盟控制在手里的时候，他们都在图尔；他们曾经滚过监狱里的干草堆，受过穷，挨过饿。这些人现在离开柔软的床铺，舒适的房屋；鉴于当前的危险，他们再显出当年的本色来。他们不怕困难，鼓起勇气。因为王国一旦亡了，首先遭殃的就是他们。然而这些人文主义者要拯救王国，他们挺身出来了。他们仰望着国王，他是不受诱惑的，他的命令是：要满足法律的要求。

果然有不少人接受他的命令。洛尼常常在戒备森严的卫队保护下，骑马来见他。他的女友——老伊丽莎白写信给他，把自己那种毫不容情的思想告诉法国国王。她知道，法兰西的阿弟不愿瞧见窗口挂着骷髅，因为从前骷髅上的肌肉，曾经

被他吻过。她都知道——但是，因为她快到她的末日了，将把她的世纪带走，于是她先把自己精选出来的几个活人带走，这些人都象她一样有过伟大的行动。

不过皮隆的情形不同，他是个血气方刚的人，需要的是放血，决想不到死上头去。每逢打开他的囚室，他就当着看守人和一切来访的人，表演开庭受审的情形，一边扮鬼脸，一边暴跳如雷。讥嘲和必胜的把握，使他放肆到了极点。到了最后，他认为势力和权利都在他这一面。说到势力，毫无问题，他在监狱里养精蓄锐，而外边的叛乱必定达到目的，西班牙的兵士正朝着这儿开来，迎接他出去。至于权利，有三种理由说明他该有。第一，叛变是力量较强一方的特权，他认为自己的力量是较强的。第二，国王在里昂赦免了他的一切罪，只除了他自己不肯坦白的东西而外。不过，这都是吹毛求疵，偏不信它们会左右法官的决定。

第三种最好的理由是：一切有钱有势的人，都拥有天经地义的权利和道德，要求保卫自己的财富。财富使得他们强大起来，一旦遭到侵犯，他们就应当使用它来反对国家和民族，因为权力和道德要求这么作。到了万不得已，就呼唤敌人入侵，让他们来挽救你的财产。虽然敌人往往不把这点放在心上，但是有钱人却死心塌地相信敌人。他们既然觉得无愧于自己的信念和良心，所以最后也象叛乱分子皮隆一样说："诸位先生，你们瞧见这儿有个被国王处死的人，因为他是善良的天主教徒啊。"皮隆不念祈祷文，但是他相信财富，他已经迷到财富里去了——事前不免猖狂跋扈起来。他大可以绞死刽子手，而且还当对方是吓唬他的骗子。他这么一个浑身是劲、血

气方刚的人，国王居然胆敢打发刽子手去见他！

国王亨利一定作好了利害比较，明白这次处决有多大的意义。第一个成就证明他做对了：叛乱停止，叛乱分子不叫嚣了。一个皮隆的死，使得暴动与战争都成了泡影，而同盟的幽灵，也象它突然出现一样，突然消失了。国王回到京城来的时候，老百姓夹道欢呼，他们都是和他一致的：他是我们的和平、生活与权利的父亲。上帝保佑他！上帝保佑他！不久才很快解决的事情，又被人忘记了，只要王国的府库早些充实，使一切工商业繁荣起来，就万事大吉。

被打败的人，却保持着比较长久的记忆。他们为那个跨上刑台的殉教者，做了无数次弥撒。本年当中，继这次叛乱以后，还发生过好几次叛乱，不过都被镇压下去了。洛尼保持着警惕，国王再也不怀疑他的建议：他只有这个可靠的人了。不过，两人都侵犯了财富，侵犯了财富的力量。那个被处决的人最后说："因为我是善良的天主教徒啊。"好啦，这就可以把国王描绘成为一个叛教的人，哪怕他从前不是这样。今后他将随时在全国各地奔驰。这是政权当中最昌盛的一个政权，然而在统治者的背后，总不免有脚步的声音。他虽然听不出，却猜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人，少不得忽视眼前的东西。现在没有别的法子，只好过一天算一天——只要心脏还在跳动，日子总是明朗的。

有一次，他骑马经过热闹的德·拉·费罗尼埃大街，前面抬来一乘陌生的软轿。马匹无法从轿边通过，只好停下来。地点是在一所具有露天拱型圆顶的屋子前面，屋顶上悬着那块奇怪的标记：一颗加冕的心被箭射穿了。国王俯着身子，他急

欲瞧瞧轿里是谁，但是软轿消失在人丛中去了。街上的人都莫名其妙，为什么行人已经给国王让道，他还老是站在那儿沉思。

当时他习惯了这么断言："皮隆的的确确是叛徒。"叛乱分子被处决以后，他到军械库去见他的大臣，这样称呼对方：苏利侯爵阁下。最好的仆人听见这种称呼，只是恰如其份地感谢。他本来期待国王晋封他作公爵和世卿。这原是皮隆的头衔，由于国王的宠爱，使得叛乱分子不劳而获。亨利对他最好的仆人，不是爱而是佩服，他认为对方为人尽善尽美，反而叫人不无反感。为了让苏利发挥充分作用，成为显赫的大臣，甘蓓莉·德丝特蕾不得不死。皮隆死了，苏利当了侯爵。他还要当公爵，这么一来，又得死掉好些人。一个无可疵议的人，实在叫人有点难受，他把我们从我们所喜爱的一切人手中解放出来。

大臣那张巨大的写字台上堆满着文件。他坐在那儿计算，怎样使王国繁荣起来。亨利掉头向着他的侍从人员。"你们愿不愿意象他一样老坐在那儿？我是吃不消的。"

这时洛尼注视着一堆手稿，亨利默不作声，他看出那是言行录，是他本人的；洛尼只是把自己的一些回忆附加在里头。果然不出所料，绝大部分记录都关系着王国的繁荣。它叫作："王国的经济。"实际上，一切东西都是大臣自己写的，然而他表面上故意同秘书商量这项文字；要他们提醒他每次完成的事业，付出的辛劳，取得的成绩，仿佛自己不知道似的。"骄傲，"亨利在暗中自言自语。"一个人怎么好写自己的言行录，每人的生活都充满着耻辱呀。"

同时不管他自己愿意写否，他的眼睛润湿了。他叫其他所有的人出去。只剩下他和洛尼两人，他拥抱着对方说：

“打今天起，我只爱您了。”

悲　　哀

一六〇三年四月，不列颠女王陛下闭上眼睛，上世纪一位多么伟大的人物去世了！反对西班牙世界霸权的旧同盟者，曾经帮助法兰西国王取得王位和保持王位。他的友谊也保证她的岛国反抗西班牙军队登陆。两个王国唇齿相依，患难相助，二十年来，两国君主从没有一天彼此忘怀过。但是伊丽莎白逝世以后，亨利没有着丧服，也不命令他的宫廷戴孝，也许是他避免被人窥测出内心的不安吧。宫廷人员又自然而然地做了另外一桩事情：他们就象事先约定一样，彼此避免提起死者的名字。

法国国王和王后住在他们的鲁佛宫里，一座堂皇富丽的宫室，不久才粉饰和陈设得焕然一新，简直叫人再也认识不出来了。大伙儿都知道，有一个专门的珠宝匠人尼古拉·罗歇替国王和王后保管珍品。王后使用一套黄金的盥洗用具。她的侍从人员共有四百六十五人，其中有一百七十五人是要别人伺候的，或者如他们所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国王有一千五百名宫廷侍臣，几乎都领薪俸，数额虽然不大，但每人有个头衔。因为缺少房间，他们在宫里住不下，每到夜晚，宫内和进口一带由七百名兵士把守着。

自从伊丽莎白死后，亨利老是睡不着觉。他的睡房就是他的会议室，现在只是在背面装修了一座雕花镀金的壁龛。会议室的床左边有道门，通到王后的寝室里去。伊丽莎白去世以后，亨利有好几次把门关上。他在这儿熬过她入土以后的第一个夜晚，专诚纪念她，因为白天总有许多活人来打搅他，而她的名字又禁止被人提起。她是个异教徒，在世界上推行新教，取得了无比的成就，只有法兰西国王的会战和敕令堪与媲美。然而他作出了拚命的飞跃，发誓放弃了信仰，固然只是表面上这样作，开始，伊丽莎白不以为然，后来，就完全谅解了。连他后来假托迪佩隆主教与摩尔内先生争论，使他真正信服了自己皈依的宗派，她也没有反对。两人都同样保护人文主义作为他们真正的信条，人文主义相信人在世界上的使命是：贤明、勇敢、自由、富裕而幸福地生活。

“她虽然极不愿意流血，却杀了许多人。我也一样，我处决了皮隆。人文主义者要有战斗性，每逢敌对势力想要阻遏人类的使命，人文主义者就得挺身出击。我的战斗的胡根诺教徒捍卫权利与良心，我也随时这么作，皮隆的的确确是个叛徒。伊丽莎白和我，我们必须强大，必须尽量提高国王的权力——不是使人变得更渺小一些。他们应当在王权身上，看出和体会到人类自身的伟大。

“在我没有考虑好我的事情以前，夜快过去了。是不是熹微的晨光已经降落，河水把它反射进我的窗口里来了？时钟敲五点，我的宫廷人员就要排班上朝。等到时钟敲六点，我就和王后升座。大殿旁边不许有人戴着帽子进出。每人都向我的御榻鞠躬，其实我多半不躺在上头。每人都得保持距离，单

是碰到一下御榻就算是对神圣人物的亵渎。有个内臣看守御榻，连大声说话也算是对我的冒犯。我却知道别的冒犯——也会遇到别的冒犯。

“他们一直没有学会自尊，所以没有学会生活。在我的京城里，暗杀一个人值四个泰勒。究竟暗杀我值多少钱？别人是不是为我戴孝志哀？我的眼睛蒙眬，精神迷糊了。为了一种象征，只好让他们按照自已所不了解的意义，向我的御榻致敬。现在人们的思想偏重形式，这不是我所愿意的；这种思想会变得复杂些，而不是单纯些。我还要怎样继续生活在他们中间呢？为什么我还在耽搁呢？不过我的全副精神已经不在这儿，已故的伊丽莎白从我身上带走了一部分。

“别再醒来！或许我最后承认耶稣会会员是对的，至少他们在这个世纪没有错。我是不是召唤他们回来，让自己好和时代妥协——伊丽莎白在永恒之国中也不会知道这点了。祝她平安。我身上的一部分已经随着她去了。我们在天国中会互相认识吗？在尘世上，我们彼此从没有见过面。

“除了画像而外，从没有见过面。当我还是个男孩的时候，有人建议她和矮小的那瓦拉结婚，这当然是诡计。这么一来，我的党徒成了群龙无首，而这个国家也必然给内战耗得精枯髓竭了。后来我当众吻她的画像，有心让她知道，以便得到她的援助。在荷兰事件中，我曾经不顾自己和她订的条约，与西班牙建立了和平。最后，我们耽搁了对奥斯坦德的救援，彼此白白地互相等待，她在那边海岸上，而我登上城墙，同样的海水拍打着墙脚。彼此始终缘悭一面——可是，滔滔天下，有几人能象她那样萦回在我的心坎中呢？有几人和我算得是彼此

知音呢？除了她而外，又有谁是我的同调呢？"

他从前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为那时伊丽莎白还活着，他总觉得有机会和她见面。这样的问题在今天早晨半睡状态中，自然而然地冒出来了。答案也跟着来了："我们将来会见面，我们是不死的。"甚而在蒙眬当中又得到更正："我们的生命固然有限。可是我们思想的痕迹，将一代又一代地传到别人的脑子里去。千百年以后，也会有人象我们这样思想和行动。我们和我们的世纪一起，是不死的。我和我的英国女友，我们彼此将会永远认识。"

他忽然醒来，时钟敲了六点。因为国王没有发出信号，所以既没有五个御前侍从出现，也没有陪王伴驾的一些内廷侍臣到来。几分钟以后，壁龛后面的暗门微微在动，达马涅克先生向房里探头。他已经不再亲手履行职务了，但是他更留心时钟，总是准时到场。他从门缝中望去：国王现在已经穿戴整齐，目光没有注视别的东西，只是穿过门，打量右边的大殿。

它叫作朝参室，有三十尺长，二十尺高，三面窗口当中有两面临河，第三面向西。在那著名的天花板上，环绕王室的纹章，排列着各式各样的奇妙武器，它们都是用橡木、胡桃木和菩提木精雕细刻成的，外面包了一层金，不过金色开始黯淡了。墙壁上挂着古代传说的织锦图案，金线和丝底向外凸出，绚丽夺目。天鹅绒蒙的家具露出干枯的玫瑰色。御榻高高地陈列在上头。

国王的御榻耸立在帷幕中间一座台基上，称为"宝座"，四周用镀金的栅栏围着。嫔妃和侍臣，打旁边走过，都踮起脚尖，而且每人过去以后还旋转身体，向那垂下的帷幕致敬。帷

幕后面——是国王陛下呀，也不管他实际上在不在那儿。孔德和康狄家的郡主殿后。亨利看够了以后，正打算跨进去，忽然那边出现了最后一个人物，她一直等到宫廷人员都聚齐了，才露出面来。她慢慢地踏着庄严的步伐，仔细留心不让人看出自己的脚步参差。巴尔公爵夫人——国王的御妹，向着王兄的宝座深深地屈膝。原来是你在鞠躬致敬啊，嘉德琳。

亨利赶快关上门，站在门背后，用手遮着眼睛，然而他却瞧见不少的东西。"妹妹，当咱们还很年青，没有一点儿基础的时候，你就一心想到这张宝座，现在你虽然并不幸福，这点心愿总算是达到了。你是不是也在想，宝座上是空的，伊丽莎白长眠地下，你等于在向她鞠躬？你也和别人一样不提她的名字，不过你知道：咱们是孤独的，也要朝着那儿走去。说到在天国再见，大约是靠不住的了，咱们彼此都作了一些事情，尤其是我很对不住你，难道说，我能再见皮隆吗？或者甚而再见我英国的女友？除非咱们成了全知全能的人，这么一来，所谓是是非非就没有谁指摘谁了。"

经过几个象今天的夜晚以后，别人就看得出他心里苦恼。一般人还是保持默契，避免提起死者；国王本身是第一个实行的人。他履行日常的义务，而重要的一项就是天天上朝，决不卸席。不过人们总觉得他心不在焉；他常常在热烈的谈话当中骤然停住，闭上眼睛。

有一次他当着两位贵族：蒙提尼和西贡涅，也露出这种心不在焉的样儿。两人猜出是什么原因，于是他们认为把众人缄口不提的名字说出来，一定可以讨点好处。开始，他们互相保证，他们的话不会被人听见，而且彼此谁也不疑谁。接着，

蒙提尼就低声说，他和国王一起感到痛苦。西贡涅半大声地表示，他多么崇拜伊丽莎白女王。亨利睁开眼睑。他不声不响，只是用极端陌生的目光射了两人一眼。

他们大吃一惊。国王最喜欢把一切人都看作和自己气味相投，方才他还这样对他们说过话，现在一下子显得格格不入。他们受到冷淡的鄙视，赶快退下去。他们相信，国王陛下那样高不可攀，多半是他的职务使然，但不是他的本性。难道说，他还和某人保持着秘密？这人既没有来过这儿，而且也不会再到这儿来了。他们的发现使他们惊讶不置，只好尽量避免提起她的名字。宫廷知道了，一定会申斥他们，不相信他们由于偶然的机会，出乎意外地看到了国王的新仪容。大伙儿一直都注意着国王，总认为除眼前所见的而外，不会再有别的情形。

三天以后，国王召唤那两位贵族到御花园里去，他们暗中有些忐忑。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过去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蒙提尼当年是第一个靠近国王身边、目睹刺客暗害国王的人，因为那时他正在吻国王的膝头。西贡涅是个编写寓言剧的人，喜欢用神和英雄的高雅语言，歌颂一位伟大的国王。不过他平常谈话却一点儿也不庄严，老是提到博福尔公爵夫人。两人都是朝夕相处惯了的普通侍臣，如果亨利要找坦白率直的人，他们就是多余的了。正因为这样，他今天召唤他们到他那树荫遮蔽的绿化厅堂里去，别人从鲁佛宫的窗口望不见那儿的情形。他对这两个人说的话，是不好对他的朋友和老战友说的。

“你们比我幸福。我真想死去！”

他们埋下头，俯着整个身子。他的步伐跨得更快一些，他说：如果可能，他真想选择另外一种身份和职业。他将要去度寂寞的生活，而他的心情最后也才真正平静得下来。“遁世的隐士不缺乏任何东西。甘露下降，乌鸦给他从天上带来粮食。”

他坦白自己的心情，发出热情的叹息，然后闭着嘴唇，等到自己恢复坚决的态度以后，又才张开。这时他继续说：“但是这样的生活不适用于王侯，他们不是为自己而生存，而是为他们的国家和他们所领导的人民而生存。”

国王这些话实在出乎两个听话人的意料以外；他们按照国王的一切所作所为，总认为他在感情上是健忘的，所以称他是无忧无虑的快活人儿。他灵魂深处的悲哀，是没有人知道的，象他方才说的话，在他一生当中固然说过多次，但是以前从没有对外人表示过。本来他就很难过，不愿当着蒙提尼和西贡涅表现自己是忧郁或高贵的，所以他又说出下面的话，使谈话收场的声调适当，倘使他们向外宣扬，也不致造成不好的影响。

“在这片大洋上，王侯们除了坟墓而外，没有别的港口，他们不得不在一日万机的努力中死去。”

两人特别记着这两句话；后来他们把国王的话转告别人，因为他们出乎意外地听到国王的肺腑之言，再也不能缄默了。但是关于“在一日万机的努力中死去”这句话，要等到将来应验以后，他们才明白是种预言。国王的确是自豪的。他象他预期的那样结束了谈话。

亨利哀悼伊丽莎白直到此时为止，以后就不再哀悼她了。

新 世 纪

他获悉她去世以后，所作的第一桩事情就是：吩咐洛尼作好访问英国的准备。今后不能期望女王的继承人具有她那种友好的同情，更不用提反抗共同敌人的坚决态度和持久警惕了。国王的悲哀一变而为纯粹的抑郁，而且越是詹姆士一世暴露出他的弱点，亨利就越是如此。六个星期以后，他就看出英王是个什么角色，这时洛尼应当启程了。早晨，亨利等候大臣去见他，王后玛莉·麦第奇却赶在头里走来。她打定主意，阻止洛尼先生得到最后决定的使命。她的行为不许人有任何怀疑，因为她在丈夫面前是以债权人的身份出现，她打开始起就是这样，以后也一直是这样。

亨利不让她说话。他早料到她要来干涉。现在非摊牌不可。访英的事情，是他和洛尼两人暗中商量好的。不过特使要挑选随员，有不少贵族抢着报名，都想利用公费旅行英国。玛莉早就知道了，但是她没有说话。她选择最后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日子，才出来干涉。亨利马上拿起几张偶然放在桌上的文件，热心地把王国内部的事务解释给她听。不过她的表情告诉他：这种推托手法是徒劳无益的。她从没有向人讨教过有关王国的事情。是不是她的智力不够呢？这点或许也有关系。不过主要的是她把国王的统治当作是暂时的和可耻的，非要等到他最后服从教皇，跟西班牙联合起来，并且非要召回耶稣会不可。

因为她没有注意听，只是等候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突然亨利要求看看王储。乳娘带孩子进来，他今年有一岁半了。亨利从妇人怀里接过孩子，抱着孩子蹲下去。他在地上正对着这小小的面孔，用非常严肃的目光打量它。乳娘和王后都摸不透是什么原因。但是她们一直沉默着。亨利心想："这个孩子将会看到整个世纪。"他没有再想别的事情了。

"布尔西，"他对乳娘说。"太子生下来后是很虚弱的。他的生命除了感谢王后而外，就要感谢您了，因为在他脸色起变化的当儿，是您亲口把葡萄酒喂进他的嘴里去。"

"陛下！"乳娘回答。"要是另外一个孩子，我自己早就那样作了。可是对于太子，我要奉到您的命令才敢作呀。"

她掉头转向王后。"咱们的主人，"她说，"瞧见生下来的真正是个太子，就浑身发抖。他一定经受不起失望。他简直乐得发昏，放两百个人进房间里来，我不得不生气，但是他说：这孩子是属于大伙儿的，所以得让每个人高兴高兴。"

"别老说没要紧的话，乳娘，"王后回答。她的脸上很快地闪过一道恐惧的阴影。总之，孩子的性别决定了她本身的命运。倘使是个女孩，那末，德·韦纳衣侯爵夫人在同时生的儿子，无疑将取得太子的地位。这么一来，玛莉·麦第奇只好从她进来的那道门退出去了。

回忆经过的危险，只是刹那间的事情，可是亨利的态度出乎她的意外；他拥抱和吻他的妻子，她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她是这样一个人，一点儿也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亨利让太子在他的怀里跳。玛莉带着一种神情，仿佛预感到凶多吉少，注视父子两人玩耍。后来果然不出所料，父亲把孩子抛

得太高；不是他，而是乳娘赶上前去把孩子抢接到手。

大伙儿都吓倒了，这时玛莉才有了说话的机会。

“您还是不老成，陛下，”她气冲冲地说。“这种轻佻脾气差点把太子给我摔死了。”同时她用手撑着腰，神气活象个渔婆。看光景只有他自己把乳娘和孩子一起遣走，才可以阻止她不发脾气。

“您谈自己的事情吧，王后，”他接说，实在非摊牌不可了。

她也就老是不客气。作为太子的母亲，她有自己的权利和保障，国王没有办法反对她。为了给他指出正当的道路，她既用不着夜晚，也用不着感官的陶醉。她就在青天白日下宣布自己的意志。“您别派洛尼先生到英国去。”

“已经决定的事情，没法更改了，”亨利回答。“不列颠的旗舰正在驶来迎接特使。”

接着玛莉就用冷酷的语气讽示他：他本身的情形已经够受威胁了，没有理由再去和一个力量更弱的人建交。她知道，英王詹姆士是维持不下去的。她再三重复这句话，居然使亨利受了影响，听她说下去。“如果詹姆士失掉他的王位，您能挑选出一个更好的英国国王吗？不能。但是您可以靠我的叔父——大公爵帮忙，选出一个教皇，克莱芒八世答应过我的叔父，让一个麦第奇家族的人作他的继承人。您决心忘掉您过去作异教徒的历史吧。您要重视您的利益和我的利益。您的王国需要教皇的保护，您的生命更需要教皇的保护。”

这些话都是他听惯了的，至少是关于她的叔父夸口自己怎样选择教皇；不管是麦第奇也罢，不是麦第奇也罢，究竟教皇又是什么呢？不过是西班牙的工具。如果亨利屈服，他就

出卖自己的王国，而更加不能赢得对他生命的保障了。

“您劝我召回耶稣会会员，但是别叫他们暗杀我才对。”

玛莉气忿忿地否认。据她说来，那些长老们具有极温和的心地，为人快活、和蔼而又谦逊，反对一切阴谋诡计。他认识他们还不久。只要他和他们进行一两次谈话，他就再也不会怀疑，他的幸福是在哪儿了。

亨利勉强打个哈哈，使谈话得到和好的结束：“只要他们不暗杀暴君，我就用不着害怕他们。他们高兴在哪儿，就让他们在哪儿吧。”

不过他本人和王后都知道，刺客的刀经常威胁着他。他们没有把这点说出来。玛莉为了使他明白自己的意思，还提到皮隆的死及其后果。其实正是她要求把叛乱分子处死；然而这不妨碍她责备国王：从此以后，他变得多么孤立。他宫廷里面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他感到后悔，所以他在七月间生了病。他实在听不下去了，离开房间，又回头大声说道：

“我生病是因为吃了陈腐的牡蛎，而不是由于什么后悔——皮隆千真万确是个叛徒。”

玛莉·麦第奇一品大佛似地站在那儿，表情茫然，目光愚蠢，使得她出场所表现出来的统治欲更加奇特，尤其是最后的通知：

“要是您不听我的劝告，硬要派您的洛尼到英国去，将来您会后悔莫及。”

他跑开了，来到花园以后，才缓过气来。他在这儿等候他最好的仆人，现在是时候了，应当听几句明理的话。他要给苏利侯爵访问英国宫廷颁布训令。他不谈自己既不指望英王詹

姆士这个人，也不指望他的友谊。伊丽莎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本人非在这个世纪活下去不可。不要自暴自弃，而是顺利前进。

洛尼将会再三要求他，继皮隆元帅以后，现在轮到另外一个老伙伴——部荣公爵杜锐兰受打击了。这位基督教的封建贵族，在整个基督教欧洲诽谤国王，甚而还说亨利取得教皇的同意，打算来一次巴托罗牟之夜。亨利将再一次把自己最担心的事情向大臣提示：他自己的基督教徒同西班牙联合起来。洛尼就会回答：这是不可能的。他也不止一次这么回答过。究竟西班牙是谁呢？在布鲁塞尔，人们为了向西班牙公主致敬，把一个女人活埋了。部荣谅必不敢同全世界憎恶的人谈判，要是那样，他也只配得到其他叛徒一样的命运。

亨利把自己不久将同洛尼商谈的事情，都在事先逐字逐句地弄明白了；他们彼此的见解是相同的。两人互相报告的是明晰的思想，固然这种思想不一定完全正确和充分。主要的是他们的行动一致。当其他的基督教徒怀疑国王的时候，他和他的炮兵都督在储备军火。为了什么呢？为了挽救他们。整个欧洲的信仰自由，最后只有用武器来捍卫，否则，这个王国就失败了；王国要么就活在思想和真理当中，要么就一败涂地。

由于思想的催促，步伐也加快了。后来亨利在尽力奔走中暂停下来。究竟王后说他“后悔莫及”是什么意思？她打哪儿知道詹姆士的情形？又打哪儿知道他可能遇到的危险？玛莉·麦第奇不是个有才智的人；她的丈夫思前想后，断定这决不是亲切的关怀。然而最使他放心不下的是：以她那种浅薄

的智力，居然作出暗示，未免显得太不相称了。究竟她打哪儿知道或者学会这些东西？她在为谁警告他呢？她当然看不到将来。将来发生的事情，只有预备亲自行动的人，才知道得最清楚。

看来只好叫人检查王后的来往信函。不过，倘使邮政总监站在她那一边，就不容易办到。德·瓦雷纳以同样的热心，在为召回耶稣会会员出力。纵然假定这个人的活动，是为了洗涤自己不名誉的过去，可是巴宋庞尔就是好奇的同路人了！所有一切其他的人，都是捕风捉影，随声附和，而这就决定了他们活动的方向。亨利觉得周围的人在搞阴谋活动，但又不能用镣铐和斧头去对付他们；因为这只是思想上的叛变，彼此通过一种默契。或者他们是不是已经在打赌：他将要怎样死去？是善终呢，比如吃下太多的牡蛎。或者是受到神的惩罚：一种是懊悔而死，一种是死于钢刀。

王后提到"她的"王储。她在同一个未成年的人和一个死人盘算自己的摄政。"我不相信，她在今天或明天就希望我死去——她不过是在作思想准备罢了。她还怀着善良的信心警告我。再说，她既没有她上辈那种阴险毒辣的聪明，也没有掌握大批的宫嫔，象老凯瑟琳那样控制着她的宫廷。麦第奇家族的幽灵，固然出没在这儿，我并且还作过它的俘虏。我宁愿鲁佛宫是个妓院，而不愿它成为一座火药库！你瞧！那不是都督来了。"

苏利侯爵出现在露天台阶上，这是金碧辉煌的王宫正面，他本人显得自豪而又华贵。他已经打扮整齐，接受主人交给他的特别使命。他的步伐神气极了。"他简直在踩高跷呀，"

亨利心想。“我童年时候，由于一种难忘的原因，瞧见过阿尔瓦公爵同样踱方步。大约两个人都是由于骄傲或者坐得太久了，固然，阿尔瓦是个讨厌的家伙，而洛尼始终是忠心耿耿的仆人。”对着花园里面半明半暗的阳光，大臣不住眨动眼睛，因为工作过度，眼睛变得敏感了。他身上的珠宝给太阳照得闪闪发光，他也和从前一样，带着钻石项链，插着钻石别针，帽子上有颗勋章，那是一个戴盔的密纳发① 的头。他穿着这身过时的上世纪的服装公开出场，不免引起一些人在背后哂笑；不过他是声势煊赫的。

“咱们的确开始衰老了，”亨利看出了这点。“究竟打什么时候起的呢？话虽然这么说，咱们口袋里的玩意儿还不少咧。难道我非得准许耶稣会的长老们回到王国来不可吗？结果应当出乎他们的意外才对。”

床边的人

这个夏天，亨利听一个牧师讲道，他那种新的讲法听来模棱两可，不过确实耐人寻味。宫廷人员，尤其是妇女，个个神魂颠倒，这就迫使亨利认真对待德·沙莱先生，他口若悬河，把被钉死的耶稣完全沉浸在香水中，而且还用花儿鸟儿包围着那颗血渍淋漓的头，使一切恐怖都化为乌有了。圣像甚而

---

① 密纳发是古罗马女神的名称，即古希腊的雅典娜，司智慧、学术、技艺和战争的女神。

失去了受苦受难的严酷表情，变得和这位宗教贵族一样漂亮，他是耶稣会会员特地从萨瓦区给法国国王派来的。弗朗兹·德·沙莱不是耶稣会中人，他只是用顺水推舟的方式，给那些人作准备。他长着一对上视的眼睛和一部黄胡须。谁要是听他说话，瞧见他的样儿，就会获得这种印象：象他这样的人，搞不出什么名堂来。

不久以后，国王病了；这是器官失效症第二次复发。他第一次患病，是博福尔公爵夫人照顾他恢复健康，不分昼夜地看守他。现在他旅行来到梅斯城，躺在床上，宫廷人员当中留下来的只有德·瓦雷纳一个人。也许德·瓦雷纳具有特权伴守最高人物的病榻吧；他总是尽量利用机会。耶稣会会员在洛林定居下来，他从他们当中带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伊纳秋斯神甫，一个是戈登神甫。戈登后来作了国王的忏悔师，他是个愚蠢人，由于愚蠢而变得奸诈，或者也可以说是由于奸诈而变得愚蠢。他目睹这种危急状态，不住叹息；除了说病人临终感到后悔而外，也说不出更好的东西了。他认为这至少还算是一种善终，国王用不着再害怕刺客的刀了，所以得感谢上天。

这时伊纳秋斯神甫出来干涉。德·瓦雷纳从旁边碰了他一下，不过这种举动是多余的，伊纳秋斯自然会得抓住时机。他用武断的语气，答应让软瘫在床上的国王活下去，只要他重新召回教团。不然的话，他的继承人也会这么作，因为时代的车轮在前进。亨利没有说话，却在暗中承认耶稣会会员说得对，至少这对于玛莉·麦第奇是适用的。说到时代的车轮，情形就有所不同了。它可以由别人操纵得更好些，也更顺利些，胜

过一位又浅薄、又顽固的女人。然而这要等到自己恢复健康，站稳脚步才行呀。

别人的挑战和自己的意志，一下子使得他的头脑清醒过来，甚而连寒热也显著地减退了。他故意有气没力地呻吟；后来他承认：著名的玛莉安娜关于人人有权杀死王侯的学说，使他非常着迷。“不是由于恐惧，”他说。“别人常常在各种借口下对我暗算。直到最后为止，这要算是一种犯罪，至多不过是政治上的一种冒险手段。现在一位学者第一次把这提高成为神圣的权利了。这样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站在床边的耶稣会会员的形象开始长大起来。当他达到阴暗的顶峰以后，他就用亲密而严厉的语气问：

“倘使您去世的敌人唐·菲利普，在他对您最危险的时候，被人在肋下戳了一刀，您会说这不公道吗？”

“话是不错，”亨利证实道。“总得有人赞成我们死于非命才行。因为权利是这么说嘛，不过谁又决定权利呢？”

“不是我们，这点并不如您所想，”耶稣会会员回答，“而是判决，无论大声也罢，或者小声也罢，这是由人民说出来的；他们的良心作出判决，而且得到全体人类的同意——当然，最后还得由专家来辨别。”

“流氓，你就自命为专家，”亨利心里忖度，不过没有说出口来。他反而表示：这么看来，耶稣会会员倒成为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了。他们教育人们辨别善恶，甚而对待统治者也根据这点而行动。这的确是本世纪的进步。“我和你们，咱们可以互相了解，因为我的良心决不让我去作暴君。”

“您的良心有先知之明，”伊纳秋斯神甫说。“陛下！我们

耶稣会的长老，注定了作您最好的朋友，在您身上看出我们唯一的支柱，因为西班牙国王迫害我们，并且禁止我们进入他统治下的一切国家。”

亨利听到这种无耻的诳话，才明白面前的是什么人，他重新看清了神甫的面目。多年以前，年青的那瓦拉国王曾经见到过这种面目；那是一个可疑的西班牙人，名叫罗猡，假称他要把一座西班牙的边防要塞，出卖给那瓦拉国王，他是伊纳秋斯神甫从前的化身，两眼完全斜视，而这种毛病今天也偶然出现在神甫身上。过去那个人长着朝天鼻孔，凹凸不平的额头，样子实在难看。同样的形态，在耶稣会会员身上被宗教热情浸透了，这就引起了不少变化。不过亨利看来看去，觉得眼前仍然是过去那个满怀杀机、企图贴近他身边来的人。

这时他在床上已经恢复了精力，可以执行本身的职务了，而且开始对于不同类的人作出确切的比较。德·瓦雷纳和戈登在后面嘀咕。他们挤眉弄眼，十分高兴，以为伊纳秋斯神甫和国王谈得很投机。其实亨利和他的新朋友都非常明白，他们相互间抱着什么看法。耶稣会会员心想：“不是用废话，只有用力量才能把你弄到手，我就要给你这种力量瞧。”亨利心想：“当时刺客被我的贵族捉到一所露天走廊里去。每人都用一条腿抵着墙，要刺客越过活人的栅栏对我说话。因为他除了骗人的废话而外，说不出别的东西，第二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于是他被枪毙了。”

伊纳秋斯神甫又开口说道：

“谋杀暴君的权利，不过是辩证法的对象。您大约明白，实际上，对您本身的暗害事件将会减少，只要有个更高级的智

力来决定这点：这就是我们的教团。”

“我明白，”亨利说。“不能让别的教团任意谋杀暴君。”

“我们答应保护您不受僧侣、传教士和俗人的侵害，只要他们当中个别的人觉得自己得到启示，而把一种较高的任务赋给他们微不足道的自身，他们就会闹事了。我们可不是这种样儿。我们是重世俗的，而把一切——连暴力在内——隶属于理智之下。”

“这正是我的意见，”亨利说，不免带着一些惊讶。“您的教会打算怎样教导人们正确思想呢？”

耶稣会会员反问道：

“难道国王曾经赞美过人们自己的思想吗？他们不是整齐划一的。一位伟大人物决不能获得人民一致的爱戴，因为彼此的意见参差，而且越是迁就个人的好恶，意见就越是荒谬。”

“有许多真话，”亨利承认，但是他已经发现自己受到诱惑了，而且对方很快就露出马脚。“您的教团要求什么呢？”

“学校。哦！绝对不要求特权。我们的学校办得这样好，连德意志基督教侯爵领域内的体面人物，都成了天主教徒，而让他们的孩子享受我们的教育。您千万别以为，我们对世俗的科学抱着成见。我们聘请数学家，让医生在我们那儿讲授解剖学。”

“同意，”亨利说。“你们给自己保留什么呢？”

“几乎没有。如果您愿意的话，只有拉丁文。不管什么一种学科，都给我们的机会，替您把您的臣民团结起来，统一起来，使所有的人都保持着同等而完整的纪律。”

亨利：“你们是不是把我的画像供在课堂里的祭坛上，而

在画像面前烧香点烛？"

神甫："我们避免过火行动，担心露出粗俗的痕迹。说得明白一些，国王不管本身愿不愿意，他总是我们的居间人，使人们不去思想，只是服从。这是为了他们的幸福。"

亨利："照您说来，他们的幸福就在于愚蠢而没有良心了。"

神甫："我们说：虔诚，这是一种愉快的服从。"

亨利："这就是说，他们生活和斗争，而不明白为了什么。"

神甫："只有过去的世纪才是愚蠢而没有良心的，它对于思想、发明、发现，以及许许多多漫无限制、绝对不能导致真理的活动感到自豪。自由的人格夸张过度，最后它终于倒在病榻上呻吟，弄得筋疲力竭，孤单单地一个人。"

亨利低声说："要是我把您关进监牢里去呢？"

神甫俯向病榻："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我是为上帝的更高荣誉坐监。我不希望您作出这种事情。您大约也考虑过吧，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消灭鬼怪的横行。宗教狂人到处渗透，连纪律森严的教团里也打进去了。不久刺客的刀就拔出鞘了。陛下！对于您来说是时候了，赶快让耶稣会给您增加一名忏悔师，保证您的安全。"

仍然是老一套的恫吓手段——伊纳秋斯神甫打算让国王一个人思索，他离开病榻。亨利招手叫他再留一下。

"在德意志，"他说，"耶稣会取得最多的成就。那儿的情形十分安静，众人皆知的、杀人放火的匪党销声匿迹了，贫农的恐怖行为也没有了。人们倒是可以高兴，连寺院的财产也被没收了。可惜人民没有得到一点儿好处，只有公侯贵族

大发横财。您的教团在偏袒贵族呀。”

“德意志的贵族是我们的宝剑，”耶稣会会员说。他肯定这点，既不骄傲，也不谦卑。

“一场大战快要爆发了，”亨利说，“这将是你们的战争。这战争反对各国人民。”

“但是为了贵族和王侯，他们象路德福皇帝①一样，按照我们的意志和吩咐，驱逐新教徒。陛下！您是位最富有基督思想的国王。您爱您的臣民，对他们一视同仁，连异教徒也不例外；您想把信仰和天然的差异归还他们。您可以同我们一起用温情和耐心来加以完成，而避免残酷的战争。”

“阿门，”亨利结束谈话，同时把眼珠上翻，不久他才瞧见有个令人作呕的传教士做出这种样儿。“小鸟儿，小花儿，”他独个儿哼哼唧唧地唱。“为什么偏偏是我的人民这么勇敢善战呢？”他突然使劲问。“为什么我的法国人把血渍淋漓的头，理解为一种必须强大起来的忠告呢？”

“您自己需要保重啊，”伊纳秋斯神甫说。这是一种训诫，因为病人无益地过度紧张了。他果然觉得很难受，只好叫德·瓦雷纳前来帮忙，两位耶稣会会员离开房间。在两次痛苦的发病当中，国王签署训令，准许耶稣会回到王国里来。尽管德·瓦雷纳先生自诩出了许多气力，可是事情没有让他知道就决定了。究竟这是什么原因，直到现在，连守在床边的人都不知道。

① 路德福二世(1552—1612)是德意志皇帝，反对宗教改革，患精神病。

软弱、忙迫与暴力

事情已经搞清楚，可以说是水落石出了。原来身体上有个器官失效，现在又复元了。要是再有叛乱分子猖獗横行，他就会碰到一位有经验的、饱受叛乱教训的国王。说到妇女们的忠贞，反正是没指望了。不管泼辣的德特朗格也罢，肥胖的麦第奇也罢，她们将来又能制造出什么不安呢？那些非常愤慨的基督教徒，会再一次投到他们那瓦拉国王的怀抱里来吗？大战势所难免，它就象事先约定的一样，在全欧洲发动起来。法国国王召回了耶稣会会员，然而照他看来，这是为了防止极端。究竟他拿着他们怎么办呢？究竟他们又拿着那位给与他们轻率诺言的英国国王怎么办呢？两位国王的联盟，有濒于破裂的危险，这好比炸裂要塞一样。亨利开始明白，自己还要经历到一切，事变的旋风还要扫过他有限的余年。

特使苏利侯爵几乎碰到了一场海战。他由于礼貌关系而乘坐的英国船，却不分青红皂白向法国舰队开火。这只舰队把特使的大批随员载到多维尔上岸以后，又折转回来，为了向他致敬，挂上法国王室的百合花旗。英国人把这当作是一种挑衅，因为这儿是他们的领海。这样的事情，在伊丽莎白统治下是不堪设想的，它却教训了洛尼：自从她去世以后，情况变了，而前途还有变化等待着他呢。

从海岸到京城，沿路都可以看出变化。英王的设营官吏在街上做好标记，规定哪儿是法国客人过夜的地方；但是好些

市民把自家门口的标记擦掉了。法兰西国王的全权特使到达伦敦的当儿，大炮从古代的钟楼、城堡及船只上，向他鸣放欢迎礼炮。在群众的杂沓拥挤当中，他跨上花车，驶向法国驻英公使博蒙伯爵的府邸。他的贵族们都尝到了闭门羹，只好在大街上露宿。据说：上次同皮隆元帅来到这儿的绅士们，到处打架，甚而还戳死了人。苏利侯爵立即训诫他的年青随员，应当端正态度。不幸的是他们去逛妓院，又在那儿戳死了一个人。

这位使臣是所有法国人当中最神气的一位，偏偏他遇到这种事情。他在盛怒之下，声称要砍掉那个闯祸的小伙子的脑袋。伦敦市长费了不少唇舌，才劝阻了他。他自己由于偶然的机会，才避免了最严重的错误。原来他打算穿黑色丧服去接受款待。幸好西德尼爵士及时指点他：他将是唯一的一个穿黑衣服的人。英王詹姆士和他的宫廷一定要见怪，尤其是敏感的国王，他原来只是苏格兰的国王，现在又兼英国国王，但不是由于汗马功劳，而是由于继承。他那伟大前任女王的名字，在这儿也不许人提起。苏利责备现在活着的人太小器了。他们似乎嫌世界的荣誉消失得不够快，所以这样装聋作哑。

特使在格林威治宫里向国王致辞，毫不踌躇地使用华丽的词藻，这是目前流行的款式，洛尼早就娴熟了。他称自己的主人和不列颠国王是国王当中的凤毛麟角，他们身上包含着古往今来的一切伟大。至于前任女王，他就决不期望她听见这些话了；同她只好谈谈业务或者学问。他一再保证，他的主人对伊丽莎白逝世不再哀悼了，因为一位气度非凡的继承者和平地即位，使他的主人得到充分的安慰。法国国王派遣他

来，是对詹姆士陛下抱着崇高的看法，认为彼此的友谊和团结将大大超过著名女王的时代，女王虽然逝世，而两国的关系始终不衰。

伊丽莎白不在了，这点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其余的一切都是信口胡诌。洛尼甚而不惜断言，他希望这位表情并不坚决的继承人，和他自己主人一样有着幸福的统治。“恭祝陛下的威望和荣誉不断增加。只有通过神的帮助，我才能如实地表达出我的微衷。”然而事实上他不得不承认，奉承是有限度的，凡人的尺度不能在一个猜疑的、连自己也不相信的君王身上，唤起信心和活力。詹姆士为了注意倾听这些杰出的鼓励他的颂词，从自己的宝座上跨下来两级。等到对方说完以后，他结结巴巴地开始回答。使他受到困窘的不是法国特使，特使早就低下头，免得英国王位的可怜继承人难堪；那是苏格兰国王自己的贵族大臣，他说话越是困难，他们就越是盯着他。他们是老女王的旧臣，他们——尤其是塞西尔爵士——巴不得这位外来的统治者感到自己的侥幸和孤独，他本是从外国来到这儿，他的一切都是沾死者的光。他要不断当着他们的面经受考验，所以口齿不灵。这时他只好热心接过苏利侯爵呈给他的公函。

这是法国国王的亲笔信。苏格兰兼英国国王看得分明，这封信里没有华丽的词藻，而是把问题逐项提出来，包括：荷兰，反抗西班牙的援军，计算周密的费用。这位迟疑不决的人，借此侥幸渡过难关，把头埋在文件上；不错，詹姆士为了诚恳地感谢特使和这项给他解围的文件，真想立即满口答应下来。可是他早就答应了反对方面，就是那些讨人喜欢的耶稣

会会员的一切要求。这时在塞西尔爵士的目光注视下，不能这么作，就是后来也不许国王完全这么作。不过法国王兄的亲笔信总算使他表示：他对国王亨利本人怀着真正的热情，就连他在苏格兰也没有忘掉这点。

突然英王把话头转到神学问题上去，接着又大谈其打猎和天气。洛尼不是猎手，他恭维自己的主人在这方面也和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具有卓越的本领。他想转弯抹角，最后接触到政治上去，但是没有成功。隆重的欢迎实际上毫无结果。因此，特使请求举行一度私下谈话，语气十分恳切，因为他知道，西班牙的菲利普三世用联盟的建议来强迫英王。詹姆士一世表面上显得非常亲切，他邀请特使参加礼拜，后来还是重弹打猎的老调，其余的时间就费在夏天过度炎热的闲话上头去了。

洛尼和驻英公使同国王一起进餐，他们是唯一的客人。仆人跪着向国王奉菜，这点使客人感到惊讶。“这也就是他统治的唯一形式，”洛尼心想。“他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了。”

第二天，尼德兰联邦的公使巴涅维特来拜访洛尼；他把本国人民的绝望情形讲给洛尼听。奥斯坦德英勇地抵抗西班牙的优势兵力，已经二十个月，再也支持不下去了。荷兰人需要在部队和金钱方面把自己的力量增加一倍。

巴涅维特：“给我们人力财力吧！援助我们吧！难道你们还看不出，从我们的省区把西班牙人彻底赶跑，决定着欧洲的命运吗？”

洛尼：“法国国王只要得到英国同盟的保证，就立刻统兵前赴战场。”

巴涅维特："不过以前伟大的伊丽莎白在多维尔等候他发出信号，却白白地盼望了一场——"

洛尼："她的时代过去了。她的继承人吃饭要人跪着伺候，这是他的统治方式。我的国王的统治方式不同。象您这么一位虔诚的人自然明白，咱们的自由意志阴暗起来，是上帝的意旨决定的。最高的主甚而容许叛乱分子从中捣乱，使咱们好人暂时受到阻挠，从而也学会更加坚定起来。"

巴涅维特："您也明白，为什么英国准许它的宗教和自由的敌人在海对岸登陆吗？"

洛尼："无疑是出于和平倾向。再说，西班牙的势力已经衰竭了，它最后的挣扎不会发生多大危险。我的国王总之不会站在海洋的对岸上，在大陆上将有两大势力一决胜负，一个是筋疲力尽的，一个是生气蓬勃的，因而不断发生战争。这儿的人管这叫欧洲的和平。"

巴涅维特："哦，请您对英国詹姆士的顾问，对他的国会，说出您知道的真话吧。塞西尔爵士自命为真正的和平之友。"

洛尼："您真的相信吗？国王詹姆士倒是坦白的，因为他除了享受仆人跪着伺候而外，没有丝毫势力。"

洛尼说出这点以后，表面上是帮助别人明了真相，其实是使自己得到了启发。后来他利用自己擅长的逻辑和辩才，外加上数字，整天向英国绅士们解释一切值得知道的情形。他并不惮烦，那些绅士们根本上什么也不想知道，只是焦急地听他计算：如果绝望的西班牙发动攻击，将给法国国王带来多少负担。法国国王必须同时在水陆两方面捍卫他所有的边界线。西班牙到处都有属国。自从皇帝查理五世以后，一个唯

一的家族企图攫取统治世界的整个霸权，一直在威胁欧洲人民和每个自由国土。

洛尼负有使命，非把这点说出来不可。不过他也作好准备，不让这儿的人感到大陆上的穷困和分裂，而是使这种情形显得比新世界还要遥远一些。伊丽莎白那种绝无仅有的伟大，就在于她感到和想到自己是和欧洲联在一起，现在的年青人在这点上反而不及一个老妇人。洛尼先生烦躁起来了，对方干脆打断他的政治讲演，回到数字上头去。这回是他们的数字。这是法国国王在过去的女王时代所负的英国债务。据说债务没有彻底还清以前，不会有一个英国士兵登上大陆。

“我的老天爷，”洛尼暗中叫苦。和平之友塞西尔爵士提高声音说话：英王陛下决不想为了荷兰国去冒毁灭的危险。如果荷兰国不偿还债务，法国国王也不偿还债务，那末，彼此虽然照常是好朋友，但是不能缔结同盟，不能有防御的同盟，更不能有进攻的同盟。“我的上帝，”洛尼在暗中祈祷，“但愿我能说服他们！这不光是为了我们的生存，也是为了他们的生存。他们谈到债务。这儿也准许耶稣教会回来了，他们已经在国内有了西班牙的代理人。然而他们还要索回债款。”

在本息问题的广阔领域内，洛尼不得不整天和英王的顾问们兜圈子。他声称自己作为法国财政委员会的成员，知道法国国王的意图。其实只有洛尼一个人才完全明了王国的支付能力，于是他建议每年偿还合度的数额，以便给战费留下足够的财源。“我坚决不肯相信，英王陛下要我的主人单独担负一切费用和牺牲，以国王詹姆士的睿智和大度，我深信他有更高明的主张，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决没有人期待我的主人挖

空他的国库。”

可是英王的顾问们偏偏这么坚持。特使认为他们那种顽强态度，是由于他们希望比软弱的国王表示得更坚强一些；以为这是本着去世女王的精神，其实他们完全误解了女王。他决定详细开导詹姆士一番，因为没有别人肯把大名鼎鼎的死者的政治原则指点对方。洛尼期待着这是一件极不平常的工作。然而下次谈话却进行得非常顺利，完全出乎他的意外。英王詹姆士挽着特使的手，带他到会议室里去，叫人关上房门，请特使毫无保留地说出心里的话。这对于洛尼来说，盼望已久的机会到了。

他对束手无策的王位继承人说出全部真话。他甚而不怕提起伟大的女王，他认为女王在世，绝对不容许在权衡两个王国的友谊时，还对旧的债务斤斤计较。除了这种证据确凿的真话而外，洛尼先生还说了一些话，对眼花撩乱的詹姆士发射出奇辉异彩，这就是：名垂不朽。他足足说了两小时，后来詹姆士本人请他马上在这儿撰写条约。这已经没有必要，洛尼的衣袋里早就带着草约了。詹姆士御笔作了几点无关重要的修改；只要有点改动就行了，这表明一位统治者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哪怕只是今天一个时候。洛尼丝毫也不欺骗自己，不卑不亢地赞美自己的幸运。够啦，詹姆士首先核准了草约，立即召集大臣，让他们明白他的意旨。

塞西尔和孟乔埃爵士、诺森伯兰和索桑普敦伯爵，从国王的口里听到：他已经考虑好了苏利侯爵提出的一切理由。他决定在外交方面的措施，始终要取得法兰西国王的同意。决定两国缔结亲密的同盟以反抗西班牙。肃静！我命令，不许

打岔！他向荷兰国的绅士们提供王国的一切权利和保证。“喏，特使阁下，您现在对我满意了么？”

洛尼吻那只似乎忽然变得坚强起来的手。他用华丽的词藻热烈感谢。这成了他在英国的最后一次讲话。主要是他嘴里的伤口裂开了，这是他在依夫里带的伤。那是过去的一场会战，一次不可磨灭的胜利。他发了好几天高烧，后来他可以向英王詹姆士告别了，英王赠了他一串钻石金项链，这比条约还牢固，另外又交给特使带回一封亲笔信，向法国王兄证明：王兄派遣苏利侯爵到来，对他表达出了衷心的好感。那时詹姆士一直感到这么欣幸。

洛尼这方面分配贵重的礼物：送给英王的是六匹经名手训练的宝驹；送给王后的是一面威尼斯制造的镜子，黄金镜匣上嵌满了钻石。甚而连尽力阻扰条约的国务秘书们也各有一份，他们得到一些风流贵妇们使用的优雅玩意儿。特使就用这种隐含讽刺的暗示告别。他的主人等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赶到半途上来接他。

经过横跨海峡的风浪，又在邮车里过了一夜，洛尼发现国王同德·维勒鲁瓦、德·贝利埃佛和苏瓦松等贵族大臣等候在大树下。第一个人会把特使报告的一切转告马德里。第二个人沉吟不语。第三个人以国王堂弟的身份，毫不顾忌地表示自己的意见。“既然洛尼先生与英国人取得那么好的谅解，”苏瓦松伯爵说，“他就应当带更多的东西回国，而不只是空洞的诺言了，这当然还得假定，他的确得到了这点东西”——这是公开的怀疑，国王的堂弟说话可以无所忌惮，洛尼只好忍受。这时亨利本人回答了。他指示那些绅士：说风

凉话是挺容易的，别人已经竭力做到可能做到的事情了。没有人会达到更多的成就。他自己是心满意足的了。

到了巴黎，国王又和他的都督谈话，“究竟您真实的看法怎么样？”亨利问。

“陛下！一位外来的国王，通过继承而不通过战斗登上新的王位，是不好受的。我看出了这点，那时我说话太多，嘴里的伤口裂开了：这是我在您的依夫里会战当中得的伤呀。”

“难道一点儿也靠不住吗？”亨利问。“既没有保证，也没有几分希望？”

“咱们要坚持不懈地帮助理性取得胜利，”洛尼断言。“哪怕长时间无效，但是您和我根据合法取得的知识，明白理性与反理性的不同，前者是把希望寄托在遥远的期限上，而后者因为本身软弱，所以就迫不及待。”

“本身软弱，就迫不及待，”亨利在一旁自言自语。“所以倾向暴力。”

接踵而来的年代，果然证实了软弱倾向暴力。西班牙国王向法兰西国王建议缔结同盟，以共同在英国登陆为目的，他们要占领这个国土，把一切基督教徒斩尽杀绝。亨利把这个消息告诉英王詹姆士。这时奥斯坦德陷落了。西班牙在那座英雄城市的城墙下，牺牲了四万人。最后，安波秀斯·斯比罗拉将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城市，英王詹姆士吃惊得不得了。再加上外国要来占领他岛国的计划，更增加了他的恐怖。虽然法王亨利那样诚恳地忠告他，可是这位极可怜的人儿不相信对方，只相信自己。亨利斥绝了与残暴的软弱势力缔盟，詹姆士却甘愿接受。他一直拖延与法国订约，却迫不及待地把盟

约交给西班牙国王。

他大约想要阻止命运到来吧。要对付迫不及待而倾向于暴力的软弱者，不是空口诺言能够奏效的。西班牙打算象一具死尸那样统治，想流尽最后一滴血以取得胜利，它不放弃最初的牺牲品，更不放弃最后的牺牲品。它已经派出先头部队和刽子手到了这个被选中的国家里。这就是耶稣会的英国长老，在詹姆士这样一位国王的统治下，他们不会作出什么好事情，既不会宽大，也必然说不上郑重。除非是另外一位国王。国王亨利同样准许耶稣会会员回到法国；至于什么原因，只有他的洛尼才知道。巴黎的最高法院对这件事情采取保留态度，不过法院也长期坚持反对南特敕令，亨利回答那些法律学者："多谢你们，你们关心我和我的国家。不过，反对耶稣会会员的有两类人：一类是新教的人，一类是无知识、无道德的教士。巴黎大学不认识那些长老，把他们骂得一钱不值，而结果是大学的课堂里人影绝迹。现在一切有才智的人都倾向耶稣会会员，所以我才尊重他们。"

他就这样为他们合乎时代的要求及取得的成就辩护。此外，他还断言，他们根本没有屠杀暴君的学说。至于暗害他本人的刺客，特别是加斯特尔虽然作过口供，却和他们从来没有关系。究竟他自己对这些话相信到什么程度呢？他对洛尼坦白承认：他宁肯让危险的人物留在国内，而不让他们在国外发生浪漫的吸引力，从而在国内获得醉心的徒众，这些徒众发誓为他们效力，自愿破坏国家，一直等到国家被火药炸裂。正式准许他们回来，他们就只好开展公开的活动了。

"他们的学校可以作为模范。固然，他们对待贵族子弟更

好一些。他们请求我将来把我的心给他们的教会，作为圣徒的遗骸。爱我吧，因为我爱你们，这就是我们的决心。”

洛尼认为，他们可能是伪装。连我主耶稣的首批门徒那样纯洁，也不会对极渺小的人儿作出这种忘我的牺牲，至于他们的后裔就更不可相信了。

亨利说他的都督是个不可救药的新教徒。那些长老却到处在讴歌小花儿和小鸟儿呀。他严肃认真地说：“我认识我的敌人。耶稣会是世界权力的代理人，世界权力想把我吞下肚去。现在我只好叫他们瞧瞧，我的血盆大口更要可怕一些。都督，让我的大炮在街上游行吧。”

拉拢妇女的掮客

倘使叛乱到处在暗中进行，而且不断采取新的姿态，大炮示威就不一定是可靠而有效的手段了。一位为国王所需要而朝夕不离的女人，成了他的敌人的工具。开头，他的侯爵夫人不过是为了增加魅力而玩弄叛变，她也本着同样的意图，当着追求她的人，象蛇一样的跳舞，以至完全脱掉衣服。自从准许一些耶稣会的长老回国以后，就再也不容许有这种半开玩笑的把戏了。认真干吧，我的美人儿，要不，你就得当心呀。你会比他先倒楣呢。你大约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吧。我们有许多名字：西班牙、奥地利、教皇、皇帝、金钱和耶稣会，以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的名字。主要是一种无名的意志在向您——侯爵夫人招呼。世纪已经作出反对人民的判决，所以也反对这

位国王。不管他们懂不懂得，他们不得不俯首听命。

“虔诚的长老，这是多么可怕。我压根儿只想到游戏和跳舞。我因为他不履行结婚诺言，恨过他。但是您瞧瞧我吧，我的神经并不完全正常。这种事情说来玩玩是可以的，但是不好认真作。怎样？我？完全实在的吗？我不明白您的意思，除非我——倘使我立即把您这种可耻的建议告诉他呢？不行。别再说了，请您忘掉我最后说的话吧。我要活下去。我为了可以活下去，只有服从。”

杏莉叶黛·德特朗格闹得太过火了。自从奥斯坦德陷落以后，这个无名的世界权力完全把她拖进厄运中去，她那整个家族也在推波助澜。德特朗格家族的人被揭发以后，他们的名字就和叛乱联系起来了。元帅是个懦弱的人，他的儿子多韦涅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在接踵而来的诉讼当中，他们实在显得太渺小了；只有杏莉叶黛始终表现得很勇敢，她坚持自己的权利。她有国王的诺言；她的孩子才是国王的真正骨血。杀害他吗？我的老天呀！其实她既不知道什么，也不打算作点什么。她的亲哥哥把一切罪过都向她身上推。她暗中哭泣。她以自尊的态度请求法官宽恕她的父亲，绞死她的哥哥，至于对她本人，则要求公道处理。

要求绞死她的哥哥，这点是令人惊异的。亨利本来就不是个嗜杀的人，他一直深入研究每个被打倒的敌人的心理。这个女人在和好的日子里，对他的依恋超出了她自己的想象以外。最后，她终于承认了，只有他个人才听出这点，偏偏这时他要和她一刀两断。不能。他赦免老头儿，把儿子关进监狱，而送危险的宠姬到一所寺院里去。要是他长久让她住在那

儿，另寻新欢，而把她忘掉就好了。可是他办不到这点。除了她而外，有谁能有她那种敏捷的、嬉笑怒骂的风趣，那种狂风暴雨的脾气，在放荡之中而具有百般妩媚，那种敢于从事一切冒险的艺术而无损于自尊？换句话说，有谁能象她那样达到亨利所谓的法国式的完美程度？

等她受到足够的惩罚以后，他又接她回来。这给她一种不幸的印象：她宁愿过寂寞的生活，而不愿忍受不能自制的爱情。他作出更多的表示，他承认她的孩子。然而据她说来，这有什么用呢？"她生的王储"始终不能登上王位。德特朗格先生不得不交出国王的书面婚约，作为赦免死罪的代价。这个越是抬举她而又使她受到屈辱的男子，现在倒是真正使她痛恨。她住在鲁佛宫里；从此以后，他在宫里有了最最怨恨他的人。凡是平常希望他死的人，至少还没有神经错乱；每人首先感觉到的是：空气中有种病菌，这是叛乱的瘟疫，纯粹受到传染的人，事先就认定，一位伟大的国王倒下了。

在鲁佛宫里的人，有：王后、侯爵夫人、王后的两位表兄弟以及那个长得非常漂亮的贡齐尼，他们尔虞我诈，互相憎恨。然而贡齐尼那个侏儒般的太太，也就是所谓奶妹妹，更比所有的人都狠毒。他们大伙儿都指望着国王死去，彼此之间早就没有互相爱惜的理由了。他们都期待着德·韦纳衣夫人被人杀死在床上。王后怒不可遏，因为国王居然让侯爵夫人的私生子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受教育，另外还加上迷人的甘蓓莉的遗孤。他想亲自照顾他的全部后代。有一天，有人告诉太子，他又有了一个小弟弟，原来他父王的宠姬又生了一个孩子。"这——这不——不是我的弟弟，"太子说，他是小结舌子。

太子路易崇拜亨利，他一举一动都摹仿父亲，哪怕是不应当作的事情，比如：把葡萄片倒在汤里，马马虎虎地穿衣服。他猜到大人们不会理会他的非凡举动，一种莫名其妙的热情鼓舞着孩子。"国王，我的父亲。"路易那时也有了憎恨，他最恨的是他母亲的侍臣，其次就是她本人，他恨她的时间固然不长，从吻她的手起，到自己挨耳光为止。"小白脸先生，"他在无意当中听到那些给女士们服务的侍臣的绰号，"您当心一点，小白脸先生，别冒冒失失闯到王后那儿去。我的父王可在里面呀。"那个漂亮的绅士正要打个哈哈，伸出手去抚摩男孩的头，太子就命令附近门口守卫的人痛打对方。吵闹了一阵，那个贵族才逃走了。他的父王和母后来到门槛边，还瞧见那人在跑。亨利很高兴那个漂亮的贡齐尼触了霉头。

玛莉·麦第奇照规矩隐藏着自己的任何感情，尤其是那种和蔼可亲的表示。太子路易着着实实地受了一次处罚，按理，他的母后应该夸奖他才是。她已经讨厌贡齐尼了，因为她终于恍然大悟，自己被他的漂亮所蛊惑，成了奶妹妹玩弄的傻瓜。但是她迷信一般地害怕奶妹妹。莱昂萝娜·加利盖一个人住在楼上，不准别人去接近她，不过有许多谣言，她总是夜晚出现。她一心只在钱上，积攒了不少钱，运到她的家乡去，以备将来逃亡后下半世过活。在国王的敌人看来，她显然是个适合于收买的对象，这些敌人是种不可捉摸的联合，由于缺乏恰当的名称，暂名为"西班牙"。倘使没有受贿的奶妹妹，玛莉在一些事情上很难成为同谋犯。如果不是她的莱昂萝娜派遣贡齐尼来，她也不会在床边听他说话。相反，她会在丈夫的怀抱里忘掉外国的委托，她也不会长久成为反对他的世界权

力的代理人，因为他使她生下漂亮的孩子，而且还把他的心交给她。

憎恨一天天地在滋长。楼上住的是个狂人，她由于害怕凶狠的目光而不敢现形。楼下躺在一块儿的是一个愚蠢而心肠恶毒的女人，和一个也许把她当作爱人的男子。他把真心话告诉洛尼："她是我的太子的生母，但愿她不是王后，而仅仅是我的爱人。"但是她由于恶毒的心肠和不断滋长的憎恨，永远没有达到这一天。玛莉不让丈夫睡觉，她用那个讨厌的小白脸来絮聒他，据说那个人只是虚有其表，已经发胖，而且长着妇女一般的乳房，更甭提他诓骗了她多少钱了。"我也讨厌他，"亨利说。"撵他出去吧，"玛莉说，其实她非常害怕他认真那样作。她那个讨厌的奶妹妹会在忏悔师面前告发她，或者咒她身上患某种病症。要在这儿放毒是不容易的，每种肴馔事先都得经过监视官公开尝过以后，才进呈给国王和王后享受。不过王后不是经常同国王一起进餐；他们多半发生口角，于是玛莉就声称，她遇到危险了。中毒？这位国王会放毒吗？大伙儿都摇头不信。没有人推测得出，玛莉的良心有多么痛苦，这种苦味从她的脏腑中涌上来，堵塞在她的咽喉里。她通夜都被暗杀丈夫的凶手的影子围绕着，她不认识他们，但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他们。每逢她在睡梦中喊叫，就把他惊醒了。

他常常为了奶妹妹的恐怖统治可怜她，其实奶妹妹的势力倒反而对他本人相当有利；她排除掉了表兄弟奥锡尼的影响。无论维吉尼阿或者保罗，他们渐渐地都不敢在没有公开监视之下，私自来到王后的寝室，没有人会对他们的生命付出

多大代价了。他们是不堪再供使用的求爱者，虽然表面上做得象煞有介事，其实是在宫廷里维持着一种苟延残喘的生活。人人都知道，他们害怕贡齐尼先生。贡齐尼是一只阉鸡，他不跟妇女们鬼混，而是同她们作生意。他给王后拉拢政治买主，这些人使得他和他的女侏儒大发横财。他给其他的妇女拉拢国王，从她们手里得到佣金，国王慢慢地在支出了。

但是他想出一条妙计，把贡齐尼争取到手。纵然不能把握一个谄媚小人，至少得笼络住他，于是亨利让这小子比以前更加狂妄起来。贡齐尼每逢从他那个吝啬的女侏儒或者从王后那儿骗到几个钱，就嘻皮笑脸送国王一点礼物，比如漂亮的马匹，国王慨然收下。陛下！您骑的是多么名贵的马啊——这是贡齐尼先生送的呀。继马匹而来的是妇女。鲁佛宫里充满了美人儿，有一个就睡在国王的会议室楼上。这个夜晚，他躺在镀金栅栏后面的御榻上，因为王后把她的房门关上了。有人轻轻敲门，不是别人，是贡齐尼。“陛下！您给了楼上的女士一个暗示，她纯粹是由于敬畏的缘故不敢接受。您的恭顺的仆人再三开导她，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幸运，幸亏有我这个专家帮助，才算把她的一切冷酷无情打消了。在爱情这类事情上，象我这种人可以说得上是个空前绝后的良医。您当然要给我以份所应得的佣金。”他伸出手去：“这数额要符合一位国王的光荣身份才行。”

行啦，虽然没有付现钱，国王和拉拢妇女的掮客总算是亲密无间，走上了一条道路。楼上那个女人早同亨利有了默契。德·盖舍维尔夫人原是王后的名誉宫嫔，她痛恨盘踞在宫里的一切阴谋分子，比如：那个心肠毒辣的侯爵夫人，那对爱钱

如命的下流男女。她表面上同卑鄙的贡齐尼讲好了过夜的价钱，其实是寻找秘密机会，把自己收集的材料，尽情向国王报告：王后和她那个奶妹妹的秘密，奶妹妹怎样同漂亮的丈夫搞鬼，或者侯爵夫人怎样同忏悔师搞鬼。主要是盖舍维尔夫人中了国王的意，否则，贡齐尼也无法使她的幸运来临。贡齐尼为了让她看出自己吃得开，立了大功一件，就亲手打开她的房门，这儿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他；他让国王进去，自己悄悄地溜走了。亨利站在她的床前，听她说话。他觉得她又聪明、又恭顺。后来他发现她还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对象，她那微微颤抖的声音说：

"陛下！您忘记我了。多年以前，我请您吃饭，桌上放了许多餐具，而没有请别的客人。由于我担心不能拒绝您的要求，所以留下您一个人在空屋子里。我逃避感情的追袭，哭得不得了。我叫刺·罗什·居荣，您忘记我的名字了。"

"我发誓，没有忘记！"他大声说。"是我选您作了王后的名誉宫嫔吗？安妥尼特，我在您身上第一次碰到了崇高的道德。照您现在说来，当时您居然为我流泪了。"

"陛下，"盖舍维尔夫人说，"拒绝您的要求的妇女，正是最忠实的妇女啊。"

"您给了我一个残酷的判决，"他虽然这么回答，其实是高兴这座声名狼藉的鲁佛宫里有这么一位节欲的人。她打扮得很漂亮；鬈发闪闪发光，一对盈盈秋水，有只玉臂撑在床上。晚服的曲线，衬托出那欲掩饰而愈觉动人的魅力——而这正是绝无仅有的魅力。国王恭敬地伸手握着道德化身的一只手。烛光十分柔和，这是美好的时刻。

正是这个时候，玛莉·麦第奇却难过极了。她关着门偷听，究竟亨利房里有什么动静，骗子贡齐尼的诡计瞒不过任何人。玛莉只是弄不明白：究竟她的丈夫要去幽会的是哪个女人。她绝想不到品行端正的盖舍维尔身上。开始，她故意等了不少的时间，使那对寡廉鲜耻的男女再也没有理由否认他们在幽会。接着，王后就匆忙赶去，半路上滑掉了一只拖鞋，在黑暗当中又无法寻找——她怒气冲冲地闯进一间房里去，房门没有上锁。德·韦纳衣侯爵夫人坐在床上读书。她边读边微微含笑，显然那本又大又重的书是有趣的。侯爵夫人把书摊在提高的膝头上，那对嘲弄的眼睛从书本转移到生气的女人。她早熟悉那种沉重的脚步声，也听出拖鞋滑掉了。

王后的气色超出了她的意料以外。鬈发包成一团，两眼由于无可奈何的忿怒，更加显得愚蠢，她开始露出老态了，透明的衣服裹着松弛的肌肉，衣服上满是刺绣，好象天真无邪的姑娘爱着的花衣。杏莉叶黛·德特朗格真不愿同她对掉位置。

王后不时哽咽着要报仇，她高声呻吟，一跷一拐地跨进房来，东张西望，一只脚有拖鞋，另一只是光脚板。后来她掀倒屏风，还是找不到人，就用拳头撑着腰。“他在哪儿？”她气急败坏地问。

“谁呀？”侯爵夫人用悦耳的声音反问。

“哈哈，书！他的头一定会在对开本书的封面后出现。”玛莉扑上前去。杏莉叶黛改用严肃的语气说：“当心，王后。他钻到书里去了，马上就会说话。”

玛莉忘了戴眼镜，眯着眼睛直闪，最后她才弄清楚了：原来那是一位教拉丁文的教会长老。这时杏莉叶黛摹仿亨利的

声音，说得维妙维肖："跟妇女们打交道，就叫你里里外外不得干净。"

玛莉大吃一惊。"还是专心搞您自己的玩意儿吧，"她怒斥道。"你这咬文嚼字的婊子！"

"你这肥胖的钱商老婆，"杏莉叶黛回敬道，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其实借大书作掩护，作好逃走的准备。玛莉朝着床上打去，但是只打中了空枕头。疯魔的女人溜到墙壁和睡床的夹道中间去，又笑又跳。玛莉想法子挤到她身边去。她立即从床下拿起一件闪闪发光的东西在手里挥舞。"哎呀！"玛莉叫道。"您本来就是这号人。这是遗传下来的。您的令堂曾经戳死过一个侍从。"

"我们只是戳死侍从，而不是戳死尊贵的女士"——杏莉叶黛说到这儿，又把匕首藏起来了。"我妈妈没有和我爸爸德特朗格先生结婚以前，爱过国王查理九世。她也是一位有学问的宠姬。论出身我敌得过您啊，王后。何况咱们两人共有一个男人，各有各的王储，而我的是真的。"

这时追逐开始了。玛莉以她的全部肥躯压到床上去，杏莉叶黛灵活地从下面滑脱了，然后就在房里尽情大跳大闹。"我在这儿，谁捉得到我，"她歌唱起来，玛莉却累得直喘。"一——二——三，"年青的女人数着。"王后，您被我打败了。"——"饶了我吧！"玛莉上气不接下气地叫。

她筋疲力竭地倒在椅子上。女敌人给她遮着裸露的身体，用非常恭顺的礼貌，跪在王后面前，递葡萄酒给她喝。"您提提精神吧。要说对您放毒，在整个王宫里没有人比我更求之不得了。您把我吓倒了，我容易糊涂起来。咱们彼此可以

谅解，您和我，咱们两人都有许多事情要谴责国王。”

“把您知道的东西告诉我吧，”玛莉要求道。“这个时候他一定出了什么事情。您清醒地坐在这儿等待着。”

可怜的女人一下子有了种种可怕的揣测。良心的恐惧从脏腑直往上升，堵塞住她的咽喉。杏莉叶黛觉得好玩极了。“他被人拐走了，”她心平气和地承认。“谢天谢地。咱们两人都出了不少气力啊。”

“不是我！”玛莉叫道。

“也不是我。您放心吧，”杏莉叶黛说。“但是一个人总得有秘密思想的勇气——博学的宠姬该有，王后更该有。”

这时玛莉从靠椅旁边滑下去，双手抱着头。她浑身剧烈地抽动，然后渐渐地平静下来，最后完全停止了。

“您不好睡在这儿，”那种男孩般的声音在她身旁请求。“王后，不久您就要公开上朝了。我得到场来伺候您呀，瞧我里里外外都是灰尘。”

王后扶着侯爵夫人走回去。侯爵夫人找到拖鞋，给王后穿在脚上。

这儿出了什么事？

财政总监和炮兵都督又获得一重新的职务，这就是外交部。外交大臣仍然是维勒鲁瓦先生，不过只是虚有其名，连洛尼在暗中监视他，他都不知道。这种措施是必要的，维勒鲁瓦虽然还说不上是叛徒，然而他是西班牙联盟的友人，对马德里

宫廷不保守秘密，对布鲁塞尔的大主教也不保守秘密。国王和他的洛尼虽然没有抱着侵略别国的目的，却在准备战争。世界权力巴不得有此一举。它内部在崩溃，越来越无力作战，然而它痛恨和平。它活象一个终身有污点的人，临死还要泄忿，这是过度紧张的行为，它本来的土地已经太多，还如饥似渴地追求别人的土地。它派遣间谍到外国四处活动，散布武断的学说，据说是为了拯救别国的秩序；其实这只是过了时的秩序，它在瓦解了，不过在拯救者那儿还极端无耻地维持着。根据一切推测，那种无法无天和巧言欺人的勾当，将在德意志恶化蔓延，他们声称要给大陆带来永无止境的战争。

一位为王国谋福利而使其合理发展的国王，不会无所作为地等待侵略者掀起战争，这场战争将成为无穷无尽的灾难。他要抢先着手。快刀一割，可以阻止毒害。杨·维伦是克立夫、尤利希和柏格的公爵，没有继承人。倘使他不久死了，哈普斯堡就要要求他的土地；皇帝的领地被收回了。但是法国国王公布他的决定，无论奥地利或者西班牙，都不应当承继。这是他第一次发出的警告，跟他事先的声明结合起来：他不贪求公爵领地。他只是追求他心目中的和平，而这种和平也是各国人民的愿望。现在他要跟他们联合一致。所有的人都有几分幸运，不是失掉什么，就是得到什么。事实不容否认，人民尊重法国国王亨利，常常拿自己的封建王侯来和他的声名比较。因而来因河流域一个小公爵领地的事件，才达到后来的规模。

看看西班牙吧，它离得很近；西班牙控制下的尼德兰由一位大主教和一位西班牙公主统治着，人民在他们面前吓得打

抖。为了向公主致敬，活埋了一个女人，其余就不用问了。这儿有一类当权人物，他们始终无视人的生命。他们忽略过了整个发明和发现的世纪，其实这是西方最光荣的世纪。他们的虚骄狂妄是建立在坟墓上，而把活人埋葬到坟墓里去。只要看看西班牙统治下的尼德兰，就知道法国国王事先赢得了战争。这时他证明自己爱好和平的倾向，继续培植他的王国，好象把它当成一座花园；他甚而介绍荷兰联邦与它的布鲁塞尔的敌人订立协定。奥兰尼公主若无其事地同西班牙公主往来，这是两位欧洲德行最高的妇女。一位把德行理解为坦白和自我牺牲；一位遵守清规戒律，带着充满香水的金球项链；她没有要求牺牲品，原是那个被活埋的女人不得不给她带来牺牲品，她是问心无愧的。直到现在，这两类人共处在同一个宫廷上，而住在同一个土地上的人民，除了吃饭而外，别无共同之点。法国国王尽管在武装备战，却给他们以从容共处的时间。

究竟他在想什么？这是个可疑的问题，而他不肯明确地回答。他在国外建立和平，在国内与耶稣会会员取得谅解；他并且还保留下倾向西班牙的大臣维勒鲁瓦。不过现在发生了一点意外的麻烦，洛尼先生认真履行他的新职务。他把大臣维勒鲁瓦的一个书记定了罪。维勒鲁瓦本身置身事外，据他说，自己并非叛国者。可是他更相信证人将会失踪；那个书记果然就被人在塞纳河里捞起来，他不是淹死，而是被人勒死的。不久，正月一号到了，洛尼大清早带着节日礼物来到王后的房间里，国王和王后还在休息。在朦胧的曙光下，他致了贺词，也象往年一样，献上两只钱袋；袋里装满了金银筹码。国

王取了第一只。第二只没有人取，洛尼明白表示是献给王后的。“王后，这一只是专诚孝敬陛下您的。”

她没有回答，这时洛尼看出她是用背朝着他。国王忍不住了：“把钱袋给我。她没有睡觉，她在生气。她苦恼了我一整夜，连您也没有讨到好处。”他说了以后，带他的好仆人到会议室里去了；他苦口抱怨玛莉，说她怎样和他争吵，以及她的脾气怎样坏。其实两人都明白，她主要是思想上有问题。她是不是有改好的可能呢？洛尼绕着弯子进言，他对于过度地赠送侯爵夫人深表不满。这位女士曾经到军械库里去拜访他，对他献殷勤。目的是为了取得保证，国王批准的东西，洛尼认真兑现。照她看来，财政大臣是专为满足她的要求而设置的。他再三解说：所有的钱不是国王从自己口袋里拿出来的，而是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在养活他和我们大伙儿。她总是听不进去。“他们供养一位主人已经够了，还要他们供养一切亲戚、堂表兄弟和姬妾，这是他们决不愿意的。”洛尼就这样毫不含糊地对侯爵夫人说了，现在再当着国王重复一遍。

这是给国王的教训。两人都知道，这虽然无济于事，却是很有理由的。可是两人中间慢慢地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不过最后他们还是谁也离不开谁。忏悔师戈登是个耶稣会会员，为人愚笨而又奸诈，他有意刺激国王，说国王失掉了民心。照戈登说来，这得怪那些征收不公平捐税的无情官吏，他们只晓得聚敛钱财，而引诱国王去犯贪婪的深重罪孽。这种话震动了亨利，他要的是荣誉，希望他的人民过得更幸福一些，而不是更困难一些。他对于侯爵夫人埋怨大臣，大大不以为然，不过有了一点保留。国王向财政管理方面提出毫不

客气的责难；说来这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王国的经济是靠洛尼才走上奉公守洁的轨道，所以他的措施严酷无情。不过连贫穷人家唯一的一头母牛都被人牵走了，那末，国家的收入纵然使用得当，也无济于事。这是给洛尼的教训。两人也明白，这是很有理由的，不过没有办法。

戈登嗅到了新鲜空气；他向他的上司担保，现在机会已经成熟，可以叫国王遣走他那些不受贿赂的基督教徒；这么一来，就真的只剩下他一个人，可以由他们随意摆布了。洛尼反抗，他使戈登无颜见人。他的机警的警察递了一份文件给他，文件里有这位长老向魔鬼提出的种种问题；这要通过一个狂人的口来回答。洛尼公布这个骗局；骗局显得幼稚可笑，人们在哗笑当中忘掉了究竟戈登和魔鬼商量的是什么问题。原来问题是关于国王的死。

戈登为了完全遮掩自己的错误，就实行自杀，或者说，故意亲手在肌肉上轻轻割了一刀，这就使得宫廷和城市把事情记在洛尼的账上。亨利听到这个消息，就急忙赶到军械库里去，拥抱他的好仆人。“纵然您喜欢杀人，您也不会用这个耶稣会的笨蛋来开刀。”洛尼对这点没有把握，不过他立即抓着这有利的机会。“陛下！”他恳切地说。“您和我，咱们瞧出这滑稽事件后面的严肃性。”

亨利：“别人打算把咱们分开，这就够严肃的了。”

洛尼：“他们在盘算您的战争。他们针对的不是您的财政大臣，而是您的炮兵都督。”

亨利——骂出他惯用的口头禅：“我的确相信，这一回差点使我坠入五里雾中了。”

洛尼："您的形象，不管您愿不愿意，从雾里显现出来，而且永久不变。惹人注目的是，您热爱耶稣会而和您的一切基督教徒疏远了；就是英王詹姆士也没有到您这种程度，人们越来越不敢相信您了。现在应当跟他们和解才是。"

亨利："但愿有这么一天到来！本教的人同皮隆一起叛变了我。"

洛尼："忘掉这个吧！请您赶快着手！谁预料得到，不久又得有一支基督教的军队来保护您，并拯救您的政权呢？"

亨利："照您看来，又会有这么一天吗？我承认，倾向西班牙的思想十分猖獗，在我的周围泛滥横流。不过，您监视着维勒鲁瓦，我监视着王后。这点我要保持缄默，看来您知道的事情比我多。"

洛尼赶快说道："敬畏的心情不许我在这儿进行考察。我总认为，王后陛下完全为国王的伟大所感动，而且一心只想到这点。再说，您的家庭和宫廷里没有人具有真正的势力，可以号召敌人到国内来。叛乱者是坐镇在自己的城市里，拥有深沟高垒。他掌握着军队，背后是国境线。陛下，我千言万语归总一句：部荣公爵应当倒下来，而且必须死去。"

亨利："都督，在您手里，我觉得人死得太容易了。难道说，王后比您聪明吗？王后不喜欢异教徒，她不会姑息这个人。您自己说吧，您这种方法是不是跟我的基督教徒取得和解的适当方法？皮隆的事情是他们不肯原谅我的，不过皮隆究竟不是您的教友。这个人可是呀。"

洛尼："正因为这样，他们想瞧瞧国王的力量，看出他仍然不减当年那瓦拉国王的英风锐气。陛下！单是宽容是无济于

事的，至少在我们这辈固执的胡根诺教徒身上。”

亨利：“您是这么说。但是拉罗歇尔城里的人是不是也和您一样，乐意我进入他们的要塞呢？我想到他们那儿去。我伸手拍老一辈人的肩头，向他们提起最初的辛苦和劳动，这是属于他们的，也是属于我的，直到今天，这要算我一生当中最好的东西了。”

大臣懂得最后的话句是命令，他热烈地拥护。他的思想服从命令以后，就直接飞到基督教代表就近召开的会议上去了。“你们瞧吧！我向你们宣布咱们主人的驾到，我作为大臣，不过是你们当中的一员，然而我有机会亲近国王，知道他的动静。无论共同的事业也好，以及为这种事业而斗争也好，国王一点儿也不否认，也一点儿没有放弃。”“他决不半途而废，”洛尼有声有色地说，好象他不是在军械库里，只有一个人听他说话，而是在夏特罗城出席教会会议。

亨利重说一遍：“他决不半途而废。”他用手指按着嘴唇。他进行的战争是善良的战争，应当比不幸的战争早些到来。咱们等待着，准备着，但是别说出来。

大臣事先作好安排，建议国王任命他本人作普瓦图的总督。开会的地方——夏特罗和大洋边的要塞——拉罗歇尔都在这个省区里。一六〇五年七月五日，他动身前去。总督不是一个人，随身带了一千五百名骑兵，因为他下了决心，将向本教的教友说出一些毫不容情的真话。教会会议隆重地欢迎他，当他是国王的代表。不过洛尼决不相信，他们会是叛乱分子。纵然他们性格上有缺点，会得捣乱，可是他们设防的地点太弱，而南特敕命只保证给他们这段时间。“你们放心把自己

的地方保持得更久一些吧，”大臣对他们说。“这是你们念念不忘的事情，国王却毫不在乎。然而他再也不想听你们诉苦了，他已经知道这一套，可是你们不知道他的计划。你们特别要服从他的意志，避免和别人磋商，不光是对外国的敌人，就是对王国内那些行动不符合国王意旨的城市和封建贵族，也别去勾搭。”洛尼一一指出名字，其中的一个是众人心目中的人，也不知不觉地算在里头了。他们明白，时间已经到了，要为他们从前的主人和伙伴作出决定。这时他们对国王的使臣——他们的教友向他们要求的一切，满口表示赞成。

大会开过以后，他们派遣他们当中最有声望的人去见国王，其中就有菲利普·摩尔内先生。正是他非但没有达到缓和国王的决心的目的，反而被洛尼痛加申斥。怎么说？摩尔内在他的索米尔城设防，足够容纳八千名兵士。多么无聊！那些工事没有大炮能抵什么用。让贵族们把队伍联合起来吧！这些人马横竖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国王的最可怕的敌人还没有露面呢，”洛尼说。他的言外之意是不是还指更多的人？看来不光是众人所知的一位部荣公爵的叛变促使他到这儿来。

他让他们去猜测。不过他们应当明白，一旦有只放毒的酒杯麻痹了国家和人民，那么，在一种无名危险发生的当儿，就指望着他们来解救。但是这时人们听出胡根诺联队的难忘的脚步声，毒杯不见了。很奇怪的是，这位不屈不挠的大臣，他们的教友，只是向他们提出要求，要他们放弃特权，放弃明显的自由，甚而放弃他们的安全——偏偏是他加强了他们对国王的信心。不管生活当中哪些工作和耽误，把国王和他们

隔离得多远，可是他那种不变的形象会再一次出现在他们中间。来吧，我们的亨利！拉罗歇尔要塞准你进去，要是你统率大军到来，我们就给军队大开城门，从城墙上打开三百尺宽的缺口。

在拉罗歇尔

九月，他果然来了，胡根诺教徒的区域发出一片热烈的欢呼，不过暗中也夹杂着一些眼泪。为了瞻仰他的风采，拉罗歇尔的居民爬到屋顶、城楼以及停泊在港湾里的船舶桅杆上去。教堂的钟声依然和从前一样欢迎他。当他还是个褐发青年，逃脱了老凯瑟琳的拘囚，来到这儿，也听到了这样的钟声。那时他为了谨慎起见，先否绝被迫接受的信仰，恢复原来的信仰，然后才同他的教友们见面。今天他们欢迎他，只好按照他原来的样儿，连同严肃的生活把他造成的一切在内，他的须发早就白了。“严酷的风霜把须发催白了，”他向最老的一辈伙伴们说，后来他们一块儿坐在大厅里，这儿设了十七桌筵席，每席有十六份餐。

年青的后辈目睹这位神话般的人物，吃惊得不得了。他端起酒杯，揩揩嘴巴，睁大眼睛。就是这对眼睛，曾经在依夫里鏖战中把敌人威慑得一动也不敢动，他空手挡住敌人的长矛，等到咱们这方面的人赶上前去。就是这对眼睛，阅遍王国里一切人的形象，打今天起，他也看到我的形象了。我受到垂青，也和那位绝代佳人一样受到了垂青。她是本教的人，他曾

子里也是，他们却把迷人的甘蓓莉给他毒死了。在他的眼睛里，还留着死者的影子咧。对于一切活跃在他眼里的人来说，他的眼睛还不够大，也还不够严肃。因为他那样忘我地斗争过，所以才让咱们这辈人活在世上。这是年青后辈的想法，不过他们也没有吃惊多久，一会儿他们就熟悉这非凡的表情了，他们不再局促，开始谈论他的日常事情，咕咕呱呱，又吵又笑。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年青人，跑上前去，靠近瞧瞧国王。不怕事的人居然吻他的手，而胆大的人还请他说一两句话。

亨利和他的老伙伴们彼此计算人数。他们的兴致很好，因为他们坐在一块儿，成为仅有的硕果了。然而他们还是常常谈到死者。仔细算来，死者的数目大大超过了这些须发上添加了霜雪的活人。本教当中最近才去世的，是德·拉·特雷莫瓦先生，他是个丑怪的人，回忆起来，还可以使人发笑。他是部荣公爵的朋友，国王讨厌他，他算是及时退出阵地，没有成为俘虏。他的姓名很快就被人忘记了。看来国王和他的基督教徒分别许久以后，不得不让一些死者安息。

阿格利巴·道宾芮特别有理由把话头岔开。他问："究竟咱们谈的死人是一无所知呢？或者只是形式上不在场？"他断言，他们会从他们逗留的地方发出消息，甚而无可否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又回来了。当他的弟弟阵亡的那天，阿格利巴同两位伙伴躺在干草堆上，大声祈祷。他念到那句："而别使我们去受试探，"就挨了三巴掌，声音十分响亮，两位伙伴都跳起来盯着他。"再祈祷一遍，"有位伙伴说。他重复一遍，念到那句话，又挨了弟弟三巴掌，后来阿格利巴不得不承认，他发现弟弟死在战场上了。

亨利说："阿格利巴，你是一位诗人。并不是每个人的心爱人儿死了，就觉得自己跟死者隔得很远，恍如天上人间。"这时亨利想到甘蓓莉，最后那天她还活着，亨利却在哭她，而没有三巴掌打醒他，让他赶去和她见面。

阿格利巴谈到神鬼的事情，总是站在全知全能方面："咱们千真万确用军礼把阿提斯上尉安葬了，可是他夜里又轻轻地爬到他的床上来；他浑身冰冷，后来又从窗口走开了。这事情应当让神学家来判断，"他结束谈话，由于别人的沉默而感到失望。

亨利默然，倒不是因为他感到可怕，相反，他觉得自己听见别人报告预兆和神奇事件，完全无动于衷，从前这对于他却是讽喻，或者比讽喻更多。他打量那位纯洁的老战士，对方一心想着永生，由于害怕死亡，而把最荒唐的事情当作真实。不过阿格利巴的良心在忠告他，所以每次提到的三巴掌都是接上说这句话的时候：而别使我们去受试探。

老战友并不感到惭愧，反而呵呵大笑起来，他说，神学家是现成的，菲利普·摩尔内就是适当的人。亨利果然征求这个人的意见；但是摩尔内完全把神鬼抛在一边，而念他写的一篇关于永恒极乐的论文，他念得那样专心致意，只有一位掌握神学的人才作得出来。可是亨利没有十分留心倾听，他沉思着，用手撑着头，周围的筵席上，乱哄哄地嚷成一片。

亨利打量自己是在哪儿：他是在从前的虔诚地方，是置身在尚未成熟的青年时代的伙伴当中，彼此都是推心置腹的朋友，他的头上没有悬着宝盖。"咱们表面上又恢复了当年的情况，然而由于实际的距离，毕竟今非昔比——现在既没有那种

敢说敢作的勇气，也没有那些弱点了。咱们非衰老不可，钢刀才不会显得可怕。今天在这儿才证实咱们摆脱了关心生存的恐惧。至于说到永恒极乐，它的意义再也叫咱们弄不清楚了。无论是失去关心生存的恐惧也好，或者失去永恒的希望也好，两者都是可悲的。一个人的事情越是作得多，就会变得忧戚而沉静，何况所作的事业又是有缺陷的。

他侧着脸，通过窗口，望见港湾里的一座堤，他在慈母珍妮活着的时候，以一个十五岁的男孩跨到堤上去。当时夜色迷茫，海水也和现在一样，不住地澎湃汹涌，喷雪飞花，有时骇浪惊涛，简直是浮天卷地，那种震耳欲聋的声音，来自一个他不认识的遥远地方，然而他迎着风头，辨别出另外一个世界：这是自由的世界，没有仇恨，没有强迫，也没有邪恶。后来国王的航海者和殖民者果然乘船前去，不幸船只沉没，那些人流落在荒岛上苟延残喘。脱险归来的人并没有泄气，他们要求组织新的舰队，现在他们才贯彻了他们的权利和使命，再也不怕触礁搁浅了。

“别害怕，正如咱们亲身体验到的一样，这就是转向。转向不知不觉地开始了。究竟打什么时候算起呢？咱们已经忘记了。咱们只知道这点：要叫咱们葬身在内的斗争，决不是最后一次，在咱们身后还要继续斗争，仿佛咱们身临其境一般。我相信，我准备的战争是必要的，倘使我事先阵亡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的事业始终是未完成的。这就是在服务当中的转向。”

当他在这样沉思默想的时候，别人被他的外貌感动了，不过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他们没有说出口，只是用缄默的目

光互相示意：这就是咱们的那瓦拉国王，他等到头发全白了，又才回到咱们这儿来。阿格利巴·道宾芮是第一个珠泪盈眶的人。摩尔内中断自己关于永恒的讲话，阿格利巴把身子凑上前去："陛下，我只要一见着您的面容，就不免象从前那样说出冒失的话来：请您从马甲上解开三个钮扣，恕我无罪，告诉我，究竟什么东西使得您讨厌我。"

亨利变了脸色，他们分明看出，他的感情要脱口而出地表达出来了。"你们不是叛变了我吗？"他问，"皮隆出事以后，还不肯罢手，你们又和部荣勾结起来。我看到你写给他的朋友德·拉·特雷莫瓦的信，那人的声音叫得和青蛙一样可笑。他已经死了，让他到永恒的世界中去继续怪叫和叛变吧。"

阿格利巴回答："死者比您可软弱多了。陛下，我从前就向您学会了这点，跟遭受迫害和穷愁潦倒的人一起忍耐。"

亨利拥抱无辜的老战士，说："本教的人就是对于他们的叛徒来说，也是有德行的。"

这次国王和他的基督教徒把一切都谈清楚了；临别时他们互相握手。

只有坐在桌边的摩尔内，除了那篇关于永恒极乐的论文而外，找不到别的话说；可是那篇文章使亨利心里难过。现在他和杜勃勒西·摩尔内先生单独留在大厅里，苍茫的暮色降临，大厅里的人都陆续走了。一些走在最后的人，到了门口还回头望了一望。显然国王有极重要的事情要商讨，因为他跟他的老顾问一起选择一扇窗口的凹处。摩尔内本是一切基督教徒当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人们称他是新教徒的教皇。这时两百个同席人当中走在最后的人，放轻脚步，又轻轻地把门关

上。

亨利挽着菲利普的手到窗口边去，他跨前一步，掉回头来打量老朋友的面容：这张面孔在特别开阔的额头下，显得太小了一点。“目光中充满着理性；尽管过去发生过桑伐尔一类的意外打击，他仍然支持下去了。顾盼之间富有经验，然而带着一些暮气。从眼前这个人身上，期待不到什么大胆的事情了。在咱们都还年青的时候，我的那瓦拉王国还飘摇不定，但有了他这么一个机智百出的外交家，他为了追求真理，非常坚强，常常用雄辩驳倒一切说谎的人。过去的时间，你们竟自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正是那个时候，咱们最害怕的是刺客的刀，这说明初出茅庐的人，非常热衷于自己的事业，但是要耽误不少的东西。”

“菲利普，咱们达到足够的成就了吗？”

“陛下，就您的职责和任务来说是够了。您早就该明白，咱们的主对好些其他的东西，既不要求，也不准许啊。”

“您知道不知道，杜勃勒西先生，世界上在准备着一场大战？”

“我已经被您的枢密会议排斥出来了。我经过种种考验，明白上帝的意旨。新的伤口在刺痛我，而最后的创伤又快要到来了。”

这个汉子在黑暗中低声说些什么？他的头垂下去，宽阔的额头把面部遮住了。后来摩尔内又抬起头来，明明白白地说：“在您有生之年，请您维持着世界上的和平吧。陛下，等到您的呼吸一停，您那崇高的责任就解除了，它又回到上帝那儿去。”

“这就是你要说的一切吗？”亨利问。“你的不朽就是这样吗？菲利普，还有你的永恒的极乐呢？”

对方没有回答，只是发出一声叹息，亨利差点把头掉开。可是他仍然说道：

“您的神学知识无比地丰富了。您提到上帝，可惜说得太深奥了，好象他不能象从前那样占据您的心。今天咱们在尘世上又碰到一次，但是您除了想到永恒的辩证法而外，没有想到别的东西。”

“我的儿子在冲锋当中阵亡了，”摩尔内简单明了地说。亨利拉他过去。“可怜的人！”

他们的手很久互相挽着，彼此的眼里都没有泪。后来摩尔内才写一篇名叫《眼泪》的文章，实际上他没有哭，亨利也只有在较弱的动机下才哭，在重要关头，他都武装起来了。

“他是您唯一的儿子啊，”亨利加强语气说，这意味着：您的信仰又有什么用呢？

摩尔内仍然质朴地说：“我现在没有儿子，因而也没有妻子了。”

亨利问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摩尔内夫人已经得到了关于儿子的噩耗。

“她什么也不知道，”垂头丧气的人说。“今天信差才到我这儿来，我还得亲自把消息告诉她，这个消息会断送她的性命。这么一来，我就离开两个支持我的人了——难道我们还能再见吗？”

“您自己心里有数呀。”

“我心里无数，”这是提高声音说的，立刻又冷静了：“夏绿

蒂不光是离开我，她会如愿以偿。我非常害怕，爱情完了，而一切东西，特别是极乐的诺言，也随着爱情一起完了。”

“朋友，咱们没有什么可怕的，”亨利说。“我打今天起明白了这点，所以我祝福我来到拉罗歇尔的旅行。最后会有一种声音说：咱们是不死的——简单说来就是：咱们尽了应尽的责任。”

摩尔内把这当着国王最后的话，心里感到某种恐惧。他鞠了一躬，就走开了。国王在临别时吩咐道：

“要是您的预言应验了，我就想知道，而且想接到您详细的记录：摩尔内夫人是怎么死的。”

感　谢

国王这次逗留，在归途中才收到了实在的好处。拉罗歇尔的驻军护送他到下一站基督教徒的设防地点；那儿的驻军又接着护送下去。各派宗教的贵族，都争先恐后地从全国各地赶来见他；在某些地段上，由于老百姓的拥挤，他的车只好一步一步地前进。老百姓混杂在队伍当中，他们声称要一直护送他到京城去。他独个儿体会出他们的意思。他们自己既不明白这种意义，也不知道如何表达。

亨利刚回到巴黎，就从伦敦飞快地传来有人企图谋刺英王詹姆士的消息。炸药埋藏在韦斯敏斯德王宫下面，幸而被人及时发现了。要不的话，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会给炸成飞灰，包括：国王、王子和世卿及整个议会；英国王室不会再剩下什

么东西了。直到现在为止，这要算是本世纪中最残暴的行为。不过大伙儿都知道，谁在用他的学说使我们的时代动荡不安。谁在挖掘我们脚下的泥土，谁在制造把我们大伙儿炸成齑粉的凶器，而且把这些东西运进自由的基督教国家里来。自由人民的忍耐，给他们的敌人造成了顺利工作的条件，更不用说，这些人到处都有帮凶，而各国的政府又动摇不定。

不用多事推敲，就可以断定，这是耶稣会干的，而他们的后台是西班牙。西班牙虽然已经被打垮了，然而还不够，它老是不肯甘心。它鄙视理智与节制，一味追求阴谋诡计和犯罪行为。这个古老的国家派遣出新的战斗队伍，这就是宗教兵士，其实这些人既无宗教精神，也无军人道德，只晓得搞暗杀勾当。耶稣会会员玛莉安娜，教导人有杀害国王的权利。她在英国的徒众，努力贯彻她的学说。她的书籍出现得不多，不过在暗杀事件发生以前，总是有书出现。国王亨利误听人言，不顾法律学者的反对，召回耶稣会的长老，而且给他们辩护，说他们的心肠是纯洁的。

总之，在这个国家里，那些所谓孩子们的朋友，尽量表现出对于小一辈的爱护，而别地方的炸药引起吃惊以后已经清除了。小鸟儿，小花儿，那不是我们干的，而是英国的清教徒议会自己坐在火药桶上开会。不过这得假定，法兰西国王也象詹姆士一样不监视你们才行。倘使他不是直接旅行回来，他会同他的基督教徒们继续破裂下去，这次旅行实际上是视察他的军队，军队已经准备就绪了。继韦斯敏斯德事件以后，这儿也可能重演一次。不过炮兵都督的大炮在王国的首都游行示威。

这时亨利在等候洛尼，他们两人都得到了“炸药事件”的消息。按照好仆人平常的脾气，过不了一会儿，他就会跨进门来，提醒他的主人：谁劝他到拉罗歇尔去，暗害国王的凶手联盟没有得逞，他应当感谢谁。这天过去了，洛尼没有来。亨利暗中派人到军械库去找他。大臣和平常一样在工作，亨利心想：“他要我移尊就教，要不，就要我任命他作公爵和世卿。准时结算，这是他的作风。不过有许多人救过我的命，连上尉也没有当上。我也从枪林弹雨中救出过一些人，而不要求任何酬劳。”亨利大约明白他在这点上说错了，或者说得太少了。“洛尼证明自己具有无比敏锐的感觉，或者也可以说，他是个高瞻远瞩的人吧。要是没有我的基督教徒，今天我的王国就不会存在了。洛尼本身就是最顽强的异教徒，这使他忽然想到洛尼劝自己旅行，所以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说来说去，洛尼决不是个浮躁的人；他是个运筹帷幄、精打细算的人。”

在这点上，亨利承认，他的洛尼看待自己有些不同了。这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呢？咱们自己也把长期以来的变化忘了。洛尼是不受贿赂的，然而他热衷于自己应得的酬劳；在这两方面，他都始终不变。他仍然爱训诫人，嫉妒人，而且做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儿，这常常带有微小而不重要的特征。“一个人怎样以微小的特征而变得重要呢？幸福与勋业，两者又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呢？洛尼先生，要是您探出底蕴，我就给您十万泰勒。我打赌，马克西米良·白求恩，您对这件事情也和我一样弄不明白，或者您宁愿听我说吗，苏利公爵？越是到了咱们内心平静的时期，而姓名就越是响亮。”

当他们获悉“爆炸案”的当儿，亨利想到第二次暗杀事件，

因为现在他和英王成了难兄难弟，不得不共同坚持。他内心坦然，英王詹姆士的命运并没有吓倒他，而他心里也没有留下一点儿恐怖的影子。提心吊胆的是玛莉·麦第奇。她冲进丈夫的会议室来，不分清红皂白，一迭连声地抱怨和责备，甚至于连法语都不会说了。“我早就警告过您。现在您该后悔派遣您的洛尼到英国去订立同盟了。”

“可惜同盟没有成立，”亨利回答。“但是同拉罗歇尔的异教徒有了勾结！”玛莉用刺耳的声音说。“异教徒就是您的不幸，您偏要陷入不幸中去。我早就知道了，”她泄露出自己的秘密。幸好这时她忽然感到虚弱，把话中止了。不然的话，还不知道她会坦白出多少来呢。等到她恢复过来，神智清醒以后，脸上有种不容否认的表情：良心有愧。她费了不少气力，勉强抑制住自己；她有气没力地说：“陛下！您要常常记着上天的惩罚。虔诚的长老们衷心希望您不受到那种惩罚。”

“这点我当然知道，”亨利这样说，好安妇人的心。实际上他也认为，那些装满炸药的地窖，不能归功于上天的训育导师。

国王想去睡觉了，今夜是在他的御榻上，大殿里挤满了宫廷侍臣，他们在伺候御驾。凡是有体面的人，都要出头露面，国王显然是受到幸运的保护。正是这个时候，炮兵都督来了。他比那些鞠躬的大众高出许多，亨利立即发现他，把所有其他的人打发走了。随后亨利打开镀金的栅栏，牵着都督的手，带他到会议室里去。“如果我没有弄错，咱们有事务要办理。”

洛尼把整天所写的文字都装在一只皮夹里；这包括各式各样的东西，不过直接间接都与“爆炸案”有关。国王派驻欧

洲各国以及土耳其皇帝、罗马教皇那儿的使节，都随时接到训令，应当本着什么意思谈“爆炸案”。各地的训令彼此是有出入的，但是总的目的不外乎使所有的宫廷注意到一个唯一的危险，特别是火药的气味，既使还算不得是地狱的火焰和魔鬼的马脚。

不过在基督教的王国、共和国和自由城市里，国王的使臣就要把话说得毫不含糊，也毫无遗漏。皇帝和西班牙国王，布鲁塞尔的大公爵，佛罗伦萨的大公爵，以及陷入泥脚的世界帝国的其他金融势力，他们都在一块儿制造战争。他们明目张胆地宣称，他们的目的就是消灭信仰自由，他们再也不愿有自由思想和自由国家了。试图对英国国王的袭击，就是一个证明。现在每人每天都得在早晨诵读的《圣经》里，记下自己也会遇到同样的事情。每人都得按照洛尼对基督教绅士们的劝告，注意《圣经》中的某些章节。

他说：基督教世界只有一个唯一的国王，他手里挥着宝剑，不光是为了本身的利益，也不光是为了尘世的利益。各国人民都望着他，他们已经一半陷在战争当中了，但是战争还要扩大到整个西方，而且要经过漫长的不幸岁月。咱们已经受到警告，咱们也学乖了。把咱们从灾难中解脱出来吧！国王的使臣要应用一切语言，宗教的与军事的，而且要通过无伤于外交辞令的通俗方式表达出来。亨利把其余的文件放在一旁，读了两遍写给英王詹姆士的信稿。

“都督，您在威胁他。用这种语气表示我对他得救的祝贺，未免显得有点古怪。”

“陛下！失掉现在这个机会，您就永远得不到同盟了。”

"为了得到同盟，他就得按照您的意思，处决他那些耶稣会会员。我却不想提出这点，因为他不会那样作，而他的软弱使他很难原谅我。"

洛尼正要表示异议，又忽然更好地转念一想，就简单地说：

"您说得对。只有国王才了解国王。我算是什么人呢。"

亨利端详他。"这是一个接近谦卑的洛尼。真有点出乎意外，尤其是现在。"

"您在某些事情上，证明自己比任何国王都有先见之明，"亨利逐字逐句地说。"脱离危险的不光是詹姆士和他的王位。"

大臣挺直着背，他再一次象近来的表现那样，成为总礼拜堂门口的石像。然而这时他的脸红了，亨利瞧见这种光景，不免惊讶。这个人每次变脸色，都是由于愤怒才有这么突然。这回他的血液是在皮肤下流动，皮肤细嫩而又透明，显出晚霞一般的色彩。的确，洛尼觉得惭愧，因为他保护了国王，而羞于接受感谢。他们两人到这种程度是同心合意的。感谢成为多余的了。

"咱们要感谢主的慈悲，"亨利说。"各人在自己的房间里作吧，"他又说。"今天时间很长，您写了许多东西，一定累了，我也可以躺在床上休息，您来看我，就省得我上朝了。"

说到这儿，他陪同他的朋友走到门槛边。

你 别 害 怕

对于叛乱分子来说，目前的时间是不利的。这个非常政

权自从成立以来，第一次不光是在重大节日被人盲目崇拜了。经常有多数人聚集在一起，追随着卓越的国王。他们不是坐待事件发展，而是抢在前头。凡是他出现的地方，就有人高呼：到国境线上去！亨利却一字也没有提起过。

他在今年和以后的几年当中，有了一些使他忧戚的理由，不过随着新的成绩一起，也出现了幸福。幸福附在他的耳边说：你一直是奉国家和人民的意旨办事，不然的话，他们现在就不会高呼：到国境线上去，保卫你创立的这个国家了。你为他们缔造了国家，然而谁又创造了你自己呢？除了上帝而外，就是你的人民啊。幸福悄悄地把这点告诉他。

亨利绝口不提战争。群情愤激，痛恨刺客，要膺惩叛变，这些都给他证明：王国在开始了解，他是唯一的反对战争的力量，站在反抗一切人民敌人的最前列。但是同时也别忘记，王国本身的繁荣，也引起了好些人的憎恨。你们要明白，对于压迫者来说，特别危险的是咱们的忍耐，是咱们对良心和生命的尊重。这点始终是不够完美的；咱们的人道对于一些势力来说，是巨大的障碍，他们要效法咱们，就不免受到惩罚，而且他们也没有发现人的价值。前进吧，立刻前进，由于胆大妄为的暗杀行为，第一次使绝大多数人恍然大悟；不过亨利还不愿意现在发动。在他看来，欧洲有更多的民族，他们将要同咱们一起，争取幸福或者保卫幸福，只要咱们对待他们抱着坚定不移的职责就行了。因此要在别国人民当中去募兵，当时法国国王已经开始这么作了，一直连续了四年，在第四年达到了极限，以后就没有再举行了。

洛尼的做法直截了当得多；整个时间他都在设想，大概明

天就要出兵了。这时他取得国王的同意，更加放手制造舆论。外国观察家把那号召欧洲起来拥护法兰西国王的正义事业的传单，拿来与贴在巴黎城墙上的布告比较，就看出两者是同一个来源。布告与传单都被官方否认，等到一切人谈了以后，警察就把它们清除开了。英王詹姆士的事件，的确把没有燃尽的火药向这儿倾倒。现在是要把现存政权的敌人，也就是一小撮有限的人，从煽动者的手里挣脱开。他们听到洛尼先生给他们应该得到的教训，当然不好硬说这是洛尼作的，只说是一种揣测。

戈登神甫在忏悔的时候哭了，他要国王向他坦白，究竟采取了哪些反对教会的手段。亨利说，什么也没有。神圣的长老可以证明他多么恭顺和服从。耶稣会是国王自己批准回国的，他引证伊纳秋斯神甫在他发寒热的当儿说过的话。那个站在床前的人说：一个国王该不该死，不是他们的教团决定的，也不是教父和上司决定的——站在床前的人声明：这是人类的多数，也就是他们的良心决定的。

怎么办呢？自从暗杀英王詹姆士的事件发生以后，多数人的良心又成了什么光景呢？良心在怎样决定呢？一些无名人，混迹在志同道合的群众当中，给耶稣会会员和他们的世俗同盟者印发控诉文字。这么一来，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呼声。"一目了然，"亨利说。"我不同意。在我看来，宗教狂热分子虽然常常有可能钻进纪律森严的教团里去，但是长老们的心肠始终是纯洁的。伊纳秋斯神甫就是这种意思，所以英国发生的事件使他惊讶不置。至于说到我本人，我得忏悔，昨天夜里我同一个女人睡了觉，她不是我的妻子。"

国王从哭哭啼啼的戈登口里，得到了上帝的宽恕。这时出现了不同的印刷品，想把国王拥有的多数变为少数。这些东西也赶黑夜贴在住户的墙壁上；它们虽然肆无忌惮地向洛尼先生挑战，而且公开侮辱国王，但是警察仍然让它们贴在那儿。在同一所教堂的墙壁上，传单与传单打擂台，有一张据说是国王的大臣指使人贴的，另一张又是相反的来源。到了中午的时候，街警才把第一张撕走了。一些攻击国王帷薄不修的文字，人们照旧可以看到。

敌对党派不敢公开谴责他有作战意图，这样作未免太迟了。每逢他骑马从群众当中走过，就听见人们高呼：到国境线上去！后来他宁肯一个人穿着破旧的衣服，人不知鬼不觉地出外蹓跶。这时他就听见一些话，这不是故意说给他听的，然而他听到以后是有益的。开始，那些人说，咱们有一位伟大的国王。接着就发表他们的见解以及他们读到的东西，两者互相补充。但是后来他们又谈到敌对党派的宣传品，每个人，连亨利在内，都承认那些文字或多或少说得不错。据说，他是一个被骗的可怜虫。他自己家里有个哈普斯堡的女人，她讨厌咱们大伙儿，尤其讨厌他。他的鲁佛宫里住满了她的情人，他们尽是叛乱分子，他的宠姬也叛变他，更不用说，她给他戴的绿头巾有多少顶了。王后的奶妹妹是一个骑扫帚柄出行的道地女巫。他周围的人都在搞阴谋活动。

多数人接口说道，这就更糟了。咱们必须团结起来，甚而要同基督教徒团结起来。咱们确实不喜欢那些基督教徒，他们执拗、无情，而且狂妄自大，侮辱咱们所有的人。不过这一回他需要他们，咱们只好容忍那些可恶的异教徒，不惜冒牺牲

咱们本身的永恒幸福的危险。这儿关系着王国。王国是咱们的国王亨利缔造的。不能让他作一个可怜虫。现在对于叛乱分子来说是恶劣的时间。亨利派遣他的炮兵都督去挞伐部荣，没有一个人赞助部荣，至少他本教的教友不赞助他。王后同维勒鲁瓦及其他倾向西班牙的人士，商量保全部荣。后来部荣倒是没有象皮隆一样受到处决，环境允许姑息他，只是在他的城市色当任命了一位胡根诺教的都督。

不过少数人并不因此善罢甘休。他们在国内有最富裕的人物撑腰，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中还感到自己是多数。他们再一次象天主教同盟时代那样嚣张狂妄起来：从教坛上发表煽动演说，首都的大街上流着人们的血；一个基督教徒躺在那儿被人击毙了，他本来大可以作点更好的事情，而不走死亡的道路。吉士家族的妇女出现了，他们组织赎罪女子游行，大伙儿都光着脚板，头上顶着荆棘，按照千篇一律的老方式。不过人们哭了，被牺牲的妇女总不免惹人流泪。有人要求报复。"究竟这个祸害还要在咱们当中活多久？"祸害是影射国王。问题是：究竟还有多久？

你别害怕！国王下令把一座基督教的教堂移到巴黎附近二公里的地方，打破从前规定的四公里。他听见愤怒的埋怨就笑道："你们就这样设想吧，打今天起，到那儿去是四公里，不就完啦。"他强使人们承认加倍的距离，还利用了一座绞架，绞架竖立在通向教堂去的路上。有些人看出：这个胡根诺教徒从前用饥饿困逼巴黎，在郊区抢劫烧杀，最后以国王的身份暴露出面目。然而他得到多数人的拥护，王国前进了，人民也跟着他一起前进了。他的多数甚而还不断从少数当中得到

补充，这当然是按照严格的标准实现的。只有认真容忍，才可以使那些不知悛改的人心悦诚服。不过他们当中剩下的残余，就完全陷入嗜杀的狂热中去了。在这段期间，国王有好几次在钢刀下幸免于难。

当时王后是个不幸的人儿，她不了解本身的矛盾：她希望他死，然而又为他的生命担忧。她为了反对自己的孩子和私生子一起受教育，跟她的丈夫大吵大闹。除此而外，她想到西班牙党派的一切怨言，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同英国订立同盟。亨利达到了这点，英法两国继续保证荷兰的自由。洛尼从色当回来以后，赶去觐见国王，正碰到玛莉举起手来反对国王。他拦住她的手，说："王后，这是关系人头的事情。"

这句话使她永远也忘不了他。尽管他当心他的主上，不让他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后来国王被人暗杀了，人们把尸体抬到鲁佛宫去，放在会议室里——那时洛尼为什么没有事先警觉呢，话又说回来，难道我们是不朽的吗？今天他拦截住玛莉的手，说：这关系着人头。于是亨利安慰那个仓皇失措的妇人。

"王后，"他说。"这个人使我的敌人闻风丧胆。他对于您和我是最可靠的朋友。我任命他为苏利公爵。"

这就是新的任命。玛莉最不肯原谅的是亨利宣布任命的动机。

在她下次的盛大招待会上，她不等苏利公爵开口，就掉过头去，连正眼也不瞧他。然而王后自己却站起来，甚而向前走了几步，欢迎一位外宾。那人看来毫不起眼，然而她认出他是耶稣教团将军的秘密代理人。这时苏利也对那个人暗中注意。

那个毫不起眼的人，用严厉的语气低声说话，玛莉受到责备，但愿没有人听到。“这多么违反严格的纪律，您居然招呼我，仿佛我相当重要，引起基督教徒的怀疑。您还是立即服从我转达的命令吧。您应当叫人给国王铸铜像。铜像作为一种炫耀虚荣的象征，要树立在万众瞩目的地方，让老百姓瞻仰，增加对他的爱戴。这个活人的立像证明：我们虔诚的女儿早就在留心国王身后的荣誉，而且公开希望他成为不朽的人物。”

这些话句以及言外之意，对于玛莉来说是太深奥了；她要过了好些年，等到自己成熟以后，才明白过来。这时她听从吩咐，耶稣教团的将军赠给她一张中国写字台，作为恩惠的表示。过了一些时间，纪念像作好了，要树立起来，地方决定在国王自己建筑的新桥上。当他在桥头瞧见工作进行的时候，别人始终没有把这个意外的秘密消息告诉他，但是后来他还是看出来了，立即下令停止。玛莉用尽哭泣、生气、装病等种种方法，后来竟自不肯接见外国代表团，而这时在国王的计划当中，外国代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来得多。他只得让步。但是他提出条件：别举行庆祝，也别镌刻铭文。纪念碑表现一位古罗马的统帅，看来倒也相似。只可惜面孔太象他自己了。

有两个星期，铜像矗立在高高的底座上，没有姓名，老百姓不停地蜂拥前去瞻仰。任何车马都无法迫使人流让道，空气中充满了闹嚷和杂乱的声音。人们要求把铭文镌刻上去；倘使让他们任意去作，一部分人用颂扬备至的文字，另一部分人就会倾吐他们的全部憎恨。王家的警卫阻止了两者，尤其

是在夜晚。国王左右的人分布在群众当中，他们发誓说，那不是国王的像。你仔细瞧，难道说，那是国王的鼻子吗？咱们真正的国王亨利的鼻子是弯到嘴上，而嘴巴又是歪的。咱们的国王没有这么漂亮。

就让他象这个样儿吧！心怀恶意的人回答。有这种风姿的人，必然是英雄！他大约不会是绿头巾和好色的老鬼。他大约不会迫害咱们的信仰，也不害怕战争。意见不同的人本来应当承认：不是国王，而是他们自己常常在号召战争。可是他们忘了这么说，因为在公开争论时，很难说出真话，更不用提真话招来的危险了。他们宁肯拿耶稣会会员来给群众开玩笑。据说，那些长老们擅长种种富有才艺的说教，又文雅，又风趣，完全适合宫廷的胃口，普通人是听不懂的。

有个疯人夹杂在群众当中，这恰恰是纪念碑建立以后两周的时间。疯人象一条狗，向着铜像骑的马狂吠。起先，他根据需要，轮流痛骂耶稣会会员和国王，现在他挨近底座汪汪地叫；人们把疯人向前推，让他供人玩笑。瑞士卫兵认为这种兽性示威还算是最讲道理的，他们没有干涉他。疯人趁人不注意爬上底座，站在上面，开始抱紧铜像的脚，然后伸直身体，使自己和这顶盔贯甲的人显得一样高大。他大声说，他也是一个胡根诺教徒，现在他要向首都发泄上帝的愤怒。

他表演得相当不坏。两眼射出憎恶的光芒，重浊的声音呱呱直叫，大伙儿毫不费力就看出这是个讲台上的乌鸦。疯人的黑大衣不住飘动，更加强了这种印象。他的手爪朝着远方抓去，别人却什么也没有瞧见；只有这个癫狂病人的燃烧般的目光发现了一个人。疯人朝着蜂拥杂沓的群众后面某个地

方，百般咒骂国王、国王的朋友、敌人以及整个统治集团。这个魔鬼是以异教徒的姿态在说教。卫兵是瑞士人，话中的意思使他们茫然不解。他不等他们去把他拖下来，早就跳到拥挤的群众当中去了，在人们的大腿中间边爬边叫。

到了人众稀少的地方，他站起来。有个人打算走开，给他抓着大衣。他自己的大衣敞开，所以后面的人看不见他怎样抽出一把刀，用刀威胁国王，大约有一分钟的时间。但是国王使劲盯着疯人的眼睛，使得那个懦弱的人把眼睛紧紧闭着。这么一来，夺去他手中的刀就毫不费事了。

国王招手，他的坐骑给他带过来了。这时吓得面目失色的是巴宋庇尔先生，不是国王。他从马鞍上发觉两个卡普栖教团的女尼，她们在游行当中巧妙地扮演受迫害的人。巴宋庇尔愉快地向她们转达国王的恳求，希望她们请忏悔师从疯人身上驱走魔鬼。

好些抓着凶手的人，七嘴八舌地互相争论：交给医生——如果他是装疯，就送上绞架！他们要求严办凶手，大伙儿传观刺客的刀，向国王大声欢呼。国王并不隐瞒有人对自己行刺。他从马上大声说：

"好朋友们，你们已经学会了许多东西。现在你们知道，有些胆小鬼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特别要驳斥这个魔鬼，他当着你们众人的耳朵撒谎：比如：捏造我怎样反对你们的信仰的恶行，污蔑我好战，以及诽谤我是个绿头巾。"

他说到这儿，引起群众当中一片哄笑声；只有那个面孔象国王的铜像严肃地站在那儿。国王本人骑着马走了。群众从后面大声说："魔鬼会招认出来，你放心吧。要不的话，我们有

方法收拾他。”

国王快马加鞭，已经离开群众，跑到河岸边去了。他鼓励自己：你别害怕！

报　告

现在摩尔内夫人知道她唯一的儿子死了，摩尔内先生张开双臂，准备接着一位失去知觉的人。事出意外，摩尔内夫人没有站不住脚。她说：“我的朋友，我已经准备好了。咱们的儿子不枉受过军事训练。您作得对，不仅规定九岁的孩子就说拉丁语和希腊语，而且还要他锻炼身体，使他可以感化这个时代，而不是被时代带坏了。”

她说话的声音是单调的，不过表示出坚定的意志。她越过摩尔内先生的头上望去，他的风采仿佛减弱了。他费了莫大气力才挣出几句话：“他本是为幸福世纪而生的。可是现在呢？幸福的世纪到哪儿去了？咱们为此而生的儿子又到哪儿去了？”

她不许他提出怯弱的问题，只是说，象他们俩这样的父母必须衷心感恩才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已把尘世道路走完和结束，而转到上帝的光荣那儿去了。“咱们的菲利浦活了二十七岁。”她说到这儿再也说不下去了。摩尔内先生引她到桌子旁边去，夫妇俩许多晚上都对坐在这儿，在谈话当中，每人都津津有味地提到自己的儿子——菲利浦·摩尔内·德博福。他十三岁的时候，就跟父亲一起参加对罗什福尔的包围，这第一

次给了他必要的印象，让他决定今后的职业。到了十五岁，奥兰尼公主召他去为她服务；荷兰在科学和军事方面，给了新教的青年如愿以偿的机会。后来他出外旅行。国王表示，打算把他叫到身边去。摩尔内先生认为太早了，孩子还学不会宫廷的风俗。

他本人在年青的时候，就是通过旅行受到教育，开始是被放逐的人，后来作了外交官。流亡把妻儿赠给了他。流亡也使得他把自己精强力壮的二十五年用来为国王服务。他要让他的儿子认识欧洲，增广见闻，但是不能尝到那种无国无家的凄凉孤寂的滋味。儿子也和从前父亲一样到英国去，不过不是身上一文莫名、受尽屈辱的人了，也不是熟悉不义的神秘人物了。晚上坐在桌边的父母，多么高兴年青的德博福在伦敦最上流的社会中享有声誉，是一个知识丰富、体格健壮的贵族青年。父亲派他去参观法兰克福的博览会，学习经济事务；又让他到萨克森和波希米亚去观光，在鼎鼎大名的帕多瓦①大学听讲；但是他把儿子从威尼斯叫回尼德兰，为了人民的权利和信仰自由去参战。

对于这个初出茅庐的人来说，那时不是战争，而是他父亲的神学争论牺牲了他的锦绣前程。父亲因为这种争论失去了国王的恩宠，儿子也连带受到影响，他的发展道路中断了。环境也不再听从幸运的支配。国王准许德博福召募一个联队来挞伐萨瓦，那时敌对双方签订了和约。又过了三年，老摩尔内继续含辛茹苦，儿子却忍耐不下了。国王说："他已经不年青

① 帕多瓦是意大利北部城名。

了，可以当作四十岁的人看待。他本身的年龄二十岁，他父亲的学问又使他增加了二十岁。"菲利浦厌烦了那种无事可作的生活，重回到荷兰去当志愿兵。最后他就在那儿阵亡了。

"今年他刚满二十七岁，"摩尔内夫人向坐在对面的丈夫说。"不过不能说是太早，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人生总是够长的，不管二十七岁也好，或者再增加三十岁也好。"

这么一来，她说出了自己的年龄，摩尔内看得分明，她再也不象开头那样充满着感恩的心情了。他忠告她。"最爱的人，最好的人，你要明白，今天上帝在考验咱们，看咱们是不是相信他和服从他。他作了的事情，咱们必须沉默。"

接着摩尔内夫人果然就沉默了，在她还没有病倒在床上的一个月当中，矢口不提身受的考验。她表面上保持着一种适度的、有礼貌的悲哀。但是她内心的真情无处发泄，于是就转化为肉体的痛苦，而且这一回再也治疗不好了。摩尔内夫人从年青的时候起就有这种病，特别是她由于时俗的弱点，与宗教长老惹起一些纷争以后，就不免发病。心跳与其他忧郁症的病征，渐渐地显得跟政治事务和人事应付分不开了。一个有地位的人很难推卸责任，何况摩尔内夫人是个既有威望、又有才干的人。她常常在丈夫出外旅行的当儿，运用自己的威望和才能，丈夫总以为自己回来时会见着一位身罹重病的人。摩尔内先生虽然虔诚地相信上帝，却也同时相信医药的效能。他的足迹遍及王国各地，知道每个住在偏僻地方的有经验的药剂师。他研究巴拉塞尔士① 的著作，凡是这位名医

① 巴拉塞尔士(1493—1541)，德国医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

对于这类病情所特别重视的东西，例如：矾石、珊瑚油以及珍珠粉等，他都从半路上寄给病人。

药品从前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对儿子的死亡，连国王的亲笔信也不能使她得到仅仅一小时的安慰。至于别人的关怀和同情，虽然不断向这对父母表示，就更加无济于事了。其中最重要的有莫利兹王子、维勒鲁瓦、罗昂、部荣先生、德·拉·特雷莫瓦夫人以及双桥公爵夫人等。最糟糕的是，母亲要儿子学父亲的榜样，这份备忘录竟无人领受了。不幸的人儿还徒劳无益地想亲笔添上一句话，摩尔内先生打岔了她。“我作不到了，”她说。“痛楚打消了我的勇气。但是在一个没有肉体痛苦纠缠我们的地方，我要再见着他，我要很快地再见着他。”这句话泄露出她的心意。她要死去，和儿子在一起。她开始那种适度的悲哀，早就隐藏着这种念头了。

她说出这些话以后，就倒在床上不再起来了。她的丈夫心里明白，她擅自否认无人代庖的生存义务。他不敢提醒她；眼看一个打算撒手尘寰而且已经忘掉我们的人，不免令人悸慄。她那朴素的毛织床帐拉得紧紧的，只留一条伸出手来的缝口，手苍白而带灰色，仿佛是陈夜的残雪，青色脉管一条条暴凸出来。人们虽然听不见受苦者的呻吟，从手上却可以看出一切肉体和灵魂上的痛苦。摩尔内好比一团陌生的影子，蜷缩在空白墙壁旁边；他们当中的十字架和他的衣服一样黑。摩尔内夫人素来只愿意自己的房间象寺院中的样儿，周围尽是石灰粉刷的墙。以她那种身份和生活来说，她见识过不少堂皇富丽的屋子。然而在她内心深处所理想的屋子，就是这样不加修饰，放射出质朴的光彩。

有一次她叫丈夫过去，迫切地问他：究竟大夫们是怎么决定的。真的她只能想到上帝了吗？他十分心疼地承认：她是在危险当中。不过上帝是全能的，我们要为你的生命祈祷。她听他说到这儿，就认为自己的死亡是不可免的了。她显然表示高兴，立即有了力量来完成她最后的义务。她吩咐左右的人，怎样通知家属，每个仆人承袭什么东西。她请布歇罗牧师进去，亲自指定《圣经》上的章节，要他念给她听，特别是赞美诗，但是很少听完，因为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她不得不鼓励所有环跪在床周围的家人。她要大伙儿明白，她自己相信上帝的慈悲，而福音的诺言是她坚定不移的信念。

不过她尽管那样热心和虔诚，人却越来越不济事，一直到她在极度恐惧当中高呼解脱。她给高烧和发汗折磨得痛苦万分，简直断了气，最后她把软帽撕下来。这时那夹杂在白发当中、依然泛出淡红的褐色头发，垂下来盖着憔悴而给汗水湿透了的脸。从前，她的生活曾经为这头发的缘故开始犯下错误，继此而来的是自己选择的处罚，现在竟自恶化到这种程度，吓得家人们都逃开了。他们一个一个地不见了。牧师劝摩尔内先生请求医生给她一点麻醉剂，他本人去找医生来。

病人听见了这些话，她诉苦道，究竟还要多少时间，最后才可以让她安心入睡。她使尽了全身力量忍受，已经到达极限了。她完全失去了忍耐和顺从，认为一个垂死的人再也用不着这些品德了。“我要单独和上帝在一块儿，”她在丈夫给他揩干脸上的汗时这么吩咐。接着摩尔内先生大声叫她的名字，让她清醒过来。“咱们不是偶然地见着上帝啊，”他告诫道。“咱们要为最后的一息生命而斗争，这是上帝的意旨，也

许它决定着千秋万世咧。”同时他提醒她想起国王陛下，国王靠上天的慈悲，凭本身的顽强意志，脱离了生命危险。五百年以来，基督教界还没有过这么伟大的国王。他一下子忘记了人的畏惧，从此以后象一个重新开始的人，虽然具有老年人的智慧，却胸怀坦率地从事活动。你瞧！最后一息生命决定着永恒。

摩尔内夫人听见丈夫大胆用国王陛下来作比较，很受影响，居然停止喘息，暂时忘掉了一切痛苦。她欠身起来，抱着丈夫，向他声明，她要跟他一起坚持；她再也不想临阵逃脱了。“咱们的儿子从事战斗，直到阵亡。我不要使用麻醉剂，它的作用只是使我无痛苦地永远入睡。快去阻挡大夫，我的爱人，”她要求道，同时又痛得倒回到枕头上去。

摩尔内先生依照她的吩咐办理。当他在图书馆里向学院的一位成员宣称，病人没有他的帮助已经感到轻松了，这时又从她的房里传出新的喘息和痛苦的呻吟。医生打算挤进房去，但是摩尔内先生拦住他。他认为对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很难解释：为什么一个垂死的人不肯接受比较安静死去的药物。这么一来，摩尔内先生引起了医生的怀疑，那个麻烦人物还赶忙在书架上搜索，好象里面藏有什么不应有的东西。他的眼睛果然碰到了那给法院判决、而失去国王恩宠的论文。摩尔内先生完全没有拿出勇气，证明自己在鼓舞隔壁那个垂死的人；他靠在那些卷帙前面，把它们往后推，但是他劝医生离开屋子。他向医生说，在房间里有一位高贵的主人，不许别人去打搅他。

这种说法有些可信的地方，因为摩尔内夫人开始说话了。

她断断续续地说，开始舌头还运转困难。“主啊！我认识您。宴会安排好了。音乐开始。客人们在辉煌的光明中出现。屋子的主人来到了。”

她的丈夫徒劳无益地向房里窥探，里面是一片漆黑。他自己却不认识屋子的主人，觉得被摈斥门外，无依无靠，只是从遥远的地方猜测那接着而来的回答。

“哦，主啊，您的屋子有许多住处。您收容我吧！”

“你作了什么？”

“我为了您的缘故遭到流放。我后悔自己具有世俗的聪明伶俐，由于良心的谴责，而得到了无药可医的怔忡病。”

“别忘了最后的东西。”

“我把我的孩子给您了。我甚而反对国王，为我的丈夫辩护。”

“别忘了最后的东西。”

“哦！真是这样吗？我不想减轻痛苦，坚持要等到您到来。”

“你被收容了。在我的宴会上尽情一乐吧。”

这时垂死的人显然失去了一切痛苦和心跳的毛病，她又恢复了全部呼吸，居然唱起来了，轻轻地跟她听到的东西合唱起来：人声与乐声交融的大合唱，给她定出音调。

被摈斥门外的人，倾听到了许多东西，觉得这儿的一切人物都是年青的，连他的太太也返老还童了，这可以从她那打心坎里发出的歌声上听出来。他感到自己老迈龙钟，对于这样的宴会太乏力了；一旦等到他自己被号召，他也不能应命。他的太太叫道：“菲利浦！”声音又纯洁，又清新，是他第一次完全

不熟悉的生命开始的愉悦。他从没有碰到她有过这种样儿，他们是在流亡生涯中遇合的。“菲利浦！”她在欢呼，于是他明白：她给儿子抱在怀里了。

当她没有声音以后，他掌灯进去看她，这时烛光给他显示出了什么呢？他年青的妻子，多年以来再一次出现了。她的面容非常明朗，有不可思议的美丽。她向他嘘气似地说：“天从人愿。要勇敢和顽强，别松劲。极乐出现在入土以前。”

她最后一声叹息；发出这声叹息以后，她自己闭上眼睛，从此不再睁开了。极乐出现在入土以前，后来什么也没有了。摩尔内心想：国王陛下作得对，拒绝永恒的辩证法。您还是相信一个目睹耳闻、奉最高命令而报告的人吧。

VIII 大 计 划

向外国人讲话

瑞士人来到法国首都重申旧盟，国王空前隆重地穿装打扮起来。他们一路上接二连三地受到招待，而特别豪华和慷慨的东道主人，要数维勒鲁瓦先生。巴黎的御林军从王宫一直排列到圣奥洛雷大街。王宫的主要台阶上布满了兵士，每级两行，瑞士人从中间跨上台阶，不免感到一阵狂喜。在鲁佛宫的大殿里，有苏格兰人组成的双行队伍；这就让他们亲眼看出：法兰西国王拥有本国和外国的军队，他们还算不得是他唯一的朋友哩。

不过他们经过大小会战、条约和互利的往来，彼此是老朋友了。在上次对萨瓦作战当中，国王拯救了他们的邻近城市日内瓦。蒙庞西埃公爵率领着经过挑选的随从等候他们，苏瓦松伯爵欢迎他们。在国王寝宫的前室里，由小孔德王子引他们到御座前去。国王陛下站起来，当着他们脱帽。黑白两色的礼帽上戴着一串钻石宝星，它们的价值简直无法估计，而绶带上的钻石更多。瑞士人目睹这种光芒四射的财富，巴不得去吻国王的手，一切其他的东西更不用提了。国王的右手顺着大腿下垂，把左手放在每个吻他右手的瑞士人的肩上，这

使他们感到舒服极了。

致辞的是来自伯尔尼的代言人沙格尔。担任翻译的是海军大将德·维克，一个海员总比别人更了解民族方言，或许是他经过许多练习，可以猜到话中的意思。国王回答的话是简短的，但是异常巧妙，让他们感到十分幸福。在接连不断的招待会上，只有巴黎主教长不肯出席，据说是因为瑞士人当中的异教徒太多了。国王嘲笑他。这时国王下令把圣母教堂第一个布置起来，在圆顶大教堂内纪念圣母，举行有音乐伴奏的最堂皇的弥撒。人们脚下踏着土耳其地毯，坐的是满绣百合花的椅垫，于是瑞士盟友再度向国王保证久经考验的忠诚。在音乐会上，从洛尼先生的军械库里传来轰隆的炮声。

瑞士人得到其他代表团所得不到的吃喝。法国宫廷根据他们身体的需要来供应，从不让酒窖和厨房闲着。瞧那些古怪的瑞士老乡吧，红润的面孔，结实的臀部——人们认为，纵然是最大的酒桶，也得让他给巴卡斯① 灌得满满的。因此就让瑞士人按照等级和身份，排成长列，坐在御案旁边。给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配置了一位好酒量的对手，尽是体面绅士。鼓声、笛声和其他的乐器声伴着他们谈话。他们不断为国王、王后、太子殿下的健康干杯，为同盟干杯，后来又为王后的平安分娩干杯，他们就这样接连不断地喝下去。

国王和王后单独在房里进餐，但是餐后他们出来和客人们见面。王后只到门口，她也想瞧瞧，究竟那些人干杯多少次。国王跟他们一起喝酒，他羡慕一位缠着肚子的联邦人，又

① 巴卡斯是酒神的名字。

让一位百岁老翁讲前辈人物的会战故事给他听。他们足足闹了五小时，然后才酒醉饭饱，心满意足地回到寓所去。在他们放倒头入睡以后，军械库里的大炮声与他们的鼾声互相呼应。

这种情形对于相熟的朋友——瑞士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同时波罗的海边的一座城市吕贝克，强大的汉撒同盟① 的首脑，也派遣代表团来访问法国宫廷。那座城市的市长罗伊特，市议员魏斯特，以及好些富有的商人和经验丰富的法律学者，率领着一队骑马的卫兵，浩浩荡荡地前来，市议会的书记人员就乘敞篷货车，跟在花车后面。据称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西班牙方面的商业特权。后来这种特权在马德里核准了，特别是由于汉撒同盟的人先来拜访法兰西国王，引起了莫大的忧虑。

他们在一六〇六年十一月底启程。他们不辞长途跋涉，总算达到目的了，于次年一月二十九日蒙国王亨利接见。这些来自北方的外国人，会见了一位完全改变了装束的国王，他那严肃的服装上没有任何装饰。鲁佛宫本身也减弱了夺目的光彩。御林军排成行列，欢迎客人的只有少数贵族，他们是王国法院的成员和牧师。双方谈话用的是拉丁语。举行弥撒很成问题，同样也说不上其他使人悦耳和开怀的娱乐了。新的客人和瑞士客人不同，他们带着严肃的表情，骨骼沉重，脸上和身上的肌肉很少；他们说话迟钝，好象不会打哈哈。

他们狭长的脸上长着须髯，穿的是黑色服装，围着脖子系着一大簇领花，市议员的胸脯上还挂着赤金项链——难道这

① 汉撒同盟是第十三世纪北德意志诸海港的贸易同盟。

一切不是地球上另一个地方的、难于接近的西班牙人吗？国王迈着适度的步伐，走到他们当中去，他让每个人自报姓名，把这些姓名连同外表上的区别都一一记下了。他伸手给每个人，绝对没有希望对方吻他的手。一会儿，他退回去，跟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做个手势，让站在最前面的人说话。这个人是市长罗伊特，他没有练习过宫廷的礼节。他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认为基督教世界受到一场可怕战争的威胁。战争将要毁灭商业，尤其是吕贝克的商船队将要停止工作，而新教的信仰也将要再度受到迫害。这一切都已经露出兆头了，水陆两面的通商道路，已经变得不安静起来。汉撒同盟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动荡不安，都要怪皇帝方面的人；那些人既鄙视对于上帝的合理信仰，也鄙视和平的商品交换。由于无知和错误的狂热，由于误解自由往来的权利与我们自由信仰的天赋权利，哈普斯堡竟自肆无忌惮地从事战争——而战争却非结束不可，北方人说；他第一次提高声音，也第一次挺起胸膛，使得他的金项链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国王凝视着对方。他知道，这人被人称为院长，是一个团体的首脑，他的势力大大超出了地区的范围。“他长途跋涉，必然考虑过是为了什么。等到他把话说完，我该怎么来回答他才对呢？而且回答多少？我不想要战争，这点应当首先声明。”

市长提起三年以前国王和汉撒同盟订立的条约。订约的目的是为了共同防卫海盗。那时英国海盗出没在北海一带。由于法国国王与英国国王订立同盟，海上的祸害从此被制止了。今天促使这些城市派遣使节来见遐迩驰名的统治者，倒不是由于偶然出现的海盗，而是他自己拯救基督教世界的大

计划，他们早就有所风闻了。不管相隔多远，法国国王的大计划都传到了，可是外交官的报告中很少提到，他们多半把这当作是想象或谣传。“究竟这计划具有什么意图，陛下愿不愿意明白指示我们一二？”罗伊特直截了当地问。

开始，亨利回头看了一眼站在他身后的两人，在左边是德·维克大将，右边是洛尼。他们露出军人那种绝对服从的表情，完全不动声色，除非是奉到命令。亨利在这件事情上是孤独的。他作出决定，同时他那睁得大大的眼睛正对着外国人的眼睛。他这次接待客人特别穿上高跟鞋。在客人们的眼中，马上显出他的体格不同寻常：身材结实而矫健，昂然地抬起头，眼睛射出大无畏的光芒。

国王在预备说话以前，再一次闭着嘴巴。等了一会儿，周围鸦雀无声，他考虑了一下，大概自己听懂了市长说的那种迟钝的拉丁语——为什么偏偏要说拉丁语，说法国话听来会有什么不同呢？他突然骂出他惯用的口头禅，想出一个办法来了：用你那比利牛斯的拉丁方言来救急吧，尽可能选用一些古典成语，放心大胆地运用你自己的天生妙舌，他们会听懂的！他开始说话了。

“我欢迎院长阁下，我看出你们大名鼎鼎的汉撒同盟，出于友谊的心情，派遣许多代表从事这次辛苦的旅行。我心领盛情，表示感谢。你们讨厌战争，战争正在迫近基督教世界，把它逐步地卷到里面去。我不想要战争。”

国王停顿了一下，他比个手势，叫人端椅子过来；可是代表们仍然站在那儿不动，因为国王现在对他们讲的话太重要了。亨利用非常响亮的声音重说一遍，忽然使他想起，这好象

是他慈母珍妮的声音：

“我不想要战争。既不应当让战争来毁灭你们的自由，也不应当让它来威胁这个王国。咱们的祈祷就是把咱们从灾难当中解脱出来，这会被全能的上帝听到，因为咱们自己是强大的。我的大将德·维克在北方的国家里传达我说的话。这样你们就明白，我是在那儿，而且保持着警惕。我的专使德·维克对你们说过，我挥着宝剑，不是为本身的利益，也不光是为世俗的利益。我有充分的力量，别人在从事战争，我却不想要战争。”

“三遍，”亨利心里想，“对他们说三遍，就够了。”“现在你们知道，我不光是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和许多优良的船只。最重要的是全世界拥护我的人。各个国家和人民都想到保证他们本身幸福的东西，我可以支持他们。从我所有的同盟者当中，我向你们提起荷兰，它也和你们一样是个共和国，还有瑞士联邦，它也和你们一样是个联盟。”

他不提教皇，实际上，他还和别的国家有了约定；这是瞒不过那些基督教徒的，不过有些名字，他们也跟他一样不愿意说出来。然而他加强语调提到英国、威尼斯，再一次提到尼德兰，又提到斯堪的纳维亚，德意志的新教侯王，波希米亚，匈牙利。“你们瞧，我可没有闲着呀”——他恳切地说出这些话和下面的话，同时凝视着全体代表，包括市长和他的随从在内。

“把我的同盟者算在一起，他们的兵士比我的多；欧洲从没有瞧见过这么庞大的军队。我还没有提到我的大炮的数量和威力呢。我的炮兵都督——苏利公爵可以让你们瞧，连同我的军用准备金一起，这不是别人容易办得到的。这一切无

非是用来儆戒侵略者，用强制手段达到和平，直到目前为止，只有无可怀疑的优越势力，才可以作到这点。”

亨利压低声音，立即同外国人亲密交谈起来，本来他认为他们是冷静而深沉不露的人。他们也在说话，无非是补充到处关于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

“我的大计划，诸位贤明的绅士们都懂得了。它是一篇账目，它计算出：单靠军备强制的和平，是浪费资财的。诸位是商人，不过我们也懂得簿记；我的苏利公爵在这方面一点儿也不弱于你们。和平是值得付出代价的，不过不能由我们单独承担，而是应当由所有的基督教国家共同分担。我和我的同盟者，将要向一切人证明，你们的利益和安全是在哪儿。这除了在一个国际联盟中而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

外国人的表情让他看出，他说出了一句不同寻常的话；他没有说出这句话以前，错看了他们的怀疑。好些人掉换他们站的位置，到处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起来，有个人竟自踉跄地大声坐下。亨利等到波动的情绪平静下来。然后他用平常的声调说话，不过话句很有斤两。

“如果按照院长阁下的说法，只有战争才可以打倒有统治野心的人，那末，我们就要首先拿起武器了。不过我知道一点更好的东西，这就是公理。基督教世界的十五个国家，应当坐在一个代表会上，由会议来仲裁他们中间的争执，决定出我们的共同行动，反对威胁东欧的无信仰的人。那个被院长阁下看作野心勃勃的家族，将会乐意国际联盟的军队来帮助它。联盟相反地确认国与国间最后决定的界线。现在再也不是搅乱安宁的时候了，再也不能把文明世界的各国任意重新瓜分，

仿佛当它们是偶然形成的。它们经过悠久的历史发展，历史要慢慢地执行它的意志。宗教信仰也应当象国家一样，有受到保证的界线。再挑起一次宗教战争吗？我是熟悉宗教战争的王侯，”亨利用他在会战开头惯用的声调大声说，这含有命令的语气，等于在发出振奋人心的口号。

“我认识宗教战争。在我有生之年，不准任何人胆敢再挑起一次宗教战争！”

“在我有生之年，”他听见有人在低语。奇怪，方才那个由于惊讶而坐下的人，又站起来，跟着说了这么几个法国词儿。但是他的两眼含着泪。现在应该是亨利觉得诧异了。不过他没有仓皇失措；他后来的话说得很慈祥，声调再自然不过了，经验和知识指导着他。有一次他抬起肩头后又垂下来，因为他的大计划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只有他才懂得这简单的道理，别人直到现在不过领会了一半。

“有十五个基督教统治区结成联盟，”他希望把这点灌输在商人们的脑子里，因为他们在海洋上航行，可以把消息告诉全世界。这是不受约束的作法，然后再采取外交步骤。如果问：世界会不会相信吗？这没有关系。他屈指计算：有六个承袭的君主国。六个行使主权、选举自己首脑的领域，从教皇和皇帝算起，到波希米亚和威尼斯为止。在共和国当中，法国国王跟平常一样提到尼德兰和瑞士，不过他加上第三个国家，这是出人意外的：意大利，它那联合的小邦。十五个基督教统治区结成联盟，这种国际联盟将拥有膺惩任何侵略者的武装力量，这样就导致和平了。“每个国家对内自主，对外独立，有自由的信仰，有可靠的法律，这样你们就有了和平，为了这和平，

是值得付出代价的。”

话说完了，他不再去注意他的听众，好让他们回味方才获得的印象。他跟德·维克和洛尼先生交谈起来；距离是计算得非常准确的，他仍然可以听见那些外国人说话。他们相互间说：他们聆悉了崇高的概念和深刻的思想，哪怕它们今天一点儿也不能实现。也许要等到将来——。不过要达到永久的和平，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呢？人民始终任人操纵，而有权力的人始终贪得无厌。我们承认，我们本身就在任人操纵，要是别人阻断我们的通商道路，那也是我们活该。

国王请德·维克翻译，因为这位海员懂得方言。这时有个人说：“这位国王显然有充分的力量来贯彻他的大计划。他过去常常打胜仗。他会再一次得到胜利。”

“哈哈！”国王大声发笑，因为他给人看透了。“别忘了我的大炮，它们要打响那十五个基督教统治区的耳朵。让客人们瞧瞧我的军械库吧！”

他一只手拉着炮兵都督，一只手拉着海军大将，站在他们中间向外国人告别。这时他们有了可靠的向导，再也不会当他是梦想者了，他并没有想入非非呀。“你们别说：这个人想到虚无缥缈的地方去了。你们只是说：他的道路是漫长的，而且始终是困难的，他要一直走去，到死为止。”

他向唯一的一个人招手，问对方的话，其他的人都转向出口地方去了。这个人开头就由于惊讶而失去了常态，后来他又小声说了几个法国词儿。最后他又说：这位国王显然有充分的力量。国王问道：

“市议员魏斯特，您为什么哭了？”

被问的人摇头否认，他不打算再提起方才的情形。但是他的眼睑下垂得太久了一点。他抬起头来的当儿，再度控制着自己。他把下巴垂到胸口，这就是他鞠躬的程度。然后他退到通向门口去的路，眼睛望着国王的眼睛。他始终没有回答国王的问话。

大卫与歌利亚[①]

瑞典派驻法国宫廷的公使名叫格老秀斯[②]，是一位世界闻名的学者。在这位学者履行财务以前，国王亨利先就召见了他。有时国王同格老秀斯先生关着房门密谈，外人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据宫廷人员猜测，这是一种反对基督教世界的新教阴谋。他们以同样敌对的怀疑态度，对待国王的其他活动，比如接见汉撒同盟一类的外国代表团，而国王的备战措施尤其使得他们疑神疑鬼。他声明来因流域的公爵领地不归哈普斯堡所有，他的大臣维勒鲁瓦首先利用这点，作为叛变的武器来攻击他。

欧洲各地纷纷发出谴责，据说他是侵略者，要担心的是他本人挑起大战。可是人民不是这样想，也不相信这些话。他们看出而且身受到了，是谁用强迫改教、刑讯、掠夺子女和田庄的方式，把他们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最先受到恶魔荼毒

① 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故事，见«旧约全书»的«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

② 胡果·格老秀斯(1583—1645)是荷兰的法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他以人类的天赋权利为根据，建立各国和平共处的国际公法。

的德意志人，给了法国国王以救星的称号。他不偏不党，两派宗教都期望从他手里得到信仰与安全的权利。说到世界舆论，这是由那些知书识字的人造成的，问题只在于他们听从谁的命令。他们善于辨明真理与谎言，不爽毫厘，就他们眼前发生的一切来说，显然很难促使他们这么坦白地作。不过人们久闻格老秀斯的大名，这位国际公法的泰斗会得劝告国王，看来不至于有什么可鄙的意图。当心呀，这是冒着有损本身威信的危险。

在皇帝的宫廷上有人这么说：

“也许他会得到帝国。但愿他是罗马人的真正国王，除了主教辖区而外，不再给教皇留下什么东西了。”人们背地里说，不象从前那样引诱他，当着他的面说了。

一种武装的荣誉是难以抵抗的，何况精神上也武装起来了。企图占有欧洲的那种谴责，受到了怀疑与反对。因为他的大计划叫人难以捉摸，使得同样一些人，对他抱的希望更大，怀的恐惧也更大了。皇帝宫廷上的人，快要准备放弃自己的事业了，这不光是由于他们开始成为力量较弱的一面。或者说，他们所以成为力量较弱的一面，是因为碰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引诱力量，它名叫大计划，连国王亨利的敌人也被吸引着，动摇起来了。

萨克森的选帝侯亲自参加祈祷，说国王亨利酷肖那个打倒歌利亚的大卫。在瑞士联邦出现了一本书，名叫：《查理大帝复活》。威尼斯的居民瞧见任何一个法国人走过，就赶上去跟在他后面。“你瞧见过他吗？”他们大声问。还不止是这样，甚而有些西班牙人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在旁观者看来，他现在很象创业开始的情形，那时他完全说不上是欧洲的国王。后来声名大了，才有人称他是法兰西国王。其实就是这个称呼也是虚有其名，差不多只有在他军队驻扎的地方，他才能够发号施令。当时国王一心一意想着王国。今天的情形同样如此，他一心一意想着他的大计划。大计划博得别人相信，不是因为他们了解。他们只是简单地设想：他的军队会获得胜利，因为它一直是百战百胜的。他自己的炮兵都督在这方面具有无比的信心。都督把国王的思想化成文字，不过这么一来，他的思想被歪曲了。都督一个人看出："国王将要出击，越早越好，其余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办吧。至于他同格老秀斯先生商量的事情，以及他有一次对外国商人讲的话，最后说来，无非是一种幻想，我本人虽然见机太迟，可是事后总是获悉他的每种新想法。国王大半生都从事实际行动，让他去开动开动脑筋也好。我把一切事情都清清楚楚地记载上了，只等他经过一些踌躇以后，要求我们赞成。这就是我们同意的表示。最简单的办法始终是出击。"

都督和国王都指望直截了当对尼德兰发动袭击。然而战争展期了，洛尼本人不得不承认受到严重的阻挠，原来荷兰单独同西班牙签订了停战协定。这是哈普斯堡的反击，因为欧洲快要投入它的救星的怀抱里去了。法国国王遭到一次失败——不是在那些醉心于他的人民那儿，尤其不是在遥远国度的人民那儿。不过有些国家注意到，在考验到来以前，隔得最近的同盟者已经躲在一旁了。"陛下！您的胜利不成问题，"洛尼说。"据我看来，它始终是十拿九稳的，纵然您的其他同盟者也受到诱惑，效法奥兰尼王子的榜样。"

国王听出话中的意思，要他等待一种新的突变到来。不过他心里明白，突变不再来了。他的成就如日方中，别再迟疑，以免它的光芒减色！最后说来，什么又是你的成就呢？这不外乎是本身准备就绪，向外辐射出力量。你凭着感情的力量，已经没有对你感到陌生的人了。不管朋友还是敌人，他们完全受到了激动。不过感情的力量是很难旷日持久的。千万别错过时机！随时采取行动！错过现在就永无机会了。开拔到战场上去吧，不然的话，你就失败了。

亨利就他的天性来说，是个爱好立行的人，当时他却开始坐下来。他的会议室渐渐地给各种思想充满了，这种思想不请自来，不断重新出现，再度抬头。他极不愿意承认这点：他的会议室成了反抗他的宫廷的避难所，他的宫廷是欧洲宫廷当中最亲近的一个，因而也是最无信仰的。国王在这儿受到怀疑，因为他认识那些人，于是他们就擅自批评他，每人都根据自己一点毫不足道的经验，不过这些经验相沿成习，得到了证实。据说，国王是个狠心肠的赌徒，老而不死的色鬼，而且不信宗教。他精神上烦躁不安，这种脾气可以使每个统治者成为危险人物，至于一个对待任何事物都不严肃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天生来是个破坏者。要是他二十岁的时候在巴托罗牟之夜死了该多好啊，今天他就用不着对全欧洲发动战争了。

他提升了普通人，贬低了大人物，他是第一个鄙视传统权利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叛徒，还打算因为叛变而惩罚别人。他处决了元帅，掠夺了侯爵领地。他在新桥上树立自己的铜像，让市侩小民崇拜他。他们是基督教徒，也就是他每次越轨行为当中可靠的伙伴。如果没有他这个人，安宁与和平立刻

就恢复了。这个王国已经厌倦而且过于厌倦了，不愿再威胁基督教世界，成为它憎恶的对象。但愿这个统治垮台！咱们不需要别的，只需要王后摄政。这么一来，世界的秩序与咱们本国的秩序又重新建立了。

以上是奉到教坛上高级委托的人说的话。适当的俗人也难免不受影响。有人站在临街的基石上，面对老百姓讲同样的话，但是老百姓受到了别的启迪。他们想起国王亨利的事业，一切诽谤都烟消雾散了。这些人同他一起怀着爱国的感情。现在他们再也不怀疑有了一般的福利与公开的宽容，因为两者都在长时期中受尽了摧残。没有他也就说不上两者，他是为他们众人而努力的。普通人、工人以及生活在街道上的小市民，都在暗中与国王亨利有感情上的联系，不过他们不是时时刻刻意识到了这点。站在临街基石上的讲话人，尽可以博得他们喝彩。这回国王打猎回来，也和往常一样，立即陷入拥挤杂沓的群众当中。

在德·拉·费罗尼埃大街上，沿着一所房屋，给群众遮断了交通，房屋上的标记是一颗被箭头射穿了的加冕的心。那个被收买的人站在基石上嗄声狂吠，他的颈项上满是溃疡。他本来是个法院抄写员，经常领受原告和被告两造的酒钱，不过他被开除不是为了这个缘故，而是因为他传染上了花柳病。现在他当了饭店老板，这是狂吠换来的代价。他说话往往一大段没有声音，然后就伸出长舌头，做出种种怪相，忽然又呱呱直叫，说国王是好色的老鬼。他作生意是靠爱伯龙公爵出的本钱，爱伯龙正骑马跟随国王打这儿经过。伴随国王的还有贝勒加德公爵。王后的御辇给贵族们簇拥着跟在后面；跟她

一起坐在椅垫上的有德·韦纳衣侯爵夫人，因为两位女士已经相互谅解了。

爱伯龙没有料到基石上有人。再说，他有些耳聋，又患关节炎。当他看出那是自己手下的下流痞子，就心里明白，赶快踢拍车刺马前进。不过他的运气不佳。那个流氓的声音全哑了，这时有个女人开始唱歌。这是国王的歌，歌声发出以后，大伙儿都唱和起来，难忘的歌曲再度叩人心弦。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勒紧辔头，让马停着。“枯叶，”他说，“这个咱们曾经听到过呀。”——“迷人的甘蓓莉啊，我听从荣誉号召，带着沉重的心情，同战神马斯出征。”

歌声飘扬，好象是在唱赞美诗。在停着马的骑马人与不可制止的车辆之间，距离一会儿就被赶上了。王后气冲冲地命令车夫：快马加鞭。因为没有地方躲闪，国王只得纵马前进。他隔得愈远，听到的歌声愈弱了：“凄惨的牵衣泣别，唉，终日无限辛酸，但愿此生休了，以免肝肠寸断。”

国王纵马狂奔，越跑越快；除御马总监而外，他把一切人都撇在后头了。

“爱伯龙，”王后命令那个上了年纪的侍臣，他赶快把头伸进窗口去。“您叫人把这些无耻的老百姓关起来，抓多少算多少。”那位耳聋的贵族“嘿？哈？”问了两声，听懂了，他向王后保证，一定遵命办理。现在轮到侯爵夫人表示态度了。一个毕生都会装腔作态的人，说几句叫人心碎的话是轻而易举的。“我没有想到自己，我受惯了欺负，哪天不用眼泪洗面。我只是对于王后陛下的命运提心吊胆，实在害怕极了。一个行为残酷的统治者，如象方才咱们耳闻目睹的情形，很容易做出极

端的事情来。说来真是吓死人，王后冒着生命危险呀。爱伯龙先生，如果您斥责我说谎，我就跪在地上向您致谢。"——"哈？嘿？"那个患风湿关节炎的人问。他从马鞍上弯着身体，做出殷勤奉承的样儿，这倒是他的看家本领，只是脑子里有种杀人的念头。

国王的伴当与宠姬，两人成了下次阴谋当中的主角。有人警告爱伯龙，说是炮兵都督就要来对付他了，都督既然猎获了皮隆和杜锐兰，也不会放过他，除非是他先发制人。在年青的杏莉叶黛的恶毒小脑袋里，也同样作出了一劳永逸的决定。蓄意要把亨利置于死地的，是一个旧贵族，他最后的特权动摇了；还有一个妇人，她向亨利倾泻无比的怨恨。现在只剩下一件工作，就是打动王后，说这是势所必然的事情；不过她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他们心想：决不可以操之过急，直到现在为止，如果冒昧去对她说，她会大吃一惊，向她的丈夫忏悔。先要做到这点，使她可以坦然听见人说：他非死不可。不过不用担心，事情自会水到渠成，一句说出的话，就已经意味着行动了。

这时车辆遵照王后的吩咐，缓慢地驶行，再也不忙了。因为吃饭的时间到了，市街上寂静无人，笼罩着一片灰暗的暮色。在另一边窗口，玛莉的侍臣贡齐尼向她说话。她恨这个人，因为他不同她睡觉了，不过她又爱他，尤其是瞧见他骑在高头骏马上。他实在太漂亮了，她割舍不下他。她公开主持他为她组织的竞技比赛，其实那只是简单的轮旋机玩意儿，叫人见了好笑。国王果然笑了。他感到可耻，只有洛尼知道他的心意。

一个有贡齐尼这么多无耻幸运的家伙，很难把自己胆大

妄为的面孔装得纯洁无辜。他甚而得寸进尺，当他穿过窗口同王后谈话的当儿，他叹息国王的处境。“他那些坏朋友怂恿他杀死我。”

玛莉不便把他们的关系当众公开。“如果他胆敢这么作——”

别人屏住呼吸，看她是不是自动说出那句话，这是不费什么气力的。但是她说：

“那我就有了准备，他会毒死我了。”

没有说更多的话；一种早就盘旋在她那脆弱脑子里的思想，似乎不可抵抗地扎下根了。“她实在愚蠢得无以复加，”跟她坐在同一个椅垫上的侯爵夫人心里想。“同一个麦第奇家族的女人打交道，我觉得容易多了，”爱伯龙明白了当前的情形以后，也在盘算。那个不离左右的家仆，用雪白的牙齿咬着一节花梗，嘻嘻地笑了。

天伦之乐

亨利在鲁佛宫门口守卫面前下马。他刚转过宫门洞口的出口，有人狠狠地撞了他一下，对方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天色也黑暗了。跟在后面的贝勒加德拦住那个人，告诉他，自己是谁，又问他，难道连国王也不认识。那个可疑的人说，他在黑暗当中根本就分辨不出是谁。他被打倒在地，等他爬起来的时候，卫兵已经赶到了。

亨利在会议室里碰到首席御前侍从。“瞧瞧我的左肩头。”

“陛下！什么也瞧不出，”达马涅克先生说。“不过，倘使您的皮肤发痒，您就得掐死一些臭虫。”

亨利回答：“象这儿一类的老宫殿，总是充满着害虫，清洁扫除要用突击的方式。”

达马涅克叹了一口气，他背地里不用比喻，坦白地说，他的主人对付那些坏敌人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内心的自尊解除了他的武装。“咱们在年青的时候，差一丝儿就把吉士公爵劈倒了，后来他变得过于高贵，果然被人砍死了。今天咱们是高贵的人，对于人所不齿的流氓无赖，保持着一种不应有的忽视，这就使咱们吃到苦头。再没有比出于内心的自尊而姑息小人更难受的了。咱们可是生活在卑陋的鲁佛宫里，而不是在大计划中，或者九霄云上。”

老侍从就这样不用比喻，实事求是地想。他叹息几声，各自走开，因为他看出他的主人陷入沉思中去了。亨利还觉得方才听到的那种歌声余音绕耳。“歌曲是和从前一样在大街上唱起来的。王储已经长大。死者长眠许久了。但是短期的战争与永恒的和平，十五个统治区与欧洲最后确定的秩序——我多早晚才得到这方面的消息呢？我说过我要完成这种事业，而把黑暗的王国推翻吗？有一次，蒙果的花园里放烟火，我紧靠在我尊贵的女主人身边，瞧见火轮喷出银花，天鹅在上空浮游。当时我的整个精神世界都激动起来了，我瞧见一个由王国和共和国组成的自由联盟。我眼前的事业是要各国人民生活，不让他们背弃生气勃勃的理性，忍受噩梦的纠缠，而被世界君王国吞人那庞大的腹内。这就是我的大计划的真实来源，它不是很现实的；后来每种解释都变得有条有理

了。现在格老秀斯先生把它订成条文，洛尼又把他计算出来。

最初，我离开我的大计划，忘掉了它，把它抛在九霄云外。然而它没有我的意志前进了，在各种情况中起了变化。不错，我在这个期间忙着许多事情，有对的，也有错的。我天天都少不了记下自己的是非功过。行动是短暂的，然而后果无穷。我最心爱的人儿死了。有许多人死了，其中也有被我杀死的。过去的皮隆的确是个叛乱分子，现在我同许许多多叛乱分子住在鲁佛宫里，实在闹得太不成话了。贡齐尼先生准备用几百万金钱购买一所王侯的产业。我派什么人去警告他一下才好呢？眼前没有适当的人。在各国的人民和宫廷看来，我并不是一个被骗的、只是讲究面子的人。

他们认为我百分之百的武装起来了，而且同全世界结成联盟，至于我给我的敌人以喘息的机会，那无非是我的恩典。我天天都在宽恕我的王后。她附和叛乱分子，其实她那位佛罗伦萨的叔父的继承人，已经同我签定了条约。所有的人都同我订立条约，他们看我活着或者死去，而决定履行或者破坏条约。现在我要活下去，因为大计划成了根深蒂固的事实：它不是我选择的，而是自然产生的。咱们是不朽的人。凡是保住时间而使自己成熟的人，说体验得出将来有一天会实现的东西，纵然他本身已经死去一百年了。但是我要同上帝一起完成事业，还要等到出击的时间到来。我叫人去警告那个贡齐尼吧。”

不久亨利把这件事委托苏利公爵夫人，他认为这位女士的表情非常严肃，而她的丈夫使人闻风丧胆，她一定可以叫每个人对国王表示尊敬和服从。可是结果不然。苏利夫人为了

避免麻烦，没有去找王后的侍臣。她直接去见王后，措辞十分委婉，主要是不好让国王陛下成为众人的笑柄。那位骑士或者西吉斯贝听见这个消息勃然大怒。他值不得移尊就教去见那位女士，只是吩咐她到鲁佛宫去，仿佛这已经是属于他的所有了。他当着王后的面，对这位沉默寡言的女基督教徒做出种种下流态度。他认为这个老太婆太可笑，大约是看上他了。他尽可以去告诉她的国王，说谁在这儿瞧不起他。这时贡齐尼暴跳如雷，神情活象吃人的野兽。他害怕国王吗？绝不！奉劝国王还是别乱动的好，要不的话，他会遭到不幸。

女士耐着性子，瞧见他那种愚蠢的放肆样儿，感到惭愧。等到她走开以后，那个家伙还在跳闹：岂有此理，一位男子汉大丈夫居然打算反对他妻子的骑士——这算得什么好汉！国王也没有看清自己的处境。各方面的人都指望他死去，实在无法帮他的忙。王后的摄政对于内行来说，已经开始了。

她在一旁听着。在她的气头上，说得更正确一些，在她的漂亮的骑士的气头上，她丝毫也不觉得，第一次公开说出了这句话：谋杀她的丈夫。后来亨利听见别人的报告，还肯定她没有认真那样想。向他报告的不是苏利夫人，她紧紧地闭着两片薄嘴唇，守口如瓶。向他报告的是太子，太子从静悄悄的角落里激动地倾听着，脸色更苍白了。他发誓要杀死贡齐尼；后来他作了国王，果然实践了。

太子路易来会议室找国王。“陛下！他们要谋杀您。我可怜的母亲参预了阴谋。”

亨利：“孩子，我认识她比你多九个月。她爱吵爱闹，有统治欲望，但是你亲爱的母亲不是一只狼啊。”

路易："别人却是一群狼，他们到处穿堂入室，简直可以把我连皮带骨吃个精光。"

亨利："不过你的母后呢？"

路易："她听从他的指挥，我尊敬的父王，您知道这个呀。"

亨利："她不同他一起睡觉。我告诉你吧，这是主要的事情。用别的方法控制不着一个女人。"

路易："陛下！请您命令我去消灭那个谋害您的凶手吧。"

亨利："他不是我的凶手，值不得污你的手。"

路易——脸色苍白，个子发育得太快，泣不成声地说："爸爸，我亲爱的爸爸！应当给别人一个可怕的榜样瞧。把尸首陈列在鲁佛宫内部的桥上。让进出的人都打尸首上跨过。"

后来路易继位以后，这些话完全实现了。这时他伟大的父王抱着他，瞧着他的脸说：

"你现在还是一个年幼的孩子。别忘记了：今天咱们是以大人的资格说话。咱们通过自己的行动树立敌人，咱们就不得不用另外的行动来打倒敌人，这样永无休止。一次谋害算不了什么。我倒是更多地为你母亲担心，她需要得到爱护，因为她又怀孕了。"

太子差点儿嚎啕痛哭起来。国王赶快用手掩住他的嘴，这时外面响起了脚步声。门打开以后，国王手脚齐施在会议室里满地跑。太子骑在他的背上，用一条手巾勒着他的脖子。进来的人是西班牙的公使。唐·伊尼戈·德·卡德纳斯负着非常的任务从巴黎赶来，要仔细探询法国国王的备战和意图。他觑着适当机会要求说明。在他看来，这回来得不凑巧。

唐·伊尼戈不光是一个骄傲的西班牙人，也是一个拘谨

的西班牙人。他历代祖宗遗传给他的习惯，就是与一切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在他身上终于得到了一种悖理的意义，再也不能称为自信了。唐·伊尼戈从门口打量这古怪的骑马玩意儿，怎样在地上跑来跑去。他吓得倒退，觉得来错了地方，纵然不感到难过，至少也感到扫兴。国王跳得更高，打算把太子摔下背来。太子双手抱紧他的脖子，大声叫喊，又激动，又高兴。就他那长长的个子和苍白而严肃的面容来说，显然和这种儿戏是不相称的。

国王停下来。他来不及从地上站起来，就问道："公使阁下，您有孩子吗？真的？那我就跑下去。"

他又在继续兜圈子。太子结结巴巴地说："这——这个咱们常——常常玩。"

他方才跟父亲谈话的时候，却一点儿也不口吃。

唐·伊尼戈退出去了。他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位国王对于世界帝国没有危险。

瘟　疫

这位公使并没有因此忘掉自己的任务。国王的态度虽然不够庄重，可是他有一位炮兵都督和一支军队。他的黄金迅速增加，而西班牙的黄金化为乌有了。没有人深入去研究他的大计划，只有唐·伊尼戈排除成见，冷静地从一定距离看透了它。人们知道，他是唯一的人，差不多猜到，一种世界秩序快实现了，不再需要统治世界的哈普斯堡。不过百年来的意

见相沿成习，这对他起的阻碍作用，超出人们的想象以外。不错，这位骄傲的西班牙大贵族是异常值得称赞的，正是他暗中感到狼狈与贬低自信，启迪了他的理智。

当然，他在探询大计划的当儿，故意把它抛在一边。他绝口不提它，只是利用两件西班牙的婚事，来离间国王与王后。王后立刻满口应承，让她的太子和西班牙公主订婚。国王拒绝了。他不作虚伪的诺言，坦白地说不行。亨利坚持己见，并不提出什么条件。西班牙保留的条件是，要他放弃荷兰。

唐·伊尼戈比一个看来不受腐蚀的人更要顽强些。他缠着国王不放，直到亨利有一天失去了耐性。他大声咒骂："倘使西班牙国王再麻烦我，我就趁他不防，到马德里去拜访他。"

"陛下，"公使彬彬有礼地回答，"您也不会是第一位坐在那儿的法兰西国王啊。"

那是怎样的坐法呢！在一个和鸡笼一般大小的斗室里。"公使阁下，"亨利说得温和多了，"您是西班牙人，我是加斯科涅人。要是咱们尽说大话，多早晚才得收场呢。"

由于他的回答以及诸如此类的谈话，唐·伊尼戈成了当天的要角；这与其说使他感到神气，不如说是使他感到惭愧。王后发现，她是他的亲戚。宫廷说着他输入的卡斯提尔①的高贵成语。目的是要使国王屈服。平常唐·伊尼戈的确比这儿的绅士们倔强得多，可是他不愿意占国王的上风。偶然有人带着国王的佩剑打他面前经过。他从仆人手里接过剑去，辄

① 卡斯提尔是西班牙地区的名称。

转把玩，不忍释手。后来他吻着剑说："我这幸福的人儿，手里握着的是世界上最英勇的国王的宝剑。"

当另外一位高等客人——瘟疫降临的当儿，国王也留在京城里。

宫廷里绝大多数人都纷纷逃到自己的田庄上去。瘟疫的名声由来已久，而黑死病在三百年前出现以后，越来越叫人亡魂丧胆。腺鼠疫与肺鼠疫，或是单独出现，或是同时出现，据大伙儿回忆所及，十年以前在围城期间，尤其是在五十年以前，特别猖獗横行。那个唯一的、名叫"上帝客栈"的医院，平常完全可以敷用；只要瘟疫发生，就在每张床上容纳八个病人。非常奇怪，正是在这个最接近上帝的地方，绝大多数人都死了。根据老年人的计算，前一次患病一共死了八万六千人。最后一次稍微缓和一些，可能是由于大主教命令，把患瘟疫的人与一切其他的病人隔离开。从此以后，瘟疫获得了一种与重大发现相等的名称，它叫作：传染。

国王不顾王后再三要求，总是不肯离开巴黎，王后又是受到加利盖一贡齐尼夫妇的催促。后来玛莉没有办法，只好把发生瘟疫的全部过失都推在丈夫的身上。据说，他从前就给首都招来了瘟疫，那时他还没有占领这座城市，只是打算用饥饿的方法来围困它。诅咒附着在他的身上，现在又爆发出来了。凡是一个被逐出教会的人，总是要倒楣的——玛莉·麦第奇断言，自己心里害怕极了。加利盖一贡齐尼把每次死亡事件一字不漏地告诉她：鲁佛宫的仆婢当中已经有好些给抬走了。由于这两个人的劝告，她命令备好一只船。她预备在大洋上躲过瘟疫流行期间。她要带太子一块儿去，自然还

少不了那些服务的侍臣，甚而连退休的侍臣也在内。就让国王自己听凭他心爱的瘟疫摆布吧。

他全心全意都在对付瘟疫。他想利用空气和水这两种清除污秽的要素来缩短瘟疫的流行。他让鲁佛宫里的窗户洞开，到处燃起大量杜松。他叫人从森林里砍伐这种具有强烈香气的木材，用来在人烟稠密的市区消毒。他特别关心切断传染的道路。根据他的看法，这些道路伸展到来因河对岸去了。德国一下子着了忙，也不管这种事情是否就是战争，或者暂时叫作别的什么。传染是其余灾难的先遣使者，灾难跟着就要发生了。但是嘉德琳住在洛林边界附近。

巴尔公爵夫人，国王的御妹，他亲爱的嘉德琳——是他自己强迫她嫁到那儿去的。他真的受到诅咒了吗？这种无稽之谈不值一听。瞧，那些虔诚的人又是什么光景呢？他们通过市街举行游行祈祷，把一切神灵都召遣来了，絮絮叨叨地念着临终祷告，可是在群众拥挤当中不断有人受到传染，倒毙在地上。疫疠不是诅咒，不是惩罚；它是由于无知和恐怖而得到滋长。别害怕！嘉德琳，你可没有得到吧？你瞧，你的哥哥一生当中做了许多对不住你的事情，现在他派骑马的专差来接你，你在他身边才是最安全的。

他寻找一个她肯随着走的人。他找到了他的侄儿，年青的孔德。这位王子天生来沉默寡言，至少他在当时是这种态度。要到后来他才打了许多麻烦。直到现在，他是忧郁而有耐性的，从国王那儿领取一份微薄的年金，表示感激涕零，本身一无所有。他是亨利堂弟的儿子，堂弟从前打算占取年青的那瓦拉的上风。后来他死了，根据一般的判断，是给他的王

妃毒死的。她矢口不肯承认；她被逮捕和控告是后来的事情。现在她住在宫廷里；每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所幸她的儿子不大说话，别人看不透他。亨利对他说："去接我的妹妹来，只有你去她才懂得，我把事情看得多么严重。"

孔德启身走了，这时哥哥感到极度不安。"但愿她投到我的怀抱里来！她从我手里得到的幸福太少了，太少了。她的整个自豪就是向我的御座致敬，这可不能成为她终生的目的。我们是唯一的一对相依为命的兄妹，有着孩子式的眼睛，有着少年时代的幻梦，而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是爱。嘉德琳，我最后禁止了你的爱，而让你跟着一个你毫不爱的男子一块儿去，那时你已经疲倦了。你已经在听凭死的摆布，我必须支持你。我一定要支持你，我悔不该当时作出了那样的事情！"

他怀着后悔和恐惧的心情，天天跑到"上帝客栈"医院去，用手去摸病人。病人们相信，他们只要同国王的手接触一下，病就会好。他也说服自己，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伸手去摸坚硬的疮疖和那种名叫"火炭"的鲜红的毒疽。他洗过手后，又听从另外一种战栗的声音呼唤，但愿人的声音不会同他的记忆一起销沉。"只要我瞧见一个病人站起来走动，我的妹妹就会来了。我保护她，我还可以把一切做好。"有个受传染的僧人，也许是憎恨他的，然而他请求对方为一个行人作祈祷，祝她平安来到避难所。

夜里，他离开床铺，趁着闪烁的火光，茫无目的地穿过王宫。有一次，他来到楼上一处走廊上，那儿没有敞开窗户，也没有消毒的火堆。周围漆黑一团，但是他瞧见环绕着一个遥远的角落，有许许多多小火焰贴地跳跃而来，显得不可思议。

那团怪物移动的时候，它本身自动发光。这是一个女侏儒，虽然她没有穿衣服，别人却一眼就看出是谁。她从头到脚一丝不挂，浑身涂抹上红的颜色，在伸出的指头中间挂着八支小蜡烛。亨利几乎看出了神；但是有个人逃来摔倒在他的脚边。小蜡烛照出，这是贡齐尼先生。

除了他亲爱的妻子，奶妹妹而外，别人都认不出这个人了。圆滑和凶狠的神情一扫而光，头发也没有用胶粘了。挺起的胸膛和矫健的腰身都垮了，变成一堆稀松的肥肉。他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血色，简直失魂落魄，不成一个人样儿。这就是恐惧造成的结果！高贵的贡齐尼把高贵的加利盖当作是瘟神本身。一块块红的“火炭”，再加上敗柩前点的蜡烛，阴森可怖，实在无法形容。他活象一只受尽折磨的雄猫，只有哑声嘶叫的份儿。

“陛下！我碰到瘟疫了。开恩吧，陛下，要不，我就得死去。请您摸摸我吧，哦，神圣的陛下，上天派您到这儿来，请您摸摸我吧！”王后的侍臣就这样悲啼、哀吟和啾唧，发出平常没有过的声音。要是王后当着满朝文武听见这种声音就好了。不过他能给人以经久的教训吗？这并不是瘟疫。那个浑身涂红的女怪物紧紧地逼上前来，小蜡烛上的油滴在这个不幸人儿的身上。这就给了他最后的致命打击，使他失去了知觉。这位行瘟的奶妹妹，并不重视自己发生的影响。她的眼睛向上翻起，她神智模糊地走着。亨利离开了这个地方。

首都的情形很坏，多半是由于人们相互间造成的恐惧。疾病不再蔓延了，因为医生们遵照国王的指示办理。王家广场上的联环拱廊，变成了宏敞而又通风的病院。从前商人们认为这儿过于考究，现在给病人使用再好不过了。亨利从不计

算自己在那儿耽搁的时间。他在大街上不是碰不着人，就是碰见一些蒙面人推着运柩的车匆匆走过。到达目的地以后，广场上的自由空气和柴堆发出的烟雾，立即把他包围着了。烟雾被风吹到露天走廊里来，不过它决不停留在任何地方。通过烟雾可以瞧见蔚蓝的天空，香烟缭绕着卧病的人，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几百几千。凡是有面孔露出来的地方，亨利就看出他们在要求生存。他渴望自己的妹妹到来，只有在这儿才能最好地消磨他的时间。

这天国王去摸病人，一直不肯休息，他差不多摸了两千个人。不断有新的面孔朝着他，期待他去，他浑身都给烟雾熏黑了，虽然说不上是瘟疫的标志。他一点儿也不感到疲倦。“今天嘉德琳应当到达了。我已经吩咐下去，她一来到就通知我。祝你们都恢复健康！今天我摸了你们，不管你们身上满是黑点和黑块，不管你们的呼吸已经毒化了，我有力量使你们痊愈。”他没有戴口罩，他知道自己有力量不受侵害。在他身旁附近的烟雾后面，响起了一片钟声，它在宣告圣礼。教士用没有戴口罩的嘴巴说话，这是对死亡的致词。

烟雾消散以后，他们彼此看清了：一个是教士，一个是国王。其中的一个长得又矮小，又柔弱，一张尖削的面孔，但是两眼闪闪发光。他向国王说：“您这么勇敢，好象您在相信上帝。”

“我相信，”亨利说。这时他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个人沉默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没有说话，也没有希望了。

“孔德吗？”亨利用哀求的语气问，但是他知道，已经不可挽回了。“孔德！”对方只是低下头，一道烟雾隔断了他

们。

国王身旁有个病人在啜泣，他要死了，没有人帮助他。“他是异教徒，”教士说。“我派人去找牧师，但是牧师一时来不了。”

“咱们来吧，”亨利说。仿佛他的妹妹——女基督教徒在这儿得到最后的安息，他是在向她下跪。他双膝跪在地上，附在垂死人的耳边轻声说：“赞美主啊，我的灵魂。”

他在鲁佛宫里找到一个唯一的地方，可以通夜哭泣不受打扰。这就是他的御座，外面有人守卫，放下帷幔以后，可以一个人安全地呆在这儿。他从会议室跨进大殿，殿里黑洞洞的；宫廷人员都到齐了，然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宫廷剩下的二三十位人员，跑来探访国王的圣座，也许是瘟疫把它和他们隔开了。国王这么突然闯进来，在各方面都违悖他们对于尊严的观念。他显得狼狈不堪，浑身污黑，看来非但不能保护别人不受传染，他甚而可能带来了瘟疫。更不用说，他的时间过去了，他的生命没有多大价值，正如人们所说，摄政已经开始了。

上边的大门开了。谢天谢地，王后牵着太子走来，枝形灯架在前头开路。余下的宫廷侍臣都从阴影中出来，奔向那未来的光明。大伙儿都鞠躬，屈膝，向太子表示敬意。国王被一段空荡荡的地方隔开，一个人站在那儿。

第一个惊醒过来的是那严肃而忧郁的孔德。他既不慌忙，也不迟疑，彬彬有礼地走到国王那边去。接着，贝勒加德和巴宋庞尔赶快跑去，一会儿亨利就被人簇拥着了，不过方才他是完全一个人站着。

玛果依然如故

战胜瘟疫以后，宫廷的宴乐更加阔绰起来，这时那瓦拉王后出场了。一切可爱的男女绅士，都从他们那大半潮湿而又寒伧的府邸，回到这唯一的、充满生活享受的地方来。赢钱与输钱的甘苦不同。凡是赌场上的幸运儿，下次出现在鲁佛宫的展览会上就神气十足，活象光辉的白昼，清晨的曙光，或者众星环绕的皓月。有些人干脆把自已的潮湿府邸卖了，来在这儿大摆排场。

玛甘莉特·瓦卢瓦毅然决定：她被放逐了十八年，时间已经够久了。她三十四岁就离开了自己的丈夫亨利，当然，事情不好单怪他一个人。一家绝后王族的最后一个女人，不甘心另外一个人来取代她死去的兄弟的王位，哪怕这人是她的丈夫。她憎恨他到了这种程度：竟自派遣刺客去暗杀他。不过时间过去了，没有人再问起旧日的凶手和旧日的憎恨。付之东流的爱情，也几乎叫人想不起来了。

亨利接见她，因为她已经来了，她事前没有通知，但是凭着最后一个瓦卢瓦家族的人和他第一个妻子的资格，有充分请见的权利。他试图采取友谊的口吻，问到玉松王宫的情形，及她十八年来的生活。他暗地里计算，她现在五十三岁了。相貌也和年龄相符。“在奥弗涅还吃得不错吧，是不是？”

“也恋爱得不错，”她大胆地表示，这一下暴露出来了一切：整个玛果依然如故。

在肥胖的双颊、浓厚的脂粉、褐色的假发下面，他发现女伴有了太多的肉欲享受。巴托罗牟之夜预先投射出了它的阴影，享乐变成了痛苦。这个女人是她那个时代的女神，美丽、豪华而又博学。那时只要公主出现的地方，人们连向上帝致敬都忘了。玛甘莉特女士受人膜拜。“不过她身上已经没有那股力量了，”亨利心想。“什么东西又打我身上消失了呢？”他在惊慌当中恭维她保养得很好，容颜一点儿也没有变。

“您也由于您那种热恋的天性没有衰老啊，”她说，其实她的印象完全两样。他在她眼中显得忧郁，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幸福和光荣。她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了。不过并非心如止水，别人容易看出，热情的狂澜仍然随时可以掀起。她毕竟没有转到恶毒的念头。这时她说：“您不愧被人称作长春不老的快活神仙，就我亲眼所见，您实在是一位风流骑士。”

她的目光充满着感情，她的话句意味着友谊。他跟她握手，表示欢迎，甚而向她证明，青年时代过得不错：那瓦拉的国王和王后，他的小小战斗，她的人数不多的文艺晚会，在在都令人留恋。她接着说，她这次来是为了创办一所学院，把文艺人才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可惜她自己的资财已经耗光了。

他不等她请求就自动表示。她得到一份她暂时希望得到的恩俸，一所坐落在布罗涅森林里的屋子。然而他简单地把谈话中止了；因为对方可能继续提出要求，要是再有一位女士浪费国库，他却担心他的洛尼反对。她那方面坦然地笑了，同时心想，他果然名不虚传：爱赌博，爱女人，又吝惜钱财。

“现在我要等候王后，”她说。“我以我母亲凯瑟琳太后的关系，是她的至亲。王后又是一位麦第奇家族的女人呀。”她

说到这儿，快活地走了。

大臣对于金钱问题接受劝告。近来他对宫廷的要求大大让步。亨利明白是什么原因。国王的外交家四处在为他的事情活动，法国与英国和荷兰的同盟又巩固起来了。只要克立夫公爵一死，哈普斯堡对于行动就有了借口。已经迟疑得够久了，咱们进军吧。出击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所以法国宫廷故意追寻娱乐，惹人注目。恋爱，赌博，放弃一贯恪遵的节约原则，接连不断地举行宴会。

那瓦拉王后第二次在鲁佛宫里被公开接见以后，成了一位主要人物。这次接见的情形与上次不同，上次是她私下访问，下车以后干脆冒着被拒绝的危险。这次国王穿着盛装，朝着他从前的太太走来，一直走到新院子当中。王后玛莉·麦第奇在台阶脚下等着这位重来的人，前后左右被侍从簇拥着。大伙儿对于这两位女士以及她们那种隆重的祝贺，都在内心里感到有趣，不错，宫廷人员尽管用自己的躯干和肢体，做出诚惶诚恐的姿态，却觉得浑身痒痒的。从前的玛果和亨利，两人在大庭广众之间四目相视：这种光景是严肃的，他们也许想象不到辛酸的滋味多么厉害。彼此的面容都被礼节和仪式麻痹了。他们用那种无法互相回避、但是互相背离的目光说：是呀，我想着过去的日子。不，我不希望它们再来了。

接见以后，娱乐开始了。到处都在赌钱，特别是在军械库里。洛尼夫人命人建筑了一座礼堂。洛尼先生献给国王一袋黄金作为赌本，又给其他的人一小袋黄金。他们没有费多大气力就把他的钱赢光了，因为他时时刻刻想着别的心事。他是一位不耐烦的输家，不过他由于心神旁注，很快就把眼前的

烦恼忘掉了。洛尼先生居然开起玩笑来，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他给王后的宫嫔们摆上两壶酒：一壶是深色的，一壶是浅色的；她们把浅色的一壶当着水，其实那是更强烈的酒。等到那些姑娘们用浅色的酒来冲淡深色的酒，这一下可就糟了，所以她们喝得放荡起来。不过她们的醉态还是显得娇媚可爱。她们穿着同样服装，一律是绣着银线的麻纱细布。

王后、王妃和公主们，互相庆贺，互祝平安；不过每次都有酒宴。玛莉·麦第奇在跳舞会上才出现。她避免同国王一桌进餐；大约只有她自己才明白是什么原因，原来她不想扰乱别人的兴致。舞会和舞剧很快就出现了。在国王亨利的指点下，绅士们摹仿乡下人那种跳舞姿势：摇摆，跑步，做出种种动作，浑身富于表情，显得轻快俐落。凡是引起哄堂大笑的人，就赢得了他的女士的欢心。不过这一切和鲁佛宫的豪华气概比起来，还是相形见绌的；这儿的台阶，大殿，真正的装璜，各式的化装，都显得绚丽夺目。经过苦心的筹备和布置以后，才放人进来，每个地方都挤满了人。国王本人被迫弄得没有办法，只好看看，打发哪些人出去。但是那些可能被遣走的人，早混在人群当中不见了。

身份极高的人物也参加活动；他们多半只能说些无聊的话；音乐和出场的秩序，成了他们谈话的借口。这时对于不同身份的人说来，主要是通夜沉浸在金迷纸醉的童话生活中，实现一生都不能实现的美梦，再加上山珍海味流水般地送来，钗光鬓影幻成五光十色的云彩。观众也在效法台上的演员，争奇斗巧，达到了顶点，只有神奇的舞台机关可以和他们比拟。这种机关在梦幻般的光线中升起，它从美人儿的隐约迷离的光

泉发出，每人都是一颗星，一朵玫瑰花，一颗宝石。她们交织在往来动荡的人网中，屈伸着那种迷人的肢体。第一批转过去，第二批的面容又出现了，一个个都显得美玉无瑕。另一方面，银光闪闪的缟素仙衣，包裹着一些阆苑仙葩出场。真令人目不暇视，耳不暇听，后来舞台机关黑暗了，梦景才算收场。这时前台出现了滑稽的插曲。好些人装扮成骆驼；另外一些人莫名其妙地骑在骆驼背上。舞台上有人叠罗汉；每扇窗口出现一个土耳其人，手里挥着弯剑，所幸的是他们只扔下一些糖果在群众当中。同时又出现一批由男子装扮成的胖妇，以走索的技巧，互相击倒在地。这一切玩意儿，再加上观众的欢呼，真闹得天翻地复。

观众对于这种夜以继昼的玩意儿，总是百看不厌；最后，全体演员从一座桥上通过这热闹非常的大厅，算是达到了娱乐的高潮。观众可以就近欣赏他们心爱的对象：豪华的绅士或者丑怪的骆驼，雪肤花貌的美人或者行动笨拙的滑稽角色。凡是能够回忆的人，不难看出，同样的盛况在不十分完备的程度上，曾经出现在瓦卢瓦家族统治的朝代。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个女人，玛甘莉特女士，也是这次盛会的中心人物，我们叨她的光才得饱眼福。亨利不喜欢这种盛会，首先是由于他对往事的回忆。

他表面上兴高采烈地参加，而且还化装成战神马斯跨上桥去。他只希望别人没有考虑到这点，尤其是西班牙的公使。亨利要消磨时间，等待机会到来；他已经同他的洛尼商量好了。他要转移欧洲宫廷的视线，尤其是本国宫廷的视线，不让它们注意到时间在前进。他在宴会的拥挤杂沓中，只抱着一

种愿望：单独在一起，考虑自己的事情，蓄集力量，不感到疲劳，也不引起怀疑。

在这段期间，打猎的确使他疲倦了。本来他一直把打猎当着可靠的休息；现在他却从马上下来，躺到床上去。问题只在于：放弃这种消遣，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肉体方面决定的。当时打哈哈也使他感到勉强，他本来同朋友们一块儿总是有说有笑。他把一切同他一起共同生活过的人，都算作朋友。爱伯龙是怎样一个人，大伙儿都知道，不过他也算得是一个老伙伴了。现在这个患风湿病的聋子，在大伙儿寻找取笑对象的时候，很有充当小丑的资格。不过宫廷宁肯选择国王的正派朋友。洛格劳尔元帅在他的省区里有了一位配偶，他从不让她露面，别人就揣测这是什么原因。也许那个妇人身上有缺陷，不是哑巴，就是傻子。这位老战士的家庭情形，不断给人当着开玩笑的资料；这样闹下去，自然不免引起冲突。幸亏有国王在场，才没有发生意外。晚上，人们又开玩笑，国王不得不阻止洛格劳尔拔出武器。他挽着元帅的手，两人一起离开了会场。

"我伙着笑得太久了一点，"亨利说。元帅嘟哝道：

"我是一匹蠢驴，不懂得开玩笑。"

亨利："是开玩笑吗？究竟这玩笑针对着谁呢？"洛格劳尔吃惊地摇头。

亨利："您明白了我的意思吗？"

洛格劳尔毅然地说："爱伯龙在这儿的朋友太多了。"

亨利："您不如说是同谋者吧。"

洛格劳尔将信将疑地说："对呀，我说同谋者。"

亨利用目光向各方面扫射一遍："咱们不到会议室里去。也许那儿有一道内门只是轻轻地掩着。洛格劳尔？"

"陛下，我听着。"

"您还感到有充分的劲儿，再一次上战场去吗？"

"我永远有劲儿，"元帅说得太大声了。他觉得国王的问话带着诱惑性。他是不是要被遣走了？亨利拖他到一壁凸出的墙背后去。

"您得顾及到王后，她有孕了，可能醒着躺在床上呢。自从咱们去过萨瓦以后，已经有几个年头了。您注意到了没有？人生只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可以清楚地计算出来，但是其余的三分之一，就算不出来了。青年时期显得无穷无尽，而老年不过就象一天。"

洛格劳尔采取守势："我和勇敢的克立荣常常事后计算，究竟在您上次那场战争中，我们每小时完成了些什么。我们也问自己，多早晚再使得我们感到这么心安体泰。"

亨利："这对于您和勇敢的克立荣说来是不坏的。但是我呢。倘使我不再瞧见那瓦拉王后，我就会感到好受一些。"

洛格劳尔信服地说："女人就是苦难，这是千真万确，一定不移的。咱们应当让她们呆在家里，战争可以造成适当的环境。"

亨利把手放在伙伴的肩头上，这会儿和他并排站着，朝前望着空中说："时间久了，咱们是不是变得容易和人相处一些？很难否认，别人已经对咱们生厌了。长期以来，咱们都在带头，咱们造成了许多风尚，快活神仙的风尚，自由思想者的风尚，人民福星的风尚。"

洛格劳尔："还有果敢的风尚，沉着的风尚，法兰西的风尚，赞美妇女的风尚。"

亨利："绿头巾的风尚。得啦，这些风尚。不管它们叫什么名字，别人都生厌了，也连同对咱们一起生厌了。各方面都喊出相反的口号，然而并没有使得他们更幸福一些。您大概认为，我的儿子房多姆跟意大利的祸水一起过活得不错吧？"

这时元帅不知道怎样安慰这位父亲才好，他偏偏从迷人的甘蓓莉身上，得到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

亨利全身都朝着墙："我又知道什么呢？"

这句话的确表达出了比有区别的爱更多的东西。"我还拥有对于我的大计划的权利吗？这是一种崭新的、艰苦的、现实的事业，然而我这种年龄已经获得一些非现实的东西了，因为各方面都在希望我死去。"

洛格劳尔看出：这是软弱的时间；他明白自己应当怎么作。踌躇一下以后，他下了决心，抱着主人的肩头，这时他的手簌簌发抖，但是他叫道："那瓦拉。"他附在主人的耳边叫："我的太子亨利·那瓦拉。"

国王给他来个武士受爵式，拥抱他的脖子，吻他的双颊，又和从前一样，使用亲密的称呼。国王说："洛格劳尔，你身上带着那些叮叮当当的玩意儿，在咱们大伙儿当中是最漂亮的人，尤其是在战场上。"

"上战场去！"元帅大声说。因为他瞧见主人用指头按着嘴唇，于是他低声说道："咱们不会死在那儿。倒是会死在这儿。"

亨利仔细端详了他许久。纯朴是最好的品德。咱们总是

不够纯朴。

两人又在角落里寻找了一会儿，看有没有人偷听。后来亨利回到他的会议室里去。

就象一天

当时亨利见到了一六〇七年在布鲁塞尔翻印的《唐·吉诃德》。先由巴宋庇尔朗诵，但是他念不下去，因为他总是忍不住要笑。于是亨利戴上大眼镜，自己接过书去，用半大的声音念着那位忧伤骑士的滑稽冒险。他也随着听众一起笑起来，不过并不感到十分舒服。照理，西班牙国王应当觉得这部小说非常有趣才对。为什么大伙儿都在笑呢？一个人自以为在战斗，实际上却在被人愚弄。他心里有个幻想的女主人，而她真正的身份是卑下的，他压根儿就没有正眼瞧过她。他把畜群当作军队，把婢女当作天仙，沉湎于自己的行为，这种行为荒谬绝伦，每个人都一目了然，只有他那糊涂的头脑执迷不悟。唯一的一个赞助他的人，是他的侍从，一个好心肠的仆人。一个善良仆人的理解力，算是达到应有的程度了。

“幸好，”亨利心想，同时哈哈大笑起来，“我的炮兵都督不是矮胖子，而他的主人也不是瘦长子。咱们别去管它。”他用手按着肚子，巴宋庇尔也学他的样儿；他们为了消遣，又找到一本道地的骑士小说《高卢的马迪斯》，书中的战争是严肃的，女士也是高贵的。除此而外，亨利天天准时耗费半点钟在所谓“农艺馆”方面，其实这是他欣赏的有关农业的工作。他心

想：一个人真是活到老，学到老，至少在咱们的范围内。洛尼说得好：农田和牧场是国家的双乳。国王把这句话铭记在心，一心想着国内，而他的计划却普及世界。

在他的思想上，欧洲已经复活了，成为名符其实的一洲，显而易见，这只要打垮哈普斯堡建立世界君主国的野心就行了。这的确不仅仅是跟羊群和风车战斗，而是在对付世界君主国，使它成为永远不能实现的妄想；另一方面，自由人民联合起来的明确思想，或迟或早将取得胜利。"我何知"这句话在这儿不适用。咱们早就知道了。证明就是：咱们尽管高瞻远瞩，从不失去脚下的基地，却在促进最近的单纯的企图，比如大计划吧，它本身也就是单纯的。

亨利在巴黎给王家图书馆举行揭幕典礼，它是属于人民所有的。只要时间许可的话，他还打算建立手工业博物馆和植物园。就一个人的生命来说，要作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再也不去打猎了，这使他感到疲劳。他孜孜不倦地去研究穷困的原因。关于"农艺馆"，他看的东西比读的多。乡下的农人向他剖述自己的忧虑。他就插手进去帮助他们，仿佛战争还没有迫在眉睫。脚在田里，心在国内，而单纯和刚毅的面容，却在思想上向着将来。一个人的生命所负担的东西太多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也就是一段生活，再也用不着事后计算：它过去得就象一天。

德·拉·罗什侯爵，国王派驻加拿大、纽芬兰、拉布拉多的总督，遭到了沉船的灾难；船上的水手在一座荒岛上居留了五年，最后他本人驾着一只小船回到法国，这时他已经是个身心交瘁的人了。继他而起的有新教的旧人，或者商业公司的

新人。德·蒙特先生获得总督全权，而且用王国的特权从事皮货贸易，这就引起了嫉妒。他拥有三艘实力雄厚的军舰，可以制裁走私。他播种，建造房屋，巩固殖民地。这片殖民地共有七十二个人。第一个冬季死掉了一半，第二个冬季情况好转，只有六个人害败血症死了。

国王赞助德·蒙特先生，其他所有的人都仇视或者讪笑他；这是受了皮货商的唆使，他们不甘心让自己的生意成为王室的特权和国家的业务。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一个国王先从某些商品开始，等到后来全部对外贸易都由他的国家经营。所有体面人物都说这是空想，他们嘲笑梦想者。他们心里怀着愤怒，讥诮国王想入非非，一定要逼他让步，然后他们又可以自己规定价格。国王在这桩事情上是孤立的，他反对洛尼，因为洛尼不明白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在这种情形下，洛尼是代表商人的利益，不是代表国王的利益，他认为对外贸易由国家经营是异想天开。

事情总是这样行了，那样又不行。亨利有两次派遣三艘船，满载着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到大洋那边去创建"基督教法兰西共和国"。一位新教的旧人建立了魁北克城。他名叫萨米埃耳·德·尚勃兰①。亨利从没有派遣过习惯成性的冒险者去；他的最冒险的事业也使用不着他们。学会说法国话的土人，打远道来见他，他同他们谈了话。等到尚勃兰最后一次航行，向他报告发现了休伦湖、密歇根湖、安大略湖——国王大可以高兴一下。不过那时他已经不在了。

---

① 尚勃兰(1567—1635)，法国商人和殖民者，法国在加拿大的总督。

他自己宫里养了许多工人，他常常去拜访他们的作坊。有个工人用木头雕刻。亨利跨进去，木板刚刚雕好，他把它带回会议室里去，好在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欣赏它。现在要象从前那样，在往来奔驰中办好一切固然不行，就是坐下来也不见得成功。木雕的是个轮廓，表现人在种田。这是农夫的骨骼。难道说，咱们已经死了，实际上咱们并没有松劲儿啊，工作在前进。

幸中的不幸

那时玛莉·麦第奇的情绪恶劣，非常敏感，而且情况越来越坏，动不动就发脾气。亨利向洛尼坦白表示，他自己简直不能同她谈话，更说不上消愁遣闷了。“我一回去，她就冰冷着一张脸，瞧什么都不顺眼。我吻她，拥抱她，逗她笑，都没有用，我不得不在别的地方寻找消遣。”

平常她多半先同爱伯龙一类的人进行谈话；谈话内容总是涉及她的丈夫，不过丈夫听了一定不会高兴。这时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儿，使大多数人感到惊讶：她严格反对两性的交往。由于这种动机，她干脆要处死一个宫嫔。亨利耸耸肩头，但是不得不同这个神经错乱的人讨论这件事情。她穿着黑色的西班牙服装，他穿上马靴，套上踢马刺，仿佛就要出外旅行。他提醒对方：咱们是处在一个文明的宫廷里。先不用谈王后那种荒谬绝伦的意图，这点就已经够使人烦恼了；外国宫廷都知道，这儿有女间谍到处活动，任何秘密房间里的人都受到监

视。

“至少是您，”玛莉证实道。“我不愿意再听到别人说您是个好色的老鬼。”

“那就请您禁止您的朋友这样说吧，”他回答，诚恳地试图保持自己的耐性。她用冷酷的语气说：

“鲁佛宫不应当叫作妓院。”

“这得怪谁呢？”他针锋相对地问。“王后，您把外国风俗带到我们这儿来。您改变意见是值得赞美的。不过现在您又未免做得过火一点。”

这个玛莉把肚子里的话都倒出来。那个姑娘应当被处死刑。然而主要的是：“西班牙公使看透了您。”

“他费了很长的时间，”亨利说。“最后，我总算使他相信我爱好和平。唐·伊尼戈公开说：一位在农业、艺术和工商业上，有这么许多成就的国王——”

玛莉：“他就会在战争中失败，这是补充说明。有时他默而不言，有时他又说出来了。”

他是对她说出来了的，亨利看出来了。

玛莉继续说道：“进攻，然后一败涂地。可怜的欧洲就上了这么一位英雄的当。时间不会长久了。”

她需要呼吸空气。在黑色花边的头饰下，她的脸色苍白得可怕。宽大的衣裙，遮掩着她怀孕的身体。不光是这种情形使得亨利耐着性子；他还非常惋惜，因为她用背朝着他和她的王国，大大地走入迷途了。他注意到，她自己也感到难受，决定听她说出一切，只要她不发生意外。

玛莉的态度更加控制不住了，否则，她就说不出话来。她

向空中挥着一双大手，又跺脚，又叫喊："您已经没用了，难道还没有人向您说过这点吗？您也闹不了多久了。您犯的罪恶，就足够把一个男子的精力消耗光；并且您不光是好嫖好赌，凡是天上、人间以及地狱里的事情，您没有不染指的。您煽动起来的混乱，现在冲昏了您的头脑，再也不受您的支配了。很快您就会遭到不测。"

"遭到不测的先该是她，"亨利心想。这时好象在下棋，他作好准备，立即吃掉对方的车，以免自己动摇。不过对方放弃煞着，王后的语气一下子变缓和了，同时她的面孔和身体的每种活动，都泄露出有种惶恐的窥测意味。

"请您把摄政权交给我！"

他没有回答。

"您要想到您的儿子。要是您一旦死去，他就失掉了王位，您还是趁早把摄政权交给我的好。"

亨利带着耐心的微笑，建议她两者当中选一。"您宁肯得到您要求的摄政权呢，还是您要处决的那个姑娘的命？"

这时玛莉没有昏厥过去，然而她不得不蹲下去，突然她的身体支持不住了。也许是绞肠痧，她的脸色完全发青，形容可怜极了。亨利从地上扶她起来；这时他的语气又温和，又坚定：

"王后，方才实在冒犯了您。请您忘掉了吧！您要记着，您最好的朋友是在您的身边。"

她站起来，利用他对她的同情，使用一种不恰当的声调，就她那么丰满的身材来说，太高也太弱了。

玛莉幼稚地问："多早晚您给我的摄政权？"

亨利温和地回答："等我活到八十岁。"

玛莉粗鲁得象个征服者："您连六十岁也活不到。"

她跌跌撞撞地走了，把地板踏得嘎吱嘎吱地响。她从门口警告他，这倒不是恶意。他听出一个可怜的灵魂怎样用忿怒来掩饰她的绝望。

玛莉："没有人担保您的生命。"

就在当天，她不得不召回她的道德守护人，两性的交往在鲁佛宫里再也不受限制了。于是就有许多闲言闲语，首先是关于那个不久被处决的姑娘。上辈凯瑟琳太后时代的情形，仿佛又回来了，这使国王感到怵目惊心。不过他默然不言，因为他看出这种意图何在，并不加以重视。这无非是要他给敌人以攻击的机会，事情果然出现了。传教士鼓起新的勇气，攻击这个天赐的对象，也就是所谓荒淫的老头儿。据说是他榨取王国的膏血，使王国遭到毁灭，同时他造成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混乱。亨利用自己惯用的方式，警告那个忏悔师戈登，这回这位神甫也许又在幕后活动。亨利表面上承认：由于多年以前一位名叫德·里翁的贵族死了，使他的良心受到谴责。这位贵族闯的祸不小，他剖开乡下姑娘的肚子，伸脚进去取暖。这倒是没有一点儿淫荡的意味；这样看来，人们对一个取暖的老头儿，会感到心满意足。

"我的儿子，"戈登说——很难区别他是愚蠢还是狡猾。"您要注意您的名声。一个人到了名声扫地的时候，他自己也就不知道还能作什么用了。"

"我的父亲，"亨利说。"对于我的名声负责的正是您。您去告诉那些传教士吧，就说现在有人胆敢侮辱国王陛下。"

对方一声也不吭了。国王虽然占得了上风，却显得忧郁。

要在三年以前，他一定会哈哈大笑起来。现在决定了，面临着的是什么事件，他无法摆脱一种恶名。他赢得了欧洲，这是一方面。他被称为欧洲的国王。一六〇九年三月，克立夫公爵死了。各国人民都望着法兰西国王，各国宫廷都屏住呼吸。炮兵都督催他赶快出兵。亨利坚持要按照国际公法办理。哈普斯堡夺去了克立夫和尤利希，后来他才让德意志的同盟者占领柏格及杜塞尔多夫城。往来磋商了许久，始终没有出兵。由于他的迟疑不决，到了最后，事件更加使人糊涂了。他没有作出决定的原因，是自己家里发生叛变。

出师的前夕快要到来，时间不待了。他准备出动的时候，大计划是他内心深处的动力；过去是这样，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不过也有人说，纵然没有大计划，没有导致永久和平的国际联盟，他也会出动，因为他要保卫他的王位。有人甚至于说，他发动战争无非是为了一个女性，他是个轻狂人儿和风流骑士，愈到老年，愈是荒淫无度。这就是外边的种种传说；最后说来，耶稣会会员戈登的狡诈甚过愚蠢。

戈登把一位在思想上统治现存世界和预定世界的君王，在最近一年搞得声名狼藉，成了个老而不死的荒唐鬼。名声居然弄到这种地步。后来这种名声越过国界，夺去他国外的朋友，不过老百姓不在内。各国的人民，尤其是他本国的人民仍然相信他，他们受着一种固有的、深刻的智慧指导。坏名声是他左右的人制造出来的，本不应当使他感到沮丧；他竟自为此耽误了最后的时刻。他遇刺的机会成熟了，从前决没有这种情形。

他初次遇见一位年青的、非常年青的女士，名叫夏绿蒂·

德·蒙莫伦西——不久以前，他面向城市作了一次古怪的活动。国王走路，患风湿病的爱伯龙坐在软轿里，另外还有几位绅士，陪同国王一起爬上一座土丘，从这儿可以把这座伟大的城市一望无余。国王大声说话，坐在软轿里的聋子大部分都听见了。国王是从他的会议室里出来，他在那儿考虑一切事情的时候，他的眼睛自然而然地对着一件木刻。这会儿他当着人更可以高谈阔论了。等到首都完全呈现在眼前，他背过身去，俯着身躯，灵活得象个小伙子，把头埋在张开的两腿中间。他在这种姿式中大声说：

"我除了妓院而外，什么也瞧不见。"

好心肠的洛格劳尔快活地回答他："陛下！我瞧见了鲁佛宫呀。"

这本是一片好心，无非想鼓舞国王的兴致。从软轿里发出吃吃的笑声，简直收不了场；轿夫只好轻轻拍他们主人的背。

国王故意落在扈从后面一大段路。这时只有一个他不注意的人，谨慎地在旁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跟定他。这人是和宫廷往来的诗人或者学者之一，宫廷里每个人都可以和诗人或学者攀谈，叨惠他们的光彩。这人的父亲是个织袜匠，儿子奉到国王的委托，用巧妙的诗句，把鲁佛宫里受到赞赏的一出舞剧写出来，传诸后世；另外还仔细描写豢养在鸟房里的一种飞禽的生活。这些小小的生物，开始也象我们人一样是活泼的，自由自在的；后来它大胆取得了对于同类的统治，如果它滥用这种统治，就会受到惩罚和伤害；于是它就退后，过着孤独的生活，要是有人打算伸手去摸它，它就在可怕的预感中大

声啼叫。

然而这次不是谈鸟儿的问题。这时诗人或者学者运用自己训练有素的理智，以免作出或者说出一些欠考虑的东西，虽然高贵人士正是为了他的语言艺术才招待他，仿佛他是出身贵族，或者是一位骁勇的战士。他避免和散步的国王隔得太近，国王显然不希望有人跟着他。这位市民的儿子，从适当的距离自言自语，话虽然不涉及任何人，却富有深意。国王的听觉原本敏锐，不过没有人期待他听见这种无足轻重的独白。

“幸福是非常累人的。没有别的东西使我们劳累到幸福所需的程度。就是我本人这种比较平常的幸福，也得加以限制，只有在自愿的限制当中，幸福才保持着它外部的形态。我们假定，全欧洲都众口一辞地称颂你的光荣，其实所谓光荣不过是一些话句而已；不错，你的光荣还可以传播到新法兰西的居民那儿去。怎么办呢？我必须增多我的幸福，或者放弃我的幸福。比较过去和现在，幸福总是给我招来恶毒的敌人，一把钢刀很容易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幸福负有使我不断幸福的责任。事业与旅行不断开始——直到我死后都收不了场。

“小市民的儿子可以把握时机，及时退场。他躲到寺院、鸟房、图书室里去。他缄口不言。他不够伟大，不能为了幸福而陷入不幸中去。他不是一个王子，世界并不同他共存亡。所谓幸中的不幸，这既没有人嘱托给他，也没有人责望于他。一个伟大人物就没有选择了。他要历遍艰难的道路，备尝幸中的不幸。”

目的前面的最后一个女人

玛甘莉特·瓦卢瓦公主没有改善鲁佛宫和她自己的名声。这也是她办不到的事情。与玛莉·麦第奇不同的是，王后玛果为人并不欺诈；她除了自己的热情而外，不听信卑劣顾问的话。她的奔放的热情，始终不可遏制。她现在住的屋子是大主教借给她的。她在那儿用精美的肴馔供养文艺学院的人才，希望他们将来的创作获得国家的荣誉。她的另一部分时间，就消磨在那些年青的宠儿们身上。

有天早晨，她做完了弥撒；她那漂亮的二十岁的宠儿，和她面对面地坐在车内。到达家门口的当儿，那瓦拉王后的一个侍从跳到踏脚板上去，一枪就把车上的宠儿打死了，他自己大约是从前的宠儿。他行凶以后，打算逃走；玛甘莉特公主的衣服上都溅着血，她一方面感到惊骇，另方面又痛心自己受到的损失，于是她叫人把凶手捉来。凶手被带到死尸的面前，他用脚踢它，说："他不是完蛋了吗？现在就请您放心地杀死我吧，我倒是顶快活的。"

对待女士这么猖狂无礼，真叫她忍无可忍了。她果然大声叫道："给我绞死他！"她解下袜带，腿上的肌肉虽然太胖一点，形式还是优美的。她把袜带抛给手下的人。"绞死他！你们还不快些动手吗？"没有人服从王后玛果失去常态的命令。这个十八岁的青年，心满意足地杀死了二十岁的对手，必须受到正式法庭的判决。国王没有办法，只好签字。要是他宽大处

理，别人就会把他第一位妻子的不合时宜的热情及其后果，统统记在他自已的账上。这个急欲报复的女人，还是滥用了法官的裁判。在她住家的院子里，离她睡房窗口不过三公尺的地方，那个小伙子跨上了刑台。他勇敢而又坚强，始终没有请求宽恕。一个垂老的、过去时代的偶像，双颊下垂，穿着晨服，目睹年青的脑袋掉下来，虽然一时感到快意，其实丝毫无补于她。

她从前的丈夫在私下想："可怜的玛果成了自己放荡行为的牺牲品。她事前毫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结果。我的戈登大可以劝告她一番，不用引证他自己的哲理，而引证他前人的古老哲理就行了。你得当心啊！"他心里打好主意，就去出席马上竞技比赛，这是玛甘莉特公主组织的。自从上次冒险行为以后，已经过去好些时间，她再也不感到难受了。亨利更加注意，提防她还会作出别的事情，这对于他是种警惕。

现在玛果心里没有想着别的，只想给他添置一个心爱的人儿。这是蒙莫伦西家的小姐，名叫夏绿蒂·玛嘉丽德，是一五九四年生的。这个姑娘今年才十五岁，王后玛果就邀请她参观竞技比赛。好些女士们都抱着同样的目的，忽然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年青的美人儿身上。首先给她吹嘘的是诗人瓦蒂尔，他称她是曙光。曙光升起以后，无疑要发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没有人否认，这个人儿的身材还没有长足，面容还没有定型，今天许下的诺言，还要等待将来才能兑现呢。仔细看来，这个小美人儿实际上是诗人瓦蒂尔捏造的。

别的女士都存着自私心，首先是德·苏尔迪夫人，她在这方面一贯是个行家。她给她的儿子向这位小姐求婚，放弃任

何妆奁。德·苏尔迪夫人从她侄女甘蓓莉那儿获得五万镑年金。要是她的计划实现，数目还可以增加到十万镑。蒙莫伦西本人失去了国王的恩宠；难道说，一位元帅非反叛国王不可吗，何况国王称他是教友？他失悔自己太愚蠢了；他想尽方法，挽回国王的欢心。结婚决定不要妆奁，夏绿蒂是最富有的继承人。

这时有位老年郡主插手到里面来，她也不肯放弃自己应有的关系。黛安·德·佛兰丝夫人原是一个私生女出身，在小姑娘的母亲生病的时候，由她担负起抚养孩子的责任。不久她就使德·苏尔迪的打算成了泡影。这时正碰到王后玛果邀请众人参观竞技比赛。会场预定在她住的地方。

玛果也有自己的打算。建造一座新的府邸，需要许多钱；大主教的房屋，由于许多痛苦的回忆使她生厌。除此而外，她不愿作唯一的、垂老的偶像，贪恋娇嫩的蓓蕾。这儿有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可以诱使青年时代的伙伴上当。除了个人私下的打算而外，玛果仍然不减当年，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文主义者，具有深刻的判断力。她背地里说，我失去的丈夫对于他的崇高事业，缺少某种东西，我知道那些事业，它们的确显得崇高，要是他不肯高估自己的荣誉，使它成为不朽，未免太可惜了。得啦，他缺少某种东西；他缺少的是使他成功一切事业所必需的东西：这就是对于女人的迷恋。说来也好笑，一个男子居然对我们妇女这样迷恋，一直到他成为伟大的国王，都不肯罢休。

玛果又说，这还不光是滑稽可笑呢。这样认真对待我们，也是天真和高贵的。只要他还有这种脾气，事情就没有绝望，

我就始终记着他。记住一个男子，这就是说，让他连同我的一切回忆，尤其是痛苦的回忆，活跃在我的眼前。所以我要对着他的王宫建造我的府邸，我就可以戴上清晰的眼镜，从河对岸望到他的窗口。

竞技比赛促成巴宋庇尔先生意想不到的胜利，他本来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人。他打败了王后的侍臣贡齐尼，惹得玛莉·麦第奇大发脾气，国王却十分得意。近来他的巴宋庇尔在理智和道德上都有了进步，而体格锻炼也和别人并驾齐驱。原来一个举箸不定的好奇者，渐渐成长为崇拜国王的人，明白国王要忍受不幸的幸福。亨利私下说，“我的朋友不嫌多呀，”这时胜利的英雄正神采焕发地骑马环绕着看台走。

他让马在国王和王后面前下跪，手里挥舞着帽子，等待命令。究竟他应当选择哪位女士，同他一块儿分享这份光荣奖呢？在这么一些高贵的女士当中挑选，真叫人左右为难。那瓦拉王后作出决定，她向亨利指点一位非常年青的姑娘，这位姑娘享受优待，端端正正地坐在国王的对面。他已经看见新的美人儿有一个钟头了，不过没有对她注意。首先是他怪罪她的父亲，虽然有人把女儿给他介绍，他却很快把时间和地点都忘在九霄云外了。她还是个孩子，也和其他的孩子一样，的确够不上称为曙光。然而他注意到，有几只眼睛针对着他。巴宋庇尔一心在等候命令；别人露出紧张的表情。

这种司空见惯的事情，亨利一眼就看穿了：有人介绍一个女人给他。他用目光从旁边扫射一下他的周围；两位王后显然有了默契。随后他再勉强看一眼对面的小人儿；这时他才看清她了，仿佛挨了当头一棒，这种光景如果不是发现奇迹，

就是有人对他行刺。差点儿他就失去了知觉。他这一切都表现得太过火了。

乖巧伶俐的巴宋庇尔知道主人的脾气，总认为自己可以得到如愿以偿的命令。他骑马兜着圈子，马匹再一次下跪。年青的蒙莫伦西小姐被人搀起来了；每位女士都巴不得瞧见巴宋庇尔怎样扶小姑娘上马。观众从座位上跳起来，好欣赏这颗新星升起。巴宋庇尔牵着马缰。小姑娘在马上左顾右盼，当着向她蜂拥而来的人群，显得骄傲和幸福。这使她非常满意，她也不管马匹走到哪儿去。最后达到目的地，然而国王已经走了。

他心里这样想："别人懂得我的心意。我不愿意再给妇女们纠缠了，她们实在给我打了不少的麻烦。"他看出女友玛果的行为出于自私，但是他忽略了另外一面。他由于迷恋女人才得到生活的动力，这点他已经忘记了，仿佛从前这样从事活动的是另外一个人。不过事情的进展仍然不受阻碍。首先，元帅不答应别人向他的女儿夏绿蒂求婚，他要自己选择女婿：不是别人，是巴宋庇尔先生；其实巴宋庇尔并没有费多大气力。每人都称赞曙光："天底下没有比她更美的人了。"

究竟巴宋庇尔凭什么来获得这位富有的继承人呢？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通过社会经验也使他变成了八面玲珑的人。然而他没有一点儿财产，是个朝不保夕的光杆兵士。今天他大出风头，但是如果国王对他生厌了，很快他就会销声匿迹。这一切蒙莫伦西都不管，一心只想重新获得国王的恩宠。他的伙伴爱伯龙问他："究竟您对这位国王还要屈服多久？——""比对您久，"元帅气冲冲地回答，因为他听信这个患

风湿病的叛乱分子的话太久了。接着两人就同洛格劳尔和查梅一起进餐，后者自称为拥有一百八十万泰勒以上财富的主人。“他又来了吗？”亨利听见订婚的消息以后，目睹新来的客人，背地里自言自语。“一生当中老是碰见这些人，真是不可思议，可以说，这是过去存货的残余。”

亨利对于蒙莫伦西家里的事情没有多费脑筋，他祝贺那位雀屏中选的快婿，并且答应将来参加结婚典礼。在这期间，风湿病发生了，这是战士们上了年纪以后惯得的毛病。蒙莫伦西和国王都同时患了这种病；爱伯龙早就得到了。亨利躺在病榻上叫人读书给他听，由巴宋庇尔和年青的格拉蒙轮流担任。两人都伙着大家一起赶时髦，赞赏杜尔斐先生的长篇小说，书名叫作《拉斯特勒》。书中的牧羊男子和女人互相恋爱，不涉及肉欲，所以不发生肉体上的欢乐和痛苦。这在一个风湿病患者听来是很合胃口的。

另一方面，那些与宫廷有关的女士来向病榻上的国王问安。没有一个人不极口称赞青年夏绿蒂的美丽。她最珍贵的品德是天真和纯洁，完全没有沾染上宫廷那种勾心斗角的习气。人们只要见着她，就以为到了花红草绿的境地，跟乡村牧羊女和羔羊在一起了。从王后玛果的口里说出这类话，听来稍欠妥当。亨利回答她道：“这小姑娘与其装作羔羊，倒不如装成小鹅儿吧。到现在为止，她也的确是一只鹅儿。还等不到我使她成为我的宠姬，她就想当王后了。这是绝对免不掉的事情。”

然而剧烈的痛苦可以使一个男子要求悖理的安慰。羔羊和小鹅儿的风光也不过是在人间，痛苦使咱们自然而然地向

往那儿。病榻是无聊的;杜尔斐先生的小说也是同样无聊的,然而它表现为一种意想不到的冒险,叫人不得不去试上一试。没有情欲的恋爱,这显然是一种新花样。不知道枯叶对这点是什么看法?

御马总监贝勒加德任职已经很久了,宫廷里的人只称他是大先生。在目前的一类事情上,国王要听听相处已久的顾问的意见。当亨利约他私下谈话的时候,朋友明白自己所负的责任,他说:这得有所区别。他早想在他认为一钱不值的牧羊女,与外表上毫无瑕庇的青年女士之间有所区别了。"一个孩子,"亨利说。"枯叶,她还是一个孩子。"

"为什么让巴宋庇尔独占这个孩子呢?"枯叶相反地问。他的身材始终是神气的,不过现在鼻子里常常有点鼻涕,这成了众人取笑的资料,也和洛格劳尔元帅的太太一样。

亨利在暗中肯定:他的枯叶不济事了,再也不了解眼前的事情。占有一个孩子吗?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他简单吩咐他的御马总监:把她给我带来吧。这是他现在说的话。从前他是那样说的:让我瞧瞧她吧!贝勒加德一个人回忆过去的日子,仿佛一切又从他的眼前飞驰而过。

国王通夜都是醒的。两个念书的人轮流睡觉。长篇小说《拉斯特勒》老是念不完,国王到牧羊场上去的渴望,也使自己睡不安枕。早上,他叫小蒙莫伦西是只小鹅儿,甚至是只鹅,他完全不想瞧见她。然而当未婚夫巴宋庇尔跨进房来的时候,并不妨碍他向对方承认:他爱夏绿蒂,简直爱得发狂了。

一个冬天,早上八点钟。又尊贵、又崇高的国王陛下,靠着年青而漂亮的宠臣,宠臣跪在床边一只椅垫上。国王的眼

泪落在宠臣的身上，也弄湿了自己的花白胡须。“要是你跟她结婚，而她爱上了你，那末，巴宋庞尔，我就要恨你。要是她爱上了我，你也会恨我。咱们两人还是别引起冲突！别破坏彼此的友谊！我决定把她嫁给我的侄儿孔德王子。她要属于我的家族，成为我晚年的安慰。”

巴宋庞尔惊得目瞪口呆，立即回想起竞技比赛的情形。“可怜的、尊敬的主人，一个不怕事的人，大可以请求您描写一下可爱的对象。陛下！您连正眼都没有瞧见过我的未婚妻呢。”他考虑过后，认为这一切无非是一个病人在闹脾气。因而他保留着自己的意见，反而采用婉转动人的话句：“陛下！但愿这次新的爱情给您带来许多快乐，不下于损失给我预备的悲哀，这就是说，假定陛下的作法会引起我的悲哀的话。”

他不得不大为惊奇。国王整天都显得神情沮丧。亨利不再希望什么了，他叫人在病榻旁的角落当中放了一张台子，他同三个贵族在台上掷骰子玩。这时出现了两位妇女。蒙莫伦西夫人自己才恢复了健康。国王坐在床边，边玩边同母女两人谈天；实际上，他觉得母亲更好一些，不过他难忘《拉斯特勒》小说中的牧羊女；谁和她们相象，而答应给人以不可知的幸福呢？他问小姑娘，她自己是不是赞成同巴宋庞尔先生结婚。她露出天真无邪的表情说：“这是因为我父亲要这样作啊。”

可怜的未婚夫手脚失措地站在那儿。以前的话却是这么说的：“你是我整个生命的一切，”国王再问一遍，夏绿蒂干脆耸耸肩头。巴宋庞尔看出自己被无情地拒绝了。他淌着鼻血走出去，有两天都没有影儿。他不吃，不喝，也睡不着觉。国

王最后又把他争取回来了。这位蒙受损失的宠臣，虽然怀着苦痛的心情，却发现了如下的事实：这不是美好的曙光，没有良心，她除了钓饵而外，不会给人任何别的东西，年老的国王忽略了这点。一个孩子的美丽，竟自向他保证了善良。他在思想上——不是实际上——会为这无从发现的善良付出一半作战基金哩。

孔德不动声色，接受别人对于他的种种安排；他接受订婚，接受激增的年金，也接受流言蜚语。据说，国王给他娶亲，是为了自己得到一位宠姬。国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他具有荒谬嗜好的嫌疑：也许他根本就不会沾染他的妻子。有两个月的时间，孔德把这一切置之不闻不问，一直等到结婚，手续完成。让国王在这段时间内尽量怀着痴心妄想。每个善意的人，都看出国王的倾向纯洁，符合杜尔斐先生的规范；至于那些热情的诗句，无论他请人代写，还是自作，都不见得怎么高明。他的宫廷诗人马莱尔布平常倒还不乏佳作。“回忆过去的日子多么甜蜜，”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成功地概括了人情世态。这适合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子的胃口，他只配回忆，然而既不配有绝望，也不配有幸福了。

孔德结婚以后，立即宣布自己对于这种不正常关系的意见。他先接受国王赠给年青太太的一万镑钱，又接受王后赠给她的价值一万八千镑的首饰。他欢迎别人代他清偿债务，并领取了一季的年金。国王召夫妇俩到枫丹白露宫去，他们在这儿才显露出本来面目。那个欺诈的女孩，现在成了波滂家族的王妃，她一面尽量助长年青夫婿的嫉妒，一面挑逗上了年纪的崇拜者。有天晚上，她披着头发，在火炬光中姗姗地来

到露台上。国王差点儿晕过去了，这回丝毫没有做作。"上帝呀！他真是发疯了，"纯洁的小姑娘说。

孔德对亨利说："陛下！您一天比一天地变得更年青了。您常常换服装，现在您的胡须样式也剪得不同了，除此而外，您不光是把香水洒在衣领里，而且公然穿上我太太喜欢的服色。陛下！为了您和我，这都叫我难受，您使得咱们两人成为笑柄。"

他这种语气越来越大胆。他是个瘦小伙子，露出严峻的表情。他现在放弃了沉默寡言的态度，故意装得轻浮而不聪明，其实他是非常工于心计的。他同太太一起逃亡，无疑是算准了自己的前途。这样只留下国王一个人，可以使他那种幻想的感情突然变成疯狂。要是他的敌人哈普斯堡提供亲王和王妃的避难所，他的处境就更加难堪了。"让他这位胜利者和伟大的国王吃点苦头吧，"孔德心想。"这位欧洲的邪神逃不了这次失败；他自己忍受不了，会自趋于事先注定的灭亡。拿出勇气来吧！"年青的阴谋家盘算。"国王会被人杀死，只有蠢驴才看不出这点，这么一来，我就是第一个王位继承人。哈普斯堡会扶我登上宝座。王国里不会有人反对。基督教徒们认为他们亨利的离婚是无效的，而现在的王储只能算作私生子。"

德图院长警告过亨利。没有用。亨利发誓说，他的意图是纯洁的。"您的过去证明您的言行不符，"德图忠告道。没有用。亨利写信给洛尼，说他将失去对于王子的耐心。洛尼劝他逮捕孔德。他差点儿这样作了，因为孔德谴责他的"埃及式的暴政"。一位人民的国王，最受不了这样的话。亨利断绝这位四处活动的青年人的关系，而且用巴士底监狱来威胁他。

拿出勇气来吧！孔德说。他第一步拐诱他的太太到毕加底省的狩猎行宫去，这儿离西班牙统治的尼德兰边界不远了。大公爵和西班牙公主住在布鲁塞尔。这儿还是属于埃及暴君的领域，所以要当心呀！为了混淆视听起见，他组织了一些旅行，首先是到亚眠去拜望总督德·特拉尼先生。除了王子、王妃而外，还有王子的母亲参加；王子的母亲从前毒死了自己的丈夫，这位王子是不是她丈夫的亲生儿子大成问题。王妃的母亲极愿意把自己的女儿交给国王作宠妃。王子的母亲也是这样。还有好些女士从中帮忙。王后玛莉·麦第奇说："有三十个女牵线人参加这桩漂亮的交易。要是我愿意的话，我可以成为第三十一个。"倘使后来事情没有变化，她也必然加以协助了。耶稣教团的将军只消这样通知玛莉：必须付出牺牲。这是目的前面的最后一个女人。

新的海伦[1]

猎神节日，天气晴朗，出游的人碰到打猎是不足为奇的。因为那是国王的猎手，所以才引起相当的注意。他们向年青的王妃说，这是本地一位主管森林的人——。她没有听他们多说，立即看出是国王。

国王穿上管理人的制服。他用索子牵着两条狗。他的左

① 希腊神话中的美人，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特洛伊王子巴黎斯得到爱神的帮助，把她拐走，因而引起十年的战争，特洛伊终于毁灭。

眼上缠着绷带；除了眼里的热情而外，任何人也认不出是他。她骑马打他身边经过，从马上说："这点我决不原谅您"——纵马离开那儿跑了。

这回又不免使亨利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一个面目黧黑的老农人，背上驮着一捆柴薪，穿过敌对的火线，赶到寇佛尔府邸去。甘蓓莉说：陛下！您多么难看啊。后来他打动了她，并且把她争取到手，这和现在已经相隔好些年了，那是伟大与占有的年代。现在的情形怎样呢？他想召回过去的日子，他摹仿当年的自己。一个孩子丝毫也不知道这些情形，然而她说：这点我决不原谅您。多早晚她才会了解呢？

话又说回来，一位国王为了咱们的缘故化装，总不免使人感到骄傲，咱们成为了不起的人物了。咱们还是少说为妙吧，小人儿或者小鹅儿这样决定；巴宋庇尔受到彻底的教训以后，对她的称呼又不同了。这时他们出游来访的府邸女主人，殷勤地招待小鹅儿欣赏当地的风景。她们的目光射到旁边一幢大楼的窗口：国王正站在那儿，一只手扪着心，另一只手在送吻。"啊！我的上帝，这是什么。夫人，国王在您这儿呀。"德·特拉尼夫人打算同这个吃惊的小女孩一块儿过去：好话一句，是不费事的。小姑娘心想："好话一句，现在别忙，留待以后再说吧。首先，这个老头儿应当把他的又胖又老的王后，连同他的九个私生子一起赶走。我再瞧瞧，从哪儿获得我的真正的王储。"

孔德王子和王妃互相猜忌，他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合作。两人都想继承国王，不过各有各的打算。最后没有一个人得到好处。王子的母亲担心自己太惹人注目了；她离开这儿以前，

先开导了儿子一番。亨利垂头丧气地回到巴黎。时机稍纵即逝，孔德用诡计拐诱他的太太越过国境。他只是对她说去参观一所田庄。他从第一个西班牙—尼德兰地区写信给西班牙公主，请求保护他的荣誉和安全，以免遭受一位埃及暴君的迫害。西班牙公主曾经保护自己的荣誉，不受一个被活埋的女人的影响，于是她在布鲁塞尔的官邸接待这对逃难的人。他们受到与自己身份相当的一切优待。但是好孩子要逃走就不行，每次企图都失败了。

国王接到这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是在晚上的牌桌上。在场的有堂弟苏瓦松，吉士家族的公爵和爱伯龙，克雷基和巴宋庇尔，后者贴近国王的身旁。他悄悄地说话，不希望被人听见："陛下！我不会象孔德王子那样作，我也不愿意和他调换地位，"国王只是要求苏利来见他。

炮兵都督已经睡在床上了，他不想起来，别人只好把国王的专函给他瞧，这样他才来了。国王出乎意外地去看望王后，她已经又躺在产褥上了。这种光景倒象是临死以前的卧床。国王听人说些毫无意义的或者背信弃义的建议。大臣维勒鲁瓦主张通过外交的途径，因为他是个行动最迟缓的人。院长冉南只是承认武力，主张用战争对付每个接受孔德的王侯。亨利想听听自己妻子的意见。她躺在床上，背朝着外，他瞧不见她的脸。后来他才会经验到，这个夜晚，玛莉最后在思想上决定了他的死亡。他还希望在这儿打动她的心。

苏利跨进房来，亨利挽着他的手。"咱们的人已经逃走，把一切都带去了。您对这个怎么说？"

苏利用指头在玻璃窗上敲了一支进行曲，亨利由于彼此

的习惯懂得对方的意思。进行曲是说，咱们的人早该坐在监牢里。“可是现在怎么办呢？”亨利问。

苏利劝他什么也别作。顾及欧洲的舆论，有万分必要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王子很快又会回到这儿来。主要是他没有钱。

临时的枢密会议就这样结束了。苏利看出国王暂时还不明白这个道理：什么也不能作——现在战争也不能进行。国王在欧洲期待他去解放的时候迟疑不定。现在他怎么好为了从布鲁塞尔接回一个宠姬而进军呢。不过局势的演变，偏偏使得他蒙受这种污名。后来亨利向教皇的特使声明：如果人们认为我的行动是受热情的驱使，这就是污蔑，法国有更美丽的女人啊。不过他已经没法挽回了。各国人民坚决不相信外边的传说；各国宫廷和耶稣会会员却故布疑阵，仿佛事情果然不出他们所料。到处有人在写文章，作报告，进行辩论，众口一辞地说：法兰西国王发动疯狂战争的动机，是为了新的海伦。

阿布雷希特·封·奥地利同他的妻子西班牙公主伊莎白娜，统治着西班牙的尼德兰。他是一位大公爵和狡猾的官吏。他立即作出决定，尽量利用法国国王的亲戚来反对法国国王，包括王位继承的争执，以及在王国内部举行暴动。他借口的理由，是怀疑本身荣誉的法律地位及其保护问题受到影响。他是一个哈普斯堡家族的人，被迫而把另一个人的妻子送给那位躁急不安的求爱者，因为对方居然用军队来威胁他！亨利果然通知对方，自已将统率一万五千人来接回王妃。大公爵等待机会到来。一个贪得无厌的老头儿，最后可能失去主宰；

不过可能性不大。大公爵大概猜出来了，亨利宁愿得到手的是王子而不是王妃。

自从西班牙国王的通知达到以后，孔德成为有权继承王位的人。西班牙公主的宫廷，举行了八小时的宴会和跳舞来庆祝这次事件。大公爵从没有提出过站得住脚的理由，为什么他不把一位亲王送还那个家族的首长，其实没有那位首长的同意，任何人都当不成王室的成员，只能成为一个叛乱的臣属。在事态发展的过程中，国王宣布取消孔德的公民权。这位从前沉默寡言的人，一变而为非常活动的分子。大公爵劝他旅行，于是他用西班牙的钱走遍整个德意志。他在特利恩特差点被威尼斯人捉住，把他交给他们的同盟者。不过他逃到米兰去，这儿差不多等于是马德里了。

亨利接到这个消息，暗中打消了自己的主张。为了不与本身的习惯抵触，他放弃了最后的爱情，不过还没有公开表示出来。住在布鲁塞尔的小姑娘料想不到这点；有人企图拐她逃走，被女东道主人及时阻止住了。汉尼霸·德丝特蕾，甘蓓莉的弟弟，辜负了国王的信托；亨利已经动身去迎接他的美人儿，只好把汉尼霸叫作蠢货。其实他不知道，这次失败不能怪汉尼霸，在汉尼霸没有到达布鲁塞尔以前，早就有人走漏了风声。究竟是谁干的，亨利以后还会知道。

小鹅儿成了新的海伦，整个时间，她都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德·贝尔尼夫人受国王的委托，劝她往宽处着想：国王曾经离过一次婚。“我懂得您的来意，”夏绿蒂说。“我宁肯要一位年老的男子，他尊重我超过一切，而不愿意要一个象我丈夫那种性格的年青人。夫人，请您写信给国王陛下吧，因为我的

信在这儿受到检查；请您向他保证，就说我只知道一种爱情：这就是对于他的伟大和光荣的爱情。我也要尽量努力，最后赠一个完全真正的太子给他。”

专使夫人怀疑这点，因为这位可爱的姑娘另外还接受昂波秀斯·斯比罗拉将军，也就是奥斯坦德胜利者的敬意。鲁本斯为他给她画像。这位热那亚的商人，由于本身的财富，才得到西班牙人给予军事发展的前途，他到处称道这位王妃。其实他真正的野心倒不在于占有一位临时的美人，而在于对亨利作战。他想攀登高峰，和这位最著名的军事天才在战场上一较身手，这才是他迫不及待的事情。大公爵是一位谨慎小心的官吏，公开承认推迟战争，等到他所熟悉的事件发生。因为死人再也不会进行战争了。

斯比罗拉毫不惮烦地向他解释：可以分散和阻止侵略者的庞大军队，等到世界君主国从各方面来扼杀他。这当然还有问题；大公爵熟悉自己的家族。还是暗杀可靠一些。不过亨利已经放弃了他的远地相思，而暗中称她是管厩的婢女杜尔新娜。现在不肯罢休的是阴谋家孔德和操持过急的斯比罗拉，斯比罗拉对待事件比亨利本人造次得多。

亨利寄了许多满纸相思的信到布鲁塞尔去。后一个时期的信是骗人的。有意叫别人认为他给爱情迷住了，看不透他的真心实意。他继续写给小姑娘的信，仍然强调自己迫不及待地要和她见面。小鹅儿始终觉察不出什么来。西班牙公主把伟大国王的信读给她听，连本人也不胜赞叹，只是不肯放她走。她的回信很安全地达到亨利的手里；别人都认为这是给他服的毒药。“我被人称为新的海伦，”小鹅儿说。

"您的确是，"西班牙公主说。"不过为什么您还瞒住那个向您拜倒的国王，暗中同斯比罗拉往来呢？"

"他习惯了这样，而且少不掉这个，"小鹅儿说。"我也可以问问高贵的公主吗？为什么您坚决阻止德丝特蕾先生拐诱我逃走呢？我倒不认为事情会成功。不过您的兵士又可以在半途上把我从国王派来的人的手里夺回来。争夺新的海伦，欧洲所有的宫廷都会响应。"

"大公爵主张安静的办法，"西班牙公主说。

"难道您也不理解女人吗？"小姑娘谄媚地问。

"我不理解法国女人，"西班牙公主回答时带着一种骄傲，这使得善意的做作完全不灵了。这个粗心大意的小姑娘，还不明白她话中的深意。

一个孤独的人

一六一〇年初，国王的军事情况比任何时候都好。他同萨瓦订约反对西班牙：公爵承认保卫东南部边界。莫利兹·封·拿骚将要率领旧部侵入帝国，不等到帝国开始活动。在施瓦本的哈勒城，举行了一次基督教王侯的会议，国王派遣专使参加。他的顾问布瓦西斯组织反对皇帝的王侯与自由城市的联盟。他们提出口号，要把自由还给帝国的人民和王侯；因为哈普斯堡家族长久把持着皇帝的崇高地位，使得他们失去了自由。这次计划幸而成功，将宣告太子为罗马人的国王。

亨利的主张略有不同，他计划的东西更多。有谁能够了

解他呢？大计划是他单独想出来的，它是一个人毕生努力的结果，而且已经成为他的现实活动了。他想，多早晚它才能成为别人的现实东西呢？只要咱们走出门去，着手活动，咱们立即碰到别人提出的要求，而被卷入到里面去。同盟者用他们的争执、阴谋、相互间的猜忌，以及对皇帝的恐惧等种种问题来麻烦国王。在德意志募集的兵士，单从数量上看，就和他本国的军队不相上下。还有一点，外国军队随着战鼓的声音前进，都希望去抢劫财物。一位大公无私的统帅的榜样，是为他们所不了解的。他的任务是要教训他们怎样为信仰而战。咱们能够再一次培养他们成为自由和宗教战士吗？从咱们最后的一次战争到现在，已经有十个年头。大计划实现得太迟了。

他很自然地把自己的怀疑告诉洛尼，让对方逐一给他解释：这个王国，这个国家的人民，再也没有叛乱的党羽了。宫廷里还有反对国王的阴谋——这点咱们不用讳言，而是应当加以监视。叛乱分子在群众当中得不到支持，他们只能利用传教士在讲坛和街角上叫嚣。咱们要不顾一切，各个击破，悄悄地干掉贡齐尼，逮捕爱伯龙——再阻止一些人开秘密会议，至少要等到战争到来。

亨利明白，所谓一些人，实际上是指唯一的一个人，这就是王后。现在成了这种情形，不是她而是他本人很难召集会议。当前的会议都在军械库里召开。王宫已经不能保护这位声势赫赫的国王不遭叛乱分子的毒手了。

在这种情况下，洛尼设法转移主人的注意力。他监视着主人的每种活动。这位代表数字与力量的人，平常总是把人

分成朋友与敌人；他的敌人有各式各样的变种。只有他才看出他主人心里的事情。

“陛下！”他说。“您的权力不是难以驾驭的，不会由于运用过度而被人贬低。吃到苦头的正是皇帝和帝国，干脆说吧，就是世界君主国。您还记得起您的设防地点无人管理的时代吗？现在您具有最好的设防地点了。受到削弱的是西班牙国王，还有——这点不好对外人说——自从女王死后，您的不列颠的同盟者也削弱了。陛下，您是最富有的国王。您猜猜看，我为您的战争保存着多少百万块钱？”

“一千一百万，”亨利说。

“更高些，”都督说。

“一千五百万。”——“更高些。”

“三千万。”——“还要高些。四千万。”

亨利在高兴头上再三保证：他决不打算扩张他的边界。占领的土地要分配给他的同盟者。他进行战争是为了持久不变的和平，为了民族的自由，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理性。

洛尼看出，他要作欧洲的仲裁人。到此为止，这种打算是不错的。不过要将来才看得出，咱们会不会私下保留一些占领的土地呢。

“陛下！”他说。“我在这种条件下保证您的大计划，就是您把哈普斯堡家族赶到比利牛斯山后去。”

这是一个人在高度境界最自由的交点上驰骋思想。国王离开军械库，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远地相思的对象。然而按他当时的感情来说，却把布鲁塞尔的女孩与生活的目的结合起来了。这个活生生的对象具有一个女人的形态，他要接她

回来，不惜统率五万人去。当孔德到达米兰以后，这种感情突然中止了。拐诱年青的夏绿蒂逃走失败了；无论什么策略与调解都没有成功。连蒙莫伦西元帅急于挽回国王的恩宠，以亲生父亲的资格恳求大公爵交还自己的孩子，也遭到拒绝。这时亨利才看出自己真正的处境。奥兰尼公主寄了一封信给他，他起先忽略了，把信放在一边。后来他一个人在会议室里，才拿起信来读，原来道德的化身也反对他。奥兰尼公主在信里说，一个年老的王侯没有权力追求一个年青女人。

道德的化身告诫他放弃这过时的、最后的恋爱。上帝不许他为了自己的热情而牺牲无数人，尤其不应当牺牲那样天真地崇拜他的无辜者。在他的军队向前推进的当儿，她会离开布鲁塞尔，被人带到她丈夫那儿去。这是她最担心的事情，因为他要打她。亨利读到这儿就停住了。现在他明白：女孩望眼欲穿地在叫他，害怕自己被人驱逐，遭受虐待。这是灾难给人的沉重打击；同时他也碰到国王权力及其恋爱权利的界限了。

倘使他这时不是忽然想起观察一下她的形象，他会更加感到难过。他没有她的画像，她压根儿就没有在他的身边待过这么久。他只是在思想中把她唤到眼前来，而结果枉然。她逃避他，是因为他不该这样作吗？他很少瞧见她，只是在仓猝中想到她，他这种恋爱算是幻想吗？当他尽量制止内心的交战，眼前真的出现了一个人，不过不是那个遥远的、陌生的、新的海伦。他明明白白看见一个女人，这女人过去是他尊贵的女主人，现在仍然是他尊贵的女主人，甘蓓莉出现了，她叫他：陛下！我心爱的主人。她说：您的大计划是在我活着的时候

产生的。只有我才知道您的心意，因为我终于成了您的血和肉。我不是躺在坟墓里，而是活在您的心中。咱们是不死的。

她说完以后就不见了；然而他发觉自己在精神上与心爱的人儿会晤时，肉眼瞧见的实际对象是什么：原来是农人的骨骼，一个继续创造的死人。只要甘蓓莉在他的身旁，他就感觉到一种非常奇妙的幸福。这不是回忆，而是真实的存在，是安慰和诺言。他坐在那儿沉思，在思想上读着摩尔内的报告。“摩尔内夫人只在结束她的严肃的生命时是幸福的。真是这样的吗？她幸福到了这种程度，居然变得年青和美丽了。幸福出现在坟墓以前。真是这样的吗？要勇敢和顽强，千万别松劲。”亨利大声说出这些话。有一点今后已经确定了：或迟或早，他的末日也会到来，而且采取应有的形态——他现在正朝着它走去。

三月末尾，他在鲁佛宫待不下去了。苏利在军械库里给他准备了一间房间，国王在炮兵都督、兵士和大炮的保护下睡在那儿。

“这样的情形不适合于欧洲最强大的王侯，”他在这个月的最后一个晚上说，他穿着绸睡衣坐在床边，打算哈哈大笑起来。但是苏利公爵向他表示出严肃的、奉公守法的神情，仿佛这儿有成千上万的观众，而他们的一举一动是面对着整个世界。

“陛下！”苏利说。“您不得不在我这儿躲避的理由有几种。”他逐项列举出来。“第一，是您的名声。第二，是您的同盟者背叛了。第三，才轮到您的宫廷的阴谋活动——不错，纵

然您的敌人心怀叵测，也决不会认真实行。单是阴谋活动顶什么用呢。您还是听我讲讲叙拉古的暴君代奥尼斯的故事吧：他改善自己声誉来挽救自己，并没有坐视他的声誉扫地。”

“别谈古时的暴君了，”亨利要求道。“咱们还是来谈谈当代的人物吧。”

苏利扬起眉毛，也翘起食指。“英国国王本来就可怜极了，他一心只在等待有所藉口的机会，他不会为一个新的海伦而作战。他的国务大臣已经又在强调欧洲的均势了，这无疑是最坏的信号。愿陛下设法宽解这些懦弱的人。您本着自己的智慧故意做作，仿佛无法克制您对于孔德王妃的爱情，所以您把交还女士作为欧洲和平的条件之一。倘使您是另外一个王侯——。”

“就假定是暴君代奥尼斯吧，”亨利建议道。

洛尼：“我会这样说：高贵的主人，叙拉古的一位伟大国王，在他感到舒适的时候，才爱上一位小姑娘。您早就不爱那个女孩了，但是您还是坚持您的优越地位和王侯的尊严，不肯让步。您太骄傲了，不屑跟堕落的名声作斗争。”

亨利：“倘使一个人已经象代奥尼斯一样老了呢。”

洛尼忽然改变态度，使他的声音听来尽量柔和：“陛下！我亲爱的主人！您别把最后的爱情与生命的结束混淆了。这两者有天渊的区别。现在摆脱精神上的羁绊，让一颗伟大的心脏只为崇高事业而跳跃吧。”

亨利动动嘴唇又闭着，干脆挽着他好仆人的手。接着洛尼请国王给他十四天的考虑时间。大臣需要这段时间来散布消息，说新的海伦已经失去作用了。“这时只是敲起战鼓而不是

募兵。咱们借口自己没有钱。西班牙国王确实没有钱了。布鲁塞尔的大公爵早在开始遣散他的兵士了。陛下！您有比新的海伦更好得多的理由出兵，您随时都可以在克立夫、尤利希和柏格找到借口。衡情度理，您不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平常，两条战线作战决吓不倒炮兵都督。国王从床边上站起来，从容不迫地说：

“您有十四天的时间，都督，不再多了。既然要我单独对我的战争负责，那我就来单独负责吧。对付这两条战线，我叫人给我做了两副盔甲。盔甲会在战线上保护我，问题只在于它们是不是也在这儿保护我。十四天是很长的时间。都督，您会瞧见他们杀死我呢。”

国王躺上床去，立即睡着了。洛尼站在他的头旁边守卫。要是他常常这样守卫就好了。

国王起床的时候，是四月一日早晨。他在雄厚兵力的保护下回转鲁佛宫。王室的宪兵一步也不离开他，他们包围整个会议室，连门窗和办公桌都有人看守。所有的阴谋分子，听见这个消息，吓得魂飞魄散：国王从军械库带回来了新的决心，他将使我们遭到应得的命运。我们下手得太迟了。德·韦纳衣侯爵夫人躲到爱伯龙先生那儿去；她蒙着面纱，转弯抹角地到达他家，向他报告，他们两人都完了。一个穿紫色上衣的男子，随着公爵挥手离开房间走了。这个人是谁，没有人提到，连侯爵夫人那么狠毒的心肠，也不知道他是谁。

聋子爱伯龙“哈”和“嘿”地问了两声，把消息弄清楚以后，并不怎么着急。他说，咱们有的是时间。有心人暗算无心人，叫他防不胜防，终于给自己以下手的机会。一个会议室不好

长久驻满兵士。有位西班牙的神学博士，预言了今年一位著名人物的死亡。这一下使得侯爵夫人恍然大悟。一位德国数学家甚而用数学推算出牺牲者的精确时间，就是五月十四号。侯爵夫人放下了一半的心。爱伯龙说：没有经过预言的事变，总是大成问题的。不过只要咱们相信，事变就一定会到来——特别是关系到主要人物的那种事变。

这个早晨，王后的奶妹妹发了狂。她老是认为自己喉咙里有个圆球堵塞着，无论如何吞不下去。奶妹妹在快要窒息的当儿，发掘她打算带走的黄金。这时她的漂亮丈夫才发觉她背着自己潜藏了许多东西。每出现一袋财物，他就变得更加温柔；然而不久他就勃然大怒起来。"象咱们这样的绅士是少有的！高贵的贡齐尼和高贵的加利盖——居然给一位有名无实的国王吓跑了！这太不成话。连摄政的王后都乖乖地听咱们指挥呢。"

"在她痛恨国王的时候是这样，"女侏儒回答。"可是以后呢？得啦，你必须去和她睡觉。"

"我不敢这样作，这要怪你，"他大声叫嚷，举起拳头对准那个病态恹恹的侏儒，她在十分艰难的哽噎中说：

"笨蛋，你早不关心这种事情了。现在去吧！你没有办到以前，别来见我！"

接着他就摆动肥软的屁股，把他那令人艳羡的身材扭来扭去，一直到他幸福地从门口走了。

当天下午，唐·伊尼戈·德·卡德纳斯请见国王。国王刚在会议室里进过餐——剩下许多东西，证明他的兴致不好。他的宪兵沿着墙壁排列着。在公使走进来的当儿，他们用枪

瞄准。公使赶快倒退回去，他不是害怕，而是感到难堪。本来他就不愿意到这儿来。他一再拖延，一直等到马德里来了命令，不许他再犹豫了。现在他出乎意外地发现这位国王的举动不够文明。唐·伊尼戈决想不到他会这么作；一个意志不定的人，接触到一个十分率真的人，是比较舒服的。尊严在没有采取悖理的意义以前，是简单的。以前，唐·伊尼戈每次同国王会见，都打心坎里感到舒服。今天突然出现了这么些瞄准的枪枝。现在势成骑虎，他既然来到这儿，只好把话说出来。

国王把他的椅子转过来，指点五步以外的另外一把椅子，说："您懂得开玩笑吗？"

他向宪兵上尉说："这不是待客人的礼貌。只会使得客人感到难受。把枪放下！"

所有的枪托都在地上碰得响。时间慢慢地过去。公使只好不待请求，自动开口。

公使："我是我的主人——西班牙国王派遣来的，向陛下您请示，您维持这样强大的军队来作什么用，是不是对付他？"

国王："要是我做了对不住他的事情，象他对我那样，他才有理由诉苦。"

公使："我恳求陛下明示，究竟我的主人——西班牙国王做错了什么事。"这是用的挑衅口气，唐·伊尼戈越是预料到法国国王胸中的不平，越担心自己会表示赞同。

国王："他袭击了我的城市。他贿赂了我的皮隆元帅和多维尼伯爵，现在又扣留孔德王子，不把他交给我。"

公使："陛下，在一个王子投奔到他的怀抱里来的时候，他

不能闭门不纳；倘使一个外国王子到您这儿来避难，您也不好拒绝他呀。”

国王：“我将要尽力设法使他和他的亲属和解，然后送他回到自己的国内去。您的国王从来就不愿意借钱给皇帝，然而他现在用四十万镑来支持战争，反对我的朋友和盟国。”

公使：“您当着全世界的面用钱去帮助荷兰的尼德兰。我再一次希望知道，您维持这么庞大的军队，是不是对付我的主人——西班牙国王。”

国王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武装我的人民和土地，是为了防止别人打击我，我手里拿起宝剑，是为了打击那惹起我的怒火的人。”

公使站起来，控制着自己的颤抖：“我现在怎么向我的主人——西班牙国王报告呢？”

国王背朝着公使：“您高兴向他怎么报告，就怎么报告吧。”

他派人去通知苏利公爵，让对方决定，这是不是就等于宣战。亨利心想：我给了他十四天的时间。既然要我单独对我的战争负责，那我就来单独负责吧。

党　　派

假定这就等于宣战，欧洲却尽量装着不懂。苏利得到十四天的假期和更多的东西。这时大臣维勒鲁瓦和他的党羽，就获得机会卖弄道德：我的老天爷，千万别流血！他是指他的

党羽的血。他们虽然活跃，在这儿毕竟是少数；他们在国王的敌人那边才是多数，所以维勒鲁瓦和他的党羽反对流血。如果情形相反，他就不会装出这种哭哭啼啼的样儿了。他眼泪汪汪地忠告贝基斯先生，就是那位裁减了军队的大公爵的公使。不久布鲁塞尔就发动谣言攻势：国王由于他的热情完全失去了理智。至于苏利公爵不久以前散布的消息，无非是托辞。争夺新的海伦，始终没有停止。不过实际上只要一个人瞧瞧那边的情形，就看出好些事实反驳上述的说法。

首先，布鲁塞尔再也不开宴会和舞会，来给年青的女俘虏捧场了。人们伪造她给国王的信；她和他都很难互通情愫。孔德觉得自己受到布鲁塞尔方面的诽谤。总之，大公爵和西班牙公主这一辈子也不希望和他见面了。大公爵这个狡诈的官吏，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满口仁义道德会落得这种结果。现在他的使者满天飞：到马德里去要钱，到罗马去请求调解。教皇保罗五世果然派遣一位特使出来；但是法国国王并没有听他的格言，立即叫他走应走的道路：经过列日到尤利希。这时已经调集了非常庞大的部队，准备进驻西班牙的尼德兰。就国王和他的盟友的实际力量来说，这还算不了什么。

奥地利家族的首领是两个十分平庸的统治者：一个是皇帝路德福；一个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他们手下的大臣没有苏利这种角色，他们的军队也不信仰一位唯一的统帅。他们的地区互相争吵，他们的人民动不动就起来反抗。皇帝的御弟马提亚斯就反对皇帝。至于反对这个软弱无能、然而贪得无厌的世界权力，实际上是整个欧洲，这是每个人都看得出来的。一六一〇年五月初，已经开始了如下的军事活动：在

意大利方面有六万人和四十六尊大炮，包括法兰西的、教皇的、萨瓦的、威尼斯的部队，统统归法国人莱迪格利指挥。在西班牙边界上有两支军队，各拥有两万五千人，把守在比利牛斯的两头。五月十三号，德·拉·福尔瑟公爵由国王任命为元帅，其实国王只有这一天好活了。

奥地利家族的德意志线，将会瞧见下面的部队推进：在法国国王的领导下，有二万五千法国兵，一万二千瑞士兵和雇佣兵，经过尤利希和西班牙的尼德兰。英国也参战了，同瑞典、丹麦一起派出两万八千名兵士；德意志的基督教王侯，出动三万五千名兵士；联合省区与匈牙利、波希米亚、奥地利的基督教徒，各出动一万四千名兵士。欧洲总共提供二十三万八千名兵士和两百尊大炮。法兰西占五分之二。同盟国的作战基金超过一亿五千万镑。

出动这么强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过去的任何战争都比不上的，这是为了抢先打垮人所不堪的世界霸权，不等到它的恐怖临到大家的头上；不等到欧洲和它的高贵的文明解体；不等到大陆中部的野蛮人窜犯到这儿来；不等到人民的信仰和权利受到长期的剥夺；不等到新的宗教战争和三十年的灾难发生。当法国国王在卫尔文战胜西班牙时，这种努力已经开始了。现在经过了十二个年头。他的个性在逐渐成长和发展，一直等到他的大计划水到渠成。他的外交，他的号召和影响，逐渐把欧洲的群众吸引到他这边来；十二年以后，王国与共和国的空前力量，他们的军队和他们的金钱，都统一在一个人的手里了。

现在很难断言：法兰西国王武装起来，是为了从布鲁塞尔

讨回一个宠姬。偏偏这种说法还在流行。原因很简单，只要有党派在支持它就成了。这种党派的整个存在，受到各国人民憎恶，它是无地不有，无时不在的。这个世纪将过渡到另一个世纪，而后来的每个世纪也会变化。环境将不停地改变自己的面貌。思想也将不断地更换名称。始终不变的只有这种对峙：这一边是人和人民，那一边是他们永恒的敌人。如果说，人民曾经有过朋友的话，这就是法兰西的国王亨利。他也是不朽的，这点人们分明察觉出来了，决不会熟视无睹。杀害他只是暂时的。不过，别人毕竟把他杀害了。

说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会与人类的命运和历史背道而驰。但是事实是：除了人民在无言的心中而外，没有人理解他。冉南院长这个人，当国王叹息一个女孩被拐逃的时候，他主张使用武力，然而他目睹大计划开始，却说自己不是心服口服了。

盔　甲

亨利向公爵阿布雷希特要求，准许他的军队通过西班牙的尼德兰，这是一六一〇年五月八日。这么一来，事情已经决定了，于是他更加迫切地希望挽回王后对他的友谊。等到他一上战场，她就作王国的摄政。归根到底，她除了王国而外，不能选择别的东西。情势迫使她作他的朋友，纵然她心里不愿意，她的利益却引她到他这方面来。同时他还相信作母亲的心肠。他自己对于孩子的爱，就是坚如金石，始终不渝的，

这种舐犊深情只能为一个单纯的男子所有。不过他平常也算得单纯吗？

他走来正碰见玛莉赶着打太子，因为男孩抛了一只椅垫在她的狗的背上，自己打算骑上去。她的怒火大大超出了应有的程度。“你是我身边最后一个冤家祸胎，”她对路易说，男孩两眼直楞楞地瞅了她许久，似乎不明白她究竟是什么人。父亲跨进门来，他就三步并成两步逃到父亲的身边去。亨利说：“你母亲的意思是说：等到众人都离开她了，你是她身边最后剩下的一个人。”

男孩从父亲身边走出门去。父母无言地站着，两人的呼吸声都比平常粗些，他们不知道怎样开口才好。

正是这个时候，爱伯龙公爵蹑手蹑脚地走到他府邸的一个地方去，平常他决不肯光顾那儿。屋顶下面有间湫隘的阁楼，洗涤银器的家人睡在这儿，今天他连同仆婢一起被遣走了，以免他们在附近碰见任何人。公爵伸进头去，从阁楼的地板上爬起来一个人，这儿根本没有坐的家具。这位从前的抄写员，现在是街角的宣传员，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还不在这儿吗？”爱伯龙悄悄地问。“但愿他又带着钢刀和敏感的良心躲开咱们了！”

这些话当然传不到鲁佛宫里来。可是王后侧着耳朵听，她的嘴巴自然而然地嘻开，她的眼睛露出迷惘的神情。亨利来是为了同她谈摄政问题，他目睹这种情形，不得不警戒自己；有种无名的恐怖袭击他。于是他只是说，他不久要同她商谈一点重要的事情。

“您吗？”玛莉·麦第奇问。她的迷惘的眼神渐渐镇定下

来，目光表示怀疑，意思是说：您要谈点重要问题？您根本上还算得一点什么吗？开始只是怀疑；然后逐渐露出恶意，而最后成为讥嘲。

“王后，您要想到自己是什么人，”他低声下气地请求。他避免使用命令语气。太子也站在旁边瞧了她许久，不了解她究竟是什么人。

“我想到西班牙的婚姻，”玛莉证实道。“这是我最大的奢望，我一心只想到它。”

亨利提醒她：她自己的身份大大超过与西班牙攀亲。他没有责备她，她虽然作了法国王后，而在思想意识上始终是一个小小的意大利公主。不过这么一来，他碰到真正的阻碍了，所以他们的联姻经过是不幸福的，同居生活也是不幸福的，而将来的结果也不会好。

看来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不加控制地谈下去，显然没有结果，于是他改变口气说：“王后，您的身材多么优美，而且容光焕发！”

她一下子幸福地微笑了。他的话打中了她的心，然而他不知道打中到什么程度。“等到你一走开，我的漂亮的人儿就来找我，”玛莉心想。“我的漂亮的、甜蜜的人儿又永远回到我的怀抱里来了。我肚子里怀着的孩子就是他的。我又幸福，又快乐。你这个干瘪的绿头巾，瞧瞧自己的嘴脸吧。要是你碰到什么意外，我不负责，我在忙着别的事情呢。这就是我多年以来的渴望，我沉浸在幸福和欢乐当中，而这也是我应得的东西。”

这个半老徐娘心里在想，同时她的两只近视眼瞟着对方。

“您在端详我，觉得我消瘦了吧，”亨利说。“这是由于我的许多忧虑。”

“哦！您还有忧虑吗？”玛莉问。她的胸部向上高胀。

亨利：“您要安慰我一下是并不费事的。”

玛莉露出调皮的神情：“现在我猜到一个谜。我要写信到布鲁塞尔去。”

亨利：“还要写到马德里去。”

玛莉不胜惊讶：“连孔德您也要求他回来。单是新的海伦已经不济事了。究竟您这位快活神仙在想什么？平常您可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典型呀，陛下。当时为了那个女孩的逃亡，您居然坐在我的床边哭泣。”

亨利：“我是您的朋友，除您而外，我也没有别的女友了。”

玛莉提高声音：“我立即向您证明这点。您打算把绝代佳人从布鲁塞尔带走，这计划您也只信托了一个女人。”

亨利：“就是您呀。”

玛莉：“您的女朋友。你们实在厚颜无耻，居然派遣德丝特蕾先生去。给您大卖力气的是德·贝尔尼夫人。您什么都没有瞒您的女友啊。”

亨利：“原来是您泄漏了我的机密吗？”

玛莉表示巨大的胜利：“我骑马的专差在您的汉尼霸以前赶到了。哈哈！您那婊子的弟弟又要带来一个女人。”

亨利露出鄙夷的神情：“王后，您从前在原则上总是隐蔽您的感情，特别是友谊的感情。现在您有什么说的，我都愿意洗耳恭听。”

玛莉用食指钻她的太阳穴：“现在也是时候了，趁您这个

老傻瓜还没有被人推翻和关起来。"

亨利大叫起来："不许您离开这个房间，您被逮捕了。"

玛莉的食指还在钻太阳穴。语调几乎显得温和而又甜蜜。"您试试看，究竟您还有多大权力。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您把摄政大权付托给您唯一的女友吧——暂且维持五天，到了第六天，世界就会体验到更多的东西了。"

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柔和，又很甜蜜，而且声音十分低。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正出自她的口。

亨利尽量克制自己；他立即镇定和冷静下来。"王后，咱们离婚了。这只许咱们知道，无论本国宫廷和外国宫廷都不许知道。我还要相反地向您建议，咱们维持着表面上的和睦，恢复咱们受到损害的尊严，每人都尽他最大的努力。我不光是放弃孔德王妃，她本来已被我忘记了，而且还负责今后再也不找女人。不过这点要在您遣走贡齐尼先生的条件下。"

这时玛莉·麦第奇暗中在喉里发出咕咕的笑声。笑声越来越大，她需得用手帕来堵住嘴，亨利递手帕给她。这种情形简直没法制止。她在痉挛的狂笑声中从侧边走了。

太子站在外边大台阶的栏杆后面。他朝着下面吐唾沫，而且每次很快地寻找掩护。忽然传来劈拍一声，太子说："打中了。恰恰打在秃顶上。"

"你打中了谁？"他的父亲问。

"任何一个人。他们统统是坏蛋，"脸色苍白的男孩说，他对自己的恶作剧丝毫也不感到兴趣。他拉着国王的手。

"你带我到哪儿去？"国王问。

"到没有外人的地方去，"男孩回答。"我仁慈的父王，请

您准许我一个请求，我想瞧瞧您的两副新盔甲。”

这时他们手拉手通过弯弯曲曲的走廊，经过无人行走的楼梯，来到别人不来的地方。正是这个时候，有个汉子在爱伯龙公爵的府邸里摸索着走。这汉子穿一件紫色上衣，他的个子高大，肩膀宽阔，形容异常丑陋。他那颗长着红发的头，不停地东张西望，把每个角落侦察好以后才躲进去。他数这儿的门，最后来到一扇门口，但是迟疑了许久，才走进去。

国王掏出一把大钥匙，他打开秘密储藏室，同太子一起跨进去，立刻又把门关上。盔甲陈列在那儿，好象是顶盔贯甲的真人，腿是铁的，盔连着封闭的面甲。国王说："这一切无非为了防止有人误撞到这儿来，想要拆毁我的盔甲，把这当作是陈旧的武装。"

路易说："我尊敬的父王，您要不分昼夜地把盔甲穿戴在身上。尤其是在您刚才来的那个地方。"

亨利严肃地回答："我看出，可惜你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

路易的嘴抖得很厉害，几乎说不出话来：

"她爱她的狗胜过爱我。"

他用手扪着心。"我没有在门边偷听。可我知道的事情已经很多了。他们将留下我一个人，这点我知道。我伟大的父王，您有一个软弱的儿子。我对您说的话，是一颗软弱的心表示出来的恐惧。但是它爱您。"

"我只是在为你而生存了，"亨利说。

他们再一次手挽手地走，来到露天底下；他们在花园里的高篱笆中间散了许久的步。这儿他们没有说话。

最后一个

凶手拉瓦亚克终于按照预先约定的方式，大胆去敲门，他被放进银器洗涤人的阁楼里去，在那儿碰到两个人。正是这个时候，西班牙公使唐·伊尼戈·德·卡德纳斯出现在王后玛莉·麦第奇的房里。

他露出一种精神旁注的表情。这立即使得目前的情景更加可怕，甚而超出了玛莉在梦魇当中所提心吊胆的程度。他那种古怪态度也使她失望。她自命不凡，总以为别人最后会明白地征求她的同意，接受她的指示。其实这一切都已经不需要了；不过话又说回来，难道她不是主要人物吗？唐·伊尼戈一心只想到自己奉命办理事情，他仅仅为了礼貌起见，才勉强来拜望她一下。他使用一种语气说话，仿佛事情相隔十万八千里似的：

"国王有敌人。咱们把话说出来，也不算是泄漏秘密：他的生命看来有了危险。"这时他离开主题，旁敲侧击地说："对于心地善良的人来说，坐视不救并不是什么光荣，这样一位伟大的统治者，在事业的完成上是史无前例的——"

公使想起自己的职务。

"竟自死在一群猎犬的口中，"他还这样分明地补充一句。但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坚持自己的任务。他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这个房间里面对着庄严的椅子，重重叠叠的椅垫，颜色深暗的图画，而且他的身旁就是耶稣教团将军的贵重礼

物——中国写字台。

“我完全相信，王后陛下也和我一起在担忧。我当然不能说，陛下也和我一起感到厌恶。咱们担心的命运，是国王自己以他那种荒谬绝伦的行为招惹来的。利用武力和优势来攻击基督教世界，纵然出于最纯洁的意图也是不许可的。”

“国王的意图并不纯洁呀，”这是玛莉·麦第奇说的第一句话。

唐·伊尼戈仰起头来，作为唯一鄙视的表示。他气昂昂地打官腔；他重说一遍，正是由于这种缘因，方才提到的事件，决不使他感到厌恶。甚而永恒的死亡却是站在骄傲的罪恶之上。“肉体的死亡是轻得多的懲罚，很容易就过去了。”

“它容易过去，”玛莉重说一遍，但是变了脸色。

唐·伊尼戈强调道：“完全不同的是我同陛下一起的担忧。这不是涉及个别的人物，尽管他已经世界驰名了；这是涉及到被假定事件的政治后果。各国宫廷的重大政策都将受到某些不利的影响，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利用暗杀来挽救军事上的失败。”

王后突然变高大了，声势赫赫，好象一座钟楼。

“您说了一句话，这是我不应当知道的。我实际上也不知道。不然的话，我就有义务阻止实行，甚而我不得不把公使阁下，您，交给国王的宪兵。”

唐·伊尼戈看出，王后在任何情形下都忘不掉拯救自己的灵魂。拯救人的灵魂，这倒也是和他的任务一致的。为了让她获得时间去思索自己心甘情愿的方法，他就埋头参观中国写字台。这件复杂的家具有无数的抽屉，然而隐藏得十分

巧妙，表面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来。镶嵌在上面的珍珠和贝壳，闪耀着五颜六色的光芒。左右有两尊偶像，它们的大脑袋对着这儿所说的一切不住点头。中间是一座七层小塔，每层挂着一个铜铃。唐·伊尼戈真想铜铃发出响亮的声音，他就再也用不着听到别的声音，而自己也不必出声了。

但是他办不到这点，于是他抬起头来。"为了防止事变，咱们可以作点什么呢？"他问。

这时写字台把他和王后隔开。她从那边十步或十二步远的地方，在一副巨大的紫色帷幕皱褶前，阴郁地站起来。她的手藏在帷幕里，只有她那张惨白的脸给背景衬托出来，这使公使感到厌恶。"这个女人又无情，又胆怯，有一样就够讨厌了。然而她的地位使她在这件事情上成为我不可少的同伴。我要假装正经，好象打算阻止别人谋害国王。在作伪方面她会帮助我，等到事情过后，我的报告就达到所有的宫廷了。"

"真是可怕。这不是我愿意的，"王后说。她的声音中断了，可能是真正害怕。"现在咱们陷在里头了，"她说；公使听来，觉得十分刺耳。这么不平常的机缘，却遇到这么平常的人物。

"咱们应当怎样脱身呢？"他问；这好象是在车辆陷入泥淖时责问车夫。

王后控制不住自己，大声叫道："我的摄政权！难道你们这些蠢驴还看不出，我非得今天或明天登上宝座不可吗？要是整个世界霸权连这点都不懂，还有什么用呢！我马上就叫人砍掉苏利公爵的头。这么一来，您就再也用不着您那暗杀勾当了。"

公使觉得喉里要发呕："首先不是我要暗杀。要不的话，

王后陛下真的瞧不见我在这儿了。”

他指的地方就是中国写字台旁边。只有偶像在耐心地点头，帮助他把要呕的东西勉强吞下去。

公使：“您的加冕会非常隆重，将成为空前的国家盛典，使得人们两三个钟头都谈不完。但是国王统率三分之二的欧洲军队——我不用说是四分之三的欧洲军队——到战场上去。这样一位国王，您想推翻他，而且把他的大臣杀掉吗？您还是把这个话讲给别人听去吧。”

王后好象是被沸油烫得嚎叫起来：“这样行不通，那咱们就完蛋了。”

“总之，咱们事先就被打垮了，”公使证实道，同时感到肚子里有股冷气向上直冒，逼得他不住地打哽。“但是王后陛下忘记了——”他说了一半，把话停着；他不得不提供伪证，这种作伪把他贬低得比对方更厉害，而对方说话可以不顾任何体面。

公使：“您忘了耶稣会的虔诚的长老们。”

王后格格地笑起来，浑身都在颤动。这时她感觉出怀孕的初期征兆；这一回是她的漂亮和甜蜜人儿的恩赐。国王必需尽快地消失，用不着多说空话了。写字台后面那个爱说诳的凶手，应当滚开。不管他们干还是不干，我反正什么也不知道。我又在等候我的漂亮人儿光临。我永久的甜蜜人儿。

公使不慌不忙地说：“忏悔师戈登有颗纯洁的心。这样他可以催眠国王，等到国王把自己的时间耽误了。”

王后：“您这个没骨气的人！您还是想点别的无聊的借口吧。戈登早就把他催眠了，使得那个老头儿再也弄不明白，他是不是应当相信长老的话。无论如何，非使他相信不可。”

现在玛莉·麦第奇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公使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不再继续说了。王后不得不蹲下去，这一回绞肠痧逼得她大吐大泻。臭气一下子充满了整个房间，终于把公使快要呕吐的东西也逼出来了。他的手撑在中国写字台上，因而把耶稣教团将军的礼物弄得狼藉不堪。两个偶像赞许地点头。每逢他打哽和呕吐，小塔上所有的铃儿就叮叮当当地响起来。

其实，王后和公使又何必这么过度操心费力呢？这时可不要忘了银器洗涤人的房间；他的草蒲团虽然没有玫瑰花的香气，然而上面蹲着两个十分合拍的同谋者：一个是爱伯龙公爵、总督、陆军上将；一个是被解雇的患花柳病的抄写员。风湿病人向花柳病人说："你只要咬别人一口，就可以把你的毛病传染给对方。咱们等候的是一个不懂礼义廉耻的家伙。只要他胆敢无礼，你就咬他一口吧。"

抄写员费了莫大气力对着聋子的耳朵叫，有好些声音都叫不出来："他干一切事情都为了钱。也和我一样是打法院里来，并不比我清白一些，两面三刀，偷窃诉讼两造的费用，拿来向我这一类人行贿。他坐了两次监；一次是别人把谋杀归罪于他，但是另一次是因为他自己负债，这就是罪有应得了。"

公爵说，这个无耻的伙伴从天上得到一种任务。据说他在壁炉的火光里，瞧见葡萄树干变成大天使的喇叭，而且拿起来一吹，圣饼就源源不断地从喇叭里流出来——象这一类傻瓜也许是有用的，不过他们也更容易发生危险。"这样一个人跟魔鬼结了盟，自己还不知道是什么缘因。所以我说，下口咬吧。"

“仁慈的大人，”花柳病人回答。“可以看出，您对审判是外行。对于魔鬼来说，他们在那儿玩的勾当太离奇了，他还不愿意同他们打交道呢。不过咱们这个人也研究过神学。当我为你挑选合适的人材时，我在爱丝柯蔓太太那儿碰到他，爱太太是爱神的女祭司①，然而生意已经萧条了。她出租房间，咱们的汉子就坐在房间里读耶稣会会员的论文。我着手的第一步就是，把长老们所写的一切关于谋杀国王的文字买给他。他正巴不得读到那些东西，只是手头没有钱。有一点让我提醒公爵大人，直到现在，你还欠我的垫款、费用和酬金呢。”

“哈？嘿？”爱伯龙问。因为一个是聋子，一个的喉管有毛病，说话不灵，所以他们在这点上没有达成协议。然而抄写员还是表达了下面的话：

“一位仁慈的大人，最好是避免意外，别让一个社会败类，把他的显赫名声牵涉在一件全国皆知的法律纠纷中去。”

“你这猪猡，还要瞎扯吗？”爱伯龙准确而及时地听懂了对方的话。“你胆敢漏出一字半句，我就叫人用木栓塞住你的嘴，把你绑在车轮上四马分尸。”

“但是这儿还有文字证据呀，”同谋者请他考虑。“爱丝柯蔓太太交了信给我，让我赶快带给高贵人物，因为她听到了一点儿风声，打算挽救国王。老娼妓这种行动实在是发疯了。”

公爵暗地里牢牢地记下爱丝柯蔓的名字。他虽然还蹲在银器洗涤人的蒲团上，却威风凛凛地当面训斥他的同谋者。

“你自己和你找的那个人，要严格履行义务。我除任务而

---

① 即娼妓。

外，不懂任何情面，"陆军上将命令道。他硬撑起来，浑身上下疼极了。因此，后来抄写员放凶手拉瓦亚克进房来，凶手发现公爵站起来了。

抄写员趁机再把周围搜索一遍，看有没有人偷听。这时公爵仔细打量那个凶手：究竟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他的个子高大，肩膀宽阔，骨胳长得和野兽一样，而且有一双巨爪。他的晦气脸在一方面说来是好的，这可以使他在群众当中不惹人注目。头发和胡子不能说是红的，宁可以说是黑中泛红，这点倒不是人所常有的东西。同时也要注意，一张晦气脸并不是开头就保证一个凶手是可靠的。它可以表示狡黠，而不一定表示愚蠢的残忍。脸上可以带着许多痕迹，但是打不上罪行的烙印，无论事前或事后都不行。痕迹是由于习惯留下来的，不管邪僻的习惯也罢，下流的习惯也罢。看来这是一个最低级的、好诉讼的人，一个受到良心谴责的自苦者和见鬼的天眼通，总之一句话，这是一个戴着假面具的胆小鬼：眼前这个人不适宜于咱们所称的坦白诚实的行动。

抄写员回到房里来，然而为了监视起见，他靠在门边不动，他向凶手传了几句恰当的话，同时爱伯龙公爵在考虑，究竟他该不该立即把这两个同谋犯移交给警察。国王任命了三位基督教的将军统率他的军队。爱伯龙要留在巴黎，他甚而料到，国王将削去他的职位。仅仅为了他患风湿病，所以才从宽处理，一位陆军上将非身强力壮不可。实际上，国王在第一次胜利的会战以后，将要绞死他，国王不得不这样作，尽管他一向对刽子手深恶痛绝。爱伯龙想：我想省掉国王处我的死刑，我交出谋害他的凶手，只在一个条件下，就是让我获得一

支军队。全城都在谈凶手，注意他是穿着紫色衣服或绿色衣服走来。

“拉瓦亚克师傅，”公爵说。“您是来自昂古莱姆。我听说您自命为是天选的人。我实在高兴呀 ”

拉瓦亚克用威胁的口吻，戆头戆脑地说：“仁慈的大人，您有点健忘了。在我没有成为谋害国王的凶手引起全城注目以前，您早就认识我了。是您介绍我给耶稣会的长老们，我把心事都告诉了他们，好使我敏感的良心安静下来。现在没有人愿意了解我。连仁慈的大人也在装聋了。”

爱伯龙：“哈？嘿？我没有听错吧？你出名了吗？你打算要良心？给我跪下来！”

拉瓦亚克跪下去。“我是一个废物。大天使虽然叫我吹过他的喇叭，也没有用。”

爱伯龙：“为了什么？”

拉瓦亚克：“这点我得私下搞清楚。没有人说出这个词儿，大天使没有，仁慈的大人没有，昂古莱姆的教士也没有，教士给了我一颗棉花做的心，里面包着一点神圣的十字架的碎片。”

爱伯龙：“听我说吧。别人并不是认真对待你，好朋友。你在自命不凡。什么全城知名的谋害国王的凶手。已经吹了，你再也不起作用了，乖乖地回家去吧。”

拉瓦亚克抽出一把刀：“那我就在您的眼前戳死自己。”

抄写员：“一把没有尖子的刀。他打算用它来戳死自己。”

拉瓦亚克站起来：“你们这些小畜生，你们哪儿知道跟无形的东西作斗争。这把刀是偷来的。在客栈里有种声音说：

你的刀必须偷来。在乡间大路上，当我跟在一辆手推车后面走，另有种声音命令我：把刀在车上砸碎吧。到了巴黎，在无辜的人的修道院旁边，有第三种声音——"

"无辜的人，"抄写员重说一遍。

拉瓦亚克："我因为听从第三种声音的吩咐，所以在国王经过的当儿，力竭声嘶地叫喊，好警告他。不先下警告，就杀死他，算不得是善良的行为。王室的宪兵把我赶走了。"

抄写员："你穿的是紫色衣服还是绿色衣服？下次请你穿上另外一件没有碰到过国王的衣服。"

这时抄写员也抽出一把刀，这是有尖子的。他站在拉瓦亚克身后，等到仁慈的大人一声招呼，他就用刀把这个具有危险良心的汉子，从背脊直刺到心窝。衡情酌理，这是唯一的办法，好使谋杀在实行以前不被人发现。

公爵没有吭声，表示拒绝了，抄写员把刀藏起来，心里不免感到惋惜。他本来可以索取这具尸首的代价。相反，要是国王死了，谁来付钱呢？仁慈主人也在考虑使抄写员吃亏的同样事情。"稳当总没有错，"爱伯龙想。"非干掉国王不可。方才我的良心居然还激动了一下。一个人总摆脱不了讨厌的习惯，寻找一些合理的理由来作借口。"他问凶手：

"现在你下定决心了吗？明白地回答我。抄写员，注意到门口。这不是为了神学，而是为了政治。你打算在无辜的人的修道院旁边问国王些什么呢？"

"首先我得警告他，"拉瓦亚克重说一遍。"他不好没有准备地死去。"

爱伯龙："这是徒劳无益的慈悲。众人都白白地警告过

他。他是自作自受。"

拉瓦亚克："随后我就问他，他是不是真的想同教皇作战。"

爱伯龙："你去问他的兵士们吧，他们已经欢喜得发狂了。"

拉瓦亚克："最后我就问他，胡根诺教徒是不是真的要杀光所有善良的天主教徒。"

爱伯龙："你就放大胆，快把你的刀尖磨快吧。"

拉瓦亚克露出精神抖擞的样儿："别忙，仁慈的大人。我瞧见一个耶稣受难像，是它把事情委托了我。"

爱伯龙："住口！你瞎扯到哪儿去了？首先，王后必须加冕，实行摄政。你要想到王国。加冕后的一天就是你的日子。"

拉瓦亚克："我怎么敢造次行事呢？王国是我唯一的目的呀。虔诚的摄政万岁！杀死异教徒，他是咱们的不幸。"

他们轮流练习一出政治剧的台词，这是平庸的演员惯说的语言。

"您有棉花做的心，勇敢的拉瓦亚克，您不会发生意外。您将名垂不朽，而被后人载进历史书里去。"

这个可怜的怪物，长着一张晦气脸，到处讨人厌，现在终于得到别人的尊重。哦！他的梦想实现了！拉瓦亚克伸长他的整个身体，举起手来敬礼。爱伯龙打算照样回敬，然而他有风湿病，只好徒唤奈何。

抄写员把姿势摹仿得过火了，额上的疮裂开了一颗，脓血往眼里直淌。他不住地咒骂，伴送凶手出去。他虽然患有花

柳病，还可以多活一些时候。这个健康的汉子，很快就被人绑在车轮上四马分尸了。

爱伯龙公爵等到他们从他的家里走了。他有苦说不出，自己扮演这么渺小的角色，不是正大光明地当着全世界出场，杀死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国王，并没有多少风头可出。毕竟荣誉不可勉强取得，拉瓦亚克将来倒是真的被人载进书里去。谁还知道从前谋害国王亨利的凶手呢？从事这种冒险尝试的一共有十八个人，或者更多一些吧？他们当中有勇敢的兵士，或者不带软弱和狡猾心肠的狂热者。谁还想得起神秘的少年，几乎称得上是纯洁的，他想杀死国王，不过想把自己在地狱中的位置让给一个更大的罪人。一切都被人忘记了，都一去不复返了。到头只剩下一个无足轻重的牛皮大王，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凶手。龌龊的交易，腐朽的迷信，抢劫成性的落伍兵士，与数百年来下流习惯的垃圾合而为一。遗臭万年——是这最后一个凶手。

只要有机会接近

爱丝柯蔓是个风流女士，为了挽救国王亨利的性命，她足足忙了一整年。他爱过许多女人；而他最后的不认识的女友，也爱过许多男子。

她长着褐色的头发，稍为打扮一下，还有充分的魅力可以迷人。她惹得好些未成年的男性青年神魂颠倒，他们为了她的缘故，不惜向高利贷人借钱。然而靠未成年的人生活，毕竟

是困难的。她决定把自己的寓所用来供别的妇女与临时伙伴幽会。这种生意通常发生在清晨一早，这时舞场和赌馆都关门了，好些男女由于种种缘因，无家可归。爱丝柯蔓多半是一个人回家；要是她的运气好，给自己的睡房带回来两位付钱的客人，那她就坐在厨房里，一直等到漂亮的女士收拾完毕。她一点儿也不抱怨。她一般觉得生活还安排得不错。

有时碰到意外的财喜。如果天亮以后，还有人来敲门，爱丝柯蔓就朝着下面叫：等一等。她赶快叫醒她的房客，就是第二间睡房的使用人，让他从床上起来，搬到厨房里去。这个男子从去年起就住在她这儿，总是有求必应。他很听话，也很和气，常常埋头读书，不肯睡觉。他总是带着书走。在别人利用他的睡铺的当儿，这位房客却专心致意在正经事情上。跟一位袒露出迷人魅力的女性作伴，他从来就无动于中。他丝毫也不管寓所里发生的事情。爱丝柯蔓根据本身的经验，分别得出假正经与真正经；她不怀疑他是真正经。这个汉子长得特别高大和结实，然而这样人却比那些矮小瘦弱的人纯洁。他虽然对她的事情不感兴趣，而她却对他的事情感到好奇。

趁他出外的时候，她检查他热心研究的东西。这主要是耶稣会一位名叫玛莉安娜的文章。拉丁文她是读不懂的；当他们两人夜晚又坐在厨房里的时候，她就提出一些谨慎的问题。他欣然回答，好象他把这种告诉别人的需要压制得太久了。他说他读的一切东西，都是讨论我们有权杀死暴君的问题。爱丝柯蔓本人不懂得这种权利，也不相信虔诚的长老可以赋给我们这种权利。不过暴君是谁，她却知道；教士们常常说出他的名字。他们用滑稽的语气说什么埃及的暴君，其实

是指法兰西国王。国王却相反地证明他的自由思想，没有处罚他们。爱丝柯蔓是倾心于自由的，因为她的职业也要求自由；她还有更多的理由觉得教坛传道士和街角煽动人的行为可鄙。这位风流女人的亲戚都是农民。国王补偿了一只母牛给她的一位弟兄；她的表哥，也就是她从前的未婚夫，获得了国王的现金救济。

她认为国王是好的。她的房客也不能说坏，错误只在于他把普通的争执兜揽在自己身上，好象这和他有关，而不是跟他那么平庸的人相隔十万八千里。这位风流女士立即看透了他，曾经多次设法，把他的兴趣转到妇女方面来，可惜没有用。她很有把握，倘使他那精力充沛的肉体，得到正当的使用，他的精神很快就会摆脱不应有的疯狂。然而他向她退了房间，而且说明是什么缘因。他打算回到家乡去，向长老们忏悔他的异常的任务。他们会核准他的计划。他需要有人证实；女房东不是唯一的一个听见他谈真话的人。遍街的人都指点着他说：这个人要杀死国王。他们说的时候耸耸肩头，不了解为什么偏偏是他？不过他们只在暗中咬耳朵，谁又知道会不会受连累呢。

爱丝柯蔓到富有的查梅家去交际，是感到骄傲的，因为国王有时也出现在那儿。查梅喜欢应用风流女人来点缀和刺激赌场，只要聚会在这儿的是一些中等人。如果来了高贵的人物——国王和王后陛下更不用提了——象爱丝柯蔓这类人就打后门溜走。她也从没有想到过出现在国王的面前。她找过许多人，始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不顾一切危险，任何地方，只要有人可以帮助她挽救国王的生命，她就设法去接近。至

于国王本人，她既没有在暗中尾随过他，也没有寄过一封信给他，他在她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她把自己的来意向从前的鞋匠开诚布公地谈，鞋匠和她原是一流人物。查梅赶快同她走进密室，从前甘蓓莉·德丝特蕾在恐怖的结局没有到来以前，曾经在这儿略事休息过。鞋匠同风流女士一起为国王叹息。“现在他的时刻也到了，”富裕的男子低声说。可怜的女人闪动一对水汪汪的眼睛，眼里流露出热情和确信。

“他会知道这个消息，事先提防。只要有机会接近他就好了！查梅，你一定得同他谈谈。”

“爱丝柯蔓，你把我的力量估计得过高了。我只要多说一句半句，他们就会想法子收拾我。”

“查梅，你怕些什么？他是国王，要是你对他说，谋刺他的凶手又来了，他就会保护你呀。”

“爱丝柯蔓，首先，国王再也不象从前那样了。他由于严重的忧虑非常敏感。还有一点：他总是希望有人爱他，现在憎恨压倒了他，一个人生活在这么多的憎恨当中真不容易呀，我多年以来就知道他的为人：他并不贪恋这种生活。”

“查梅，我爱他。咱们俩都爱他。任何人，只要知道谋害他的凶手又在这儿，就会由于爱而把真情告诉他。”

“爱丝柯蔓，你发信给了许多人，究竟有几位事后真的把实话转告国王呢？难道说，某一些人根本上还需要解释吗？”

“查梅，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说。照你话中的意思听来，王后知道这次暗杀，而且要共同负责。”

“爱丝柯蔓，看在基督的份上，千万别这么说，要不的话，

为了咱们的安全起见，我不得不把你关进我最深的地窖里去。”

“查梅，原来你要我跟你的钱袋作伴。不过他们是不是还在那儿？有好些珍贵东西，我在你的家里再也瞧不见了。你在准备逃亡了吗？”

“爱丝柯蔓，只拣许可瞧的东西瞧，别去听不应该说的话。王后报复人是不择手段的，因为她的贡齐尼由于无礼犯上，被国王的法官杖责了，而且又被拘留了一天；国王倒是乐了，然而这就决定了他的命运。”

“查梅，王后听到她的一个宫嫔报告，说我为了国王的安全，要向她面谈极重要的事情。果然不出所料，王后已经同意了，明天她就接见我。”

“爱丝柯蔓，王后今天下乡去了呀。”

“查梅，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不，不，王后明天会转来。我已经通知她，她可以截获明天寄到西班牙去的信。”

“爱丝柯蔓，我请你原谅我。要是你对于咱们在这间房里说的一切严守秘密，我愿意作出一点牺牲。”

“查梅，你的钱并不使我幸福。它也没有使你幸福。”

“爱丝柯蔓，我想来想去，想到一个人，她也许会听你的话。你的意见也许符合她的意见，这不等于说，她对待命运比你有更大的力量。不过你可以在我的家里碰到她——暂不决定什么时候，也不提出她的名字。你直接上这儿来找她就是了。现在我再郑重说一句：请你原谅我。”

这位风流女士认识部里一个小伙子，他偷信件给她。原来是两个小伙子；第一个把这些可怕的信讲给她听，使自己的

拥抱显得更有价值，但是后来他拒绝偷信。她对于这种可怕的罪行，巴不得国王能够提早防止。第二个在部里供职的小伙子，目睹这种情形，就说："面包的味道是甜的——到处都一样，亲爱的女士。"

在大街上人群拥挤当中，她的朋友趁她不注意，塞了一点东西在她的手里，立即掉过头去，赶快躲开了。后来，她打开包儿一看，就倒在床上，她的心快活得快要爆炸了。她看出国王得救了，但是看不出是怎样得救。这种喜出望外的结果，真叫她不敢相信。她不住摸索那些信函：究竟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她比以前更加不安了。她是不是赶到军械库去见苏利大人？她当然早就写过信给他，也同样没有得到回答。现在再把这些偷来的信函给他瞧吗？她认为他是个残忍的人；她把这件事情展缓了。

她把信缝在衬衣里，到圣安托万大街去找耶稣会会员，请见戈登长老。她并没有这样想：如果谋害国王的凶手已经全城著名，那末，他的女救星也不会被人蒙在鼓里。她受到粗暴的申斥，戈登避不见人。长老代理人接见她，问明她的来意，她总算没有提到缝在衬衣里的信。他听见她那种动人的报告，好象当作是和他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让她说完以后，他就仰起冰冷一张脸，打算遣走她；并且叫她别再出来多事了。这简直是火上浇油，她破口大骂。"国王，你们让他死，你这只狗还想继续活下去吗？"

她掴那尊敬的长老代理人一记耳光，这一下使他忽然变得又柔和、又亲切起来。他表示愿意知道她的打算。爱丝柯蔓："站到街角上，煽动老百姓起来反对你们，你们这些凶手和

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她在高墙后面大叫大嚷，可是一点儿声音也传不到墙外去。

“安静些，我的女儿。我自己打算到枫丹白露去见国王。”

“这是真话吗？”她问，心里倒是巴不得他这么作。人到底没有吃人的野兽可怕。不过要想法子激励起他们懦弱的心肠，哪怕是打耳光。

她就这样走了，没有注意，整天都有一个人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另一个人从耶稣会的住所，赶到爱伯龙公爵的府邸去。这是五月八号。国王并不在枫丹白露，这时他同太子在御花园的高篱笆下散步，而王后正同西班牙公使完成各种事务。两条大街交错起来，爱丝柯蔓在十字路口碰见她从前的房客。

他不等这个感到惊讶的女人开口；仿佛他昨天还见到她似的，于是他又把当时中断了的话接下去：他的伟大行动转眼就要开始了，他受到委托，而且也有这种力量。最后他的柔和的良心也表示赞成。自从他在家乡瞧见他虔诚的母亲怎样领受圣餐，他就下了决心。他作为谋害国王的凶手，却没有资格参加。他把自己的罪行转嫁到他完全无辜的母亲身上；这是尘世上的事情，他也用不着害怕地狱。如果他免不了堕入地狱的话，那末，他将在那儿碰到和他一类的著名人物。

她回答道，看来他倒是学了一些本事，好象一个人在纠缠不清的诉讼中，把罪过往别人身上推。“但是你得当心呀！将来你会发现，有人抢在你的前头呢。”

“总不会是你吧？到处都有人说你发疯了。”他说到这儿，就丢下她不管，各自扬长而去。一霎时她满脸都是泪痕。恰

巧有乘空轿走过。她跨上轿去，说出自己住家的地址。她费尽心机，尽量把自己打扮漂亮；今晚她要到查梅家去。

那瓦拉王后今天也想到银钱商的牌桌。他叫人通知她：如果她缺乏赌本，他会十分荣幸地奉献一袋黄金给她。这是最起码的了，她和平常一样，总是提前闹亏空，然而又没法子接近国王——她从前的丈夫。这时她知道：他的死亡已经决定了。

哦！她也和别人一样知道这件事情。不过她认为，这事既然各方面都在传说，也许不会真正实现吧。从前她自己也派遣过一个凶手去行刺国王，并且采取了秘密措施，但是事情失败了。侥天之幸，他没有损伤一根毫毛。但愿这次暗杀也不会成功！她叫她的家庭教士为一个活人的安全做弥撒，她没有说出这人的名字。但是她在暗中默默地说："主啊，再保佑一次！再保佑一次吧！"玛果心里在祈祷，自从她的整个家族死绝以后，她要保留这个青年时代的伙伴，以免到头来一个亲人都没有。不久她才函召那个二十岁的宠儿从省区里来，现在她又打发他走了。她一心一意只在亨利身上。

"他不肯让人去找他谈话。自从我派人对他行刺以后，他怎么还会相信我的话呢。玛果，你落得这样毫无办法了！亨利，我的朋友，难道你还看不出你的敌人吗？任何人都可以把他们指给你瞧，但是没有人开口，这是沉默的阴谋，我却非说出来不可！现在我就写信给他，说他的御妻王后——。他知道这个呀。一个人只要相信自己知道的事情就好了。再说，他也收不到我的信。他周围都是王室的宪兵。从前是他的意志保护他生存。那时他非要生存不可。亨利，我再也不认识

你了。

“他们或许不敢杀害他。全城都知道这桩秘密，也忍受不了这种罪行，暴动可能发生。人们用指头指着凶手。还有一个女人在四下活动，她要挽救国王的性命。我走在前头。这是我最后的权利，不许别人给我夺去。为什么她到处叩门求见，偏偏不来见我呢？”

玛甘莉特·瓦卢瓦公主乘车到风流女士爱丝柯蔓家去。她听人说，女士正在查梅家里。于是她也赶到那儿去。房主人用非常隆重的礼节欢迎她，引她到高贵客人的大厅里去，又递了一袋金币给她。牌角除她而外，有爱伯龙和蒙巴宗先生，第四位是一位不知名的女士。爱伯龙公爵悄悄告诉那瓦拉王后，说对方是一位非常有钱的外国人。这也许是他从房主人那儿听来的，也就信以为真了。玛果发现那位陌生女人掏取金钱的口袋和她的相似。爱伯龙是和王后搭配在一组，他接二连三地发错牌，陌生女人面前的钱越堆越高。突然她打算站起来，这时风湿病人用双脚阻挡她的去路。他要求翻本：赢家非等到输家放弃捞本，不许抽身，这是打牌的规矩。

爱丝柯蔓又坐下去。她和玛果互相打量，彼此心下都明白了。爱丝柯蔓看出：这是一位高贵人物，她愿意帮助我。她立刻就会打发这两位侍臣离开我们；我们只要把话说出来，国王就得救了。玛果注意到：这位风流女士的身材保养得很好，看样儿一点也不下流，然而这才是她的本来面目。她已经消瘦了，两颊凹进去。不过她并不显得垂头丧气，倒是有种义愤填膺的神情。“她给了我的榜样，不管讥嘲、疲乏与危险，都不能松劲儿。”玛果张开嘴巴——恰巧这时房主人向她说话。他

几乎鞠躬到地，只有玛果坐在她的位子上才看得出他的脸；她比较查梅平常的样儿与眼前这种焦头烂额的情形。他结结巴巴地说：

“夫人，请您原谅我打断您玩牌。您的女对手方面寻找一个人，这人已经来了。”

“我很明白，”玛甘莉特·瓦卢瓦公主说。“我们就在这儿呀，”她说，眼睛看着爱丝柯蔓的眼睛。

“她等候的人在外边，”查梅有气没力地挤出这句话。

“哈？嘿？”聋子问。

爱丝柯蔓跳起来，把蒙巴宗先生连人带椅推倒在地，飞快地跑开了，大厅里的人群立即把她围住。

蒙巴宗急得脸上的脉管膨胀，他莫明其妙地问：“爱伯龙，我同这个外国女人把桌上的现钱都赢光了，为什么她一下子丢了不管？”

叛徒没有回答，只在暗中嗤笑；他把现钱合在一起，全部推到玛甘莉特公主的面前去。“也许是她用不着这些钱了，”他最后打趣道。玛果双手抓起大把金钱砸到他的脸上去；她赶快站起来，跑去追那个失踪的女人。可是她永远消失了。

爱丝柯蔓打算通过露天厨房出去。警官正等在那儿，她一路跑来，把警官撞倒在地，然而恰巧落在别人的手里，他们用厚布蒙着她的头，把她绑起来。

她在监狱里还不肯罢休，仍然发出警告和呼吁。王后的药剂师接到一次呼吁。玛莉·麦第奇传他来询问。爱丝柯蔓把她的贵重文件送到苏利大臣的手里。大臣没有隐瞒国王，但是他先把上面危险的名字勾掉了。第一名就是王后；然而

现在她的加冕势在必行。国王在宪兵的保护下，骑马通过市街。要不了两天，他就上战场去了。何必再使他对自己的行动感到烦恼呢。

好象命中注定，从监牢当中女救星手里传达文字证据的，是米迦尔·蒙田先生的养女古尔内小姐。亨利和蒙田的遇合是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临到他的末日，又来了故人的养女。这可看作死者当中最明智的一位寄出最后的、徒劳无益的通知。

主降临了

王室的宪兵是一支新队伍，自从国王在首都感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以后，它才成立，前后还不到一年。它的旗帜是白绸绣金，有一道闪电似的标志和题词："朱庇特在愤怒中命令。"凡是这种旗帜飘扬的地方，就有王室的宪兵。他的愤怒以及用闪电来威胁，这使得首都再也认不出他们的国王亨利了。从前，市街上的居民总是瞧见他不要扈从，单独骑马或步行打这儿经过。他碰到老百姓就问东问西。后来有人抓着他的大衣，他用目光震慑着对方，一把钢刀从手里掉下来，国王安然地走开了。

在鲁佛宫的一座院子里，栽了一株五月树，然而它倒了三次。国王说："一位德意志的王侯会把这当作不祥的预兆，他的臣属就坚信他会死去。我可不浪费我的时间在迷信上。"拉布罗斯医生警告国王留心五月十四号这一天，他自告奋勇，把

凶手的形状事先描述给国王听。这当然没有什么奥妙的地方。亨利耸耸肩头。他检阅他的联队：老胡根诺教徒，依夫里的战士，骁勇的克立荣的禁卫军，还有他的瑞士人。他天天派遣部队到王国的边境上去。他本人决定最后一个越过边境，不惜冒错过机会的危险。国王不躲避任何人，除非他能够躲避自己的命运。“我愉快地迎接我的命运到来，”这是他说的话。

他除了兵士以外，不准任何人接近他。白天的工作结束以后，只有他的都督和军事顾问留在军械库里陪他。凡是他和都督两人签署的计划和命令，都保存在这儿，等到以后达到负责执行人的手里去。在国王的会议室里，发现不出一点儿东西，他很少到那儿去。有一次，他一个人在会议室里，感到万分寂寞，他担心长此下去怎么得了。门背后宪兵的沉重脚步声也无济于事，表面上的措施，没法克制内心的失灵。

“别人说的话，并不统统是错的。有人当面对咱们说：你已经没用了。他们或是高声，或是低语，或是缄默，然而意思不外乎是说：这个贪得无厌的老头儿，已经过时了，不能胜任这个新世纪了。可是咱们知道，咱们能胜任这个世纪，也能胜任别的世纪。咱们得的教训有各种不同的程度，尽够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受用的了。有怀疑和善良的意志。有懈怠，有惩罚，有赞美，有胜利，也有过度与节制。任何东西都不可轻视，它深入到咱们的心里，要不的话，咱们最后怎能成为纯朴的人呢？后代与真理都要求纯朴人物，他以前不得不走困难的道路。可是今天呢？可是这儿呢？宪兵的脚步声只是证明，咱们是在这儿。咱们再也不会长久耽搁了。

“一个人在夜晚以前，别耗尽自己的精力。我主降临，左右的人都睡了。主啊，要我怎么办，才能问心无愧地等待你降临呢？你就处罚我连同和我一起犯错误的人吧。我只有少爱一些，少玩一些，也少塑造一些人，也许我才不至于对我的岁月感到疲倦。但是我要问你：怎样才能把这两者协调起来呢？官能始终要冥顽不灵，而精神却十分敏锐，终于作出大计划？主啊，你会劝诫我完全听天由命，也不管我是用诅咒或祈祷来接近你。我就不再扰你了。但愿你以后赐福给我。”

“如果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亨利说，这时他观察木刻的农人骨胳。快要黎明了，最后一支蜡烛没有熄灭以前，还在木刻前面闪灼了几下。“如果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亨利说。

十三号是预定玛莉·麦第奇王后举行加冕的日子，她要担任王国的摄政。圣但尼教堂里的仪式完毕以后，亨利向在场的群众介绍太子是他们的国王。国王亨利在世时总是这个规矩：会场给广大群众开放，不分尊卑贵贱，都可以到这儿来观光。亨利把太子推到他的前面，大声说道：“这是你们的国王，”群众当中立即发生了第一次波动。普通人或者也包括体面人在内，还不明白话中的意思。高贵人士却在想：他是说，摄政职权过去了。他和他的后代始终不动。这点由女摄政自己证实了。方才她还嫌大教堂对于她的阔绰场面不够高大。一下子她哭起来了。

毫无疑问，她的一团高兴化为两行眼泪流掉了，因为她明白：虽然她代理新王路易执政，但是他不久就要登上宝座。由于明白内情的人很少，所以大多数不免感到惊讶。一位按照

预定目标常常出外作战的国王，好象这次退位了，抱着不可知的使命出发。对于个别的人来说，要长久保持冷静是很难的，目睹别人来代替国王的职位，心里实在难过。群众更加忍受不了。国王亨利是老百姓的人，老百姓决不肯失掉他。谁让老百姓为这最宝贵的生命提心吊胆，就不能不受到惩罚。这时许多人在大教堂里搜索凶手。他们要把他碎尸万段，使这怪物再也不敢现形。为了社会的安宁，减轻人民的顾虑，国王先把后事安排好了，才从王国出征，这是做得对的。摄政加冕，结果使得大家松了一口气，这点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以外。她在所有的凯旋典礼当中，一个劲儿地直打哆嗦，而且发生痉挛，再有十分钟，她就一定熬不下去了。

玛莉·麦第奇头上戴着王冠，回到鲁佛宫来。谁在平台上用水溅她呢？“摄政陛下，”他从上面叫。她气冲冲地向着他说：“你这老不正经，现在快到你的母狮子那儿去吧。”她指的是一位女歌唱家，她的歌声超过一切，连夜莺听到都要惭愧死了。此外，玛莉还听说，她本来得不到摄政权；她只能成为枢密会议的一个成员，别人也和她一样具有表决权，而且事先可以看出，苏利公爵的表决权更重要一些。亨利向苏利承认，他对于王后加冕，担心会发生极大的不幸。这点他果然说对了。

在十三号这天，最后警告他的人，是他和甘蓓莉的儿子房多姆。亨利和蔼地挽着这个胖青年的臂，带着对方穿过大殿，这儿很快就把一切收拾好了。内廷侍臣露出凄怆不悦的神情，甚而连效忠于国王的人也不例外。这种沮丧气氛使人忘了倾听四下的动静。“你要求什么？”亨利问甘蓓莉的儿子。“你

瞧，你的母亲，我尊贵的女主人，曾经相信一切预言。那时我在梦里也和她一起感到提心吊胆。最后她死了，不是由于中毒，而是因病致死。她暗中早就觉察出这种症候了。说到咱们，不过是表面上在同凶手赛跑。捷足先登的一定是咱们。”

“陛下！我十分高兴，明白您有把握避免一切暗害。但是过渡到明天的这个夜晚是最危险的。”恺撒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个夜晚亨利过得平安无事；王后不得不多次离开她的床铺。十四号早晨，他比平常祈祷得久些。宪兵的脚步声使他厌烦，他真想遣走他们。王后走进房来看他，她长久不这么作了。她告诉他，自己被梦魇迷住了，觉得他是一具死尸躺在她的旁边。

“我是一具凶恶的死尸吗？”他问得有点唐突。她吃了一惊，自己的心意被他识破了。梦魇是在她清醒时向她袭击。清醒的梦不会使人苦恼，特别是一个知道得太多、睡不着觉的人。亨利说：

“王后，别为我的生命担忧！三天以后，我就上战场去了，带着我的禁卫军和宪兵一起。”

王后踉跄了一下，她寻找支持自己的东西；丈夫伸手扶着她。“只有三天了吗？”她问。她这种态度可能是由于担心他的生命，不过要假定一点，就是她同时不担忧别的事情。如果对于一种紧张的企图只剩下三天期限，这是很容易坐失机会的。

她自己的心情矛盾重重。突然她请求亨利整天留在家里。据说，他的儿子房多姆已经告诉他了。她此刻的情形是

这样：她被迫不让他陷入危险中去，尽管她以前不想这么作，现在却不得不这么作，但是她借用别人说的话。亨利反驳她的话，认为最危险的夜晚已经过去了。玛莉："今天实际上才是最危险的——您的儿子房多姆这么说，他是从拉布罗斯医生口里听来的，您真该听听医生说的话才对。"

亨利心里在想："要是我听他说，他就向我描述凶手的形状。归根到底，这种蛛丝马迹会导向哪儿去呢？王后使我心里难过，她是一个可怜的妇人。"他伸手给她，其实他更应当惋惜自己的生命，他却没法伸手加以援助了。当她也把手伸过去时，她的身体快要滑下去了。要是真的跪下去，她倒会把一切坦白出来。他没有让她跪下去，用手扶住她。"王后，"他说，"您用不着责备自己，并不是您使我由于害怕的缘故而留在家里。我自己实在想好好地休息一下。"

午饭以后，有一会儿他的兴致很好。因为没有人陪着他打哈哈，于是他忽然感到疲倦，但又睡不着。他躺在那儿，问每个进来的人是几点钟了。他的宪兵和仆人不断进进出出。有人回答："四点钟了，"这是下人们同他谈话惯用的亲密口吻："您得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主人。"

"你说得不错，给我备车，"国王命令。这时他年老的首席御前侍从，达马涅克先生站在他的床前；他张开双腿和双臂，用整个身子阻挡国王起来。"主人！如果您疲倦了，不想骑马，那您就不如去大院子里接见农人们吧，他们在那儿恭候您呢。"

"你说得对，"亨利又补充一句，"这会使我的精神恢复过来。"

他在下边立即认出，来的是哪些农人：从前他和他们同桌坐在一片卑湿的草地上。当时他正在发寒热，对待他们并不仁慈，因为他们让一个没用的大肚废物吃掉六个人的东西，而自己宁肯忍饥挨饿。这回他们带来一只笼子，里面本来可以关着家禽。但是通过木条缝口看去，里面却蹲着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向它问话，它就发出一种别人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

国王在成年人当中，发现一个穿着灰不溜秋的毛织物的人；他的身体已经变为畸形了，这是长年累月劳动的结果，因为他在肩挑、手拿、站立和行动上，都只能有一种单调的强迫姿势。从前他的身材长得非常匀称，完全象一个贵族，而且为了一个女孩的缘故，也胆敢和一位贵族较量身手。现在他再也作不出这种事情了。他听了国王的吩咐，就说，坐在笼子里的是他的亲弟弟朱尔·西蒙。弟弟平常在田里干活非常起劲，后来患大麻风，弄得嘴也烂掉了，眼睛也瞎了。

“竟自弄到这种田地了吗？”亨利问。“总有人来把你们吃光耗尽，从前是那个具有六人食量的大肚子。”他心里想：“我要是问他们，星期天是不是罐子里有只炖鸡，他们一定会回答有。我非得养活他们的麻风病人不可。”他的首席御前侍从不得不重数一遍，手里有多少钱。“七十四个泰勒，”达马涅克说，亨利就说：“把钱给他们。”

所有的农人都被这笔数目感动了，他们跪下去。这笔钱可以养活任何一个人，然而它只是用来帮助一个快死的人。最年长的一个农人，白发披在瘦骨嶙峋的肩头上，看样儿好象有七十岁了，但是国王给他打了二十岁的折扣——这位五十

岁的人说："我们的好主上，在一次打猎的当儿，您经过我家门口，瞧见我的屋子快倒塌了。那时你叫人把它扶正，立即付了三十镑，而且还付了四十个格罗申的饭钱。"

"哦呀！"国王大声叫道，"原来我在你那儿吃过饭吗？是哪一天？吃的什么？"

"是星期日，吃的是一只鸡。"

亨利呵呵大笑起来，这是他最后一次快活的笑声。他挥手打算走了，但是他的脚仍然站着不动。这儿也用得着那句歌词：凄惨的离别，哦，终日叫人悲伤。大院子周围布满了他的宪兵。宪兵上尉走来报告：吩咐的车子已经准备下了；同行的绅士也预备好了。

"我吩咐了什么？又指定了谁同行呢？"但是他什么也没有驳回。达马涅克先生尽量使出年青时候的狠劲儿，向国王要求："陛下！您带我一块儿去吧。"

"连我的宪兵也不许去，"亨利断然地说。"不然的话，我的农民会说闲话了。这儿是老百姓和我。王后在哪儿？"

他又回到房里去一次。玛莉·麦第奇不在那儿。

他正要准备走了，有一个独臂军官挡着他的去路。"陛下！我在蒙美良城前中了一弹。我被解雇了，负了一身债，我今天就要被关进监狱。请您免除您的兵士的不幸和耻辱吧。"

国王："我愿意清偿您的债务。"

军官："这个您办不到。我只请求给我自由。"

国王："朋友，我把您的债务算在我的债务内，把它们一并清偿掉。达马涅克，到老园子的财政局去，告诉他们，我准备这么办。等我回来，我就签署训令。"

军官："陛下！这么一来，我就被拘禁了，您得救我出来才好。"

国王："他们找不到您，大尉。这段时候您觉得待在哪儿最妥当？"

达马涅克非常低声地说："在您的车里，陛下！"

国王瞧着对方，对方变了脸色。国王的两脚轮流跺着，最后说："您跟我一块儿来吧，大尉！"

乘车到安全所去

国王同军官正忙着离开鲁佛宫的当儿，忽然穿过长廊，从遥远地方传来一阵叫声：象是恐怖的悲嚎，也象是热情的欢呼，表示一个神经错乱到了极点的人，在想法子发泄疯狂。达马涅克慌忙朝着国王的背后张望，他以为这是王后：现在她才发出声音来了。亨利听出是德·韦纳衣侯爵夫人的声音；她曾经一度存在过，而且形体上千真万确地存在过，可是现在只剩下一点声音了。

国王在路上还被人阻挡了几次。御林军的大尉魏特立恳求国王准许他作扈从。据说，人们都在等候王后回銮进城，满街上尽是异邦人和来历不明的人。"您想奉承我一番，"国王答复他："我瞧您更愿意去陪伴女士们。"从会议室到出口去的台阶上，他碰见麦叩尔公爵夫人，德布瓦·多芬元帅，还有他的一个儿子安汝。他同每个人说了几句话，但都是随口敷衍。他心里想："究竟到哪儿去？为什么非出去不可？"

德·卜拉兰先生也是御林军的一个大尉，他请求扈驾，国王答复对方的语气就不十分和善了；他确信有独臂军官在身边就够了。这位军官果然不离左右，而且好象变了一个人：神情紧张，态度严肃。他明白自己应当作的事情。“有什么需得吩咐呢？”亨利私下自问。同伴的外貌大可以叫人放心。他们鹄立在高大的车辆旁边候驾，彼此谈论着天气。这是老伙伴拉伐丹和洛格劳尔，他们都是诚实不欺的人。德·拉·福尔瑟昨天才升任元帅，他巴不得就向比利牛斯出发。另外还有三个可靠的人，最后一个是爱伯龙，这儿的人比任何地方都明白他的为人。

国王吩咐爱伯龙、洛格劳尔、拉伐丹靠右坐，蒙巴宗和德·拉·福尔瑟靠左坐，连国王一起共是六个人，都坐在宽敞御辇的前排座位上，御辇一会儿发出轧轧的声音，开始晃动了。他们对面还有地方容纳两三个人。有个第三者打算跨上车去，这就是那位独臂军官。“您是谁？”德·米尔博侯爵气呼呼地问，他当胸一掌把那个汉子推开。“陛下！当心来历不明的人，”洛格劳尔说。国王正要说话，这时邻座的蒙巴宗递了一封信给他，有人吩咐开车，大约是另一位邻座的人爱伯龙。当马匹扬蹄前进的当儿，独臂人被摔倒在地。他爬起来跟在车后跑，终于跳到御者的座位上去。这时国王吩咐把车帘四面卷起。他声称自己想瞻仰一番：究竟城里为王后回銮是怎么布置的。独臂军官转身过来对着国王。

“今儿是几号？”亨利突然问。“十五号，”有人回答。“不对，是十四号，”另外一个人纠正道。“在十三号和十四号之间，”亨利回想起来，轻轻地说。好些仆人拔步跟着缓行的车

辆跑，而骑术教官就骑着高大骏马赶来。有人代车夫问，究竟到哪儿去。"一直走，"国王命令。每逢车夫请求明确的指示，国王就说出一座大楼，或是一座教堂。亨利心里想的是军械库，不过没有说出来，以免别人抢先在车辆前头赶到了。

德·拉·费罗尼埃大街地窄人多，车辆难于通行，然而他们非通过不可。这条街是圣奥洛雷大街的延长。在两条街交界的地方，亨利发现德·蒙提尼先生。他从前曾经暗中告诉这位普通侍臣，说自己真想死去。后来他又承认，他要寻求孤独生活，让自己的心灵真正获得安静。但是他改正了这种意见，而且表示赞成："王侯们在这片海洋上，除了坟墓而外，没有别的港口，他们不得不在百忙当中死去。"这条大街离他的安全所①不远，在车辆驶进街去的当儿，蒙提尼大声叫道："我是您的仆人蒙提尼，您的仆人！"

街上的人听说御辇来到，都蜂拥过来，交通比平常拥挤多了。人们你推我挤，朝着无辜人修道院的围墙涌去，好象墙脚下穿过地摊和店铺的通路还不够狭隘似的。众人都揭下帽子，茫然地东张西望，好象是迷路的人，一句话也不说。在一家"蝾螈"饭馆前面，有两部货车把交通完全阻断了：一部车装着稻草，一部车装着葡萄酒。御辇的车夫主要是靠自己来克服障碍，绝大多数骑术教官和步行的人，都利用修道院墓园一条通路绕过这儿。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帮助把货车从路上推开。耽搁在这儿，可能发生意外，倘使有人从鲁佛宫起就一直跟在车子后面，等候机会下手，那就糟了。独臂军官坐在车

① 意思是指军械库。

上，脸朝着国王，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更不用说是人了。

困难过去了。货车被推到右边，御辇从左边驶过——十分谨慎，以免碰着它们。国王对着一座房屋抬起头来。他叫了一声，别人不明白是什么缘因，车夫以为是要他当心。所有车里的人都抬头望去。在一座房屋的圆顶上有个标帜：一颗加冕的心被箭头刺穿了。

独臂军官大吃一惊，他一时出了神。他本来应当保持警惕，时时刻刻眼到手到才是！他立即看出：太迟了，意外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他跳下车，打算朝着凶手扑去。凶手的脸已经被人用剑柄砍伤了。爱伯龙公爵大声叫道：“当心！别杀死行刺国王的凶手！”

独臂人气得浑身都麻木了——难道他这么不中用，成了一个玩忽职守的保驾人，偏偏在他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一天经不起考验。现在说话没有用了，尽管他根据亲眼所见，而且凭自己的良心，可以作证众人迄今都感到手忙脚乱和惊心动魄的事情。原来凶手趁国王仰望那个标志：被箭头射穿的加冕的心，就从车后爬起来。大伙儿都抬头望去，只有一个人是例外：这就是爱伯龙公爵，因为他在等候凶手到来。国王仰望的当儿，只一手扶着叛徒的脖子，叛徒给国王一封信瞧，趁机扭回头来，看他的人来没有来。国王的另一只手撑着蒙巴宗先生的肩头。凶手从这方面刺了一刀；由于国王侧着身子，这刀只伤了一点皮肤。

国王的手从蒙巴宗先生的肩头上缩回来。“我受伤了，”他说，这时他的胸口毫无掩护地呈露出来，又被刺了第二刀。

这刀正中要害,穿进肺部去,把主要动脉切断了。第三刀下手得太迟，只刺中蒙巴宗先生的衣袖。蒙巴宗惊惶失措地问："陛下！出了什么事？"国王的声音脆弱，但很清楚："没有什么。"他最后又再说一次："没有什么。——这时鲜血从他的口里喷射出来，德·拉·福尔瑟大声叫道："陛下——您想着上帝吧！"

扈从国王的人,一直到德·拉·福尔瑟，都离开国王，下车去全力对付凶手。他手里那把鲜血淋漓的凶器被人夺下来了,但是他凭着赤手空拳抵抗一群捉拿他的人,因为他那样孔武有力，他们始终打不倒他。最后还是仆人们和一位名叫皮埃尔的男子把他制服住了。这时又加上蒙提尼，国王的仆人蒙提尼;他介绍附近的雷次宫，主张暂时把凶手看管在那儿。国王的扈从和许多其他的人一起,把凶手押解到那儿去。

德·拉·福尔瑟元帅一个人留在车里陪伴快要咽气的国王。他用大衣盖在国王的身上，朝着街上大声说："国王不过是受了伤。"另外留下来的还有德·居尔松先生,他是当场用剑柄砍断凶手鼻子的人。德·拉·福尔瑟吩咐居尔松清除街道，把马匹掉过头来。由于许多好心肠的人帮忙，终于成功了。没有人围挤这辆车子,鲜血从车里不断滴在地上。人们好象挨了当头一棒,吓得不住后退,朝着墙脚退去，或者朝着圆形屋顶的房屋里退去。没有人说出一句话。

德·拉·福尔瑟叫人把四面的车帘放下来。他和居尔松护送国王,国王直挺挺地躺在车上,紧闭双眼,面孔显得焦黄。他们穿过圣奥洛雷大街，回到鲁佛宫去。他们从前和他亲近日子不长；他们最后为他效劳是异常尽责的。德·拉·福尔

瑟再一次朝着街上说："国王不过是受了伤"——然而这时御辇内流出更多的血，从高高的台阶上一直流到大街上去。老百姓啊，这是你们国王亨利的血。他们不声不响。御辇摆动着，发出轧轧的声音，越走越快；车后留下斑斑的血迹。沿途的观众不管这是天意还是人谋，都默不出声。直到现在，他们只算是知道了这件事，心里充满了恐怖和同情。结果会怎样呢？没有人知道——除了下面发生的一件事情。

爱伯龙公爵叫别人去制服凶手，剧烈的活动对他是不相宜的。他只在一边叫喊，特别是提醒别人，别过早地把行刺国王的凶手打死了。当别人把凶手押走的时候，爱伯龙本想一跷一拐地跟去。他忽然想起，棉花做的心照理可以使咱们的朋友隐形。长老既然赠给他这个礼物——至于里面有没有碎片，倒也无关紧要——他就有本事隐形。但是看来他已经无望了。国王倒是被咱们干掉了。完蛋了。这时他发现独臂军官站在他的面前；他立即明白，自己被敌人控制在威力下了。

敌人露出铁面无私的神情。他在事变发生的当儿把帽子丢掉了，铁灰色的头发一根根直立起来。鼻孔不自然地张开，嘴巴痉挛性地闭着，在两树倒立的浓眉下，目光射出一团冷焰。这位被解雇的上尉，用那只独手打掉陆军上将的帽子。爱伯龙还从眼角很快打量一下周围的情形。他看见大街边上的老百姓，就知道自己没有得救的希望了。这时上尉呸的一声，吐了一口唾沫在他脸上，这团滑腻的东西就一直粘在那儿。

上尉平常大概吸的是烟斗，他这口痰又黑又稠，这时他一个劲儿地向爱伯龙公爵吐唾沫，公爵的额头、眼皮、脸颊和嘴唇以至浑身上下满是粘液。上尉唯一的拳头对准流氓的下巴

揍去。这就是他要说的话。口里虽然没有声音，但是别人都明白了。爱伯龙公爵只好俯首听命，踉踉跄跄，朝着鲁佛宫走去，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路上尽是斑斑血迹。他真想躲开这些血迹，但是拳头不肯容情：快走！你应当用你的脚把这些血带去。

许多人从墙脚下和圆形屋顶的房屋里一跃而出，各人的样儿不同；但是他们也举起了握得紧紧的拳头。开始，爱伯龙试图把自己被吐唾沫的脸藏起来。但是他受到教训，始终一声不吭，只有默默忍受，放弃任何抵抗。快到最后关头，他只有一种想法：怎样忍受和牺牲自己的地位。宫廷将要识破他的真面目，王后会吓得从他面前跑开。国王不在了，但是他为了惩诫出卖他的叛徒，会复活过来，正视叛徒的眼睛。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鲁佛宫守卫的地方：一个人装痴装傻，从头到脚都蒙上了洗不掉的耻辱；一个人气得脸色铁青，须发倒竖，神情凛然。

兵士们都走出来，用枪托在地上碰。他们也仿效大街上老百姓的样儿，默不作声，每人的目光都有着和独臂军官一样的表情。独臂军官来到大台阶脚下止步了；他还用眼睛盯着爱伯龙公爵，看他怎样跨上台阶，抬起头，仰着脸，让任何人吐唾沫。后来这位被解雇的负债军官，到老院子去找财政局。

他说，国王已经命人准备好一道训令，等他回来签署。不久以前，那些办事员还做出大模大样，不瞅不睬的样儿，一下子变得殷勤起来。他们请军官坐下，派人送了一纸公文去，又向军官保证，要不了多久，他的债务就偿清了。他不相信，只是等待别人把他拘留起来，押解到一辈子不见天日的监狱里

去，其实一个人单为债务是不会到那儿去的。不久财政局的最高首长亲自来了。他声明：勇敢的大尉已经把债务偿还了。咱们国王喜爱的军官是自由的。

唯一的国王

亨利在别人把他从车上抬起来时，还苏醒了一次，或者说，他过去意识的阴影在回光返照吧。这是发生在到王后寝宫去的扶梯下。他们立即用葡萄酒灌他，试图加强他的生命力。御林军少尉德·塞利亚先生扶起国王的头，他的眼睑眨动了几下。后来它们就闭着了。他的眼睛每睁开一次，就有了一次渺茫而模糊的回忆。第一个是："军械库，我要去找洛尼，别人误会了我。"

第二个渺茫而模糊的回忆是："甘蓓莉，尊贵的女主人，你的嘴把气吐在我的嘴里。哦，别离开我。"第三个回忆大约是："咱们是不朽的。"不过这已经不是一个活人的思想活动，表明自己无愧于当代和后世；这好象是另外一个人在想，而不是这个生命火花快要熄灭的人。然而随着第三次眼睑的眨动，脑海里的确浮起最后的思想："咱们是不朽的，"一对大眼睛从此就永远闭着了。

他们把肉体抬到国王的会议室里去，把它放在卧榻上。房间里立即挤满了人；绝大多数人只是匆匆看了一眼血迹模糊的衬衫，颜色发紫的额头，血迹淋漓的胸脯，紧闭着的眼睛，嘻开的嘴。有人向他们说，国王还活着，因为这儿没有抱着别种

想法的人，暂时这具肉体就是国王。靠尸体最近的是首席御医，他当时名叫贝迪，另外就是大主教昂布伦，他的雄伟的大教堂矗立在阿尔卑斯山上。这时不是教士，而是医生鼓起勇气，向死者说，要他请求耶稣，大卫的儿子宽恕他。

最后，挤满人众的房间里一片肃静，实在叫人受不了。有人把国王的勋章盖在嗜开的嘴上。这就表示，他不再呼吸了。阻塞不动的群众，忽然向两边分开。玛莉·麦第奇冲进房来，她可以自由哀吊遗骸。“国王死了！国王死了！”她精神错乱地大叫。宫内大臣是位严格的法律学者，指责王后。“法兰西的国王是不死的，”他说，同时把太子带来，指给她瞧。“国王万岁，王后！”她失望了，其实是愤怒了。她的贡齐尼拉开她身旁的门，朝着房里叫道：“咱们摆脱他了。”

太子立即离开房间。他吻了死者的手，对着他鞠躬，划十字，但这一切都是在仓猝中作的。他没有哭，因为他的母亲哭了。他痛恨房里的每个人，因为这儿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暗杀。至于他担心的事情，也就是现在他不得不眼见和相信的事情——本来他的父王还当这是稚气和软弱的表现——他早就向他的父王表达过了。“我仁慈的父王，请准许我提一个请求。我尊敬的父王，您会抛下我一个人。我伟大的父王，您有一个软弱的儿子。”

快到夜半的时候，尸体用白绫裹了。第二天，医学院派人来解剖尸体，取出内脏，好把内脏带到圣但尼去。心是预定给耶稣会会员的；然而按照当时的情势看来把它给别的人，而不给长老们，比较好些，长老们耐心等待着。涂过香油的尸体被陈列出来，这大约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谁都不肯招惹嫌疑，

仿佛尸体会连累他似的。房间把国王的会议室与大走廊连接起来。老百姓从街上闯进鲁佛宫去，不费什么气力就达到那儿，宫廷变得和市街一样了。

国王亨利的意志支配到现在。每逢重大节日，只要他举行庆祝，老百姓就可以自由进出王宫。有时是国王陛下召见朋友、敌人和外国人；有时是亨利打了胜仗；有时是他渡过了难关。现在可能三种情形都有。总之一句话，他的首都利用他的家和他的房间来作展览，这儿有张蒙着起绉的、织金床被的卧榻，他就躺在榻上供人瞻仰。这是在两扇落地窗的中间，窗外横着一道河流。

展览了三个星期，直到六月十号，这足够那些从各个省区涌来的广大群众吊唁了。他的首都和他的王国把他的家当作公共场所来使用。一直到极偏僻的厅堂，都有他的亲属住宿。他们在他那取掉内脏的躯壳旁边守卫，这在他活着的时候是禁止作的，也是疏忽了的。千真万确，当时鲁佛宫被国王的老百姓占据了：宫廷人员被排挤走了，王后逃到偏僻地方去，就是从前应付叛乱也没有到过那些地方。国王的兵士不久也变得和所有的老百姓一样，他们只看守和保卫他一个人。然而他与世长辞了。

千万人当中的一个人跳上桌去，大声呐喊。他道破了所有人的感情：咱们的国王亨利和咱们是一体。他同咱们一起统治，咱们也通过他来统治。他想咱们变得好些，只有这样，日子也才会过得好些。他的血管中有和咱们同样的血，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流了血。

他与世长辞了。当时他的人民徒劳无益地守护他的躯

壳：有法律学者，有手工业者，有海员，有宗教战士，有自由战士——最后还有个身体结实的农人跳上桌去，真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这个农人同亨利一起分吃过一块白面包。又同他一起从一只罐子里喝过葡萄酒。现在他与世长辞了，剩下咱们这些人，咱们不得不悲哀。在人民的生活当中，悲哀是习以为常的了，其次就是屈服——要等到风暴来临还远着哩。先王遗骸的展览，不再为他所有的鲁佛宫被人占据，这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等到忧郁的群众撤走，满天的愁云惨雾都消散了，宫廷才松了一口气。

最后一天，太子路易作为国王路易十三，惹下一场大大的烦恼，他的母后想等到秩序恢复以后，着着实实地教训他一顿。他天生来是一个腼腆的男孩，不管一个人也罢，或者在群众当中也罢，既害怕人，又鄙视人，这时却擅自一个人到老百姓当中去。他站在门槛上，对着父亲的遗骸跪下去，一路膝行到遗骸前面，而且吻了床前的土地。可是土地经过无数人践踏，已经龌龊不堪了；这种作法显然和新王的意义相抵触。但是他想起一点：父亲常常牵着他的手玩，他最后一次报答亲恩。

苏利公爵虽然使得一些人闻风丧胆，然而国王的死讯刚传出时，他对本身的安全深感忧虑：他为国王服务太尽责了。在最初的惊惶当中，他悄悄离开军械库，打算躲起来，不让人瞧见。后来他在大街上瞧见许多面孔都具有同样的表情，于是他把卫兵的马队集合起来。他率领这支队伍到鲁佛宫去，直截了当要求见王后，但是他接到相当可靠的答复：王后受到重大的打击，不错，神经完全失常了。这使他恍然大悟，他们

当中只能有一个人不受恐惧和惊骇:他或者她。

后来她从来没有公开和他作对。有个短时期，他还保持着他的权力,或者说,权力的表面形式吧,故意让人看出,伟大的国王还在通过他的伟大的大臣继续发生作用。这是为了顾及老百姓以及他们那种带有威胁性的悲戚——一直等到两者渐渐失去力量,终于把国王的仆人与可怜的老百姓遣散回家。玛莉·麦第奇只等机会一到,就去追逐财富,沉湎在穷奢极欲的享受中,炫耀内容空虚的统治。当时为她作画的鲁本斯,觉得把这样一个行尸走肉作为他惨淡经营的绘画中心，实在玷污艺术家的彩笔。

国王亨利的心终于到达了预定的地方。但是它在此以前到过许多地方；让各个省区尽情瞻仰。一个耶稣会会员把它捧在膝头上,乘车赶来。心情沮丧的民众,瞧见他的心自动地运来又送去,他们用不着到首都去迎接它了。反正都是一样。他们再也不会忘记，他们曾经有过他们的国王。他的心脏除了为他们而外,还为了更多的一些东西而跳动:为了他自己的优越地位，为了法兰西的伟大和世界的和平。但是他们是他首先放在心上的,他们在贫困的时候,也是他最关切的。

唯一的国王至今还活在穷人们的心里。

(Seul roi de qui le pauvre ait gardé la mémoire.)

亨利四世讲话

（法兰西和那瓦拉国王
从云端出现，浮云分开有一次闪电
的时间，然后又把他遮住了）

有人召唤我来，有人对我的生活感到鼓舞，尽管他们不能够再把这种生活给我了。连我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我是不是希望这种生活回来，更说不上我是不是真正明白，为什么我非贯彻我的命运不可。根本上说来，咱们在尘世上的忙碌，总免不了辛苦与快乐，咱们的理性并不参加到里面去，那种辛苦与快乐有时甚而降到咱们的品德以下。要是咱们愿意反省，咱们就行动得好一些。至于其他的人，他们没有瞧见我，就对我作出了判断。在我还年青的时候，有一天有人从背后来到我的身边，伸手蒙着我的眼睛；至于我的答复——姑且这么说吧——必然不是伟大就是很卤莽的了。

你们正眼对我瞧吧。我也和你们一样是一个人；死亡无关紧要，就是把咱们隔开的世纪也无关紧要。你们自视为伟大的人物，因为你们参与了一种人道主义，它比我的时代多经历了三百年。然而在死者看来——不管他们死了多年或是昨天才死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更不用说，今天晚上的活人，就是明天早上的死者。去吧，你暂时是我的一个小弟弟，简直和我非常相象！难道说，你认识了战争的光明面以后，还

看不出它的可怕的阴暗面吗？爱情也是这样：紧跟着失去呼吸的搏斗而来的，是迫不及待的幸福——与永无尽期的绝望。要是我的尊贵的爱人还活着的话，我或许不至于被人刺死。

人们都在这样说，但是他们真的知道吗？我作了一次危险的跳跃，这就值得遭受许多匕首刺击。我的命运在我否绝宗教的一瞬间就已经决定了。尽管这样，这正是我为法国服务的态度。从那个时候看来，咱们的否定态度往往与实际行动抗衡，而咱们的软弱就代替了决心。法国对我负有不少责任，因为我为它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曾经有过伟大的时刻。但是什么叫作伟大呢？这就是不骄不躁，为同胞服务，同时又赶在他们的前头。我是王室之胄，又是老百姓的一员。“圣神的灰肚儿！①”一个人必须两者兼备，不惜冒危险作一个一毛不拔的守败奴。

我冒险到了颇大的程度，因为归根到底说来，我的大计划产生在我下降的时期。不过一个国王的下降，也许正是他最崇高的、创巨痛深的完成。一个被人称作“伟大的”国王——毫无疑问，人们不相信这种称谓是正确的吧？——最后终于预料到永恒的和平与基督教国家组成的社会。这么一来，他就越过他的权力甚而他的生命的界限了。伟大吗？不过它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必须是一个过来人才懂得这个道理。

一个不得不停止生存而且明白这点的人，却使得最遥远的后代激动起来。他把自己遗留下来的事业，归功于上帝的

---

① 这是亨利四世惯用的骂人的话。

慈悲与世代的精神；前者倒是确实可靠的，后者却显得偏激而不完美。我本身的才能大约也是和后者一样的。我毫无理由可以责备你们啊，我亲爱的、三百年以后的同代人。我还见到了这些世纪当中的一个，它已经不是我的世纪了。我超越了那个世纪，这并不妨碍我在当时就是一个过去时代的过来人。我今天回到你们当中来，也还是这样吗？你们也许又会认出是我，而我也许会把你们领导起来；一切又得从头再来一遍。或许这次我不会失败。难道我曾经说过：我不希望再活一次吗？然而我没有死。我活着，不过不是通过一种神秘莫测的方式。你们在继续我的事业呀。

保持着你们的一切勇气，到剧烈的搏斗中去吧，别怕那许多强大的敌人威胁你们。历来就有压迫人民的人，我在生时就不喜欢他们；他们几乎没有更换服装，更没有改变面貌。我痛恨过西班牙国王，你们一定认识姓名不同、但和他一类的人。他一直不肯放弃把欧洲、首先是把我的王国法兰西诱入歧途的野心。然而这个法兰西曾经是我的，它记着这点；它始终是人类自由的前哨，例如：信仰自由与吃饱饭的自由。这个民族的独特性格，就是他们善于辞令，也同样善于斗争。总而言之，这个国家是善良品德最多的地方。世界只能由爱来拯救。在软弱的世代，人们把暴行当作刚毅。只有坚强的人才敢于爱你们，哪怕你们给他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我爱过许多。我斗争过，我找到了动人的话句。法国话是我选择的语言。我甚而要提醒外国人，人类天生来不是放弃梦想的，梦想无非是认识不足的现实。幸福的确存在。正义与福利，是唾手可取的。人民是杀不尽的。你们别怕有人向

你们拔出刀来。我毫无理由地害怕过。你们要干得比我好些才对。我等候得太久了。革命并不是一呼即至；所以要干就得干到底，而且要尽全力以赴。我犹豫过，毫无疑问，这既是由于人性的弱点，也因为我从太高的地方俯瞰你们这些人，你们，我的朋友。

我只惋惜我的开头，那时我到处闯荡，还不知道，我会得到一切什么结果：伟大与庄严，接踵而来的就是惨痛的叛变；还有，在我没有死去以前，我心的根儿枯萎了，再也发不出芽来了。如果说我相信什么正确可靠的话，那末，我大约就只有对你们谈谈兵器的交鸣和宏大的钟声，后者发出奇妙的声音，到处报警，而且还有人声夹杂其间，不停地呐喊："冲呀！冲呀！"以及"打倒他们！打倒他们！"我几乎将近三十次丧身在这所妓院里。多亏上帝保佑了我。

现在你们瞧瞧我这个老头儿吧，居然不怕麻烦，出现在你们的面前，因为有人来召唤我来呀。

金色的云就和幕一般又把国王遮住了。

暂缺封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９９　亨利四世（下册）　［德］亨利希·曼　董问樵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４４２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４．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ｆｎ／ｆｎ４８／０３／！０００01．ｐｄｇ

天伦之乐
瘟疫
玛果依然如故
就象一天
幸中的不幸
目的前面的最后一个女人
新的海伦
一个孤独的人
党派
盔甲
最后一个
只要有机会接近
主降临了
乘车到安全所去
唯一的国王
亨利四世讲话